

丹淵集

一





丹淵集
四
十卷
拾遺
二卷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
館縮印明刊本

吳郡重刊文湖州丹湖集序
文湖州高文健筆虎視西州
與眉山蘇氏並轡聯鑣接軫
中原若無誰當其真麗鶴鷺
而在當時祇知其畫竹於詩
久莫有好者見於大蘇跋語
何況吳甯萬里竊之四百餘年
之父乎曲沃家誠之於宋寧宗
慶元改元編次其集與先生孫
所編畧有更易中間遺黨既
熾烈所有與蘇家文字一切
抹殺不存至有改子瞻為子平

者嗜亦可笑哉非賴蘇集互
見將不謂公與蘇家少情乎
慶元刻本世所罕覩項內江
李務溢重為校刻而吳士人
吳達先受之雲間陳仲醇仲
醇復為校讎付達先刻刪以
傳甚盛心也為不佞曾見先
生畫竹倒生仰發蛟走龍驤
生氣鬱勃豈即所謂絳竹耶
又見硯陰雙鈎二竹泉石閒雅
刻畫精麗益益一發酒肉僧父
等儂哉、而文集則吳中

鮮藏書之家縱有之。上者錦
色綾縠。供骨量之。取之。多塵
積。而清光靈真之。珍未嘗付
論也。不佞鄙陋粗俗。豈足以窺
先生萬一。近得借觀疾。覽具
尺寸。逸格。翩欲仙。閱謀曠
傲。侃不阿。侍律注新。興高寄
遠。大都出入杜陵文體。煥爛
句琢字煉。不無踪跡。昌黎皆不
苟。小筆而心能運腕。能應心
如其畫也者。於宋體其超然。行
諸者歟。誰可以畫竹。一藝掩之。

為我宜寧。究視西州與義氏
並馳也。毋傳先生吐舌。至皋三
疊。以餅狀。惟將赴湖州。卒於
宛。上賓館。其仙。古當不誣耳。杜
念其集經黨既之。煇刪削。過半
正與范文正忠宣二集相類。然
當時亦誠之別。為續集。年增
附錄。今時字務。溢陳仲醇吳
達先後。先相與校刻。吳百萬呈
案。四百餘年。皆非志先生之心
矣。先生之過。之哉。達先謂不佞宜
有序。非不佞所敢當。既讀先

生集有概於中故不辭而書之
如此庸以質之仲醇

萬曆庚戌閏三月三十日吳郡
後學錢允治撰

周

周

孫漢先書

叙

予昔從牧翁師得規
文之可畫竹因請曰
閉之思竹一派近在
峰信然即時多陽在
里日撥將一畝鵝翎
猶拘取言精者大
長生之謂是遂乞陶
每凡口嗜美之滋披
圖展畫水身在質營

吳中已無嘗記云
之云曰溪而為畫
而為畫詩之餘里
一購其詩文讀之未
建七十年也船過
吳門里呈蒼木氏
相之放舟扁一立如
月之夜吸芳刻空因
書於宋南渡後詩人
家以周若公葉亦心

年但為一筆侍蒼
木晚拉日向多借蜀友
常君訂正乎湖集四
十卷餘梓而不能以
二湖入齋魚腹又
因步以獲有墨竹
之孫蒼木曰然則在
而者其莫邪即
川為自今明也若
其乘車以相陽子賦

蒼木之匪亞為之
理其縹缺授之楮
具以廣其傳焉庶
海內慕之可之竹
而不獲見在程子
於其詩文思之異
崇讀若公偃竹以
相思之可之竹則
夫讀之可之詩文
亦相思之可之詩
文也

好其法以好其書
當亦法微之公以
蒼木之予詩文已
書不備以予詩文
已

辛未年上巳海虞
毛晉題於歸上
伊舍



宋故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
文公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河陽府范百祿撰
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尚書司封員外郎充
秘閣校理新知湖州文公以疾卒于陳州之廣
館享年六十有二其孤朝光奉其柩以歸以元
祐九年二月五日葬于梓州永泰縣新興鄉新
興里前此狀公行事始卒來求銘公百祿所畏
者且同年進士也不可辭故書公諱同字與可
其先文翁廬江人爲蜀守子孫因家焉至立徙
巴之臨江學周門人推爲顏子其後又徙梓
州永泰之新興鄉新興里曾祖彥明祖廷蘊考
昌翰皆儒服不仕考公以公贈尚書都官郎中
妣李氏仁壽縣太君公幼志于學不羣鄉人異
之都官公嘗諱之曰吾世爲德汝其起家乎將
高吾門於吾廬之東偏以待汝宜勉之公時年
十三僂而對曰謹奉教自是盡悉力家事久常
讀書遂且遂博通經史諸子無所不究未冠能

文慶曆中今大師路公守成都魯公所贊文以
示府學學者一時稱慕之再舉鄉書第一皇祐
元年登科第五調邛州軍事判官更攝蒲江大
邑繩治豪放或辨折欺僞然後致學政勸邑之
子弟召其長者與語名教授歸論里人再調解
縣軍節度判官秩滿改太常丞嘉祐四年召試
館職判尚書職方兼編校史館書籍以親老請
通判邛州至未幾丁都官憂服除歸館又以母
年請通判漢州遷太常博士明堂覃恩遷尚書
祠部員外郎賜五品服知普州丁仁壽憂服除
歷寧三年知太常禮院兼編修太宗正司條貫
時執政欲興事功多所更創造附麗者衆擬
排異論公獨遠之及與陳薦等議宗室襲封事
執據典禮坐非是奪一官再請鄉郡以太常博
士知陵州廨徙倚於培塿之間土風習龐守
長至者或鄙易之公訪民疾苦得城中羣不逞
主名常以夕時凌轢途街良民暮卽圍戶不敢
出及是率以專牧至廷峻絕之且飛毋復亂吾

治是後郡民慶弔相往來雖篝火宵行無復擾者上元營游野民扶老携稚遠城市數百里然父老相慶曰不圖吾鄉今日安居行樂近比都會也賈平男子依假靈惠以鬼道惑人遠近走集爭投貨財將大侈叢祠公聞之乃移尉捕其首黨而徙之餘置不問以其材新甲仗庫嘗使尉尉曰西山之隈居者數家有盜匪焉亟捕之尉果禽盜鄉人神之知興元府漢中沃腴俗饒財寡文未有第進士者公先治庠序擇行藝之秀者使掌之風諭境內使民遺子弟就學暇日躬往閱視而誨導之於是風俗變改向學爲多有盜雜居闔閭公使捕詰之叩頭伏登其箴皆穿窬所得未之易也土民每春出游觀常苦秦隴惡少從窺斜間道往來剽竊吏不能禁公嚴治之盜不敢犯城固之上原巴城民頑遺租不以時入人苦鄉徭代輸破產公督勵之革其弊既復舊秩歷度支司封員外郎徙知洋州與勢環境皆山谷民以茶爲產使者方行權法歲課

四十餘萬斤商旅不通山民及其辛荷擔趨郡遠者往返千里公條奏其不便時茶場歲頗有日網外者有司新其法止通商於蜀出他路者禁之然蜀產茶郡居多尙亡繇通於是網外茶山積使者又督主吏必盡易之府敗者償納人爲憂愴公又奏論其不可皆不報茶司方輩致解鹽就易於郡冀以阜茶本而盡推民間食鹽商故不行官鹽復不繼於是民苦食淡公又言臣州推茶雖久其間措置未有表比又盡推解鹽官自出賣不許商販雖利歸公上而民不便之宜預爲津調擬然有備則法行之後舊之民間涓涓不絕若一日弗繼則人亡以食詔爲弛禁與謂歉然代還判登聞鼓院數月乞郡東南除知湖州神宗召見延問公條對有緒建言二事一曰洋與秦風壤錯比往時凶盜剽掠境上人不得安急則逃匿山谷恐一旦煽聚呼白地劔外當小警請置吏於五文原否則駭公與華陽鎮相援以禦絕諸偷二曰遠民請登聞鼓院

投訴無虛日間有判然易以救律辨者官司不
爲區處第搜舊牘抑却之免民廢農桑走數千
里抱書立鼓下非朝廷爲民設官意請凡訟訴
滯枉或不爲決致詣關得直者重其坐使吏知
恤職民無嗟感上然之公資康方居家不問資
產所至尤恤民事民有不便如已納之阱中必
爲出之而後已退而濟君一室書史圖書羅列
左右彈琴著文奕者不廢事親孝未嘗遠去晨
莫恬於遠官以便官甘者十有餘年不趨時好
不避權仇修其在已而不求其在人者安義與
命蓋超然自得平居以言誨諸子而自毀之者
其大旨如此故凡與之游皆名節文行之士顯
用於今者而公獨不與焉命也夫司馬溫公嘗
遺書曰與可襟韻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
光心服者非特辭翰而已公博學雖星經地理
方藥音律靡不究古篆行草皆能精之好水石
松竹每佳賞幽趣樂而忘返發於逸思形於筆
妙撲寫四物頗臻其極士大夫多寶之其歿於

宛丘也梁洋之民悲思焉娶衛氏追封旌德縣
君再娶李氏封永和縣君子男五人朝光爲彭
州軍事判官葆光舉進士垂光務光及幼未名
者三人皆早亡女二人長亡次適進士張元弼
孫男七人機械皆業進士餘悉幼女四人平生
所爲文五十卷銘曰

贈直方而不諂今不負其君樂吾土而徜徉
今不遺其親處卑賤而懷國今恤一物之不
伸球至寶而不售今韜吾憤而晦珍今有否
而膠盞今誠激烈而儻陳善則擇於太上今
不忘於梁洋之民芻養年醜之不吾嗜今甘
吾之芹藷歡貂冠之不吾好今服吾之文道
渺莽今東南游漠然命今逝宛丘魂萬里今
返故州從先雙芋植新楸垂今名其不朽今
蓋不特王褒相如之儔

石室先生墓誌銘終

石室先生年譜

曲沃家誠之冢父編

天禧二年戊午

先生生按先生墓誌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一

日卒於陳州享年六十二推而上之實生於

是年

天聖八年庚午

先生年十三按先生墓誌考都官公嘗誨之

曰吾世爲德汝其起家乎將高吾門於吾廬

之東偏以待汝宜勉之公時年十三僂而對

曰謹奉教卽是年也

慶曆四年甲申

是歲按實錄文潞公除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七年擢諫議大夫入政府按先生墓誌潞公

守成都舉公所贊文字以示府學學者一時

稱慕之必在是年或五年六年之間也

皇祐元年己丑

是歲先生登進士第按登科記皇祐元年三

月策進士馮京以下四百九十八人先生第

五蓋軫象天地賦日吳不暇食詩天聽君人

之言論考先生墓誌亦同

二年庚寅

是歲先生赴邛州軍事判官按先生親筆疎

篋怪木碑云王成誇力臣文同莫可張鎬子

京樂褒聖舉皇祐二年六月六日來此命同

臺

四年壬辰

是歲先生在邛州攝蒲江縣有移縣學諸生

文皇祐四年二月七日司戶參軍權縣事仇

偁立石縣東三十里有忠孝寺柱間有紀行

云郡從事文同檉江李奩太學周之翰進上

文象皇祐四年壬辰上巳前一日同遊縣學

文作於二月忠孝寺紀行作於三月意仇偁

者繼先生攝縣在後方立石耳又按先生留

題鶴鳴化壁詩刻後云壬辰歲仲冬月書則

先生自蒲江又攝大邑也

五年癸巳

是歲先生在邗州接先生親筆皇林碑云余
皇祐癸巳從事此州因闕爲此後爲好事者
所護其迹如新嘉祐辛丑來倅郡治平乙巳
復權守事一犯之中凡三覽此舊墨令人眷
眷又題云余皇祐癸巳從事此州因闕作此
二壁嘉祐辛丑自秘閣復貳郡政已爲好事
者攔護其蹟如新治平乙巳復權守印再覽
舊墨裝回其下計此歲已十三秋矣又接先
生留題鶴鳴化上清宮詩後祭已歲季春月
題又有重序靜林寺僧惟已九臯集後云皇
祐癸巳下元夜香齋書堂必在大邑縣治
今不復存矣然先生有寶豐亭詩刻在今郡
圃豐榭乃皇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守嘗
平立石不知詩作於何時立石在是年也
至和元年甲午
是歲先生邗州代還再調靜難幕官當在京
師

二年乙未

是歲冬末先生赴靜難軍節度判官接先生
作謝都運傳諫議啓首云蒙恩授前件官已
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赴上訖又云向官
西轡幸迺過尤此官南幽晉護名節啓必作
次年之春則知赴官於此年之冬末也
嘉祐元年丙申
是歲先生在邗州接先生作靜難軍靈臺寺
新閣記云嘉祐元年同佐靜難幕業微山靈
峯寺者凡出必造馬五月初一日記又作同
詞序云丙申歲夏五月南幽大旱土人走寧
之要冊池取神水禱雨不應余爲作問神詞
使歌之
二年丁酉
是歲先生在邗州接公作捕魚圖記後云嘉
祐丁酉二月十日新平官舍記又作樽酒路
序後云嘉祐二年丁酉仲冬月十有三日新
平官舍序接九域志邗州新平郡靜難軍節

庚使

三年戊戌

是歲先生在邠州有送通判張總之都官赴闕序云往年拜總之於成都及來南幽復得預總之職事及覆參服無有缺缺以先生墓誌考之秩滿改太常丞赴官靜難在至和二

四年己亥

是歲先生召試館職判尚書職方兼編校史館書籍按先生墓誌云爾又按先生謝館職啓云更佐兩郡行周十年近緣公章入改朝序先生於皇祐二年赴邛州判官至和二年赴靜難判官至是蓋十年矣

五年庚子

是歲先生在朝按先生作道士袁惟正字行之序其畧云予典校中秘書暇日納涼於城南道宇有道士蕭予坐堂上以字請其後云

嘉祐五年庚子元日謹序又作種柳詩序其畧曰楊君灝巨川爲今種柳千根表絡諸道

作三詩紀其事和者連章以至大軸携入都下示余屬以序後云嘉祐庚子人日安靜又同序然先生墓誌云以親老請通判邛州先生又作祭州楊處士墓誌云嘉祐五年二月葬以書狀拜道士李有慶來詣山居意先生是年歸鄉矣

六年辛丑

是歲先生倅邛州按墨林碑先生親筆云嘉祐辛丑來倅郡又作嘉州平羌縣天子廟記云道士李有慶過邛訪余五月十日記又作成都楞嚴院畫六祖記後云予自秘閣校理乞侍親得相於臨邛郡嘉祐六年辛丑五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東園卽今倅廳之圃也郡圃在西故以東別之同日又作鳳凰山新禪院記鳳凰屬邛之大邑縣思安鎮然按先生墓誌云通判邛州至未幾丁都官公憂

則知先生是年必以憂去先生後通判漢州謝成都端明啓云向嘗遠外官之講尋用持先子之憂一居家山四改歲序蓋自是至治平二年公赴漢州四年矣

七年壬寅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按先生家集有作邛州永福院新修桂華閣記後云壬寅六月十日記必在家時作也今碑已不復存不可考矣

八年癸卯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按先生作梓州處士張希澤墓誌云治平改元正月以疾終於家希澤初得疾余持服里居考希澤得疾之初必是年也又按先生作費先生詩集序亦稱嘉祐癸卯東平先生以詩爲示云

治平元年甲辰

是歲先生在鄉按先生作梓州永泰縣重建北橋記云上卽位之明年永泰縣重建北橋旣成其令佐有請於邑人文同治平二年二

月一日記又作東橋記後曰同者字與可縣人又作中江縣樂開堂記後云治平元年五月日記又按先生墓誌服除歸館又以母年請通判漢州蓋在是年

二年乙巳

是歲先生赴通判漢州又攝守邛州按漢州題名記治平二年二月五日到任又按墨林碑先生親筆云治平乙巳復攝守事蓋以漢州來攝臨邛也又作中江縣新堤記云治平二年春河內廖君子孟爲之令貢士賈汝奇等二百人請余求文意此記作於未赴漢州之時以邛州太守題名記者之嘉祐八年十二月七日張赴以虞部郎中到任治平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劉介亦以虞部郎中到任張必未滿秩而去先生必攝守於張之後劉之前也又按先生權邛州謝成都府尹啓云爲治中之官殊恐不職行太守之事固非其宜然而一紀之中三來於此自爲從事至攝守

十二年矣然先生作羅屯田墓誌首云治平二年九月十日職方員外郎羅公登誦同於成都回車館手授其先人行狀則先生八月解臨邛歸廣漢道出成都作此誌銘無疑矣三年丙午

是歲先生在漢州六月知普州按先生作成都府運判霍侯巖思堂記云既落之侯謂廣漢郡尉文同曰無石以載疑事之關將以屬予子其謂何同曰諾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記又作仁壽縣太君李氏埋銘云宋治平三年丙午春太常博士宋璋與其弟瑄葬其母夫人仁壽太君李氏於犀浦縣俾其友廣漢郡尉秘閣校理文同謹歲月之實納諸壙中又按先生作綿州李處士墓誌云治平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卒于家嘗憶去年六月自廣漢移守安岳道先生門下入拜於南堂先生與語恐不能久留於世別未百日而秘書丞君遣使以狀來曰先人臨終攬誼伯手屬

之曰吾死當使普州誌吾墓則知先生是年六月赴普州矣

四年丁未

是歲先生在普州按先生作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宇記云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治平二年夏四月被詔守蜀明年春三月上已來遊學射山四年初五日記此記疑作於普州又有普州三亭詩曰均逸曰東溪曰碧崖然按先生墓誌云賜五品服知普州丁仁壽憂服除熙寧三年知太常禮院則是年必以憂去官矣

熙寧元年戊申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

二年己酉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按先生題黃氏易圖後云熙寧己酉孟冬望日墨君堂書又有夏日閑書墨君堂壁詩云先人有弊廬涪水之東邊我罷漢中守歸此聊息焉則墨君堂在先

生所居明矣十月十五日又作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十一月十五日又作彭州永昌縣治已堂記

三年庚戌

是歲先生在朝按先生墓誌云熙寧三年加太常禮院兼編修大宗正司修貫又作送朱郎中詩序首云熙寧三年庚戌三月癸丑同自蜀還臺宿臨潼華清道館朱康叔引名見訪又作利州羊模谷仙洞記云熙寧庚戌春予還朝利州通判寇諱爲予言云云記後九月二十三日

四年辛亥

是歲先生歸鄉赴陵州按先生作陵州謝表云臣已於三月五日赴任詔又作翰陰詩自序云熙寧辛亥歲春予自京師赴陵州因過家省墳墓云云又有辛亥孟秋虹下飲古井詩

五年壬子

是歲先生在陵州按先生作送朱康叔郎中詩序有云五年同守陵州康叔之子維繫射贈之遣使致書後云壬子中元平雲閣序必陵之州治也又作仁宗皇帝飛白書序其略曰太子賓客掌公禹錫時預此集乃蒙帝子之殊渥焉熙寧五年十月其孫文紀爲陵州貴平縣令願將刊鏤見求短引以著其下初八日謹序又謝知府吳龍圖薦章乞召還書殿以備諮訪啓云自從登科以至遊官二紀於此一節不同先生以皇祐元年登科至此二十四年啓必作於陵州又以先生集考之先生後知興元奏乞差洋州狀云蒙恩除臣陵州得一年十箇月因改州爲監復蒙就差知興元府則先生於是年冬罷去矣又按先生作張思孺挽詞云昔在天彭郡倚居過一冬感君常見訪無日不相從意先生罷陵州寓居彭州四年方赴漢中也孟冬猶作紉竹記

六年癸丑

是歲先生自天彭赴漢中按先生作提刑張公府中金錢詩序云公因作詩大尹以下咸屬和焉馳寄於同使序其略熙寧六年正月甲子謹序又作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云嘗欲有所論議以紀公之休懿會赴官與元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詩一篇俾爲之序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又作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云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敏行無演在焉又作彭州張氏畫記云予寓彭累月居甚閑暇後書熙寧六年中秋日謹記以是考之先生必於是年之春至成都辭臺府復回天彭乃赴興元也又作送敏行無演序云無演自成都來爲余說滅緣之梯引除妄之縷一日忽語余以西還之期書此贈別熙寧六年癸丑季冬甲申書此必無演訪先生於興元耳

七年甲寅

是歲先生在興元按先生作古頌序後云熙寧七年甲寅五月戊子謹序雖不言作序之所度前年已赴興元後年上元作送張嘉州序於甚美堂此年必在任爾又按先生素乞差洋州狀云蒙恩除臣知慶州一年十箇月因改州爲監復蒙就差知興元府今到任已及一年五箇月替期非遠切慮差官代臣赴闕乞再差知洋州一次奏當作於此時八年乙卯

是歲先生在興元按先生作送張益孺學士知嘉州序後有云朝中士大夫以詩餞之視事之明日即走書興元求余爲序熙寧八年上元甚美堂書堂必興元之府治也又作靈夢記云興元府唐安寺戒壇院六臂大悲觀世音菩薩者乃通判軍府事太子中舍盧洪徽之之夫人長安縣君朱氏之舍節也後云熙寧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十五日丁丑記又按先生將赴洋州書東谷舊隱詩其間云昨

從漢中歸於此度炎煥還當武康去就秦若
雞鶩又作夏日墨君堂詩云先人有弊廬涪
水之東邊我罷漢中守歸此聊息焉是時五
六月赤日烘暹天又云行將佩守符復爾趨
洋川又種榆詩序云熙寧辛亥春予自京師
赴陵州過家省墳墓見所居長衢比戶競取
榆栽列植官道後移輿元浦督復歸待洋州
闕始四年爾而榆已高大繁茂深密可愛予
正得此過一夏象庇厚矣詩蓋作於是年之
夏意公歸鄉度夏方赴洋州耳

九年丙辰

是歲先生在洋州按先生題魯蕭簡公尺牘
後云熙寧九年丙辰七月癸酉洋州守居黨
泉亭記

十年丁巳

是歲先生在洋州按公墓誌洋州代選判登
聞鼓院蓋先生赴洋州於八年秋冬之間至
是秋滿還京師考之實錄不見除判鼓院之

月日而墓誌止言數月乞郡疑是年冬赴京
師鼓院之命或在元豐元年之春也

元豐元年戊午

是歲先生在朝按先生墓誌判登聞鼓院數
月乞郡東南除知湖州又按神宗實錄元豐
元年冬十月壬寅朔戊午以判登聞鼓院司
封員外郎集賢校理文同知湖州蓋十月十
七日也又按先生寄題湖州沈秀才天隱樓
詩云自念久不偶歸老東南州地名水精宮
家有天隱樓詩蓋作於此時又有湖州提轉
先狀云已謀便道之行卽次提封之下此亦
必作於是年之冬

二年己未

是歲先生卒按先生墓誌元豐二年正月二
十一日以疾卒於陳州之賓館蓋先生自京
師赴湖州至陳而卒也

石室先生年譜終

文與可先生丹淵集目錄

卷第一

詞賦

超然臺賦

石姥賦

蓮賦

松賦

問神詞三首 并序

去陵

秋聖

送李道士

哭仲蒙二章 臨高懷嵩

哭任遠聖

哭許篤部

送人

玉女

登山

卷第二

樂府雜詠

秦王卷衣

殿前生桂樹

臨高臺

自君之出矣

東門行

西門行

塘上行

釣竿

烏生八九子

野田黃雀行

苦寒行

苦熱行

俠客行

巫山高

水僊操

大垂手

採蓮曲

對酒

白頭吟

芳樹

武溪深

走馬引

起夜來

長安道

王昭君四首

吳越曲三首

劉生

紫驕馬

驄馬

卷第三

詩五十七首 舊集東谷詩

貴侯行

朱櫻歌

拾羽曲

沙堤行

五原行

讀武紀

題東巖隱者壁

東山亭

水邊春半

採藥宿野人山舍

後谿晚步

山中新晴

鹽亭縣扣雲亭

杜逸人歸龍山

曉入東谷

東谷久坐書所見

東谷茅齋

夏樹

田舍

高槐

春閨

採桑

青城山丈人觀

上清宮

張少愚書院

普恩碑

天師果

孫知微畫

早晴至報恩山寺

楊山人歸綿竹

閒遣

睡起

梅

永泰劉令清曠亭

貧居

惜花

正女吟

莫折花

織婦怨

野花嘆

均逸亭 晉州三亭

東溪亭

碧崖亭

送郭經知縣

過祿氏山齋

題李處士月軒

賦與州池亭

方湖 已下祿氏別墅十詠

涵碧亭

白蓮堂

芙蓉溪

魚池

蓮池

清澗橋

稻畦

朝真堂

草庵

卷第四

詩五十一首

舊集東谷詩

蒼溪山寺

五里三灘

符公澆

王會之山亭

謝友人寄畫

書墨君堂壁二首

送馮允南倅梓

宿東山村舍

季夏已亥大雨

謝任遠聖光禪惠詩

謝任師中荔支

霹靂

後溪

黃功成巖城閣

鳳山古祠

靜中吟

送黃庶先赴舉

大熱見田中病牛

呈里中諸友

寄任遠聖光祿

庶先北谷

謝王庶軻見贈諸篇

前溪獨遊

書綠帷亭壁

青山道

野老

誰氏子

秋興二首

書平泉草木記二首

重過舊學山寺

書隱者壁

訪古寺老僧不過書壁

村居

宿田家

大熱

閒樂

寄楊歸一

行李載書成詠

還友人詩卷

上亭北軒吹笛三首

寄苗連判二首

孫懷悅紙本亂石

種榆

早雷

久不雨喜見晚雲

卷第五

詩五十一首 舊集東谷詩

賈佩蘭歌

徐大元

蓋寬饒

諸葛豐

新津退思堂

墨君堂晚晴凭欄

山舍早起探晴

東谷獨往

西嶼道友

送李野夫兼簡公擇

任居雲棲枝閣

朱康叔葉官求母

蓬溪均利泉

宛婦行

林居

墨君堂

鑑崖

宿起果山寺

富樂山海師

彭州南樓

交師演古軒

新晴後溪樹陰

黃秀才書堂

讀楊山人詩

已師竹杖

晚至村家

雨喜客過

墅居

東窓

大雨

芹歎

憂居

任氏鳴璫橋

過友人溪居

江上主人

詠月

五十

攬照

梁景和

何桂林

傲史

錦屏閣 閩州東園十詠

清風臺

四照亭

柳橋

曲池

明月臺

三角亭

花塢

藥欄

郎中庵

卷第六

詩四十首 舊集南曲詩

和仲蒙石龍澗

和仲蒙山城

和子山春日雨中書事見寄二首

馬子山作題名記

官舍書懷二首

登邠州城樓

秋盡登白佛閣

極寒

謝惠備

登山城書事

送夏殿直

送錢判官歸蜀觀親遂之岳陽

和梨花

山櫻

秋子

桃花

杏花

秋日寄呂永壽徵中

吟春

琵琶泉

和子山種花五首

和張屯田雪中朝拜天慶觀二首

送酒與呂令二首

初雪

對雪獨酌

槐莊渡口

約春

和子山遊西湖三絕

探春

春寒

卷第七

詩四十首

舊集開曲詩

新秋讀書

貧士行

馮氏道中早行

宿李同年蔭碧亭

李生畫鶴

幽州

寄友人

和仲蒙夜坐

明教院 在滎北箕首谷

和仲蒙夏日即事

西軒秋日

和張屯田秋晚閒望

春庭

過永善縣

東谷偶成

宜祿昭仁寺後軒

過高堽城

夏日翠漪堂

灼遊玉峰園

送張無悔赴調

避暑值雨

咸陽道上晚晴

歲晚登清素院北閣

炭泉險道

玉峰園避暑

早起覽物成詠

寄馮永州

暑夕待月

以病不遊玉峰

興平原上亦熱因寄永善同年

亭口

淺水原

興平原上

西湖荷花

石龍澗

水洪

黃蜀葵

千葉鼓子花

郭上懷古

石竹

卷第八

詩五十一首 舊集臨邛詩

邛州東園晚興

雨過側調

題象耳山寺

題行太博清菴閣

縣樓獨酌

殘秋郊外

郊外

靜林詩僧已老

高堂山梵華寺

閒居院上方晚景

李道士惠琴軒集二首

彭山縣居

下金雞山

過金雞關

夜靜獨登小閣

送黃夢得

送郭方叔

送張郭二秀才赴舉

謝人寄蒙頂茶

謝惠茶園茶詩

雨後看山因憶黃世南先生詩以相招

送楊議卿赴舉

和春韋度三首

和何靖山人海棠

訪李真山人隱居

冬晚書事

晚次江上

十月梅花

吉祥院

書鶴鳴化壁

題鶴鳴化上清宮

寄題何靖山人隱居

寄榜嚴大師

禪山閣

杏香堂

安仁道中早行

竹閣

季春

孫太博遊火井因寄

野居

面川亭

南亭

北郭

讀史

夜學

畫眉禽

馬

佛頭

卷第九

詩三十五首 集 廣 漢 許

和子平男孩

和子平悼馬

冷餅

中秋夜試院寄子平

贈觀音院廣師

送轉都官監涇州酒

成都楊氏江亭

漢州王氏林亭

春雪呈知府龍圖

同蓋子平登延暉故亭

金桃

房公湖

錦雞

竹樓

無為山寺

劍州東園

運判園瞻民間

讀淵明集

張太博歸園中

寄成都監庫石屯田

宿隆平精舍

羽蓋亭

什邡道中

夜思寄蓋子平秘丞

西湖

猿

幽沼

步月

中秋對月懷寄鳳凰山鄧道人

秋日晚晴呈同院

戲呈鳳皇長老用師

郡學鎖宿

督子平茶壘

李晦叔醉老庵

和鄧與宗基聲

卷第十

詩二十三首 舊集陝陽詩

昭慶觀 續青坊山四詠

天倉山威儀觀

飛杜寺

香積寺

夏氏枕流亭 已下五首夏氏江居

關碧亭

天隱洞

直鈞磯

醉經庵

杭州鳳唳堂 已下枕簟胡學士官看曰

凝玉齋

方庵

月巖齋

奇員文僊屯田

送少訥還青神

送無演歸成都

謝蘭君見示峽山賦

閻生談黃庭

送范堯夫

謝推官惠養字

和提刑度支王右雜詩

送李道士

送韓山人

卷第十一

詩五十四首 舊集陝陽詩

二年不見月

夜聲

送茶僧惟照

送喻介夫

飛泉山寺

山雨

送牟太素山人

送龐中秀才

遣興効樂天

遣興二首

中秋夜坐遣興

臨閣閣

野逕

寒蛸

虹下飲古井

寄何首烏允與友人

霜栢亭試墨

閔史感事

留春山人獲石

平雲閣偶作

問陳山人覓丹

馱蟲

新晴山月

送堯天二首

秋日田家

二色芙蓉

洗竹

明堂赦不得觀賦詩

經史閣

有懷景仁侍郎

吳公惠酒因謝

登雲山閣寄吳尹

和寄白聖均

和提刑郎中閱兵之什

晚坐山亭口占

送王晦叔

重送

又六言

登山亭

霜栢亭殘梅

和張推官元夕

小閣戲書

伐枯株

可吟口號七章

近日

卷第十二

詩五十首舊集陝陽詩

送知府吳龍圖

送通判喻郎中

再送喻倅二首

山城秋日野望五首

東丘老人

送堅甫同年五首

送李道士

師厚遠朝

牽牛織女

金鳳花

亭前高栢

凌霄附栢

謝黃森惠詩并草書

東齋閑書

寒食感事呈同官

惜杏

讀蔣都官畫像記

題黎公照序訓堂

朝陽亭

觀風閣

山池

憶西湖舊遊

再送師厚

平雲閣觀雨

不雨

久雨

山園

石泉

促史少訥江豚

北園梨花

華山二五首

黃崖洞

謝推官惠甘蔗

寄呈溫江安寺丞

嘲任昉

表衍

偶成

卽事

薄命女

蘓子平服山藥雜言

卷第十三

詩四十四首舊集漢中詩

李太尉

趙壹

張鸞家祠

駱谷

慈濟院雙楯

觀音院怪松

張景通善頌堂

夏夕

寄宇文公南

北禪龍井

送潘司理秘校

又五言

收復河湟故地

斜谷泝舟觀石門

宿斗山奉真宮

晴望漢川

清景堂

梁山大雪

寄夏左藏二首

狗溪迎湫祈雨輒應

晚興

嘉川道中寄周正孺

還李中舍奉使集

雪後寄景孺提刑

寄吳給事二首

不飲自嘲

寄紀禪師

中梁山寺四絕

仙人二首

鸚鵡石

柘枝石

狻猊石

崑崙石

羅刹石

珊瑚石

病眼

和務深嘆琴

卷第十四

詩四十九首 舊集漢中詩

寶峰亭 于聚蓮伎八詠下同

桐軒

栢軒

竹軒

巽堂

山齋

閒燕亭

會景亭

呈李堅甫中舍

采茨

峰鉞峽

周思道如詔亭

喻氏歲寒山居

驥舍圖

北齋雨後

北城樓上

晴登北城

寒食感懷

送李中舍還闕

漢中城樓二首

凝雲榭晚興

山堂偶書

清閑

靜庵

忘憂堂

夏日官舍

寄成都趙資政

晴步西園

金影軒

憶故園脩竹

寄景儒提刑

子駿遊沙溪洞

郭秀才應武舉

乞畫馬

甚美堂 典元府置亭十四詠

武陵軒

綠景亭

漱流亭

凝雲榭

照筠壇

桂石堂

四照亭

垂蘿亭

盤雲鴉

北軒

棊軒

山堂

靜庵

卷第十五

詩六十三首 舊集采泮詩

畫東谷舊隱

崔觀詩

寄題澤師竹軒

題密州快哉亭

獨遊

夏日湖亭試筆

楊山人草堂

詠鳧

弄珠亭春望

新晴望北山

城南江館

屬疾梧軒

北園避熱

施公潭

罷郡

送文鑄師遊襄陽

夏日南園

北樓晚晴望秦嶺

柳枝

送王存之

放言

寄襄城宰

贈竹

竹谷

湖橋字居園池三十韻

橫湖

書軒

水池

竹塢

齒齋軒

茶寮洞

箕簞谷

金橙逕

荻浦

蒙嶼

望雲樓

待月臺

二樂榭

天漢臺

史隱亭

霜筠亭

瀟泉亭

無言亭

露香亭

涵虛亭

溪光亭

過溪亭

樓亭

南園

北園

寒廬港

野人廬

披錦亭

此君庵

淘河湖上泉會盡以俗呼為題五首

連點七

拖白練

泥滑滑

提葫蘆

詠蓮

題友人書齋壁

張淨琬

待雪

參第十六

詩四十七首 舊集梁洋詩

送提刑司勳

翡翠

平阿馬上 依韻和園南已下共五首

過朝天嶺

晚泊金牛

金牛相別呈誠之

大桃途次見菊

弄珠亭下柳

弄珠亭閑望

寄子駿運使

寄景孺提刑

公館

衰晚

欲雪

晴山

蹄遠亭

雪中寄景孺

晚雪湖上寄景孺

齋宮

詠柳二首

湖上郡齋閑書六言

獨坐

湖橋

推琴

靜觀

亭館

流水

報國

聞道

相如

彭澤

凭几

衰後

自悟

鷺鷥

蓮子

採蓮

翡翠

朱槿

青鸛

車軒

偶書

北岍

自詠

再贈景孺

閒書

卷第十七

詩五十二首 舊集采澤詩

往年寄子平

贈日新禪師

送實僉判同年

寄興州蒲僉判

和春日卽事

和提刑子功喜雨

謝寄金線袂

次子駿雪山圖韻

此樂

百舌鳥

莫掃花

詠竹

詠石

深渡

嘉川

青鳥

木瓜園

長舉

水磴

長舉驛樓

峽中新花

贈洵金叟

過青泥

過大散寄子駿

飛仙石溪

筆峯諸峰

柳池贈丁綯

偶題

天漢橋

望雲樓

瀟泉亭

此君庵

二樂榭

漫郎亭

酒虛亭

齒齋亭

賞簞谷

王氏北溪

倚老水壘

靜居 李堅甫靜居雜題一十三首

靜叟

琴室

棋室

書齋

書齋

春軒

秋軒

竹軒

檜軒

水亭

退庵

北堂

卷第十八

詩五十六首 舊集西岡詩

晉銘

秦詔

問陳彥升覓硯

謝楊侍讀惠端硯

西岡僦居

閑齋值風

積雨

大熱過散關

借梅聖俞詩卷

秋居覽景

答彥思望南山詩

朝中餘

題威勝軍守居

仙禽送景遜監稅

送呂希彥梓河陽

送周介之倅定二首

送柳僉判

送張宗益知相州

送王司門守絳

送蒲縣中舍致仕歸園中

送劉立之

送張正大歸漢州

新霜

答馬節推見寄

紅樹

彥思惠楫因謝

次彥思北樓韻

閑居秋日書事

題湖州天隱樓

酬仲幾秦州道上見寄

入谷馬上四首

將至隴城縣

宿雲屏山寺

寒食

寄彥思

寄景遜

聽天台處士琴

鳴玉亭籌筆之南

思歸鳥左右掩作

夜發散關

宿山寺

中秋月二首

二里溪濯足

稠桑見荆山

白鶴寺園茶

太常致齋閑書寺壁

景遜招基因答

初入二里

又送劉著作

送張樸翁歸蓋屋二首

卷第十九

畫厨雜詠

晚山踏雪

早秋山水硯屏

寇君玉大蟹

小蟹

黃全鵲雜

滕昌祐芙蓉

毛老鬪牛

鄧隱老木寒牛

許道寧寒林

易元吉抱檉絨

引子律

崔白敗荷折筆寒鷺

孫太古辟支佛

許中正捕龍雷

范寬雪中孤峰

晚秋煙波

春山

秋山

梁信鸚鼓小園

蒲生鍾履

折楊柳

卷第二十一

挽詩

仁宗皇帝挽詩十首

正肅吳公挽詩二首

張中允挽詩二首

張思孺挽詩二首

呂惠穆挽詩四首

張林宗挽詩三首

張道宗挽詩三首

石左藏挽詩二首

卷第二十一

雜著

題黃氏易圖後

張景儒先公手澤題後

題魯蕭簡公尺牘後

八師經題後

白狼祝圖贊 并序

覺濟大師真贊

怪石銘

題盧杞傳後

李允尚書證議

素靈宮醮詞

卷第二十二

記

成都府玉局觀新建五符壇記

利州綿谷縣羊摸各仙洞記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彭州張氏畫記

成都府榜嚴院畫六祖記

靈夢記

捕魚圖記

卷第二十三

記

梓州中江縣樂閣堂記

梓州中江縣新堤記

梓州永泰縣重建北橋記

東橋記

成都府運判廳燕思堂記

綿州通判廳伐木堂記

彭州永昌縣治已堂記

武信杜氏南園記

衆會鎮南橋記

卷第二十四

記

靜難軍靈峰寺新閣記

邛州鳳皇山新禪院記

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

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宇記

衢州龍丘縣重修徐偃王廟記

嘉州平羌縣新修夫子廟記

甲州永福院新修桂華閣記

隆州自然水石記

卷第二十五

序

御賜飛白書序

拈古頌序

射中金錢詩序

種柳詩序

賞梅唱和詩序

樗蒲格序

費先生詩集序

郭令送行詩序

卷第二十六

序

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送張學士知嘉州序

送朱郎中詩序

送敏行無演序

送通判張總之都官赴闕序

道士表惟正字行之序

夏衍字德卿序

卷第二十七

表

賀新優智高表

賀聖體康復表

賀乾元節表

賀恭謝禮畢表

賀明堂禮畢表

賀洞天節表二首

賀正旦表

賀冬至表

代楊侍讀謝官表

卷第二十八

表

謝知興元府表

興元府到任表

洋州到任表

陵州到任表

謝復官表

謝轉官表

謝賜曆日表三首

代林灘大卿轉官表

代夏宮苑防邠州到任表

謝轉官表

卷第二十九

啓

謝吳龍圖

謝運判韓都官

謝運使韓少卿

謝成都知府

謝中書

謝文潞公

又別紙

謝王尚書

謝提刑謝司封

謝張度支

謝張提刑

謝田京待制

謝都運傳諫議

謝轉官

上知府吳龍圖

賀文昭文

獻文字

卷第三十

啓

謝趙龍圖舉自代

謝館職

謝提刑度支

謝運判舉陞陝

謝成都尹并三司

磨勘父子謝府尹二司

謝夏宮苑

謝宋國博

謝慶州雒推官

謝寧州雍屯田

謝夏宮苑

謝三泉知縣贊善

謝諸郡

謝韓少卿

回蜀州王郎中

回嘉守楊郎中

回邦國博

回彭守鮑郎中

回茂守吳郎中

卷第三十一

啓

謝提刑張郎中

謝韓運判

謝張刑提

謝梓州知府太監

謝鳳州都監

謝西鄉知縣

謝提刑學士

謝運使巡按

謝運使司封

謝成都運判太博

謝成都端明

謝王簿任通夫

謝人移厨三

謝知興元府

回邛州劉駕部

回新知郡韓郎中漢州

回綿州知郡

回漢州四縣官

回綿倅萬職方

卷第三十二

啓

賀延州經略待制

賀運使學士

賀成都知府

賀提轉冬主

賀利州知郡

賀正鄰郡知通

賀冬知通監司

賀正益梓提轉知府

賀與元伴禮上

賀提轉知伴

賀蓬州楊僉判

賀知東川朱少卿

賀利州王郎中

賀提刑司勳

賀巴州知郡

賀提刑度支轉官

賀趙龍圖上在

賀洪雅知縣

賀運判都官

賀正朱少卿

賀懷安知軍幕管

回漢州郎中

回漢州知郡

卷第三十三

先狀

成都趙龍圖

漢州牧

成都韓端明

漕憲

運使樞刑部

梓州運使度支

提刑宋郎中

李殿丞權交代

湖州提轉蔣楚湖州

卷第三十四

奏狀

奏爲乞修洋州城并添兵狀

奏爲乞改陵州州名狀

奏爲乞置興元府學教授狀

奏爲乞修興元府城并添兵狀

奏爲乞差知洋州一次狀

奏爲乞免陵州并納柴狀

奏爲乞差京朝官知并研縣狀

奏爲乞鑄陵州團練使印狀

卷第三十五

文

奉詔禱雨祭中梁山文

祭諸靈祠文

代趙龍圖祭孫觀文文

祭提刑邢度文文

祭提刑李子忠太博文

祭張時仲文

先府君焚黃祭文

祭梓潼英顯王文

祈雨祭玉女文

祈雨祭睿聖夫人文

祈雨祭天王文

祈雨祭法師文

祈雨祭諸神祠文

謝雨文

卷第三十六

墓誌

屯田郎中石君墓誌銘

屯田郎中闔君墓誌銘

卷第三十七

墓誌

都官員外郎錢君墓誌銘

屯田員外郎羅君墓誌銘

咸陽縣主簿任君墓誌銘

殿中丞杜君墓誌銘

卷第三十八

墓誌

試秘書省校書郎趙君墓誌銘

梓州處士張君墓誌銘

秘書丞陳君墓誌銘

李公擇墓誌銘

邛州處士郭君墓誌銘

榮州楊處士墓誌銘

綿州李處士墓誌銘

卷第三十九

墓誌

龍圖母公墓誌銘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龍州助教郭君墓誌銘

秘書丞馮君墓誌銘

卷第四十

墓誌

任郎中夫人宋氏墓誌銘

壽安縣太君何氏墓誌銘

文安縣君劉氏墓誌銘

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

張夫人墓誌銘

華陽縣君楊氏墓誌銘

仁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拾遺上

詩

邛州寶豐亭

邛州伴廡三省堂

題何靖隱居二首

題梵宰寺

題鳳皇山後宮

次子瞻戲子由韻

次子瞻遊孤山二首

和陳基叢大雨

和張推官荔支

贈李仲祥道士

和陳基叢重勝

寄張郎中

贈蘭谿先生

遊開居院

拾遺下

雜著

移滿江縣學諸生文

書邛州天慶觀希夷先生詩後

重序九臯集

崇壽禪師塔銘

紡竹記

附錄諸公書翰詩文

司馬君實

小東

趙閣道

小東

范景仁

送與可通判邛州詩

送知湖州

王介甫

送通判邛州

蕪子瞻

送出守陵州詩

和洋川園池三十首

與可有詩見寄次韻答之

林子中自詩寄與可及余與可既沒追

和其韻

書與可墨竹

題與可墨竹

與可字說

與可琴銘

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戒壇院與可畫墨竹贊

石室先生畫竹贊

與可飛白贊

與可枯木贊

與可畫竹木石贊

跋與可墨竹

跋與可紡竹

跋與可畫趙岐屏風

跋與可草書

跋與可論草書後

小簡八首

墨君堂記

箕筥谷偃竹記

祭與可文

黃州再祭文

蘧子由

題與可學士墨君堂詩

和洋川園亭二十詠

答與可大言十首

送知湖州詩

墨竹賦

祭與可文

呂給事

嘉祐院畫竹木記

丹淵集目錄終

按先生曾孫鶯所編家集詩分爲十八卷各以所居爲別東谷古今詩三卷南園古今詩二卷臨印廣漢古今詩各一卷陵陽古今詩三卷漢中古今詩二卷梁洋古今詩三卷西岡古今詩一卷畫厨樂府雜詠各一卷東谷先生里居也而青城山六詩曾慈三詩園中雜詠與夫過興州晴碧亭蒼溪山寺新津退思堂左綿富樂山海師彭州南樓詩皆在焉臨邛先生官居也而彭山縣居題象耳山過金雞關晉原清谿閣詩皆在焉廣漢詩中則有成都楊氏江亭劔州東園詩陵陽詩中則有續青城四詩子駿寶峰亭華山等詩漢中先生出鎮之地則有江原善頌堂峰鐵峽詩西岡先生京師僦居之地復有閔鄉值風大熱過散關將至隴城鳴玉鶯筆夜發散關等詩雖或出於寄題或賦於沿檄蓋未可知然別之以所居之地則不能不致後學之疑且超然臺賦蓮松等賦雜出於詩中樂府獨殿

於詩後稅詩既別之以門復附之於詩編次可謂不倫矣先生之詩用是不復可證但論其平生出處大槩耳詩之次序則從其舊惟取其詞賦列於首篇目見先生用意於古學樂府次之古今詩又次之他文又次之仍分爲四十卷又尋訪先生遺文分爲兩卷復以諸公往來書翰詩文繫之於末庶知先生師友淵源所自云慶元乙卯五月既望南總書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一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旌 務滋 同 參
吳 吳一 標建先

詞賦

超然臺賦

方仲春之益盎今覽草木之非非胡憐憐於余
懷今悵獨處而無依陟危巖以騁望今丘阜摧
萎而參差窮莽蒼以極視今但浮陽之輝輝忽
楊颺以晦昧今灑氛霾於四垂躡余心之所行
今欲溷溷其安之蛟余神以遐鷺今控次寥而
上馳開曉暖以涉鴻洞今揮霓旌而掉雲旌導
長葦以天矯今從宛虹之委蛇曳采旒以役朱
鳳今駕瓊輶而驅翠螭涉橫潢以出沒今歷大
隴而敲轡駉萬里以一息今俯九州而下窺有
美一人今在東方去日久今不能忘擻而繁今
岌而長服忠信今被文章中噉噉今外琅琅蘭

爲憐今桂爲裳儼若植今奉珪璋戢光耀今秘
芬芳賈世用今斯卷藏遊物外今肆猖狂余將
從之今遙相望回羊角今指龍航轉喝夷今蹴
扶桑倚泰山今聊徜徉下超然今拜其旁願有
問今遇非常勿掉頭今告以詳使余脫亂天之
罔今解逾物之韁已而釋然今出有累之場余
復僂僂今來請故鄉

石姥賦

上春釜之飛泉今披蒼翳之榛莽舒倦執而膺
喘今窮其竊於絕岨爰有石而跂跂今旁無他
而相伍色豔黝而骨勁省今具支節而帶文纒
其遠脫之若人今迫猶疑其蹲虎里俗神而甚
恭今號相尊其曰姥謂遽亟而丐况今綠其求
而下予忽旱陽赫而上藝今飛光流而燎土燁
多稼以巨獻今享羣命于頌讀走群靈而莫吝
今後率歸而此愬役稚老而竭屨今來號噉而
踴譁會諸力以掀揭今使轉移其常處靈欸然
而見景怪今衆外愕而中怖愉壙堞而下登今

鬱黠發而上布愴砰磕而中作今赤滂沱而四注回極熾而施大潤今曾不暇乎旋步已復還其故立今各再拜而引去問其端而何從今年皆失其幾許吾聞懷澤之與符陽今亦有石爲牛鼓彼民爨而擊之今常以旱而取雨究其於爾爲類今彼又載于國譖噫惟皇之大職今繫陰陽之煦姬奚磊珂之頑質今輒矯權而自主事豈無於適然今而惑者樂從而爲語皇忽寤而震恚今列罪目而稱數訶星士以施桔今勅雷將而揮斧赫電火而灰爾今鼓箕風而蕩汝聞大空而泮散今一摩抗其處所俾愚黎之俯正今識惟皇之履露皇未寤而民尚惑今徒吾靜之長枴

蓮賦

彼芳蓮之紛敷今乃橫湖之繡繪挺濁於以自潔今深清澗而逾麗纖空其上下今細理周其向背甘液凝而露池今清香韻而風遞向水筋與玉骨兮外吐心而露肺承寶座之千跌今墜

瑁與之萬蓋張翠帷於月下今列綵仗於煙際容鷗鷺之徒倚今取龜魚之花類既怙水以不競今復公涯而自退實華蕩之上品今豈草木之一葉

松賦

度衆木而特起今有高松之可親擢雙幹以旁達今聳千尋而上擊怪難入於圖畫今老莫知其歲曆舍古意以茫昧今負天材而岑寂柯磅礪而如炮今業徵掾而若寡停餘雪而駿溜今棲宿雨而晴滴險穴聚乎魍魅今陰枿藏乎靈靈蒙煙霧之澀潤今傲冰霜之慘感榮枯繫乎所托今用捨由子見寬敢並名於杞梓今甘取請於樛櫟

問神詞 并序

丙申歲夏五月南國大旱土人走寧之要冊池取神水者如市既得各就其社祀以禱雨然踰旬不應民甚恐懼禾稼焦併不得食以死且疑神何不若禱時之速驗也

群口咨嗟余聞之為作問神辭使歌之凡

三篇如左

惟歲之早今叩群靈而寂然雷踵汗額以歷它
疆今俾起神之所淵飾益在借餘潤兮登護
以歸期監乃衷之虔兮少悼民之凶飢巫歌覲
舞兮舌橋而脫垂原呼野召兮翁走而炬馳奉
新絮以羅庭戶今日屢薦而益祗吾將問神兮
不閱此而易為

二

寧山之環今寧水之滯吾神宅茲今幾千百年
土民所仰今重如一天凡早取雨兮易若手然
潤逐灌酒兮陰隨精煙盡素之境今歲無藉田
茲夏隴之楡渴兮風燥而日煎吾將問神兮豈
或不職而累前

三

神嘗以功兮荷天之福奈晝燄火兮見垂頤玉
樓殿轉轉兮樓廉聽屬炒煨煜今盤山結谷囉

帝之下兮垂藏雨膏宜以其潤兮惠吾百穀胡
為自音兮肆墜之酷吾將問神兮寵其為辱

去歲

度難從兮外岑峯窈詰場今倅高而諱深望曉
睡之危堞兮隱重闌于幽林石塗語靜而直注
今鑿台磴乎千尋問守居之何所兮凌絕壑而
綠骨結欄廡鬱其綺袖今觀閣綠乎屏願嗟余
胡為棲此今日儔伍乎群山歲月淹其兩周兮
悵何時而當還矯今憐惜今懷若寐之覺今疾
而復承詔易守漢上兮幸旋轅于夷陸側身東
望今掣余思而太息山中不可以久留兮無四
時而蕭瑟

秋望

伶嶺立兮臨會巖極延迤今睇遙川香管管兮
其何之馳潺湲兮浮家然彼美人兮在一方望
泊鬱兮散雲煙期將邁兮殫所思念莫致兮勞
且悄零露濛濛兮促其歸灑涕淚兮紛如泉

送李道士

雲離離今風濛濛今山空今萬木凋水涇涇今
大野平天次寥今新霜晴送先生今歸鵝池晨
霞鮮今明羽衣乘青騾今度南岡荷瓊笈今秘
靈章先生去今來何時上三峒今余之恩閣居
靈崑今搗錦詞有鶴可使令其致之

哭仲蒙二章

懔懔栗今臨清秋懷金憤今紛予憂拂其珥今
父復留念將焉適今升高丘問胡然今予之思
緬予心今不解以繆謂遐關今願如其宮悵西
南今川塗緬脩已忽罷今往管此以計蓋予之
生于世今期爲已休萬感茫然今盡予之中魂
幹凜凜今索其若抽念予一去今不可以復見
顧予之於道今尚胡爲而此謀欲子似今取友
但家寥今安求孰識子今予深當何人今與侔
彼徒以文行今爲子之高其不爲賤正體而責
余肫如刻畫今妄以累子類神珠今愛天球知
子之末今尚可以表世其不能究者今彼又何
尤已矣予子之存今在予憶子之疾今將何時

而可瘳欻予恨今暮來歸煙雲飄蕭今奉予以
愁

右臨高

念子將歸今于嵩之陽彼山之中宅群僂今欣
得子而翔翺冠芝英今佩蘭芳躡躡今服笑
煌執瓊笈今披錦囊迺天風今誦靈章神君揖
今登寶牀玉女進今奉瑜觴予浩歌今頌靈休
瑤琴差薦今相與予之獻酬客下緜嶺今飄飄
旒人來頽陽今駕琳駟踏桃春今白榆林雲關
月皎今桂崑之幽子之樂今千萬億年下視此
世今不肯遠復嗥鶴哀今悅倘乎空山相望何
所今杳杳可攀

右懷嵩

仲蒙爲人無所不備采摘一二以
爲其美行累之多矣劉元平嘗論
人之賢者曰無長仲蒙似之故同
之二章如此熙寧辛亥仲秋癸酉
仁壽郡東齋題

哭任遵聖

覽顯字之渺茫兮悲萬靈之漂搖林薄處以殞
瘁今帶原隰之蕭條離魂之怫鬱今紛渙散
而孰招悵節物之變易今付餘懷以無聊念先
生之生此今皇葛爲而有之既誕畀以才德今
又復艱其所施使輾轉於偏側今蹟其行而莫
馳哀抱憤以遠去今問誰賢而爾師飽道義今
富文章轟大聲今發洪光潔如玉今凝如霜堅
不可撓今凜不可當嗟爾世俗今曾莫測其所
高但輒詆以絕衆今實自疵于爾曹且勿辨其
蕪臭今混蘭藏於蓬蒿不善擇其至行今務族
謀而叢啤今已矣今想孑立而孤居游鴻洞而
入齋淪今乘威鳳而躋鯨魚出入乎無極今旁
羊乎大虛下視夫塵寰今諒將厭其如智惟不
肖今有性自天蹈大道以直驚今繇中軌而掉
長鞭寧剛折而方毀今耻從柔而逐圓獲稠人
之笑言今獨先生之見憐負先生之所與今卷
莫恤乎其它今既失先生之爲徒今願泯淚而

奈何茲忽計以大事今遠英氣于岷峨恨不能
撫柩以一訣今橫涕淚而滂沱亂曰先生之美
今豈衆人之足云今先生之慶今有弟賢而子
文今先生之安今地既言而可墳今先生之壽
今期萬祀而有聞今夫何憾耶

哭許駕部

曩余登大嶧以回軫今過君公之故里涉郊坰
而歷閭閻今聆弦歌之盈耳稔德義於洋洋今
時屬君之令此因執名以願見今途日親於燕
几挹佳論之端潔今識所存之可喜議爲邑之
良術今欲僂君而無幾復余出守於陵陽今君
亦擁麾于暹義封壤相切行不越宿今朝暮之
聞愈美彼邦之政素艱其施今前罕稱乎善治
惟君之才力強敏今條若紛絲之就理余改符
於漢中今君復駕題輿於錦水閱月未久而君
以疾聞今忽遽傳乎君之不起哀哉淑人之云
亡今無由撫棺而問天以死徒臨風以永歎今
何善天禍福之反是復河內之來計今蒙不鄙

於君之子云將歸君于幽宮今撰吉日而且還
湯湯乎大河之滸今戕我乎大行之趾岸磅礴
而岡隴轉今並有利乎君之所止限川塗之脩
緬今阻陪奔乘之末軌悼余懷以遐薦今會莫
痺於累紙酌芳椒以盈樽今寘生芻而在篋遠
不能脩此以奠君今悵音容之已矣

送人

風寥寥今黃葉飛黯果冽今寒蒲衣歷歎缺今
山逕微背展霞今送子歸子之居今錦木涓樂
莫樂今奉庭闈凝流塵今掩瑤徽知此音今天
下希

玉女

號明霞今體霏煙秀婉嫺今靜嬋娟如龍之矯
今鳳之翩條見光景今忽自暹乎杳然宅幽宮
今闕靈囷領群娣今司寶泉福斯民今千萬億
年享豐祀今期終山

登山

余將往今南山路翫靡今何高昧其適今茫茫

歷崎嶇今嶮嶮枳棘紛今鈎衣解難進今前阿
指屢血今險艱鬚骨拂今叢蘿地虬結今何人
復虎兕今群嗥念失足今安逝其悵恨今奈何

丹淵集卷第一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冊淵集卷二

宋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具一標建先

樂府雜詠

秦王卷衣

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君鐔光采相
鈎加銅螭逐銀猊歷屋矜崎孳洞戶鎖日月其
中尤景餘春風動珠箔鸞額金粟料美人却扇
坐著落庭下花闌弄玉指環輕冰扼杠牙君王
顧之咲爲駘七寶車自卷金纓衣龍鸞蔚紛葩
持以贈所受結歡期無涯

殿前生桂樹

童童彼芳桂謫謫生廣內靈根浹和液柯葉冬
不改日月最臨照雨露偏汪瀲願保剛勁質與
君同萬歲

臨高臺

臨高臺望故鄉地千里天一方極目外空茫茫
孤雲飛不我將安得羽翼西南翔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弔影度晨夕中門一步地未省有
行迹闔闔足儀檢常恐犯繩尺欲寄錦字書知
誰者云的

東門行

士有失所偶難甘蓬華微拔劍出東門感憤不
顧歸賢哉彼嘉匹逐逐牽其衣願同此體弱節
義安得違況今謂清世不可復爲非

西門行

盛年可愛重芳辰宜嬉遊金莢釀醇酒玉盤炙
肥牛青春九十日不可一日休勿自汨浩氣滿
胃藏百憂君莫借黃金黃金身後歸自古貪與
吝常爲賢者羞

塘上行

寒塘漲新雨灑灑翠波滿沙晴步聲溢風引羅
帶緩蒲牙如古利荷葉歡心卷生平玉衣夢至

此神亦誕徒誦小皇篇無人覺腸斷

釣竿

霜刀裁綠筠柱餌掛輕緇歛迹天地間側身江海濱悠悠寶帳夜寂寂烟波春何時投竿歸再與君子親

烏生八九子

南山有烏烏生子層崖嶺戢戢新羽成相將弄晴烟朝儼集壘上暮鳴來崑前託居深林中自足終爾年胡爲去所依無乃甘棄捐却愛庭樹好群飛投碧圓高枝踏未穩身已隨潛弦因知萬物理王者持默權凡云愛此命生死期已然出入既有定何歎於後先

野田黃雀行

捷躡鏗鯨宴瑤臺紅鷗弄翼春徘徊和風入坐賓王樂金航玉豆天中來勸君劇飲莫自詎暗中光景能相催試看庭前好花謝枝下落多枝上開人生不厭苦行樂勿用感促相驚猜賢愚貴賤各有命此理悟者真賢哉

苦寒行

上太行兮高盤盤日將暮兮歲已闌入谷口兮出林端風慘慘兮吹骨寒冰霜結兮玉噴噴光上照兮天色乾紛橫委兮草樹殘黯慄烈兮烟雲發僕足駮兮馬蹄抗望所舍兮摧心肝棄立空兮衣且單嗟道途兮胡艱難

苦熱行

黃人頓駕留天中金鷄吐火燒碧空炎光染雲碎岌岌旱氣燥土飛蓬蓬龍搖乾胡不作雨虎裂渴吻無生風安得有術擘海水入底一扣鮫人宮

俠客行

紫髯圍碧瞳勇氣炙坐熱生平脫羈羈少小服義烈堂堂吐高論牙齒若嚼鐵寶劔歷歷橫誰耻我可雪酣歌入都市當面洗入血常言荆軻愚每笑豫讓拙事已不受謝門前車馬絕自謂取功名馬能由筆舌

巫山高

巫山高高疑烟十二碧簪寒插天危崑絕壁已
飛動况復下壓萬丈之蒼淵波衝浪激作深井
虎眼徹底時一湫長風洶湧發澗瀉惡色怒勢
因雖然我欲截中流虹梁真得施螭蟠東西相
遠望不到兩目欲斷心將穿回看高唐廟下瀝
靈雨遺我歸意常翩翩

水仙操

嗟哉先生去何所兮杳不可尋捨我於此使形
影之外兮唯蒼蒼之山林仰圓睇之我我兮俯
大壑之沉沉長波瀉瀉以瀉瀉兮群鳥翻翻而
悲吟寂寂擾擾之頰慮兮納冥冥之至首先生將
一我之正性兮何設意之此深我已窮神而造
妙兮達直指於素琴先生盍遠此兮度明明乎
我心

大垂手

華堂合樂轟春晝鳳叫龍嘶蓋屬吼瓊院壓地
開組繡美人舞兮獻若壽紅婆娑兮翠吻啣雪
飄花兮風入柳曳輕裾兮揚絲絳金鸞飛兮玉

麟走入急破大垂手香檀扎扎江雨繁情疑力
定方舉袖烟收霧歛曲微後錦盆車兮珠滿斗

採蓮曲

綠欄綺紅繡裳衫盤蜂蛛裙鴛鴦雕現錯寶垂
簷長紫肩翠蓋行新粧臨蹙曲堤下回塘畫橈
送入波中央羅袖卷起金釧光搖輕撼鹿敲短
芒丹愛紺玉低復昂霏霽薄粉撲嫩黃簷腰蛛
腹絲懸揚列坐綵舫求比方笑聲吃吃動明窗
揆蒲拂蓼次旃勞風吹落霞供晚涼西城鷓鴣
啼女牆歸來索酒酌蒲觴吳屏蜀帳圍象床困
臥不起燈燭張琉璃盃在叢生香

對酒

朝廷傲如日區宇清若水殊方文教達徵品德
澤彼伊人復何幸遇此果陸氏茫然大虛內烝
鬱盡和氣真風浹效俗無所容一僞唯宜對樽
酒酣飲樂無事人間此照世得偶須自貴無為
名所勞區區取愚益

白頭吟

憶昔宴華堂金徽導幽意雖知取名巖越禮奉
君子相期本同穴誰復耻墳墓一見茂陵人烟
宵與泥滓願言保新愛妾以甘自棄息義薄所
終多生於富貴

芳樹

庭前有芳樹樓陰滿軒碧貴借更携酒醉此青
春色朝來見起鳩飛鳴繞其側光景不可留徒
遣君歎息

武溪深

嶠南之武溪其深不能測潭潭瀟瀟瀉瀉水色重
如墨昏然濛濛作上下毒氣塞仰視高飛爲跼
跼墮兩翼交州惡女子制取費衙勒伊余繆兵
奇得總淚洎役常甘馬革死持此期報國臥念
少遊言從之何可得

走馬引

群蹄踏空山半夜若風雨平明卽其地已復天
上去惟予迫大義蓋免以名捕踏蝸入寒款此
豈謂安處脫身入浩渺固有神物護禮謂不戴

天天知天亦許

起夜來

曉應明綠紗蜀錦壓春臥橫腮虎魄冷驚起新
夢破玲瓏轉條脫銀紗梳接墮高軸響銀床時
誤君車過

長安道

長安道隋唐宮殿生秋草若使皆知嗣業難爭
得行人望中老

王昭君

不惜將黃金爭頭買顏色妾貌自可恃誰能苦
勞力

其二

絕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只是信
丹青

其三

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信不欺遺
他人

其四

極目湖沙滿傷心漢月圓一生理沒恨長入四
條絃

吳越曲

萬頃平湖水晴光射早霞紅裙闌畫楫相結林
荷花

又

昨上相將疊鼓催青翰齊上碧波開鷓鴣屬瑪
不驚起慣見蘭橈日日來

又

蕩漾水中舟徘徊岸邊馬相看兩不語密意待
誰寫

劉生

歷古推任俠彼劉生者何提提擊朱亥引劍刺
荆軻飲肆扶頭出歌樓棹臂過無人纔養勇關
隴氣消磨

紫驢馬

翩翩紫驢馬爛爛黃金鞍流水四蹄急飛星雙
目寒擁頭青玉鉗蔽廳絲絳蓋誰取交州鼓換

將骨去看

驄馬

鬣風擁如雲西人拔乞銀更逢祖御史特地起
精神

丹淵集卷二終

東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泰

吳 吳一標 建先

詩五十七首

貴侯行

將軍功勳滿旂常昨日賜對開明光腰懸紫
紫金鈕爵號進拜諸侯王戟衣翩翩弄春影大
第高門臨萬井但願囊書絕邊警常官中郁奉
朝請

朱櫻歌

金衣珍禽弄深樾禁苑朱櫻斑若纈上幸離宮
促薦新藤藍寶籠貂璫發凝霞作九珠尚軟油
露成津蜜初割君王日午坐荷蘭翡翠一盤紅
鞞鵝

拾羽曲

新羅研紅裙襪齊綵綉刺衫花倒提新晴暖日

麗烟草金獸鬻鎖藏春閣朱橋逼江曉沙白錦
帶文風大堤窄蘭洲遠翎得殘碧歸來驚飛上
嬌額

沙堤行

金吾馳駢東復西督兵萬指平沙堤傳言築路
拜新相恐與九衢同一泥夜來上在蓬萊宿手
寫姓名符夢上連詔黃門下北扉起草贊辭登
力牧平明劔珮羅東閣大字滿行書德業詢者
長言告紫宸感召一庭和氣合上心喜曰予良
弼未謝急宣令直筆群吏迎歸政事堂指顧之
間歌畫一午漏初移催入馬寶帶盤腰印垂勝
歸來冠蓋爛盈門異口同音賀太平

五原行

雲蕭蕭草搖搖風吹黃沙昏沉寥胡兒滿窟臥
寒日卓旗繫馬人一疋夜來烽火連籌起銀鴉
呼兵捷如鬼齊集弓刀上隄行犬諫孤啤繞空
壘羗人欽暴為常事見敵不爭收若雨自高聲
勢叙邊功歲歲年年皆一同將軍玩寇五原上

朝廷不知但推賞

讀武紀

嗟哉微之有天下甘心神仙希羽化五十餘文
起樓觀萬八千里走車駕安期羨門竟何在五
利文成終死許若非留意尚文學廢政且賢非
爾亞

題東崑隱者壁

青峰叢叢擁危壑綠樹團團扶曲閣幽人睡起
歎寒泉坐看一林山雨落石煎火氣雜芝木澗
下苦痕亂猿鶴自憐塵土滿衣衫欲解從君今
尚莫

東山亭

朝陽之峰乃天設曲嶺長崗地盤結下臨絕澗
走紫回上聳巍亭飛巘曝晚雲幾處水墨畫秋
樹數番紅綠纈安能恰會此時閒靜豈詩翁吟
曉雪

水邊春半

片牙差差蘭笋短石渠水銷水色淺倡情冶思

不可奈好鳥間關花婉婉鮮衫翠裾者誰氏行

歌楊枝情時晚臨流有客抱危巖苦調長謔問
誰遣

採藥歸晚因宿野人山舍

東岩陰深崖嶽古夾澗垂泉結鴉乳我來採藥
晚忘歸試宿荆扉問鷄黍春風滿林燈火冷一
夜不眠山月苦平明携策下青蒼松葉粉粉酒
新雨

後溪晚步

陰陰芳樹暗回堤路入蒙籠野溪澤雉應媒
高復下林鷓引子歌還啼青蒲宛宛全淹水紫
笋斑斑半出泥荷杖風前感時節亂烟斜日一
蟬嘶

山中新晴

山中新晴曉烟暖散帶頽冠漱岩畔海鹽未去
猿鶴喜柴桑初歸松菊亂林間餘雨時一滴微
上飛雲忽變斷安能舉手恣扶搖欲共高鴻拂
霄漢

鹽亭縣永樂山叩雲亭

長江合高峰，爽氣左右繞。中流望絕巘，萬丈見木杪。孤亭揚其上，隱隱一拳小。李君令茲邑，邀我升縹緲。是時天宇淨，晴色洗霜曉。萬象滿四隅，轉盼皆可了。神清塵慮空，志適喜猿鳥。人生貴軒豁，世務苦紛擾。茲馬獲登覽，浩思欲飛矯。令謂亭我爲勝絕，此應少願子。立佳號，光輝飾松蔭，因名之叩雲。大字榜霞表。

杜逸人歸龍山

上亭北望二百里，顏巘墮壑圍。龍山余嘗往來，見之喜飲食。夢寐皆辱，顏恨無羽翼。一飛到美，子長往不欲還。安得擺手掉世故，相與傲兀於其間。

曉入東谷

振屐幼王官，釋耒去鄉縣。十年始還此，景物覺盡變。東谷素所愛，乍到若創見。烟雲引屐策，數里入慈情。明霞照溪口，花草露初泫。長松盤高崗，疎棘擢秀幹。垂陰雜群木，上欲接霄漢。柔蘿

互鈞鎖，攬地走荒蔓。修篁揭其間，萬个挺若箭。登臨愴舊歷，眺聽悅新詭。讀書破茅廬，徑約已漂斷。唯餘舍南水，尚吐石竇。踐海濤，落危壑。羃羃引飛練，鷗流濯塵襟。照影寔覩面，功名竟何所。旅跡轉孤賤，引手謝猿鶴。深慙樹鶯怨。

東谷 沿小澗樹木叢蔚中有圓潭愛之
久坐書所見

野水瀉古穴，石岸盤回淵。飛塵不可入，竹樹圍清漣。靜住得勝，玩深居近俗。緣寒光照頰，襟景淑心自圓。枯草蹲碧禽，垂頸窺沉鮮。對之不敢動，相望兩俱禪。

東谷茅齋

野徑轉深密，靜無車馬痕。松花金粉墮，苔菜翠茸翻。蟲鳥春音雜，烟雲晚色昏。俗塵何處入，長是掩路門。

夏樹

夏樹始繁密，條縷方且柔。左右覆吾廬，合如張碧油。新蟬噪晴午，餘響藏深幽。軒窗轉炎日，清

影為我留蚊蚋亦取庇
闌若春雨稠拂揮不停
手咀嚼胡爾讎何當薰
風來一與掃蕩收吾將
就高陰濯足臨寒流

田舍

園林曠氣清籬巷夕陽
明石甯聞寒碓烟坡見
晚耕豚蹄供禱賽龜殼
問陰晴欲識豐年樂一
村雞犬聲

高槐

高槐夾前除合蔭卷若洞
交柯載宿雨壓地翠
色重青蟲煖自挂黃鳥
晴輒啼枕簟傲炎風為
君高興動

春閨

枕帶春思寬秋漏曉尤嬌
蛸傷遠別題鴉感
流芳粧匣蒸殘粉薰爐試
舊香洞房燈燭外只
有夢悠揚

採桑

谿橋接柔畦釣籠曉群過
今朝去何早向晚蠶
恐臥家來五十日誰敢一
日墮未言給私用日

以應官課

青城山丈人觀

群峰垂碧光下擁岷僊家
神皇被金巾坐領五
帝荷威靈攝真境俗語
不敢謹精心叩珠庭俯
首仰紫華願言鳳羅盟
畢世驅塵邪循奉案珠
戒期之飛太霞

上青宮

瓊臺橫紫霄上有縹緲居
雲霞抱慮戶日月循
庭除飛羽下金輦隱芝
吟玉書俯首視人間人
間臭如帑

張少愚書院

澗水侵斷橋車馬不得通
飛嵐積庭礎秋蘚垂
紫茸窓紙爛溪雨簾衣
折林風王人殊未歸使
我烟景空

誓鬼碑

正一受天籙腰垂神虎章
群魔嶽幽隱秘篆刻
青蒼故事駭前志餘威
驚大荒誰能識與談萬
步學魁罡

天師果

天師榜此種至自上麓遠當時十七樹高幹倚
孤燃蒼蓬羨叅大紫殼檳榔歎蜀部名果中推
之為上選

孫知微畫

太古奇偉士精思獨於畫馳心入茫昧萬物赴
揮灑當時一名重顧陸非爾亞卓哉青城筆妙
絕冠天下家家九天仗一一若神寫吾恐千載
後是終無繼者

早晴至報恩山寺

山石巉巖磴道微拂松穿竹露沾衣烟開遠水
雙鷗落日照高林一雉飛大麥未收治圃晚小
蠶猶臥斫桑稀暮烟已合牛羊下信馬林間步
月歸

楊山人歸綿竹

一別江梅十度花相逢重為講胡麻火鈴未降
真君宅金鈕曾盟大帝家道氣滿替髮綠髮神
光飛蓋護黃芽肯驛不肯留歸馭又入無為巖

曉霞

閒遣

庭竹擁高叢移床就好風掩門休務外隱几坐
忘中世事元何物人心了即空客來休借問此
意浩無窮

睡起

寥寥公館靜門掩似山家竹簟屢移枕石盤頭
浸花開多新得策事少早休衙一覺高春睡誰
來伴試茶

梅

寒梅引舊枝映竹復臨池柔露深開處香聞暫
過時凌兢侵臘雪散漫入春詩贈我歲寒色憐
君冰玉姿

永泰劉令清曠亭

木杪照初日捲簾知曉晴軒寬無限思圖史有
餘清露下澆花重風來泛竹輕何須嫌五尉持
此謝淵明

貧居

繩床擁敝初起髮未擗南窓展書卷就暖讀
寒日門前絕車馬薄暮垂片席短檠挂縷蔓幽
鳥啄紅實群蚬惡積雨糝繞寒空壁勇兒處貧
賤舉首字宙窄翻翻槍榆鳩宛轉匿絮絮莫多
說相咲憔悴守文筆

惜花

胡蜂採花花氣薄黃鳥啄花花葉落林風吹花
花片亂池水浸花花色惡少年惜花會花意晴
張青幃雨油幕勸君直須爲花飲明日春歸空
晚萼

正女吟

身外無一替何以供鉛華飾行不飾容濁水白
藕花藕心亂如絲妾心圓如珠絲亂端緒多珠
圓瑕類無焉得偶君子奉之此高節所生雖至
親此意安可說

莫折花

莫折花花好亦自喜勿謂花無言請以君心酌
花意君容待花轉豐艷花枝因君愈憔悴莫折

花任花飛地但對春風倚芳樹長遣香英伴若
辭

織婦怨

擲梭兩手倦踏躡雙足跣三日不住織一疋纒
可剪織處畏風日剪時謹刀尺皆言邊幅好自
愛經緯密昨朝持入庫何事監官怒大字雕印
文濃和油墨汚父母抱歸舍拋向中門下相看
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
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當須了租賦豈暇恤
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背露里胥踞門限叫
罵嗔納稅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野花歎

昨看百草抽新芽今看百草開新花若隈水側
自成列紅醜紫賤何交加東皇施恩豈不薄隨
所付受無少差爾之瑣細亦蒙被盡使奮發爭
春華穢叢密蔓不可數競起塗抹如誇誇妖鶯
冶蝶不爾顧去爾自欲尋名葩爾知有豔貴爾
否歌管匝樹侯王家爾徒此地弄顏色只自狼

錯隨泥沙何當照水自窺覓枝椽菜懼相藏進
晚村無限曬殘日索酒爲爾成吁嗟

均逸亭

會州三亭

亭宇跨城端新苔磴道盤風光晴水石烟景暮
林鬱薄領仍多暇賓從每盡歡何由掉塵鞅聊
問借闌干

東溪亭

短笻逶迤渡高欄天矯沆波光環堵淨日色綠
梁深莽荇翻金鯉蘭若起翠禽主人公事簡時
此照清襟

碧崖亭

斷嶽淥溪邊危亭翠壁前軒窻誰是客詩酒自
稱優遠壑春藏雨長波畫起烟吏人休報事高
興正陶然

送郭經知縣

促促送歸客短亭垂柳風離樽掩殘日去騎若
輕蓬百里謳歌內三年長謹中鄉人問蜀物笑
指一囊空

過福氏山齋

過水得憑檻蒲川皆夕陽江山逢勝絕手筆恨
荒唐城郭蒙籠近汀洲杳靄長明朝又東去塵
土入衣裳

題李處士月軒

圓蟾噴金波萬里灑清滴幽軒得虛敞皓彩溢
素壁繩床有高隱苦調起琴寂盈襟納孤光靜
與爽氣敵

余過興州太守晁侯延之於東池晴碧
亭亘道其所以爲此池亭之意使余賦
詩

鄭谷題詩處荒涼不復知使君來問日景物欲
歸時崖嶽供清溜亭臺繞翠漪主人憐過客借
與傲炎曦

蒲氏別墅十詠

風交蒲葦亂烟斷鳧鷖飛日暮一笛起扁舟垂
釣歸

右方湖

軒窗曉吹清枕簾晴光冷亭上逍遙人滿身掛水影

右涵碧亭

暹簾呈素艷入座薦清香何以陪暑飲對之飛玉觴

右白蓮堂

曉露滋花色晴輝發水光何人露新纈不管著秋霜

右芙蓉溪

積水自淵淵來源常汨汨岸上翠衣禽對人時一渡

右魚池

紫蓋嫩貼水玉梢長刺沙避風紅出沒鴛雨綠交加

右蓮池

溪光搖玉壁雲影漏金盤誰此伴高興畫橋憑曲欄

右清蟾橋

泐水轉橫渠交騰畫方對秋風報秋熟蒲頃吹罷亞

右稻畦

高臺接虛境飛駕羅太空小兆佩神虎每來清夜中

右朝真堂

深深鄒真谷小小焦光廬借問貯何物蒲床皆隱著

右草庵

丹淵集卷第三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四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 同恭

吳 吳一標 建先

詩五十一首

蒼溪山寺

正午風色高遂泊蒼溪巖層崖抱林木有寺藏
蒼橋出舡步危磴蔭密頗繁轉上到金僊家綠
空列臺殿修篁掛懸溜坐骨炎暑變老僧曉經
論言語何貫穿引我上高閣闌干俯江面寥寥
百里內山水盡奇觀誰謂鬻旅中所見皆所願
汀洲白鳥聚并邑青烟散樂此暮忘歸踈鐘起
岩畔徙倚下松門尚怪舟人喚

五里三灘

群石壅水成冢湍五里之地凡三灘舡如走危
勢不住力敵萬弩雲濤盤門憲捲雲怕飛浪已
倒床座鬪盃榮長年三老色自落揆服不敢短

波瀾拍澗激旋出九死聚命幸免魚鼈食須臾
出纜繫高岸競以好語相慰安是時左右有觀
者應亦為我心會矣

管公混

晚泊管公混船頭餘落暉携家上岸行愛此風
滿衣村巷何蕭條四顧烟火稀問之曰去歲此
地遭凶饑斯民半逃亡在者生計微請看林木
下墻屋皆空園好田無人耕惟有荆棘肥至今
深夜中鬼火流清輝衆稚聞此語競走來相依
錯莫驚且哭牽挽求速歸

王會之秀才山亭

盤盤翠城山君在城中住溪流第繁轉岡勢復
回五蒼林無春冬啼鳥常且暮漠漠浪鎖頭雲霧
霏岩底霧中間列亭樹佳景實天付物象皆自
然人巧誰能寓浮生欲何事有此即樂處况君
弟兄賢信道各已固詩書誨兒姪觸目蕪蓬遇
敢問彼簪裾何如此巾屨

謝友人寄畫

客從長安來，厚紙封小軸。題云此奇畫，寄贈公。可者開之，掛高壁，爛絹止一幅，中有兩駱駝，氣韻頗不俗。大駝載半解，正回頭，愈曲小駝方就乳，踰身脚微弱，一馬立其後，才露頭，與足三天。乃子母共臥，啣鬣肉，老胡抱朱旗，狀貌何猥，復端然立高岸，勢若不可觸，定是虜中酋，華旆蓋鮮服，不知何所來。隨從無一僕，初誰作此畫，精妙亦可錄。應餘右方在，次第不止，獨更願君訪來，我肯萬錢贖。

夏日閑書墨君堂壁二首

先人有敝廬，活水之東邊。我罷漢中守，歸此聊息焉。是時五六月，赤日烘遙天。山川盡慘燥，草木皆焦然。塵襟既暫解，勝境乃獨專。高林抱深麓，清陰密石綿。層岩敞戶外，淺瀨流窻前。遊客上素琴，留僧酌寒泉。竹簟白石枕，穩處只屢遷。忽時乘高風，遠望立雲烟。野興極浩蕩，俗慮無一緣。真神自樂世，故便可捐却。憶爲吏時荷重，常滿肩。几案堆簿書，區處忘食眠。冠帶坐大

暑，賴汗常涓涓。每懼落深責，取適敢自便。安閑獲在茲，恍若夢游仙。行將佩守符，復爾越洋川。山中豈不戀，事有勢外牽。尚子願未畢，安能賦歸田。

其二

歸來山中住，便作山中人。冠帶亦自閑，累月不着身。散髮曾岩阿，濯足清澗濱。石蘚黏簡冊，松風墜衣巾。鄉里多舊游，不厭過從頻。山有異野曠，待我如佳賓。有召即走赴，愛其愛我直常恐。禮數乖取問，吾交親正此。一夏衆忽茲，蓬蕭辰還愧，擁千騎又走西道塵。

送馮允南倅梓

去年父老送督郵，衣上淚痕猶未變。今年吏民迎別乘，馬前懽聲挽不斷。梓州城中十萬家家，家盡喜見君面。以君鄉里最相近，物態人情素諳練。況復才力強，且明中理之的無漫前。從來府政荒，少事今更得君愈。漬簡太守李公詞，披老淘汰心源無滓。激時携賓從訪山，寺惟以高

譚伯清宴蒼崖素壁多自書是處新詩題欲過
君今到彼亦爾爲異日唱酬知幾卷

宿東山村舍

是秋高群鳥所食
處復高群鳥所食

八十雪翁燈前屢歎問之爾何者不語惟
扶淚良久云老矣未始達此事種粟滿川原幸
已皆茂遂意聞欲登熟近復失所莫有蟲大如
蠶日夜嚼其穗群鴉利蟲食剪桐俱在地驅呵
力難及十止餘三四供家固未足王稅何由備
瘞土耕至骨所得幾何利又令遭此禍不曉上
天意在世幸許年必以饑饉死聞之不敢詰但
愧有祿位移燈面空壁到曉曾不寐

季夏己亥大雨

黑雲推空天地昏風勢猛惡山岳掀怪電燒發
噴霆喧鯨海起立星漢翻玉竿銀索傾竝盆象
威怒力凌乳坤川陸浩漱同一源泛濫直欲吞
高原湖谷洶湧龍蛇奔溝渠溪壑相吐吞土肉
刮盡惟骨存溷濁秋稼無一根天生丞民主仁
恩覆露養育生理蕃誰持害鎗開禍門絕滅秦

豆災元元無路能去陳九閣此事是非安可論

謝任遵聖光祿惠詩

帝念文選詩最愛顏光祿君今作此官詩亦顏
之躡宰常得君詩如隼機見肉九當憂憤際不
可不取讀我自山南歸幽居值炎溽六月久不
雨萬物蒸衰熱正在墨君堂流體汗可掬單絺
與圓素豈解滌煩毒聞君有詩至猛起捧大軸
拆開得累紙半日了一幅使我因病除如藥清
頭目把詩坐前軒憤悅幾欲哭君也實高才徑
庭無說曲六十尚爲縣不自耻碌碌近聞移小
麾所用愈局促安得長康莊走此老驥駭哲士
甘藜藿鄙夫厭梁肉天理不可問長吁倚喬木

謝任瀘州師中寄荔支

有客來山中云附瀘南信開門得君書歡喜失
鄙各均欲包荔子四角具封印童稚督聞之群
來立如陣競言此佳菓生眼不識認相煎求拆
觀顆顆紅且潤衆手攫之去爭奪追逐趁貪多
乃爲得廉耻曾不喧鬧俄頃聞咀嚼一時盡

空餘皮與核根藉入煨爐

霹靂六月四日有
文字被震者

君不見前時忽疑天地拆萬里一聲晴霹靂彼
苾氏者爾何人敢自欺誣被誅磔于爛華春神
火燦爍碎梓潼靈慶勞惟震與懼今曉然誰對
君親算忒逆

後漢

新晴探藍菜溪色我愛常來坐溪側一林奇石
宛如畫兩岸野花殊不識蟬鳴盡日說何事驚
下多時猶未食細觀物理須靜中歸去無辭更
昏黑

黃功垂秘書嵐城閣

群峰繞高軒四望如城密晴嵐過窓戶淨若新
洗髮香香其中人衣襟照寒碧臨風設橫几蕭
灑坐終日門前車馬道擾擾亂如蟲轉眼不復
觀長歌傲替絃

鳳山古廟

林木摧折堂廡傾其中堦像猶縱橫狂巫騰踏

野老拜瘦雞薄酒邀神明形將詭怪蛇虺亂聾
音醜惡鴟梟鳴災牛禍犬亦可作世有此事何
由平

靜中吟

客去復掩戶高松下清陰微風動其間對語雙
珍禽幽人獨凭几聽此古意深起來南窓下被
以朱弦琴彈之代佳話俚耳誰知音

送黃庶先峽州赴舉

朝庭取士及洮西君今去就峽州薦勇兒致身
自有地六月萬里君莫憚君也經術三十年此
發必中后拜箭聲名大抵重文章慎莫便從班
定遠

大熱見田中病牛

攏上病牛良可悲皮毛枯槁頭角垂兩鼻給舒
只自喘四蹄勞爰曾不皮牧童默坐罷牽挽耕
更拱立徒嗟嗒朝驅暮使氣力盡爾死主人安
得知

呈里中諸友

君真怪我不讀書君莫笑我不飲酒更精文史
豈足用漸老惟嫌復何有郭安得二三百畝
家已聚二十口且來伴我數月爾未幾區區又
西走

寄彭明任光祿遵聖

軒軒任公子本是釣鼈人手把虹蜺竿一舉百
萬鈞得鼈謂無用坐卷千丈綸却自挂虹蜺沒
潮收纖鱗悠悠世上兒不識此有神但將俗士
眼下視窮水濱

燕先北谷

路自西溪入園當北谷開月亭詩作客雨館睡
爲媒摘菓衣露露羣羣晨侵漬音閉居正無事真
問我頻來

謝王庶柯秀才見贈諸篇

覽君山中詩多有贈我篇感此意愛厚使我將
泔然世態日衰薄交道君獨全豈若賤丈夫心
醜貌甚妍我已曼粗較君方歛林泉出處雖有
殊所樂同一天

前溪獨遊

溪水碧溶溶軒餘短約通小灘晴霽外獨鶴夕
陽中倚仗對清瀨披襟當好風幾時歸住此長
下釣魚筒

書綠惟亭壁

喬木繞舍如綠幃群山四面寒參差春會入秋
晴自別早雲到暮歸常遲庭前好菊勸飲酒菜
上佳紙邀吟詩閉居數月與便野澤忘簿書相
晤時

青山道

冥冥青山道叢木會古烟遠客行李行役未晚不
敢前乳虎正養子采食大路邊但顧已所息其
誰辨愚賢

野老

野老扶白頭耕墾事田壠豈無兒與孫凍餒實
我恐地產止數出財用知幾種食肉與衣帛賢
者何言冗
誰氏子

縹緲誰氏子學道要昇仙人世豈不樂何苦來
上天又首顧我語子豈得謂賢者如撲燈蛾甘
就膏火煎

秋興二首

長風吹茂林夕露下芳晚秋容變憔悴復此白
日短蕭蕭歲華暮冉冉節物換浩歎倚前楹使
我心曲亂

其二

百蟲感秋陰入夜聲更切問爾苦何事到曉啼
不歇盈庭不可止蒼巖藏萬穴會是天使然相
將送凋節

書平泉草木記後二首

衛公當國日力與天地均平泉植草木取盡四
方春海嶽欲必得亦能役鬼神可笑身未冷已
聞屬他人

其二

公豈不聰明嗜好乃如此若非以私餌是物安
至止彼致者何人定非端潔士草木固爲塵甌

名終未已

重過舊學山寺

當年讀書處古寺擁群峰不吹歲寒色可憐門
外松有僧皆老大待客轉從容又下白雲去樓
頭敲暮鐘

書隱者壁

枳棘分三徑猿猴結四隣茂林修竹地梳石漱
流人有雨擔藤杖迎風卸葛巾我來懷愧甚衣
上有紅塵

訪古寺老僧不過書壁

寂寂復寂寂門前苔蘚積巾鉢定何之禪房封
屈膝蛛絲網窸戶蝸涎篆牆壁欲去重遲留空
中望歸錫

村居

日影滿松窻雲開雨初止晴林梨葉熟燕脫卷兒
童喜牛羊深澗下鳥鳴寒塘裏田父酒新成併
罌饋隣里

宿田家

日落雲四起牛羊下高原今夜宿何處孤烟生
遠村家家岩狖響擾擾林鳴喧危坐欲終夕此
意將誰論

大熱

大熱早復暮幽居如火圍更無風稍快只有汗
頻揮袒露髮生客沾濡怕熱衣何當生兩翼直
近廣寒飛

閒樂

晝睡忽過午好風吹竹林溪雲生薄暮山雨送
微涼粉裏衣棠酒蘭薰薰蕙香歸來閑且樂多
謝墨君堂

寄楊歸一

出處久異矣居常勞所思烟膏惟子未髮髮已
翁爲世故豈須問人生當自知林泉關幸好足
可樂明時

行李載書成詠

於世已無用何苦愛讀書自啖身許大所處如
蟬魚編簡補斷爛卷軸收殘餘又鎖十餘箇作

數隨行書

還友人詩卷

作詩所患格不高君今已得詩中格吾鄉風物
最清麗君向其間作詩客定餘絕景在幽深更
欲煩君用刀尺

上亭北軒對月吹笛得才元舍人昭華

引醉霜月草堂吟首詩譜也

灑灑金波瀉碧空隔霜寒影下征鴻夜深一笛

昭華引吹滿千岩萬壑中

其二

群山暝色烟間後遠水寒光雨過時今夜何人
醉霜月臥聽縱橫玉交差

其三

涪江東岸有雲林巒巒紫回澗谷深何事遲留
未歸去強顏猶唱草堂吟

苗子居運判歸宿州同赴武康西縣道

中奉寄二首

霜風舞征袂有客去符離斜谷雪晴後曲灘水

清時亂山誰對酒孤驛猶吟詩不得陪清絕悵
然空所思

其二

漢中爲會失兼程雨雪曾無一日晴初項橋頭
聊立馬使車應已過褒城

孫懷悅紙本亂石

孫老抱奇筆臨紙恣揮灑從頭掃亂石礫石隨
墨下焦頑與圓潤無一不精者誰信萬鈞重卷
之不盈把

熙寧辛亥歲春予自京師赴陵州因過

家省墳墓是時見所居東西長衢比戶
蔬取榆莢列植於官道左右者後移與
元清皆復歸待洋州關始四年爾而榆
已高大繁茂深密可愛予正得此過一
夏旦夕與諸親友優游於其間家庇厚
矣爾因作詩示諸君

肯我去守陵陽日門前夾道初種榆今年我自
山南歸向椽大者皆柱茂兩邊合陰若深洞浦

地清影繁如鋪是時暑氣正炎酷無處容此煩
病軀書揮清風夜飾月日日不可離群殊閑邀
親友坐其下左右間設琴與壺人生適意乃爲
樂此樂已恐他更無霜歲未起枝葉在且與諸
君同此娛

旱雷

夏旱亦已久衆懼非常災茫茫太田中赤風起
炎埃密雲從浦空甘澤竟不來但聞南山下日
日喧怒雷

久不雨喜見晚雲

晚雲萬丈如銀山日光返射紅孱顏莫誇突兀
在天上且放霧露來人間雷公施力已憤怒風
伯壞事休庸頑我將待之至夜半慎勿更似前
時怪

丹湖集卷第四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五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恭

吳 吳一標建先

詩五十一首

賈佩蘭歌

綠髮憶新梳君前侍玉壺相隨五色鳳飛止帝
宮梧鳳時入紫烟一舉萬羽趨乘風恣教盪泉
首傾雲衝帝旣天上行留鳳不與俱鍛翻下永
巷兒窮編鉗徒赭衣春且歌北望鸞鸞呼凜凜
亦喙鴉一盃死其鵝鳳亦飲清漿鞠域支體殊
續媼豈不仁幸此全賤驅歸來南山下秋風裂
羅襦寒床覆龍具霜雪侵肌膚忽自感時節歸
風只長吁徒懷被庭事飲泣對民夫

徐太元

彼徐太元者杭州之參軍同僚曰張惠犯賊抵
深文徐哀其母老詰獄輒自陳請息所受賊太

元本同分今儻獨坐惠此獄無乃冤均之不滿

法惠遂減死論太元亦坐免不謂十餘年西臺

李侍郎典選世所賢聞徐之所為特以不次遷

擢授鄭司功太元名始傳後為申王師德行人

推先嗟哉後世人恩義日不完初既同職事言

色殊相歡酒與俵食旦夕同杯盤一有不得

意數險立焉端推之入網羅又以毒箭貫昂然

了自得銜靈其術全此等雖曰人大疑會豈然

眼見與耳聞天下何可言我今作此詩中有二

義存欲使在位者此風幸相救勿今有識人命

爾為竭虬又欲彼正士為國掌三銓須察此惡

于廢斥入冗員自然此浮薄不長其姦根覽者

請味之勿罪其言煩

蓋寬饒

次公清而在其本出天性惜哉公虛贊不以儒

術正陷害公峭刻奸犯語堅勁在位及貴戚合

然仇怨盛稀遷愈失意躁戾因以逞王主識其

趣勸以全壽命胡為不聞納封事轉凌積五帝

官天下此語豈君聽上怒以不改章下求衆定
確然金玉奏直以大途訂雖爲鄒昌頌萬嫉掩
一評遂爾屬諸吏羞復受笞榜行當北闕下
引佩刀到時雖衆所憐終爲端士病

諸葛豐

少年名特立初爲貢公起元帝權司諫刺舉無
所避聞者何久濶京師語如此馳車下許章去
節自豐始上書擲章惡此舉誠可喜奈何少恩
怒春夏常繫治人多訟其短遂徙城門尉復列
堪猛過上爲之切齒制詔白其罪不忍下豐更
豐初在朝時數道堪猛美失職乃自取不內省
諸已反惑怨其他轉譽以爲毀不欲加以刑上
憐之老矣庶人終於家反覆豐可耻

新津退思堂

三江古劇邑入籍生齒夥詞源日端起區處不
可情于醇爲之宰幽隱照必破斷事情且密有
若麥歷確尚懼忽一失退即此堂坐戾者思改
易無使下罹禍如此九二載不識有織過賢哉

令之師敢以此爲賀

墨君堂曉晴凭欄

墨君堂中看新霽十里平林鋪淨綠青烟一去
抹遠岸白鳥雙來立蒼木戴勝入園蓋已老果
留過龍麥蔞熟坐待月破東嶺雲自取簾鈎更
高軸

山舍早起探晴

山鳥轉晴日獨行風蒲林澗花喜野林若水濺
幽襟側石驚新清垂蘿安近深蕭然此清興不
似戴幸簪

東谷獨往

久不到東谷晚晴欣細履陰陰天路木濺濺落
溪水幽涎界界粉亂噴刻寬經兀坐忘心所歸烟
雲逼人起

西嶼道友

西嶼入深谷幽茅藏隱仙處會臺臺雲淨几枝
靈編絕巖聳玉幹危岩鴻珠涎相留耐青艇人
世凡幾年

送李野夫兼簡公擇學士同年

吾友野夫官滿歸峽中風物正春時莫因道路
起長歎且對江山吟好詩異日滑臺君若到寄
言別乘我相思聲名已重更論底但引冰堂金
屈厄

任居雲樓枝閣

巖我仙巒山杳杳山上閣道傍問耕者居雲之
所作居雲個儻士轡鎖不可縛讀書三十年議
論寫不涸縱橫入衆藝深曉不止畧自笑與世
疎回首念岩壑安排事幽隱終老期此託結茅
層巒巖退比籬下雀棲枝榜其號意豈羨鵬鴉
時茲入峯絕奇憤滿寥廓江風拂危欄澗月滿
踈箔獨橫古酒琴琴名居雲遠意追淡泊蕭蕭復霜
採隱隱天外落所好彈者飄揚雜仙籟泛響
度林薄其誰共高興唯此猿與鶴願言解塵履
一赴方外約

朱康叔郎中棄官求母於金州因會華

清官作此詩送之

蟾桃實在枝蟾桃花已飛相隔五十春一旦還
相依康叔視金龜解去如箕王徒步入堯關金
州取其母古人亦有此比之康叔難幾時有古
人能如公棄官玉蓮仙字中相會談此事使我
發驚歎達曉不能寐借問侍安與蒼下何時過
我欲率諸君扶服詣門賀

蓬溪稿今均利泉

潛流蔽荒壤嘉惠鬱所施邑人念遠汲視此無
以為藉君作之今大利收前遺一日會衆鑿茲
焉發清漪既已就新甕瓶缶何繁壘盡言彼汗
濁豈爾同甘滋比戶獲美飲頌君肯一辭何以
紀君德是泉無涸時

宛婦行

宛宛西隣女韶顏豔朝霞淑性自天與少小傳
今嘉孝愛親黨重巧慧聞里誇其母最嬌憐看
若眼下花自從拚冠弁未始離意紗讀書佩箴
戒舉止無纖瑕求媒不自審得婿非良家如以
瓊樹枝使之並兼良儉初行嫁時遺贈矜豪華

明珠感桂裙雜寶裝簪珈餘賞詎可數但較釐以車其姑本寒種貪整幣給得婦不問好求索惟無涯待奉四五年叫物愈餓鷄百欲一不應用毒同虺虺豈惟被詬辱抑亦遭笞撻馳使執賤役課責日夜加手指盡禿疥鬢髮仍彭彭

一旦不任事病骨枯若槎委頓臥在床尙爾磨怒牙既死亦不顧但恣攫且牽聞之道路人涕泗而咨嗟養女擇所適此事寧輕耶家法要相委在邇不在退娉禮實得中尚約不尙奢尊章若慈仁至死甘苾麻請看西隣女一失千里差

林居

宿髮不暇梳林居且辰請鮮暉散清滴濕濕滿衣袂仄行蓋前礙傾視因遠翳野意浩盈懷曾忘傲公退

墨君堂

晴竹種後盡渾如玉稼居高堂倚空岩素壁支扶疎山影覆秋靜月色澄夜虛蕭爽只自適誰能愛吾廬

鑑崖山居有詩

層崖瑩青瑤冷滑不可捫秋尤登淨照林影提晴嶽飛瀑滌吟肺垂蘿清欲魂惟憂演愁霖碎鮮來相痕

宿超果山寺

荒途淅沮如危嶺升坡隨愛此清淨居不倖來往多山僧見余喜顛倒披乾陀引我坐前軒山果丹碧羅食已步野徑新柔踏晴莎就石枕古稜依松執長柯是夕乃宿此東山吐圓波夜久不能寐會融伴幽哦達旦鳴落葉固非俗士歌岩猿與鷓鳥應笑頻經過

富樂山海師

上人者何人富樂之禪客成都昔嘗見時已坐法席別來二十年嗟此出處隔昨過芙蓉溪捨檝得携策盤盤轉危磴上叩金仙宅林間識孤標梵眼老愈碧引我翠壁下袁茗拂蘚石問之第二月雄辨發古譚無由從之遊不得蒙久益翻然入塵閣俯首愧名跡

彭州南樓

百尺壓城端飛簷欲上搏湖光
推堦堦山影轉欄杆秀野含春
煦香林擁暮寒回頭大嶧雪千
仞玉嶺旣

大慈交師演古軒

萬法一軒中周回百座容曲燃
簷芻久構揭貝多重信士供晨
鉢門人集午鐘何時聽雄辨幾
柄換庭松

新晴後溪樹陰灑然覽景成韻

雨後溪水急晴光粲如浮高林
放繁陰蹀躞憶蓋稠麥熟菜樵
好捺亂黃栗留啁啾動新朝局
局啼乳鳩晚策貪靜境緩帶成
獨遊照影俯回淵濯足臨漫流
願言懷世慮逐此蕭灑休定知
今夕夢不作塵土憂

黃秀才北郊書室

吾邑固僻陋巉巖合群山苟無
賢者居孰能營幽閑黃子治北
郊勝絕收其間長溪斷谷口翠
譚隔塵闕始至甚夷曠漸往頗
險艱洞穴烟雲

昏澗壑松桂環幽芳自芬馥野
嘒常綿蠻綠燈

挂絕壁孤狗飛逞濤氣象奪天
與景物搜鬼壑築室貯群籍軒
寬而尋顏朱黃列几按坐把古
穴剛自取天爵高下視五兩綸
處心固已定詎恤時輩訕伊余
素無似謬入文墨班前得省親
歸屢此容追攀時亦竊講議始
蹈賢聖關譬之拉虎豹所得撓
一斑自愧鄙樸姿得涉道誼蒙
余亦有東谷對此何格頑每來
輒盡日須步明月還

讀楊山人詩

秋高群山空泉竅吐天發霜
巖擊林野岩壑起哀臨蕭蕭寒
月下合若萬鬼肅寂是太古魂
幽此中弔山人住中巖側耳得
清峭請之入文字清卷冷雪照
其聲太淒楚勁澁背古調俗尚
正淫廢惑者自夸耀山人持之
歸無乃取眾譏會有知此音相
逢當一笑

已師竹杖

已師杖奇竹坐亦不去手循
摩瑩且暎瘦骨何

幼學叢枝抱奇節兩兩相對走尋常出孤梢上下分左右如何此獨異天產固非偶師初得之誰此畫世未有不為師所用亦共象植朽願師勿棄遺珍之比靈壽

晚至村家

高原磽确石徑微雜巷明滅餘殘暉舊裾飄風採桑去白袷卷水秧稻歸深葭繞澗午散臥積麥滿場雞亂飛前谿後谷暝烟起稚子各出關柴扉

雨喜客過

積雨無所詣十日不出屋故人念端居坐落如摘木高軒過窮巷下馬想慰沃載酒醜楊顏衰飯飽桑腹日暮從者散還尋舊書讀

野居

不復入城市亂山圍一村雲霞供几席水石佐琴罇病久筋力緩眠多頭目昏無人來谷口苔鮮上松門

東窻

叢榆落碎細麥柳撲輕綿麗晚暗紅霧曲堤橫翠烟嘉樹正陰合好禽新語圓東窻日已滿猶托隱囊眠

大雨

驚雲駕長風大雨瀝九有崩騰百川倒象恣一雷走茫茫草木亂隱隱岩谷吼高閣晝眠人覺求但支肘

芹歎

清霜入寒溪水迹落一尺飛沙上芹菜脆愈如燎炙孤根抱生意春澤守遺溼願奉野人薦充君盤中實

憂居

憂居向山林蟲鳥日爲伍形骸乍摧剝骨肉積辛苦蔬盤羞客至病榻厭人語地僻誰往還閉門閉深雨

任氏鳴璫橋

清谿漱碧崖寒寒聲落子川愛溪聲架橋橫絕壑山風撼松月倚檻聽噴薄遂號曰鳴璫古

人無此作

遊友人谿居

籬巷接菰蒲，閑扉掩自娛。水蟲行插岸，林鳥過
提壺。白浪搖秋艇，青烟蓋晚厨。主人誇野飯，爲
我煮新蔬。

江上主人

客路逢江國，人家占畫圖。青林隨遠岸，白水滿
平湖。魚小猶論尺，鷗輕欲問銖。何時遂休去，來
此伴潛夫。

詠月

見說樓臺滿玉波，中間惟只鎖嬌娥。可憐人萬
二千戶，每到缺時爭奈何。

五十

生平曾不事悠悠，倏忽年華五十秋。宦意文情
俱淡泊，可憐渾似李蒙州。

攬照

耻將衰晚競青春，強把圓波拂曉塵。自笑年來
鬢鬢白，王昭不解作官人。

梁景和

隋氏廷中列百官，幾人風節動朝端。越公事勢
炎如火，獨有梁毗會怨寒。

何桂林

十萬餘工造羽儀，夾堤浮浪去參差。堂堂送入
江都去，渾忘當年攬頸時。

鐵吏

管馬心何在，排車意自閑。問時將手板，枉頰對
西山。

錦屏閣 閩州東園十詠

茂林斑若錦，秀嶽矗如屏。底處供登覽，闌干在
杳冥。

清風臺

無時來見襲，有地更臨高。坐客清談起，紛紛落
塵毛。

四照亭

盡泊寒何礙，珍叢發已圓。願公皆遍賞，莫爲一
隅偏。

柳橋

挾風誇晚態垂雨怯春寒爲同題芳意同誰倚
畫欄

曲池

水似珠璣入池如玉磨開臨流惟自適魚鳥莫
相猜

明月臺

微棧生海角圓魄到天心共上唯佳客無容照
俗襟

三角亭

合棟交生角回欄互引牙由來因地勢不是故
尖斜

花塢

綠繞穿紅萼爛斑踏紫苔誰將錦步障端爲使
君開

藥欄

玉笋齊抽日金釘競列時自然俱可愛莫放盡
簾垂

郎中廳

已矣環爲堵仍裁月作床公來時應几身世在
羲皇

丹淵集卷五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六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冠務滋同泰

吳 吳一標建先

詩四十首

和仲蒙石龍澗

群岡壓涇澗於此聚眾育其間石屋露遠視若
呀口林端躡繩上却入勢愈斗圍空豎古壁間
可百人受洪鍾誰倒仰巨壑怒側削骨岩泉
飛絕巖怪樹走陰風喜復怒野霧吞且嘔晴嵐
過衣襟欲住不得久嘗聞耕者說自昔藏幼塚
當年救旱事有記刻不朽近歲靈恐歎百禱無
一偶至今閭里人不復來奠酒

和仲蒙山城

大曆年忠武居幽捍逆氏盛平民營板堦斷賊
閉遠蹙運檣擄朱鳥飛墻切紫霓紫紵圍絕燧
靡迤附深谿外濼池隍險旁聯堡障低轡輒防

蘭石埤塊礫雲粉樹杪鳴巡鐸崖端響守擊石
頭何培塿龍首太醜難歲久蒼苔上時平白草
齊全素襟帶地惟此壯山西

和子山春日雨中書事見寄 二首

苑苑冥冥雨氣沉一春長是詠春陰鶯歸畫棟
簾攏靜鶯下雕欄院宇深闌草玉斂應復約看
花金勒悞重尋謝郎風調將誰奈獨倚書床擁
鼻吟

其二

青春已破六十日正好共携歌管遊鶯花有意
欲惱亂風雨何事相淹留南園綠柳映綠樹西
湖畫舫臨清流幾時雲陰得飲露願把一罇相
獻酬

馬子山為余與賀願之書記李仲蒙祭

推同年向幕作題名記復有詩督程道
之書石余因和兼謝

太常舊得同科第幕府今遠次姓名作記馬周
文已贖書丹程選諫尤精定知二美能傳久從

此三家覺轉榮每對雄詞觀健筆自慙孤迹附群英

官舍春日書懷二首

自趁戎懷任轉繁四見新陰發舊柯學飲不成
歡意少好吟無倦苦心多舞傷池柳風圍甚泣
破庭蘭雨奈何敢對青春歎留滯且須開口更
狂歌

其二

琵琶泉水碧溶溶又見春歸玉柱琴歡緒已闌
羞老大文期將近懶遊從杏開暖夢融紅鸞柳
放晴花拆白茸賦得上林佳景盡不知誰為薦
臨邛

登邠州城樓

試此望揮落秋襟成惘然客懷傷薄莫節物感
窮邊斷境侵高壘微陽入晚川年來舊山意常
與屬翩翩

秋盡日陪諸友登白佛閣

危剎隱高阜軒橫碧虛登臨賞秋杪笑傲業

公餘野外景入畫坐中歡可書重城已嚴鑰歸
馬尚踟躕

極寒

燈火宜冬杪圖書稱夜長簾鈞挂新月愈紙漏
飛霜酒醴慙孤宦皮毛逐異鄉誰知舊山下梅
肥滿東墻

謝惠栢

桐葉隱朱實繁繁楚江溢寒香擗清露奔走奇
迢遞琳腴滿金殼咀嚼想佳惠君未致此時風
已吹削肺

登山城書事

節物感羈旅建空生寒陰亂鴻寒渚遠群雀晚
叢深霜重涇灘出烟高龍樹沉歲華徒自老幽
情滿登臨

送夏殿直時頗於判事太尉

霜樹東門曉清寒滿客衣一檢從此別百兩幾
時歸添水魚初薦菜園雪正飛高堂公遠郡須
念報春暉

送錢規判官歸蜀觀親遂之岳陽

巖風吹玉柱有客動歸裝古道躡危阪全家行
曉霜休嗟遊薄宦且喜拜高堂會合知何所春
江泛楚楫

和梨花

素質靜相依清香暖更飛笑從風外歌啼向雨
中歸江令歌瓊樹既如夢玉衣盡堂明月地常
此惜芳菲

山櫻

巖壁自叢叢年華寂寞中偶因移曉雨似欲占
春風嫩蕊藏輕綠繁葩露淺紅孤根知幸否從
此對雕甍

秋子

裊裊復翩翩封條壓樹繁群芳非姊妹亂實見
兒孫陸日臨虛檻披風拂短垣主人無奈爾常
為醉幽軒

桃花

種近短牆邊開臨小檻前倚風無限意笑日有

餘新枝鞦韆圍深密危樓重碎圓祗應芳樹下時
見武陵仙

杏花

仙杏一番新妖饒洗露晨待粧愛粉重欲點
酥夕月淡斜分影池清倒寫真君須憐舊物會
伴曲江春

秋日寄呂永壽徵中

落日照容谷寥然官暑秋開簾臨絕巖凭几對
寒流古意深中得詩中靜外遊三年多少景滿
筐是冥搜

吟春

春工運潛巧是處有行迹庭梢發新穎巖澗融
暖脉晴湖影撥刺曉樹音格磔須知玉峯下日
有尋芳客

琵琶泉

險道入幽邃深溪轉岑寂蒼烟鬱孤岩秀石圍
斷壁古蘚蒼碧潤寒泉灑清滴誰能厭塵襟茲
可供洗滌

和子山種花 玉首

風流從事季長家，選徧官居種盡花。應爲清才無比敵，擬將文彩競春華。

其二

碾潭秋圓粉色勻，一枝寒豔惱青春。曉來帶雨四廂下，恰似蓬萊見太真。

其三

曾宴瓊林爛熳紅，寶津樓下看春風。今朝忽向君家見，猶憶當年醉眼中。

其四

幾樹山櫻曲檻前，花開如火葉如烟。待將短句誇形似，已被休文道欲燃。

其五

新自涇州赴雨移，便聞繁蕊擁芳枝。紅霞照地清香起，似到玄都觀裏時。

和張屯田雪中朝拜天慶觀二首

狀款遙空墜碎瓊，一街寒色曉風清。題輿想入蕭臺下，似駕飛輪向玉京。

其二

寶體珠節共玲瓏，九虎嚴關有路通。遙望玉宸端象簡，宛然身在廣寒宮。

送酒與呂令答所示詩二首

君無彭澤五十畝，我有謫仙三百盃。問道山中足春意，清壺聊爲撥新醅。

其二

見說西溪裏，群花豔正繁。不知紅影下，誰共醉芳樽。

初雪

一色陰雲蔽曉空，粉英瓊屑亂茸茸。不知遊騎將何處，已失南城玉柱峯。

對雪獨酌

雲陰低重玉花繁，獨擁貂裘對一樽。不語佳賓是何物，古書名畫滿西軒。

槐莊渡口

雲烟飄泊樹微茫，一片人家帶夕陽。欲上高原便回首，可憐風物似吾鄉。

約春

去歲相逢恨已賒今年相遇喜無涯紅情綠意知多少盡入涇川萬樹花

和子山陪使君遊西湖三絕正月晦日

柳色遙堤金粉明湖光浮岸玉烟輕風柔日薄恰新霽正好訪春來此行

其二

遊騎翩翩從使君娛賓亭上宴西廳座中不用頻辭酒明日青春已一分

其三

滿眼垂楊照綠波就中春意此先多不將歌管酬佳景徒奈翠漪堂上何

探春

幽郊寒重勒春遲消息如今尚未知只是垂楊家先得每朝來覓向東枝

春寒

東風何事力猶微凜凜遊寒犯客衣舊雪未消新雪下南園春色幾時歸

升湖集卷六

陳眉公先生訂正升湖集卷七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 同奉

吳 吳一標 建先

詩四十首

新秋讀書

高風發遠顛轉響為清商隆曠滅炎威未晚先自涼庭前君桐樹昨日聞早霜朝來逐葉上已暈一拂黃壯歲覺時節燿若翻電光自顧勿嗟悅徒然境中腸官居幸少事暑來日幾行公退清且閑垂簾坐虛堂解帶輒傲兀左右羅練網所務唯討論一燈從夜長

貧士行

側身入窮閭跼影守環堵日高齒未嚼風勁肝猶露胡為迫凍餓此道吾所素出每駕雞棲歸仍伏龍具原生本非病童子蓋不遇誰將斗升水活此轍中鮒不見裏糧人欲死者亦屢從自

韻詩書區區立名譽

馮氏道中早行

晨役高原動征羈遙遙歷廣博浩浩長
風吹疎星才出沒河漢西南垂林端啓明上飛
光發丹曦榮榮酒晴露百物含華滋爽氣入肝
高宿濁無一絲寒泉漱清甘洗滌俗慮遺還憂
火輪怒萬里燒雲送

宿李同年陸碧亭時自長安處回蜀洗

抱病出煩鬧投此青林間高軒得清涼坐致精
爽還主人止之宿借與終南山中宵皓月起繞
枕皆房願望久氣自清心胃無結頑平明又西
走勝軌不可攀

李生畫鶴

昂昂青田姿香骨在輕素一身萬里意雙目九
霄顧彭彭羽翻利疎疎骨節露君初本誰學我
恐必神悟得於想像外看存絕筆處稷全如復
生相與較獨步

幽州

昔年戎馬盡南幽今日風光已太文雅吹夜喧
金府月靚粧春艷玉峯雲泉亭柳色濃將滴水
寒荷香遠更薰蓮候不驚烽燧息高原閑獵舊
將軍

寄友人

惟秦抵松蜀間可歷萬城遙懷霸英義潛想一
夕馳之人探道與求合常苦奇蹟見謂可招納
欲與相增篤夫何屢乖絕出處各一涯秋風動
孤沈西首勞所思

和仲蒙夜坐

宿鳥驚飛斷鴈號獨凭幽几靜塵勞風鳴北戶
霜威重雲壓南山雪意高少睡始知茶効力大
寒須遣酒爭豪硯冰已合燈花老猶對群書擁
敲袍

明教院

野逕歌危入谷斜曲崗回嶺共交加經年不到
爲隔水此日獨遊因看花兩岸烟雲開景物一
軒泉石靜生涯自怜冠屨嬰身者直入樊籠老

歲華

和仲蒙夏日即事

傳領初休几按清西軒移枕臥前楹香從南香
紅苞登粉入貧簷翠節生不分法便表闌曉
可嗟俱妄見蝸爭日長骨靜官曹冷莫厭頻來
對一杆

西軒秋日

官舍蕭然似隱居一軒秋色伴恬如深藏宿雨
樹木暗高濃夕陽籬落跡景物靜思臨水石光
陰閉覺入圖書此心只有雲相信長吟吟魂逸
太虛

和張屯田秋晚靈峯東閣閑望

直欄橫絕紫微陰凭久秋光照客襟一道山川
寒色連萬家烟火夕陽深湮灘水落群鴉集素
嶺雲高斷屬沉此興浩然須把酒可憐難醉異
鄉心

春庭

春院陰陰翠靄低春庭寂寂曉光迷花間蜂去

抱黃粉苔上鸞來銜綠泥兩行高梧初蔭合一
番新草恰生齊微禽已識幽人意飛下欄干向
裏啼

過永壽縣

驛馬上危坂暮鞭催客愁峯巒驚滿目咫尺擬
回頭紅樹擁野店白雲藏縣樓須知此北下地
底見幽州杜老有幽州地盛之句

東谷偶成

府事幸稀簡常爲東谷遊舊山茲矜景每
遲留斷續溪雲起縱橫野水流拂衣知未得聊
此慰鄉愁

宜祿昭仁寺後軒

危欄憑絕壑欲奈此時何但有夕陽處就中秋
色多與誰同徙倚空自發吟哦便覺成羈旅歸
心逐鴈過

過高堽城

頽壁乍高低中間已亂蹊長原想鵝鶴大家記
鯨鯢騎澹寒雲結蕭疎野草齊興亡盡遺迹立

馬看扶犁

夏日翠漪堂

湖水碧溶溶寒漪四望通
鱸魚遊浩渺鳧鷖下虛空
寒氣吟窻外清光釣艇中
一襟時自快多謝北軒風

玉峯園經春不得一過因成詩呈同官

約遊

春來少嬉遊俗事日相耗
南園只城外累月不到花
香雨後歇樹色風中老
惟有崑下泉猶能灑幽袍

送張兢無悔秘校赴調

無悔富道誼卷藏無所施
端笏拜上官十年走堦
蹕人皆爲嗟惋君獨安
且怡又執考書去當衡誰與知

六月十日中午伏玉峯園避暑值雨

南園避中伏意適晚忘歸
墻外谷雲起簷前山雨
飛興餘思乘燭坐久欲
添衣爲愛東崑下泉聲
通翠微

咸陽道上晚晴有作

積霧晚盡散南山明夕陽
秋容徧豐鐻古恨入隋唐
草木成搖落風烟自渺茫
客亭須下馬把酒慰殊鄉

歲晚登清素院北閣

雲端訪古寺樹杪臨危閣
風厲憐草木霜乾喜鵬鴉
天時旣悽慘人意亦寂寞
回念故山遠心隨日西落

炭泉險道

一澗呀然截亂峯更於何處
問途窮高深出井又入井
曲直上弓還下弓絕底下
臨潭偏仄危鎮纔傲似飛
冲我來行縣須經此正在
炎炎三伏中

玉峯園避暑

伏日當飲酒南城會群賢
開樽蔭碧樹移席臨清泉
浩意脫塵土高懷軼雲烟
早歸休信俗須待月娟娟

早起覽物成詠

移枕出幽幌披衣步前楹秋容草木靜曉氣烟
雲輕蟬噪宿露滴馬飛朝霞明塵心幸未動聊
此納餘清

寄馮永州

山水永最善守居間更優烟雲萬石古風月九
岩秋几案少俗事靈鷲多雅遊無因陪後乘幽
意滿湘流

暑夕待月庭下夜深方歸

晝蠅方少夜蚊多推脫霜紈奈熱何獨向中庭
待明月一身清露瀉金波

中伏日諸君會玉峯余以病不預作詩

寄呈

去年中伏在南園同聽清泉引綠樽今日諸君
又高會獨嗟移疾臥西軒

興平原上赤熱因寄永壽同年

日午終南翠色燃滿襟飛上下秦川是時獨想
君高尚正在山亭弄野泉

亭口

林下翩翩馮影斜蒲川紅葉映人家岩頭孤寺
見舊閣有客獨來登春霞

浚水原

鴉鵝西北地鱗鱗此處當年起戰塵見說如今
溝壑下斷鋒殘鐵屬耕民

興平原上

東西軍馬走秦川樓接飛塵暝曉烟我亦中間
遊宦者尚慟無語賦歸田

西湖荷花

紅苞綠葉共低昂滿眼寒波映碧尤應是西風
拘管得是人須與一襟香

石龍澗

嶮勢圓空斷壁圓四時常見聚雲烟爲霖救旱
今何在徒有遺文記昔年有李德又記備述
轉雨有驗之事

水洪

紅芳霄露清翠節曉霜犯雨後暝殘日秋容滿
庭楹

黃蜀葵

錦江何日別添水今朝見清露柔顏色秋穉一

分淺

鼓子干素者

柔條長百尺秀萼包千葉不惜作高架爲君相

引接

郭上懷古

未曉南山去從禽夜不歸几行多少地十二所

更衣

石竹

蜂箇紅藥爛蟲啼碧叢短秋風畧地起惟有蒼

苔管

丹淵集卷七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八

宋蜀文同與可撰

明吳毛晉子晉

蜀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一標建先

詩五十一首

邛州東園晚興

公休時得岸輕紗門外誰知吏隱家聞鴨聲群
翻若菜乳鳥無數墮松花携琴秀野彈流水敲
席芳洲詠落霞向晚雙親共諸子相將來此樂
無涯秀野芳洲亭名

雨過側調

陰車飛空載急雨雨過林塘若新換種花浮波
魚誤食松子落屋鳥驚彈白雲挂樹久不起青
煙泊草殊未散東園傲吏愛高竹把卷倚風頭
髮亂

題象耳山寺

轉谷縈巖路始窮隔林遙望一門通溪山俱在

見閣外臺殿盡藏懷抱中像閣呆愚明海日經
幢纓路滅天風勞生又逐輕舸去珍重高僧解
苦空

題晉原寄太博清谿閣

危閣飛空羽翼開下蟠波面影徘徊光搖畫板
月深淺聲邊曲欄風往來暝色四郊煙惹蒼曉
雲千嶂雪崔嵬主人好事民無訟日夕登遊對
酒杯

縣樓獨酌

向晚無公事身如太古閑縣樓明夕照罇酒對
南山放意利名外遊心天地間生來不能飲到
此學酩酊

殘秋郊外

蕭蕭風色弄寒威見盡郊原向晚暉昨夜星霜
和月落蒲林紅葉隔煙飛已嗟北渚蓮初老更
惜東籬菊漸稀休感歲華傷節物眼前罇酒重
相違

郊外

城市壁塵土高原聊振衣晚雲多淡碧秋樹半
深緋江氣雜輕靄山光明落暉因成求好景更
就野橋歸

靜林詩僧已老

七十吟中老清風滿舊林倚筇秋岸遠圍衲夜
房深未得雲空在將成月已沉生平苦如此誰
是識師心

高堂山兜率寺

孤絕不可狀此山餘舊聞因官多暇日與客到
深雲門外一塵斷座中千里分勞生當自去猿
繞下西廡

閑居院上方晚景

繞岩紫谷到禪局更上危巔最上亭風攪亂鷗
盤古木雨催羣鷺下寒汀秋田溝壟如其苟晚
岫峰巒若畫屏詩已就成終夕去遠村燈火一
星星

李道士惠琴軒集二首

驅役精魂入大幽蒲緇奇絕盡冥搜不教天地

暑容隱應與鬼神同訪求海藏光芒開寶三羽
林鋒刃立戈矛蕭臺自好携歸去莫向人間苦
暗投

其二

秀宰孫老畫壁下當日偶同君此行是時泉裏
畧一揖自爾乃得君詩名風馳雨絕十五載此
地忽爾相逢迎見投琴軒兩大集寶匣金鑰絨
瑤瓊未開試使道所有毛髮寒豎肝膽驚歸來
燒燈讀至曉句險字硬才力得君身長不滿三
尺萬象何術獨手擎嗟我氣俗音韻淺不敢與
君相和去鳴聊書短歌報佳惠它日願將朝七
瓊

彭山縣居

公館靜寥寥園亭景物饒溪光明短竹樹影陸
危譙山鳥忽雙下池魚時一跳主人王事簡文
酒日逍遙

下金雞山

峽束幾重煙山分數尺天岩復與溪鳥一似過

飛仙

過金雞關

關頭氣象古關下風煙淡春深草木活嵐重坑
谷暗禽聲着部奏花色成窠勸歸鞍雖若水留
此亦能暫

夜靜獨登小閣有所見因書

危閣橫空蔽野扉夜深來上又忘歸水光激灑
和煙動雲色灑徂來月飛隔岸草村聞笛遠背
灣松塢見燈微此間自得吟中樂不覺霜華滿
盡衣

送黃夢得

去年輕袖過巫山今日麻駝度劍關孤客每嗟
隨斷梗惹親常把夢連環蘭陔歲晚雖堪采桂
窻春深正好攀決取榮科歸舊里板輿迎侍且
承顏

送郭方叔南充簿

六月東山道炎風滿去鞍譙周之舊里仇覽此
初官簿領無煩垂圖書好燕安清朝名路闢慎

勿學長歎

送張郭二秀才赴舉

二子共齋刀翻翻去意豪
質才皆為選入守定
雙高上道梅薰袖還家
草映袍須知本鴻鶴終
不在蓬蒿

謝人寄柔頂新茶

蜀土茶稱盛蒙山味獨珍
靈根託高頂勝地發
先春幾樹初驚暖葦籃競
摘新蒼條尋暗粒紫
萼落輕鱗的嶸香瓊碎
藍纂綠蠶勻慢烘防熾
炭重爇敵輕塵無錫泉來
蜀乾峭蓋自秦十分
調雪粉一啜嚙雲津沃睡
迷無鬼清吟健有神
冰霜疑入骨羽翼要騰身
磊磊真賢宰堂堂作
主人玉川喉吻澁莫惜奇
來頻

謝許判官惠茶園茶詩

成圖畫茶器擘幅寫茶詩
會說工全妙深語句
特奇盡將為送贈留與作
閒資便覺新來癖潭
如陸季疵

甫後看山因憶黃世南先生詩以相招

新霜夜落羣猶鳴羣風刮天為早晴
南山向曉盡張列頽嶺斷壑當空橫
開軒一見喜無量走上高閣隴飛
覺層欄倚遍不能下狀貌秀活圍
雙睛奔騰遠近若波浪愛極撥去中
間行此時只恨少佳客相共呼笑誇
崢嶸我思黃子者奇士趣向起越
無俗情手提詩筆若椽大到處詠
物物有名我今此縣頗幽僻復在歲
杪天氣清溪中魚蟹易尋堯林下梨
栗新收盛子如訪我住旬浹此品可
備盛與觥遂馳僕馬去邀子願子為
我聊出城私心不獨從見子亦願播
此山之聲子如不見不為詠可惜此
山處此生

送楊議卿赴舉

寒日照殘樹新霜結衰草有客奉
高薦策馬奔遠道聲名近轉大文字
素已好壯歲雖可恃榮科亦宜早勉
自報春暉高堂親髮老

和楊仲軻春難度三首

春難度紅梢稍草縷纒朝披煙暮
結雨勸君飲酒莫用訴春難度

其二

春難度歌滿闌酒萬舉喉欲破腸欲腐風光滿
天已暮春難度

其三

春難度池浮花堵擁絮枕書睡樹陰午日長幾
何萬尺許春難度

和何靖山人海棠

爲愛香苞照地紅倚欄終日對芳叢夜深忽憶
高枝好把酒更來明月中

訪李象山人隱居

多暇無所適故來幸隱君寒開墜屋樹觸散擁
門雲狀貌不妨古言談何太文今人重高趣歸
去每斜曛

冬晚書事

倚杖立亭臯寒威向曉蒙雪乾山色老風烈樹
聲高殘日千鴉舞孤雲一鴈號自然成感物不
覺首重搔

晚次江上

宛轉下江岸霜風繞人衣翩翩渚鴻雁冉冉林
鴉歸前壑已重露遠峯猶落暉孤舟欲何處劃
浪去如飛

十月梅花

十月東墻隈英英見早梅應從九地底先領一
陽來紫膜紛紛脫黃膚迤邐開得風潭自變與
雪欲成堆細葦輕檀口濃粧膩粉腮月娥身解
寫青女手能裁冷豔浮冰沼清香落玉杯只憂
融孔酪不惜露瓊瑰避妬情堪重禁寒術可猜
有誰憐寂寞盡日獨徘徊共語誠無計將題耻
不才東隣夜夜客莫放笛聲哀

吉祥院

欹危一逕通下馬轉深叢便是塵寰外可憐煙
塢中修篁寒滴雨老柏靜吟風日暮庭前樹歸
鷗自遶空

書鶴鳴化壁

晚氣陰陰別作寒夕陽林下動歸鞍忽然人報
後山雪更上上清宮上看

題鶴鳴化上清宮

秘宇壓屏頰飛梯上屈盤清流抱山合喬樹來
雲寒地古芝萸折岩秋石乳乾颺輪遊底處空
自立層壇

寄題何靖山人隱居

門外鋪寒水墻頭立好山先生忘勢利高隱寄
中間昂鶯應同樂煙雲已共閑幾時能少暇携
酒到松關

寄榜嚴大師

錦官城裏寺一室若雲峯水縮秋吟鼎霜低夜
講松住齋塵入鉢出定蘚生筇曾聽三摩養若
常夢曉鐘

梅山閣

一問此孤高蒼蒼欲上摩有時臨繚緲盡日對
嗟峨絕底秋陰重危層晚照多無由從隱者空
自愧雲蘿

杳杳堂

杳杳堂何者余常此養愚放身依曲几忘慮若

枯株莊老題書冊喬松列畫圖客來休見問非
爾識于予

安仁道中早行

行馬江頭未曉時好風無限滿輕衣寒蟬噪月
成番起野鴨驚沙作隊飛揭揭酒旗當岸立翻
翻魚艇隔灣歸此間物象皆新得須信詩情不
可違

竹閣

回廡抱曾閣蕭然深且虛畫欄憑曲曲高竹愛
踈踈塵滓外不到衣襟清有餘毋來聊自適幽
意滿琴書

尋春

馬行如疾輪十里去尋春益益日光麗鮮鮮雲
色新樓臺出花木道路夾松筠欲買前村酒陶
然作醉人

大博孫公遊火井因寄

七盤雲道與雲浮下見高林壓縣樓覽景真能
陪後乘臨風空自憶前遊已聞去日謀詩席更

羨歸時就釣舟好句定知酬不得盡將奇詭入
冥搜

野居

林下覽清曠此懷殊不羈散行輕憤便獨酌小
甌宜自可追三樂何須作五噫世情歌笑外紛
擾竟何為

面川亭

幽亭最孤絕直入亂叢間近晚獨來此有誰相
與閑卷簾過大野臨檻數前山便欲教携酒陶
然踏月還

南亭

晚衙初散吏人歸獨立南亭着道衣淺酒小詩
聊自樂此心渾欲外輕肥

北郭

繞樹垂蘿蔭曲堤暖煙深處亂禽啼何人來此
共携酒可惜拒霜花一露

讀史

不得焚陽遂失秦始知成敗盡由人可憐一擲

贏天下只使黃金四萬斤

夜學

已叨名第雖堪放未到根原豈敢休文字一牀
燈一盞只應前世是深擘

畫眉禽

盡日閑窓生好風一聲初聽下高籠公庭事簡
人皆散如在千畝萬壑中

鷓鴣

濃染羽毛深畫眉曉來風日正晴時只應自道
新聲好啼遍後園花萬枝

佛頭山地名也此中
山水絕佳

公暇常來此處遊碧波蒼巖解相留翾然又向
城中去回顧溪山只自羞

丹淵集卷八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九

宋 蜀 文 同與可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奉

吳 吳一標建先

詩三十五首

和子平弔猿

去年汶山花平僧求得匡猿遠相寄來時野性
已馴熟越捷輕便殊可惠呼來遣去會人語一
成已絕歸山意置之眼前看不足解去條索令
自恣月明木杪倚風嘯天暖花陰向陽騰兒童
圍繞賓客惜倒挂橫跳街嬉戲秦夫每日費提
舉未始時節虧飲餉前時忽來報之病抱立塔
前自臨視與之柿栗不肯顧局脚埋頭交兩臂
毛焦色暗肉拳縮手覺精神變憔悴尋常忽然
遇小疾不過蜘蛛噉三四咽喉才下即無恙何
此不効况頻餌今朝霜風冷入骨早遣之問云
已驚人情不免為傷但退自憐恨中且愧重緇

複袖本其樂大薄長林遠爾志苦將韞鎖強雄

擊不究天年良有自遣人包裏瘞深僻不使筋

骸屬螻蟻西隣子平最好事聞之搏髀歎無已

再三慘怛來訪問歸作長篇踰百字其詞讀之

甚悽愴亦謂一鬱歎其死復推物理重相慰乘

有散無皆備爾把之度下讀復讀仰望高林一

歎歎

和子平悼馬

生來未嘗畜良馬近得此駒誠可嘉骨節權奇
毛肉好此種無乃真渥洼徒蹄駸駸穩而疾歷
目一過如飛霞自歸官下少出入惟是舞栗意
轉加前時相期好天色往逐百里馳平沙誰謂
兵奴腕其足針烙慰裏成癢痂立多氣素憤入
肺雙廉攢縮兩鼻呀庸工課藥父不効倒死壓
下髮影影敵帷一區瘞以贈惜爾命薄如萎花
子平平時最愛爾對容滿坐常洪誇今朝見爾
忽斃蹄重以好詩形歎嗟嗟余逐貧官職小此
馬豈合居余家從今但只跨款段壞轡致鞍仍

短編

冷辨

海南有陶器質狀矮而精云初日多就鍛鍊不以水壺醜突兀酒纏肥磔河山壘頸微腫石罅足已跛圓如鴉夷形大比康瓠類華元腹且贖王莽口何哆蕃胡入中國萬里隨大舸携之五羊巾匱費包裹侏儻講其効瀉辯若災輒課以沸泉沃水雪變立可灸敲瘡中渴其用豈么麼君几幾錢得不惜持遺我曾將對佳客屢試輒亦果勿云遠且陋幸可置之左

中秋夜試院寄子平

憶初我來時夜色如墨障心常念明月幾日西南上松梢倚樓角一袂偃相向漸見輪中物依稀吐形狀今宵東嶺外灑灑金波漲人間重此夕一歲號佳賞而我督秋試鏤宿密如藏細務紛滿前約束甚艱鞅無由奉朋侶徹曉坐清曠之人富才華筆力越且壯誰陪把鑰酒露下與酬唱南牆咫尺地使我起遐想人生此良會可

惜已虛放獨立中夜歸僂首入書幌

贈城南觀音院卷主廣師

薄領日嬰薄紛然汨幽襟駕言出城南聊欲清此心平岡見淨刹石逕鬱以深中有苦空人峭徙奇骨森十年一卷下形迹了莫尋兀如擁敗褐口吐泉妙音時下寂照堂聲絕響亦沈默矣蓋自得其誰知少林

送韓震都官監涇州酒韓近悼亡

士師每失官未始有憂愠園吏既衰婦何嘗復嗟憤二子道義勝一與天理順之人乃其徒心迹兩相近區區赴窮塞而使賣官醞胷中浩然者俗口不得問好軍此開府遇士以恩信若訪禦戎策請爲講三陣時仲業帥涇

成都楊氏江亭

汀州煙雨卷輕霏遙望軒窓隱翠園萬嶺西來供曉色一江南下裁晴暉鳧鷖慣入闌干宿魚蟹長隨舴艋歸我亦舊多滄海思幾時如此得苔磯

漢州王氏林亭

短竹疎籬入野局，竹烟松露滿襟清。奔湍激險飛寒響，弱蔓穿深挂晚英。惜去更觀曾畫壁，記來重注舊題名。門前便是紅塵道，誰肯同過洗俗緣。

春雪呈知府龍圖

臙麗玉魄沉霄彩，軟瑤花破曉陰。和氣所蒸緣吳政，豐年之兆慰羣心。畫樓卷白軟聲冷，澄遊騎障泥。樂意深太守，安閑民訟息。錦城無限好園林。

同蘇秘丞子平登延輝亭

城端有亭餘故基，吏曰舊榜題延輝。行穿蒙籠倚孤碑，霜風飄蕭吹我衣。高林蒲郊目四圍，雲起日落晴烟飛。感今念往聊久之，埤垓昏黑蒼鷄歸。

金桃

兩染烟蒸萬寶丹，珠爲骨菊爲衣客。疑麗水新淘，得人向瑤池。舊帶歸只恐壓枝星欲落，最

伶和菜露初晞，銀瓜玉李君休並。此品仙家亦自稀。

房公湖

一項清波四面平，宛然唐相舊經營。管高秋林木，形容老落日樓臺。綠繪明有景可尋，蘭櫂遠無幽不入。竹橋積二年所得官，居樂肯厭頻來緩帶行。

錦雞

高原濯濯美春暉，金碧冠纓綠繪衣。石溜瀉煙晴自照，巖枝橫月夜相依。有時教半盤跚舞，忽地鉤輪格磔飛。寄語人間用繒繳，瑤臺尋鳳好同歸。

竹樓

秀幹扶疎綠檻新，琅玕一束淨無塵。重苞吐實黃金穗，密葉圍條碧玉輪。凌犯雪霜持節節，遮藏烟雨長輕筠。此名未入華林記，誰念西南寂寞春。

無爲山寺

一組危磴遠崢嶸上徹幽深入化城烟外川原
誰續畫雲中樓閣自陰晴老僧高論都無著古
佛真身死若生開道重持新况水願傾涓滴酒
塵纓

劍州東園

翠峰高擁碧峰岫亭宇清華氣象新兩岸烟雲
先向日一林花木暗藏春溪明夜閣軒窓月風
斷晴橋并邑塵好酒蒲樽詩滿軸主人曾不倦
行人

運判南園瞻民間

青都高與紫霄通獨此危欄望不窮萬嶺過雲
秋色裏一峰擎雪夕陽中欄檻曉落天蒼月隱
戶晴吹石關風民吏安閑財賦足管絃時復在
層空

讀淵明集

吏人已散門闌靜公事才休耳目清懸下好風
無俗客案頭遺集有先生意章簡要惟華袞滋
味醇醲是大美也待將身學歸去聖時爭奈正

升平

張次公大博歸閣中

制詔頻來試玉京清途猶自滯憂美策高三道
竟何用恩拜二親方爾榮祿既襟懷終曠達儀
秦才術本縱橫閭中勝事知無限且向城南矚
慢行

寄成都監庫石屯田遠叔

一年同住夾城中小圃高齋幸見容吟盡物題
春唱和講窮人事夜過從尋芳待去門前約訪
古邈回道上逢別後西樓不堪倚蒲川林木暮
雲重

宿隆平精舍

萬木羅青蓋雙峰散翠屏風埃愁客路鐘鼓喜
禪肩下馬穿窰密隨僧入杳冥俗襟如見濯試
爲瀉銅餅

弭蓋亭

弭蓋長亭下軒窓慰客心田廛交遠日水棚瀉
清襟北道雲千里西山雪萬尋塵衣無奈拂去

騎復駸駸

什加道中

驅馬下遙川，殘陽促晚鞭。高林夾廣道，亂木入平田。村落暗如畫，桑林晝起烟。飛鴻正南下，歸意滿雲邊。

夜思寄蘇子平秘丞

亂竹敲風遠，高松過雨涼。檢書防落燼，下幕恐遺香。好月娟娟上，輕雲冉冉長。端令阻佳客，不得共清觴。

西湖

丞相淹回地，光容清落暉。池塘存舊夢，城郭歎前非。煙靄陰晴出，鳧鷖遠近歸。松風殊有意，猶欲下金徽。

猿

岷嶺高無敵，來從第幾層。攀緣殊不倦，趨捷爾誠能。晚嘯思危石，晴懸憶古藤。王孫非汝類，只可以文憎。

幽沼

促促開幽沼，涓涓引細渠。無由安鳥嶼，才可活龜魚。秀芹新宜食，圓荷淨好書。時來坐高柳，濯足陸扶疎。

步月

掩卷下中庭，月色浩如水。秋氣涼滿襟，松陰密鋪地。百蟲催夜去，一鴈領寒起。靜念忘世紛，誰同此佳味。

中秋對月懷寄鳳凰山鄧道人

有客千巖萬壑中，綠毛丹臉紫方瞳。不知今夜西樓月，幾處飛山下碧空。

秋日晚晴呈同院

秋風浙浙吹碧虛，白雲鱗鱗如臥魚。君今夜賞明月與來，誰欲騎蟾蜍。

戲呈鳳凰長老用師

七十頭陀會語言，古根流利口圓珊。羅浮居士最難奈，穩把無絃琴與彈。

郡學鎮宿

長相高栴蔭廣庭，夜涼人靜夢魂清。不知山月

幾時落每到曉鐘聞雨聲

子平某負茶墨小章符之

睡憶建茶斟欲澆盡思充墨潑淋漓可伶二物

俱無有記得南堂某勝時

長安李晦叔醉老菴

醉老名菴晦叔為菴中長是醉淋漓扶頭未得

日過千門外萬端俱不知

和邵興宗某聲

二客與其酬寒聲滿側愀急因隨行發斷為見

避休花下鶯鷺翼林間鶴轉頭丁丁竹樓下不

獨在黃州

丹淵集卷九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十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恩務滋同恭

吳 吳一標建先

詩二十三首

續青城山四詠

昭慶觀

琳崖盤玉霄彩翠接步武靈霞不可盡泉石固

難諳神幢逾百尋帝轍歷萬古靈瀑誰與窮長

飛六時雨

天倉山威儀觀

群峯削瓊垂老薜林古綠應朝大嚼去藉勿儼

相逐珠宮秘仙仗錦笈藏寶錄上帝此為倉其

田堪種玉

飛赴寺

平林露層巖上獨置孤寺群仙馭飛駕往往赴

於此風高幡影亂日落鐘聲起誰可謂詩豪與

來吟萬紙

香積寺

道險轉詰曲山深愈噴訖行松耳目清入竹禱
袖寒殿閣紅芙蓉崑崙碧琅玕高僧把金字擁
衲對雲看

夏秀才江居五題

枕流亭

愛此煙景佳開軒故臨水晴暉照寒浪飛影動
聽紙荷權見魚游卷簾知爲起惟悴笑湘素區
區詠蘭芷

闌碧亭

雨餘山景鮮風定水尤好晴陽破宿霧秀色濕
可掃平時一樽酒野客共傾倒朝暮山水周年
華不知老

天隱洞

層崖削青瑤誰昔此鑄鑊潭潭闕孤洞中可百
人受噴噴列岫繞洶湧大江湫虞卿方著書入
此幾年就

直鈎磯

盡知人鈎曲獨見君鈎直年年此磯上萬壘無
一得持竿只自苦吞餌何嘗識試劫人所爲君
魚不勝食

醉經卷

垂茅緯爲庵有類穹廡形之人伏其中日醉乎
群經世俗安爾知但謂長不醒守此語一蒙渠
非彼劇伶

奇題杭州通判胡學士官居詩四首

鳳味堂太史書言宿居在鳳凰山下此

山真如鳳有兩翅翅上各建一塔而鳳

背正落所居池上舊有一堂在山欲落

處近葺之謂之鳳味堂因而求詩四首

詩賦今易以胡棟堂堂
祠未解故蘇易洪漢堂

胡侯外補來錢塘所居之山名鳳凰不知元本

發何處地頭魚尾盤高岡婆娑欲下大江飲萬

里一息頭低昂誰將屠蘇坐兩翅直使帖地不

得翹前人眼俗不知願會有賢者來形相怜汝

因欲共汝語故近汝珠營斯堂起居飲食不離
上外孰有耳聽琅琅應云汝德未衰在日暮可
起鳴朝陽

燕玉齋又言山上草中多椎石近取得

百餘株於東齋累一山激水其間謂之
燕玉齋

石林

森崖隅激水注射成飛渠寒音琤然

落環瓊爽氣飄爾生庭除主人清標自可敵底
處勝槩爲能如想君不欲時暫去其餘滿案堆
文書

方庵又言堂後有屋正方謂之方庵同

按釋名庵園屋也

衆人庵盡園君庵獨云方君雖樂其中無乃太
異常勸君利其角使稱者月林自然制度穩名
號亦可詳東西南北不足辨左右前後誰能防
願君見聽便如此鼠蟻四面人恐傷

月崑齋又言累石爲山上有一峯穿窅

如月謂之月崑齋

詩中子平
卿子隱也

月爲太陰精石亦月之類月常寄孕於石中事
理如此何足異天地始分判日月各一物既名
物乃入形器安有形器不消沒况此日與月晚
夜東西走珠流壁轉無暫停豈與天地同長久
其爲勞苦世共知惟是月有生時既然後常
換新者人但不見神所爲日須天上生月必地
中產君不見甯州朱陽縣之山谷間纔成未就
知何限石有不才者往往其卵爛靈媿棄豈不
復借任人取去爲珍玩佳者留之待天取藏滿
庫棧千萬許彥瞻博物天下稱更無定不以予
之說爲褻語予恐世人不知萬丘崑洞中有
八萬二千修月戶其所食盡玉屑昔有王生
見之滿篋提斤斧應是當年靈鷲山直自天竺
飛落西湖前其上有石姪月月已滿此人竭來
就彼剝歸上天所以此石折斷不復合至今
神胞所附之處其痕圓拋擲道傍凡幾歲風剝
雨淋塵土穢子平一見初動心蓋致東齊自摩
洗更選他山相擁列就中獨爾一峯最奇絕每

至瑤晚流光下照時玉柱橫秋無少缺子平謂
我同所嗜萬里書之特相奇邀我爲詩我豈能
窓前累日臨空紙遙想崑前竇穴通玉蟾從此
去無蹤諸君爲我細書字側名爲月母峯

寄貞文饒屯田

英英文饒江漢士何者天教養眸子用心專一
性轉明無所不知餘兩耳能爲樂府勝張籍暗
誦史書過社頭弃官新自荆渚歸萬里逆風衝
吹水我找全家載巨扁坐臥吟詩滿千紙自言
從此生事足可了芋粟及麻杲數椽舊屋葺風
雨一榻蕭然容隱几丘明國語浩如雲子夏門
人紛若蟻向人問口誇舌在道義文章吾豈已
自知俗事無所親便落愛晴君亦喜

奉送少訥還青神

濕雲堆空浪滂雨日與三唱氣相軋春陽沈伏
不得動萬木屈葉草藏苗叢岡復嶺誰敢度且
暮寒鷄叫泥滑少訥胡爲犯此苦特念我困來
省察延之累日對佳話如侍大麥聽控揭彥瞻

弟兄別已久使我心胸昏莫測天將少訥愈我
病次第爲取膝茅拔長編巨軸寫治亂筆墨揮
灑何橫猶詞章直如子長健辯論不比仲連點
我慙無琴類師曠鶴談術珠投二八酌泉煮鍊
共家饌敢用俗禮養奇癖少訥忽爾道其去歸
鞅在途不可據此曠作惡定數日憤憤已覺漸
磨戾欲留少訥意無盡更爲送迤邐西轡

送無演歸成都

曾讀梁萬輔教編浮屠氏有不可忽後於京師
議懷建彼上人者尤奇爾余嘗從容問其友璉
復爲余道居訥是三大士才過人所書豈肯吾
儒屈文章汪洋道義富不止區區事其佛余患
此等更誰似蜀有人焉頗超越成都敘行字無
演所謂萬星中一月想萬變訥見須避不爾往
往被呵咄通禪曉律兩無碍前會定預者聞烟
群經列史固汗漫獨泛其深仍出沒外之所精
者畫盡不問不語常若吃計其夏臘殊未幾在
大衆中誠窳兀余守陵陽至窮陋雨漫一春泥

汨汨笑碾碾磴磴道嶮行客款獻上皆學無演
 衝冒獨不顧來款余門手持謁呼之使前見已
 喜相負圓滿藏神骨退之送澄觀詩有生清譚
 坐又愈飄灑頓遺塵襟落如拂新詩古文覽嘉
 賦氣格俊捷凌霜鶴觀其袞袞出論議收欵便
 可與眷勿試將邀之使從仕笑指此頂安更髮
 日招與語自無厭何乃告去苦倉卒西城曉日
 照高嶺倒搭乾陀入深樾師歸常宜見嘉祐此
 老心中已無物好音相與頻寄惠余在空山正
 伊鬱

閻君見示岷山賦因為小詩謝之

大岷西南鎮崑崙天下秀厥初造此者以作神
 仙圃相如子雲沒李杜繼其後欲賦俱未敢於
 詞任輕構閻君通方士才力誰可闢驪珠入徒
 筆萬狀無一漏發駁語趨勁駿馬雜馳驟太華
 揚已拙天台孫亦謬示余讀數過驚聲肩縮版
 勉為成短章聊酬君意厚

閻生諫書旋

茫茫誦靈文誰為扶久誓不能辨三一豈復更
 知五方迷得真指忽悟有奇觀自此日相親赤
 龍交黑虎

送范堯夫

還還走閭巷都人起中宵相擁候府門惟恐失
 此朝盡言來送公車馬城北橋橋邊脂轄亭大
 尹此相邀歌管盛宴集簪裾合群僚四座酒旣
 行相顧魂已銷亭前有楊柳秋風城長條折以
 持贈公莫賦霜葉凋節物雖謂晚比春情更饒
 遽起勸公飲雙呼金翠翹豈徒要公醉恐公遽
 乘輅借問何爾為重公若瓊瑤美質未省變與
 人存久要旣莫不可留征衫遂飄飄鳴騶過丹
 還群阘闞如明威公來二年免我於無聊今公
 舍我去何由借諸朝願君富且貴壽命等松喬
 直似先令公魏魏佐唐堯滄浪逐公行不憚公
 更遷公誠上下通和如秦笙蕭所以得如此人
 情不相遠嗟同縲與公一時赴弓招于今二十
 年不見有所超前日荷君相與印垂之腰使歸

守山郡藏伏其寂寥聞公將治行乃心日夜搖
恨不能送公俛首頹酸瘠徒爲送公詩有如草
蟲喫強勉駕之去憂來立危蕉

推官惠李庶子鄂州篆字

天下有奇篆陽水書鄂州異獸牙五口狂咬掉
三頭磔硤玻璃盜詰屈晴胡鈎愧無希世寶何
以爲子嗣

和提刑度支王店鷄詩

王店有鄧吏養鷄殊可笑昂然處高襟不肯以
時詔官有宿此者西征待初曉鷄竟不一鳴問
吏吏已告云此寂荒絕左右悉蓬麥狐狸占爲
宅恣橫不可道前此三四鷄一一遭其暴尋聲
卽知處盡獲爪牙禍自後始得此其若有人教
東方或未明群鷄尚騰越此鷄但鉗結直伺太
陽權雖然謂失旦似得保身要官曰此何用不
然則宜糶不見不鳴屬先死蓋自召天下已明
白豈假更宜關徒爾費稻梁曾莫知所報吏云
官言是且願勿嘲誚知是本在人此物何足校

送李道士

先生若孤雲兩在陸山見清標瘦彌聳秀骨老
愈健高談吐深詣大句寫精鍊忽起憶鷄池密
飛石泉澗

送韓山人

昌黎山人抱藜杖三度訪我於三隅端然入座
更誰顧談辯寥寥如流珠靈丹管疑日月內至
寶自產乾坤爐要行撒起不可逐安得雙馬爲
飛兒

丹淵集卷十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十一

宋 蜀文同與可撰

明 吳毛晉子晉

蜀 李應冠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詩五十四首

二年陵陽不見中秋月

陵陽記山中陰晦日夕發晴光尚希見况復求
夜月二年逢中秋曾不識皎潔煙雲爾何事常
此作蓬勃纔今薄中明已遣濃處沒群邪利幽
暗左右覺窓窻清光若蒙蔽誰為我磨拂庭下
倚高株露華霑鬢髮

夜聲

秋風動衰草撼撼響夜月其下有鳴蛩到曉啼
不歇乃知揮洛時衆竊自感發安得苦吟人不
能為一快

送棋僧惟照

學成九章關方訣誦得一行乘除詩自然天性

曉絕藝可敵國手應吾師
愚前橫檮擁爐處門外大雪壓屋時
獨歎舊局辨錯者冷笑古人心

許誰

送喻介夫

介夫陵陽奇男子節義素為人所談
身長七尺氣萬丈自謂流落誰能去
將藁學中新格坐柳高第如手探
明年西歸有光耀且請為我來
山南

飛泉山寺

東城兀高峰爽氣浮翠微霞光射巖壁
中有寒泉飛上方金僊家煌煌啓雙扉
欄干出雲表目可了四圍我來久
不下幢影後斜暉風吹月中桂
花香滿人衣遠渚鳧鴈落前嶺
牛羊歸尚此懸幽勝不能手聊揮

山雨

山雨灑春城淅淅聲頗急
應下讀書人橫榻揭陰濕
高鶻餓獨叫遠燕寒雙入
南園有桃李盡抱群荷泣

送辛太素山人

山人高迹若孤雲，聊問太虛求所止。昨因隨風起西北，翩然遠隨三隅裏。攬之不住，督爾去驂。息誰知幾千里，東遊必定遇滄溟。請問無為寂深旨。

送龐中秀才

曼倩學精知蜥蜴，公明術妙識蜘蛛。叩復有龐成叔萬事先將入封圖。

遣興効樂天

君莫學楊虞卿奉李宗，閑宗閑權勢豈能久。君莫學劉栖楚附李逢吉，逢吉祿位寧長守。雖然一時身暫好，其奈千古名常醜。丈夫讀書要知道，所信不篤被其誘。大張富貴作羅網，愚者紛紛以身就。左纏右繞不可脫，誅竄還當逐其後。君不見虞卿須遇李，固言君不見栖楚終遭韋。處厚一朝摧折靈氣盡，龍如蛇今虎如狗。勸君聖賢術內好潛心，勸君邪佞黨中休入手。豈不知滄州處士田，佐時與與美官嫌不受。

遣興三首

惻惻抱伊鬱，試此昏憊堯。陰風吹繁雲，黯黯蒙泰霄。閭河渺無際，飾物何蕭蕭。過馬安所之，驚哀詭沈寥。幽懷濟如失，隨此群草凋。嗟予生胡爲，迹玷明盛朝。服職詎云補，赧然綴群寮。感此四序遷，一昏復一朝。寒霜入兩鬢，漸積不肯消。良辰乖所遇，慨嘆心魂飄。賤粟迂且介，於特信無庸。欲適聞所之，此道當何從。富貴諒非有，僻陋知可容。豈不媿，此釜與鍾昨歸得此州。滿眼皆亂峯，事物固瑣碎。敢茲任頌，濟報國。祇自明，惟神諫其胸。

其二

少小事編簡，淵源極沿洞。不自測其深，津涯信悠哉。既長務修省，日以德義培。一匱敢中晝，期之至。崔嵬振纓，任明庭。鴛鴦忝遊陪，寒修無嗣者。誰可吾與媒，吐豔落晚春。焉然抱枯笈，因人寔自耻。寂寞余敢哀，何當倩冷泉。襟裾濯氛埃，故山有松菊，待賦歸去來。

其三

連陰不肯解山靈嘗罷霏積潤日已滋厭泥活
人衣展轉厭早起隔窓問晴暉幸聞太陽出身
體輕欲飛

中秋夜坐遣興

素紈不搖風滿襟露氣中夜寒相侵亭懷浩然
杳莫寄伴月直到青天心

臨闌閣

絕壑迎朱檻高林拂畫楹卷簾千嶂遠入座一
川平峴綵綠雲斷霞光射水明不須誇晴望爲

語謝宣城

野迳

山園饒秋色林亭近晚晴禽鳴依月令藥草帶
人名排石鋪衣坐看雲緩帶行官閑惟此樂與
世欲無管

寒蛩

山月滿地流金波寒蛩向秋鳴更多大都時節
使如此止爾不得將奈何

辛亥孟秋戊子有虹下天繞飛泉山入

東谷飲古井良久去作大雨咄之以詩

長虹落天被萬丈裁群嶺蟾身下深谷類首飲
古井居人莫之指况復敢引領愴然纔空去雲

霧熨俄頃乾坤爲之黑噴雨極暴猛崩流匯瀾
瀾巨漲沒四境民田一漂蕩多稼不可省此物

蓋蟲類聞亦具頭頭淫淫之所生詩傳載爲青
朝西暮東出輒與日對影天何此凶孽得使乘

時逞高風掃寥廓一掃昏穢淨煌煌太陽起隔
穴被光景群陰逐海內此物應遠屏

寄何首烏先與友人

此草有奇効嘗聞於習之陵陽亦舊產其地尤
所宜翠蔓走晶壁芳叢蔚蔘差下有根如拳赤
白相雄雌斷之高秋後氣味乃不虧斷以苦竹
刀蒸曝凡九爲夾羅下香屑石室相和治入日
杵萬過盈盞走蠱繁日進豈厭屢初若無所滋
漸久覺膚革鮮潤如凝脂既已鬢髮換白者無
一絲耳目固聰明步履欲走馳十年親友別忽

見皆生疑問胡得爾術容貌曾莫衰爲之講靈
苗不爲世俗知蓋以多見賤蓬藿同一虧君如
聽予服此語不敢欺勿信柳子厚但誇仙靈脾
霜栢亭試墨

山風吹早晴秋服覺微涼煙雲有佳尚竹石得
幽遠爾應覆舊扇脫閑試新品幾欲賦郊居奇
詞未如沈

閻史感事

世間諸味已全疎惟愛縑緗似靈魚名霸者來
爲御史姓關人去作尚書晉師黑黑曾何害楚
客昂昂只自如安得漢陰歸抱甕滿園青甲灌
新蔬

富春山人爲予道其所獲石於江中者
狀甚怪偉欲予作詩言若可得持歸刻
其上當相與傳無窮余夜坐平雲閣是
時山月清霽啼蟲正苦余因此景物索
筆視爲山人賦之

奇磴噴噴倚秋江俗眼過幾多所忽風霜銀鍊

愈堅重怒浪噴激不可洩富春山人好尚古見
此便以作吾物鐫鏡牽挽置庭下犀角鯨牙蛟
蜃骨精金疑滑露筋脊老玉礫研開窟窟狂填
奔擊勢天矯猛兇搏王氣逢勃山人誇我謂如
此欲我詩之懸拙訥何當走到山人家撫月摩
經觀突兀

平雲閣偶作

陵陽郡事全稀少嬾守長贏半日閑晚後須來
上高閣就中無厭是雲山

聞陳山人定命丹成試以詩乞

水火相交養大還已聞神汞滿爐乾
尋常得取服靈丹二萬丸

厭蟲

月出松塢明露下蓮塘清今宵好風色獨逸林
下行百蟲爾胡爲噴噴饒秋聲求靜不能得我
詩何由成

新晴山月

高松漏疎月落影如畫地徘徊愛其下及久不

能寐依風池荷卷病兩山果慙誰伴予苦吟滿
林啼絡緯

送堯夫二章

有志深沈定無心出處同廟堂應為國臺省復
還公肖似家聲重端方士論雄上如留左右風
采壯朝中

其二

欲與民為利先求正所妨紛更初下議旁午遂
文章不爾毛安傳其如體自傷西南餘燄在歸
為對明光

秋日田家

洶漉溝源築野塘滿坡煙草臥牛羊今年且喜
輪官辦豆夾黍多粟穗長

二色芙蓉巴下五首和
吳遠羅韻

蜀國芙蓉名二色重陽前後始盈枝畫調粉筆
分粧處繡引紅針間刺時落晚自憐窺露酒恐
寒誰念倚羅羅主人日有西園客得爾方於勸
酒宜

洗竹

斤斧從來到此稀為擦疎密澁薄離已繁不用
饒新笋縱礙何妨惜舊枝風外清音聞曲月
中寒影下方池想公日在琅玕選正是棠陰訟
少時琅玕選在西

明堂肆赦不得預觀感而成詩

季秋陽館事嚴裡能寒洪惟上至仁游廟衣冠
參帝坐侍祠簪佩儼星辰歡聲被寓和於律協
氣流天請若春即見陪鑿千萬祀豈長如此在
遐垠

經史閣

自持金節此為州小善何嘗不見收更起屢譴
連石室盛藏縑帙擬蓬丘師延舊德皆高誼士
集他邦盡久留富念河南攜儒意莫教弦誦火
時休

有懷致政景仁侍郎

一生名籍占風流為識莊環可自由几杖未銷
客早退廟堂將近肯中休有人把酒思高節何

處揮毫詠素秋故國岷峩最佳絕幾時歸伴赤
松游

吳公惠酒因謝

山城物色正嚴冬梅放長梢露小紅破萼未添
聊敵雪收香不齊任隨風儘教插滿金釵上休
管吹殘玉笛中須至開筵召佳客爲公連夜賞
鄂筒

登陵陽雲山閣寄上吳尹

雲山高閣倚危墻晚意無窮在渺茫極望不知
雲幾許滿空惟見馬交相與誰把酒邀明月獨
自吟詩到夕陽因念平臺有佳興柳生枚叟奉
樂王

和寄白聖均

年來雙鬢已絲絲頭角但摧羽翼垂無命不窮
常自笑有謀皆拙敢求知榮途謾說居三館僻
郡還甘守一麾賴是山城好風物不能逢子共
吟詩

和提刑郎中閱兵之什

曉營金革列周遭大纛長牙摧張高虎豹用韜
傳妙略龍蛇供陣後群豪言初掃處如蕭續思
盡均時若楚醪敢謂施行勇諸盜亡之緩比一
牛毛

晚坐山亭口占

嶺上生來月似磨岳前斷去雲如削遙聞得吏
叩高林應是雷公催采藥

送王驛叔

豈無舊德爲清望亦有疆親在要流班簿至今
纔博士郡書猶自許諸侯貧甘遠宦水盈腹老
憶高堂雪滿頭不待交期便求去越歸春園奉
蘭羞

重送

一生自守至如此惟道外皆非所親顧已通寒
盡有命是身可忍求因人

又六言

鷺尾歸艍正穩鴨頭春水方深不得同推楚棹
與君齊到山陰

登山亭

登臨平楚外，徙倚夕陽間。歸鳥亂飛葉，暮雲凝
遠山。行知筋力倦，愁欲鬢毛斑。坐久成搔首，疎
慵好強顏。

文領相仍意，感煩濁聊携。野策獨訪山，
困因親霜栢亭殘。梅憶公向時有詩酒
之惠，感物成詩。繕寫拜呈，知府龍圖諒
議吳公。

昨日梅開飲，公酒今朝梅謝念。公詩眼前光景
急知水案上簿書琴若絲。且試輟忙來此地，可
憐道恨滿殘枝。西園想已成青實，敢問調羹去
幾時。

依韻和張推官元夕

山郡上元榮樂事，大開金地作遊揚。煙雲向曉
誰教香燈燭，乘春自有香紫陌。焚煌隨步遠綵
棚，佳麗開眉長。遊人真惜酬高直，買取銀鑲一
寸光。

小閣戲書

閑揭新刊集，時裝舊管香。還如到茂灌，無物在
牀旁。

伐枯株

層崖垂空石壁，年上有大木百丈高。古荔全身
裹鐵甲，頑蔓滿腹鋪金毛。空根老蟠露擁腰，曲
枿椎鶴爭呼嗥。一朝壯士揮巨斧，無限隨死蓬
廬蒿。

可笑口號七章

可笑庭前小兒女，栽盆貯水種浮萍。不知何處
聞人說一夜一根生七莖。

其二

可笑陵陽太守家，閉無一事只栽花。已開漸落
并纔發，長作亭中五色霞。

其三

可笑此公何太惑，讀書寫字到三更。也知學得
終無用，自肯辛勤比後生。

其四

可笑生平事，迂闊向人。不肯強云云，到頭官職

難遷轉一似城南蕭次君

其五

可笑爲官太微幸，羨愚藏拙在深山。君看處置
繁難者，日夜經營心不開。

其六

可笑兒孫亦蒲眼，明朝庭下立參差。謂言飽讀
詩書去，憔悴如翁亦好爲。

其七

可笑山州爲刺史，寂寥都不似川城。若無書籍
無圖畫，便不教人白髮生。

近日

近日簿書全簡少，吏人惟趁兩衙休。歸來便只
尋冠屨，遠過林亭山上頭。

丹淵集卷十一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十二

蜀文同與可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 同泰

吳 吳一標 建先

詩五十首

送知府吳龍圖

國初已來治蜀者，處置盡自乖。崖公當特奏，使
便宜，敢不與天下州府同行之。已及八十載，茲
究消伏誰之功，因循至此漸。抗救有未曉者，時
相攻，鞭管小罪，亦檢察不許，略出常科。中下民
知之，頗不懼州縣，往往藏群兇，側身欲足未動
者，實以累朝恩澤。隆公之初來蜀人，喜慈愛，舊
熟良情，通衆心，歡然犯法，採葉浮薄，歸醇醴
盡，將約束付僭吏，興起學校，還文翁二年。美化
極沾洽，遠近循服，如偃風。上將歸公，問誰代當
使，間作如笙鏞，遂求元老得青社，其人廊廟之
宗，工往年鎮撫，有異績，大旆再遣來於東，公今

與之合符去到必奉詔參奏龍大資舊德固無
慮剖判自出其心胸所憂厥後嗣之者忠定良
法還如空養頑活狡作濶數不免躬珍頌與戎
同之憤懣又填臆言賤不得過九重願公上殿
起居罷第一用此聞宸聰

送通判喻郎中

前年爲郡得陵時不請其州廨如此蕭條官宇
崑嶺上零落民家坑谷裏西城初入已可厭竊
謂豈堪余所止幸逢之彥倅郡事日月漸深殊
可喜亭之所聖至迂謬君亦恬然尤自委每來
聚議一朝罷各去掩門歸隱凡雖然有時亦爲
會此事可知誰得已酒看鴛鴦效樂可况復誰
說滿公使惟於試茶并看畫以此過從不知幾
幕中有客乃佳士愛道高談聽壺壺如斯其處
五百日索寞情懷未嘗起君今官清忽先去撩
動予愁安可捉英溪長亭一揮手自此吳蜀五
千里謂言川江會北固中亦有船多上水願君
因出到金山遇此莫忘批紙尾

送通判喻郎中二首

晴霞照西城漢漢巷宿霧高空愁危磴此乃君
去路吳蜀向萬里上馬初一步莫言道途遠况
已嗟久寓今茲有行色便可到北固長亭聊把
手幾日更逢還不敢醉君酒君意實急遽惟是
送君心相隨亦東菴

其二

群君五百日日如初見一日忽遂別能不成
愴戀人生三萬日光景若激前何若於其間喜
溫費顏面茲綠勝心在胸內每交戰既欲多上
人計枝須自衍於事固無補在已亦非便任路
繁此徒可謂丈夫賤愛君性渾厚殊不與時變
相共爲此州敢說皆盡善何嘗分彼此惟務乃
職辦所以將二年無有長短辨爲人倘如此所
至復何患官清去還臺豈能忘眷眷陽關調雖
苦且盡西城宴問君到京國幾月方下汴乎亦
想是時移守至梁甸佳音幸見及西南足郵傳
山城秋日野望感事書懷詩五章呈吳

龍圖

原隰蕭條草木衰，倚風渾類楚人悲。便成旅情終何事，且寄遙懷對此時。千里眼陰雲香霧一川寒，影爲參差登臨自不宜。羈旅更敢憑高賸作詩。

其二

已是秋陰更夕照，亂山高下起寒雲。危樓願見客何處，遠笛不知人厭聞。身外流年波渺渺，眼前生事葉紛紛。此愁萬斛誰量得，直爲重捻麩信文。

其三

才力雖難敵楚騷，賦詩常亦在秋多。自然野思元無限，不爾閑愁可奈何。要路故人皆廢忘，偏州佳客少經過。明時且爲會榮祿，豈學湘纍便九歌。

其四

崑崙雨餘生晚煙，高城危閣坐蕭然。側身仕路本誰使，回首家山空自憐。遠信斷來從過雁，苦

吟多後敵鳴蟬，郡齋有客唯莊叟。常與高譚內外篇。

其五

早是蓬山預校讎，起居常近殿東頭。鶴鷺擁階聯眷芻，日月開天拜冕旒。一出光陰銷遠郡，兩形篇什詠清秋。有人更在揚班上文似，相如肯見休。

東丘老人

東丘老人眉有毫，皮肉光潤牙齒牢。自云新年九十九，鬚髮白者無一毛。問之吾術本無有，黜津納息徒嘈嘈。莫將元氣佐喜怒，自然所得春秋高。吾嘗行之五十載，此事至易曾不勞。飲之以酒，謝使去手足，輕利如猿猴。嘗聞唐人柳公度八十許，歲精力豪，其言與人亦如此。老人無乃斯人曹。

送堅甫同年五首

堅甫神太清，不謂久流落。別來二十載，論議轉深博。其中富所有，種道以文獲。鋪張講治亂，破

若勁夢橫衆人誦青衫可笑俗眼薄蘭筋隱瘦
骨垂耳受羈絡奉學喙拄地過者無伯樂去蜀
持底歸雄髮滿壞葉朝辭玉壘關暮上石橋閣
知子者云誰獨我懷抱惡

其二

得數常奇懶下籌青來荒微治暴囚三年笑別
浙江遠萬里吟歸岷嶺秋趙雲葉空常航骸虞
卿書就愈窮愁距香回臭都休問未有林泉且
宦游

其三

春深行劍棧羨子此時歸照日江浮馬迎風花
聚衣下程家累省對景俗題稀若遇西來客書
言不可違

其四

春風吹雪滿西窓此夜無人對酒缸若到杭州
見蘇子爲言常夢過松江

其五

華亭有珍禽毛豐而骨細他日上隋渠爲我致

清吸

送李道士歸

先生狀貌古瘦健若老鶴秋風吸清骨寒響清
寒廓一腹水雪詞勿爲俗人作便可任鴉池乾
死守崑整

師厚遠朝

聞公之名三十年常恨與公不相值豈期今乃
出門下每一見公心自醉詞章豪蕩已難敵辨
論注射尤可畏諍詢故事要將又講正大體須
賈誼荆山拾玉抵乾鵠虞坂裝鹽壓良驥用人
最忌非所宜願莫使公差俗吏

牽牛織女

桂陽有仙人姓成名武丁胡爲墮入世人惟識
其形一日語其弟吾將返青冥乃曰此七夕上
天呼群靈織女欲渡河暫隨牽牛星詣仙蓋還
宮天路羅雲駟吾亦向祈召當往不得停弟問
何時還答云三千齡明日失了在恍惚迷所經
後世凡此節兒女喧家庭縱橫且綴錢花菓排

其餐貪巧但云得欲寐曾真單俗尚每恠妄吾
言誰見聽

金風花

花有金風爲小葉秋色已深方盛發英芙蓉
實具體文采爛然無少缺纖空翩翩翠影動紅
白紛亂如點纈誰云脆弱易飄墮自邪至翼亦
數月美人形相欲慕盡巧不得施暫自拙鋪茸
剪綵轉難似只把長條恣穿結眼前草木盡零
落憐爾開於此時節常如小兒花性命所
繫不忍折君不見昨夜雨今朝風一隊鴛鴦返
丹穴

亭前高栢

石田硤硤地力燥誰種雙栢已高大長材天矯
堪巨棟老頂紫紆若層蓋雪下孔翠寒不起風
中笙草清可愛竟絲幸好求女蘿莫倚繖綠欲
無賴

凌霄附栢

古栢蒼蒼高入雲凌霄萬朵擁其身有如巨君

樂須髮新琴社陵佳麗人

謝黃森惠詩并草書黃南漢

南箭黃夫子生平氣凜然吟詩舊有癖寫字近
方顛可惜空山老須爲後世傳蘭溪修祿否願
續永和年

東齋閱書

讀書已無効何用轉勞苦閱齋幸無事日共古
人語古人議論好善惡皆有補舍此欲奚爲惟
應睡清午

寒食感事呈同官

三月八日值寒食陰霾蔽空不肯收北園花木
殊未動到處哭雨惟鳴鳩吾曹可憐愛薄宦耳
此寂寞來山州酒有有無更莫問途遇相與情
談休

惜杏

北園山杏皆高株新枝放花如點酥早來其間
有啼鳥兒女盡識名提壺急教取酒對之飲蒲
頭亂挿紅模糊可憐後日再來此定見隨風如

錦鋪

讀將都官畫像記甲午之亂死於賊

問昔妖氛滿巴蜀所臨州縣偃如風其城陷者
盡從賊以義死之惟有公節與岷山高莫敵名
隨早水注無窮蘭臺委筆今誰氏舍此何由壯
史功

題黎公照序訓堂

常愛三峨臨古郡君之別業在其城近營大勇
當高處更起新堂立美名滿外江山肯秀絕入
中文史自縱橫如何直得烏尤住相與談經過
此生

朝陽亭

我幾平守居已與前峯對朝陽乃危榭更在守
居外煙雲一川滿林麓三山會近檻有胡林無
忘傲公退

觀風閣

危閣覆高林晚步聊徙倚東南兩峰斷空閣見
萬星茫茫落霞外冉冉秋煙裏愁暗識歸雲乍

明知積水風從半天下月向平地起夜久殊未
還我冠露盈几

山池

偏側蒼苔地低邪白石池數枝紅齒昔幾尺碧
漣漪魚鯨爭香餌兒童羨釣絲愛來芳陸下每
日日西時

憶西湖舊遊

西湖晴碧晚溶溶與客常來坐好風記得有人
歌小玉月明猶在畫船中

再述師厚

又使西南此召還鹿頭東去漸雲山莫嫌寬馬
經燒棧正好題詩到散關財利文書猶絡繹邊
防田地已朱殷奇謀不吐將何用况是歸臨咫
尺顏

平雲閣觀雨

黑雲添天雷破地風卷雷射雨傾瀉噴崖倒壑
恣類湯起尺不可辨牛馬鷄豚已見逐高浪不
稍應須沒平野莫言魚鼈走堂厨且看泥沙漫

屋瓦

不雨

陵陽官居遇久旱登甍渾如起新病已驚赤日
展可畏更恨炎風午尤盛徒嗟禾黍盡焦落無
奈蠅直轉豪橫安得神龍駕九霄大霖滂傾如
倒井

久雨

寒鳩劬劬屋上鳴欲使此雨何時晴山中有客
抱幽鬱日日起望東方明今朝曉霞發光燭喜
極再拜當西楹須臾雲陰又蒙沒遣我滄淚流
沾纓

山園

久雨無所適新晴步山園西風滿高林敗葉驚
已翻時節急如此世事安可論夜歸燈下吟寒
蟲伴幽喧

石泉

儼儼聳石壁拆穴中流泉斷崖散激激曲竇藏
涓涓蓄澗活古辭忝虛發晴煙時懷一勺惠使

我心冷然

史少訥見許江豚未得以詩獻

霜重水落岸有冰江豚乘寒弄晴日播波拍浪
乍群起尾厚豕長鬣鬣赤魚人清曉橫巨舟一
舉大網凡數頭想君盤飴已厭足何不略追來
陵州

北園梨花

寒食北園春已深梨花滿枝雪圍過清春每向
風外得秀艷應難月中見苦嫌桃李共妖冶多
謝松篁相忍情黃鸝紫燕莫過從時有一聲拖
白練

華山二首

崑頭漠漠衛卿雲谷口紛紛張措安得鉤梯
上石龜欲看明星洗頭處

其二

石蓮峩我橫紫霄中瀉萬丈銀河水安得大箭
長八尺欲與天神博於此

黃崖洞

黃崖大洞埋古雲入去所履平如席其中玉甌
盡可換只恐歸來變爲石

師魯推官惠甘蔗獻謝

滿節甘滋滲齒寒醜醜誰與醜琅玕不知佳景
何時入試似前人取倒食

寄呈溫江安寺丞

高崖古驛荒涼甚過客何嘗住久之獨有門邊
君寓處每來無不讀多時

朝任叅

幸自文章亦可憐不消一事已爲賢何如却還
臣兒去忍恥更來王亮前

表術

四代司空倚世勞可嗟不肖事女姦家妾云名字
與識合直欲起應當塗高

偶成

僻陋爲州恥不才復然空見兩星回祇應歸棹
謠言日三府諸君口盡放

即事

公禮欲下格具觀人所存須知范孟博豈肯伏
陳著

薄命女

天大東鄰姝艷色如春柔去嫁不得偶羅衣空
自羞輕埃掩菱花不分鈿華休回首視庸奴寂
寞還卷收

子平寄惠希夷陳先生服唐漏山藥方

因戲作雜言謝之

蜀江之東山色盡如赭有道人云此是丹砂伏
其下煙雲光潤若洗濯澗谷玲瓏如刻畫我聞
神仙草藥不在凡土生是中當有靈苗異卉之
根莖果然人言所出山芋爲第一西南諸郡有
者皆虛名就中唐福泉稱實肥實其香天所養
有特崑頭倒垂三尺世土臂忽然洞口直舉一
合仙人掌土人入冬農事閑千蓋萬鋪來此山
可濟所甯不甚貴着價即售曾不慳往年子瞻
爲余說言君所部之內此物尤奇絕後復寄書
勸我當餌之蒲紙親題華嶽先生訣予因購之

不惜錢依方服餌將二年其功神聖又乃覺筋
半體淫支節堅自問丹青幾時上早生兩翅救
高鷲虛世如帚不可居待看鴻濛對雲將

丹淵集卷十二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十三

宋 楊文 同與可撰

明 吳毛 晉子音

蜀 李應冠 務滋同泰

吳 吳一標 建先

詩四十四首

李太尉目

昏雲翳紫極橫霓勢光大妖威集凶翼忍穢實
中賴姦鋒日增剗誰汝觸取害驕根念自固所
植利辱珠容容彼群輔竄伏皆鼠輩側視况未
敢肯復形嘆慨太尉漢中士氣引八極外爰然
處大震天下豈風采自開衰餅禍賊意已莫快
移書瀝憤臆語激益匪毗雁克卒用此數與六
九會基茲被沈酷熒克乃天貸高忠揚萬古宇
宙莫能載垂晶耀簡策糞土視廣戒歸來菜圃
燒祠冢並儼在宏垣敞深豁巨木森曠暖神靈
皎如日過者知再拜同愚忝郡寄公里曰境內
心期款舉像所顧官有礙精裏託明酌舉手向

東歸

趙壹

壹也本西縣狀自徒磊砢其才固難得行有所不可世人詎能掩而爾輒自我既怒焉得剛所守實未果抵罪當至死其中遂水火一爲人所活上賦何瑣瑣爲文好譏罵惡吻事掾競逢陟與規董次第滋兩禍無成困鄉里佃僮老愈巨何煩遣相視器識自么廢余因守漢中作詩揭墓左勸君莫憂壹壹卒終坎軻

張賽冢祠

一日災家

中梁山麓漢水濱路側有墓高嶸岫叢祠翁蔚蔽野露榜曰博望侯之神當年寶幣走絕域此日鷄豚邀小民君不見武帝其心事遠暨廢壞財力由斯入

駱客

高峯僣塞雲崔嵬層崖巨壑長峽開龍蛇縱橫虎豹亂古枝朽裂埋深苔行人側足恐懼過飛馬飲趨哀鳴回君不見德宗法意用姦慝大驚

從此蒼黃來

慈濟院雙楠

雙楠高聳綠氤氳客萊長柯陰四鄰佛現寶幢經幾劫天開雲帳待何人護持必有諸賢聖觸犯寧無惡鬼神付燭寺僧常灑掃莫令向下有纖塵

觀音院怪松

怪松屢見無如此每度來觀說向僧若遇風雷宜守護恐生頭角便飛騰秋聲遶殿隨齋磬夜影侵廊對佛燈章偃畢宏今不在欲求人畫有誰能

江原張景通善頌堂

庭前雲蓋碧嶢崑堂上先生雪滿髯說藥客來聊下榻請齋僧去便垂簾種時法好花難謝買處錢多石易添子舍光榮身壯健只將香火事華嚴下石錫

夏夕

池館蕭然夜欲分蒲林聳鳥寂無聞風吹松子

下如雨月照荷花繁若雲泉作小灘聲浙瀝旬
成新竹氣氤氳清陰正覆吟詩石更引高梧拂
練裙

寄宇文公南

自文州
水令

彭澤長謔便歸去君辭曲水亦其徒一官何藉
五斗米二子况皆千里駒懶對俗人常答瓶厭
聞時事但盧胡從來綿竹多賢者唯是楊雄識
壯夫

北禪龍井

城北神龍去幾年近日人言歸舊止澄潭沈沈
不可近百步之外毛骨起今年興元輒愆雨衆
懇問龍求滴水香煙纒上雲滿空一夜滂沱過
千里

送潘司理秘校二首

已自多時賦式微五峯佳景夢長飛四年遠地
爲官去萬里高堂喜客歸下馬便呈新授敕開
箱爭認舊綵衣鄉人覓次來相賀尊菜鱸魚三
軟肥

又五言

曲棧繞斜谷鉤欄天際分吟鞭搖嶺月倦枕拂
溪雲好景不關俗新詩皆屬君西南有歸客一
幸相聞

收復河湟故地

亞兒峽西山已塵馱金鞵帛無斷群河湟故疆
盡收復解辦厥角歸如雲堂中玉帶賜丞相
外舍節酬將軍唐丘萬里若日月請作古今人
未聞

自斜谷第一偃沂舟上觀石門兩岸奇

峯最爲佳絕

北風吹雲落寒水逆波刺船行五里層巒夾空
抱叢石萬劔側春翠烟起草木枝葉自殊別禽
蟲羽毛亦奇詭安得鷄冠數稜田便可誅茅此
居止

宿斗山奉真宮

山形如斗勢坡陀魁枕杓構萬尺高近世無人
知火棗當年有客得蟾桃靈蟾尚隱凝瓊嶺神

鶴常歸隨玉毛一夜杉松響天籟蒲空疑是奏雲歌

晴望漢川

城頭看雨霽天地若新浴晚客變雲霞秋意著草木四時易遷改萬事苦迫促舊山何日歸三徑有松菊

清景堂

公外拍塵慮閑中見物情蕉花紅炬密竹節粉環輕瀉泊簾鉤語蜂尋筆架鳴靜能知此趣吃吃笑勞生

梁山大雪

嚴風吹屋鳴向曉尤凜冽應從北山上一夜吹狂雪幽人不能飲身體冷如鐵空向龍具中苦吟聲不絕

寄夏文州左藏侑二首

翩翩貴公子佳譽本能文大第辭京輦高旌擁寒雲勸農唐刺史養士漢將軍莫刻和戎誓朝廷立功勳

其二

寄語文川守諒邊想甚勞封疆通鳥鼠種落雞
後祿甲馬廉頗少詩書却發高富須辦乃事不
用恥弓刀

狗溪迎湫祈雨輒應

夏雨渴久矣秋苗憂稿然至誠通祝版靈既逐
香煙桐菝應無訟困倉定有年曹公三天堰一
夜滿民田

晚興

泉吏晚已散西園常訪尋履甚苔閣靜行樂草
橋深草色晴承屐松陰密灑襟山岫欲重賦倚
竹聽清音

嘉川道中寄周正孺

草木春深後山川雨過時清佳常滯目衰倦敢
忘詩好尚舊若此飄零今比誰爭如畫堂上日
日聽新詞

還李中舍光奉使集

奉使道中詩百首古人遺落盡冥搜自憐吳蜀

佳山水一夜燈前得遍遊

雪後奇景獨提刑時按洋川

雲陰低重雪花繁
交道款誰引使軒何處郵亭
鐘佳句絲毫柁罷索清鐘

寄永興吳龍圖給事三首

高春鈴下索焚香鑊管絃
殘發縣章應在後園
涼榭裏玄霜仙帽紫霓裳

其二

見山樓迥倚晴虛
看展終南百幅圖
閑說二林尤勝絕
想公高興在香爐

公有別業在藍山

其三

上風豪盛百長安
誰謂元侯臥治難
使客不來公事少
一淋斬草石林寒

不飲自朝

能詩何水曹
眼不識孟鐘而我豈解吟
亦得不飲名持此
以立世可笑實浪生

寄紀禪師

自笑塵中游宦客
長翰林下坐禪僧
水田自畝

一區宅歸老城南
何日能

中梁山寺四絕

臺殿暖暖山蕉葉
雲霞鮮明天次
寒側身下望厭塵世
安得羽翼凌九霄

其二

煙帶彩翠霜林紅
層樓複閣雲霧中
襟懷太爽睡不得
一夜蒲山鈴鐺風

其三

群峯南北爭嵯峨
如瀉大壑翻泉波
愛之欲把入圖畫
世無好手將奈何

其四

上方梯磴繞崑頭
誰就孤高更起樓
直望漢江三百里
一條如線下洋州

仙人二首

身著青羅緋衣裙
口誦白羽黑翻文
半空欲下復不下
回首翩然歸五雲

又

頭梳三角髻
餘髮散垂腰
時伴秦樓女
月明吹

紫簫

山堂前庭有奇石數種其狀皆異物形相類在此又矣自余始名而詩之

鸚鵡石

靜立身微登鸚鵡窺首略回何人將至此應自龍

山來

柘枝石

紫鮮裝花帽紅藤纏臂構被誰留斷拍長舞不教休

狡狴石

巨尾蟠深草豐毛覆古苔雕欄臨綺席長欲上香臺

巖籥石

兩漬身如漆若侵同若藍閑時都不語應是憶扶南

羅刹石

沈湮形容寡別挑口眼通試教常照檢每夜定飛空

珊瑚石

海底初生處扶疎苦未全幾時隨鐵網流落漢江邊

病眼

病眼每至午其視何眈眈安得張中書就欲求古方

吾友務深有嘆琴之什運使子駿蒼之佳章務深亦使余繼作

白水瀟方湖山中好秋色逋翁促瑤軫來坐湖水側臨風起高調此興浩無極波靜戢游鱗雲空矯飛翼蕭條變林野萬籟一以息且莫緩商絃令人滄橫臆

丹淵集卷十三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十四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 泰

吳 吳一標 建先

詩四十九首

于駿運使八詠堂 八首

寄李亭

嘉陵抱江回平衍，出橫澗中間築雄壘。獨據兩川會行臺，敵嚴府磊砢北城外。潭潭走群楹，直上巖巒背。危牆綠空閣，飛閣入茫昧。上有寶峯亭，仰見白雲內。岩巖占孤絕，下與萬山對。層欄動寥廓，曲檻枕閑闌。主人從蓋舉，晚與在公退。心掩萬象遙，目引八極大。鈞簾拂坐榻，隱几緩衣帶。詩書扶闕鍵，筆硯產珠貝。是時衆吏去，不敢呈計會。雖然彼郡邑，原本窮利害。自取金穀饒，無煩米鹽碎。此地寄清襟，歲書從屢最。

桐軒

晴影滿空壁，晨曦上清軒。庭下雙高桐，枝葉蔚以繁。種者意自遠，豈並群水論。謂可緬朱絲，中有雅韻存。成之在誰手，但爲培霜根。須知治世育盡付於此孫。

栢軒

沈沈敞幽軒，登登列寒栢。清首納總戶，爽氣逼枕席。主人重端勁，坐若對佳客。時復下撫摩，破蘚交履跡。此意乃如是，來者當愛情。大厦須良材，相期早千尺。

竹軒

此景絕可愛，叢筠挺修竿。侵簾復映牕，翠影何擅樂。霜威忌晚秀，雨氣矜晴寒。每向極靜時，幽禽發清彈。自無車馬塵，飛來泊琅玕。宜遣老鈴下，日日申平安。李隋公言北地重子寺有竹，竹真彌雅令人勝日，振竹平安。

巽堂

華堂聳巖臺，地勢側隨水。高臨巽宮上，其取名以是。我我竇峯頂，日影正辰已。縷接入雲林，詰屈如象字。輕靠牙，虧蔽亂槌。紛間厠，賓來獲清。

歡更散生野思，靜見萬物本。一一齊於此，體道以行權。端居得深旨。

山齋

職事凡少休，餘復不經眼。幽齋設橫榻，盡日對層巖。遙懷寄浩蕩，靜想縈嚶嗒。松雨澗書窗，竹風吹酒盞。榮名付傲兀，勝事入清簡。雖有舊林泉，何須嗟去晚。

閑寂亭

靜宇占幽深，是中何所有。軒牕極清潔，硯席羅左右。公餘每休此，俗客曾不受。六尺局脚床，解帶就橫肘。掃除閑景物，徒筆當大帚。敢問公許年，得詩凡幾首。

會景亭

誰茲敞高亭，磴道繞千蹋。江山接平遠，百里俱會合。人間最佳景，應戶供遠納。煙雲互救虧，鳥相應吟吟。歲摘奇勝畫，筆寫紛雜安。得日從公短，屐手自嫌。

呈李堅甫中舍光

往年曾憶過長安，短紙書名詣門下。君時延我坐終日，酒掃東軒，留看畫橫圖。巨軸不知數，但見匣中時。一把甲猶未竟，乙復作門類者。番開溝架，使人歎羨，不能已。只恨有門歸隔夜歸來，兀坐想精絕念。此榮觀若爲謝就中寒林，兩大幅此物世間誰敢價。倏然一別十五載，常向人前盛誇詫。因君奉使臨敝邑，見先問此餘不暇。君能爲我再講說，座上不容人俗話。如君所書更誰有，有亦未能無笑罵。况君累世盡清職，摹本敢來前弄詐。君今還省正擢用，異日須求作鄰舍。我巾曳履日相謁，更欲重煩開幾把。待尋前輩用心處，款曲應須頻假借。每厨閱訖當便還，不敢奉欺言羽化。

采芡通判盧敏之携種

芡盤團團開，碧輪城東夢中如。疊葉漢南父老舊不識，日日岸上多少人。駢頭鬚髯露秋，秋絲刺紅鍼，割寒玉提籠，當進破紫苞。老蚌一開珠一掬，吹臺北下疑祥池。團田東邊僕射波，如今

兩處盡埋沒異日此地名應馳物貴新成味尤
美可惜飄零遠入水料得明年轉更多一匣清
波流子子

峯鐵峽

東風吹空力何短三月隴山全未煖文法姦會
引騎兵飛隨銀鶴弓刀滿霜矛雪甲寒如水候
卒何由知首尾君不見峰鐵峽頭雲色死一過
蕭然五十里

周思道如詔亭

繁上先生教子時義方題榜貼亭相當年此地
開師席今日其言入制詞鄉里共傳爲盛事鬼
神相助使前知後人若續成都記第一詳書不
可遺

陵井喻氏歲寒山居

歲平處士居山日手種青松一萬根歲月漸深
枝盡偃雪霜雖厚葉仍繁本營勝樂逃軒冕更
結清風遺子孫寄語後人須愛護莫教空有今
名存

提刑司勳示及暇禽園作詩詠之

朱華盛發穿疎竹寒枿齊枯徧野穢大雪救天
方亂下泉禽爭地各相依非公好事誰能得此
畫如今自己稀試待清明挂軒壁定開群眼一
時飛

北齋雨後

小庭幽園絕清佳愛此常教放吏衙雨後雙禽
來占竹秋深一蝶下尋花喚人掃壁開吳畫留
客臨軒試越茶野興漸多公事少宛如當日在
山家

北城樓上

滿目望不極城樓當最高地形連楚關山勢入
秦豪平外斜通路深中迷認褒圖經何壯觀故
事有蕭曹

晴登北城

積雨已逾月久妨於此行雲山勞夢想風日幸
晴明常愛往來處盡皆百鮮生一壕新草木強
半不知名

寒食書事感懷

寥寥官舍靜於僧，雖有園亭亦倦登。桃李花陰
流似水，圖書滋味冷如冰。坐觀殘戟慙無狀，歸
掃松楸恨未能。報君恩便休去，虞卿前日本
擔簦。

送李堅甫中舍奉使還闕

自沁西
又入蜀

會歌出塞愁，又遣使西州。去國星辰動，還家歲
月流。褒斜新路晚，鄠杜故園秋。歸對延和殿，從
容問講求。

漢中城樓二首

解帶緩幽憂，登城復上樓。斷煙橫渭水，孤鷺入
洋州。浩蕩成遙望，淒涼起暮愁。山中自有桂，何
事此淹留。

其二

薛徑踏層班，高林古木間。鴈隨平楚遠，雲共太
虛閑。晚鶯昏斜谷，晴陽露千山。將身就清曠，名
路爾何顏。

寒雲拂曉興

晚策倚危榭，群峯天際橫。雲陰下斜谷，雨勢落
襄城。遠渡孤煙起，前村夕照明。遙懷寄新月，又
見一稜生。

山堂偶書

幾日無公事，山堂與頤清。和詩防積壓，充樂趁
晴明。斷石新移出，澆蔬晚甲生。此皆忙外得，低
首笑塵纓。

清閑

治庭區紜紛，齊閣簡應接。身閑意枕單，慮靜厭
圓牒。孤芳媚深叢，幽岵出密葉。物理茲領會，真
境知可躡。

靜庵

問此初誰築，經營美爾能。依深還巨木，就壑覆
高藤。坐與境同寂，來無人可憎。一床黃臥具，茂
灌本如僧。

忘憂堂

磴道循城近，垣墻占地幽。軒窓誰指畫，硯席我
優游。不許簿書到，恐為圖史羞。此心元自適，何

處欲忘憂

夏日官舍

省事公多暇，虛心景更長。
捨書無可樂，就枕不能忘。
短葛沾肌薄，寒泉沃肺涼。
何當逢靖節，相對話羲皇。

寄成都趙資政

纔承寵詔，臨公輒便謁，除書別帝聞。
萬口一詞，歌盛德，四年三度福，趨藩已爲魁。
壘無雙士，更入庠，詞不二門，應笑臨平病，菊客最先來。
見在江原。

晴步西園

急雨正新霽，林端明晚霞。
松亭臨曠絕，竹迳入欹斜。
花落留深草，泉生上淺沙。
稚圭貧亦樂，一節奏池蛙。

金影軒

開軒俯清溪，正在修室內。
霜筠抱水節，爽氣帶四會。
主人厭俗客，日與此君對。
月上寒影來，滿襟瑣瑣碎。

忽憶故園修竹，因作此詩

故園脩竹，遶東溪，占水侵沙，一萬枝。
我走宦途，休未得，此君應是怪歸遲。

寄景孺提刑時按武興

夾欄虛棧，武興西使騎，翩翩晚夕馳。
想過飛仙，須下馬，此中佳景入吟詩。

子駿遊沙溪洞

聞有沙溪洞，公將柅使輪，遠如探禹穴。
應見避秦人，石織形容古，琳房氣象春。
若逢丹筆客，問取虎文巾。

送郭榮叔秀才應武舉

愛君才辯吐，如傾圓直橫。
斜善講兵休弄向，時閑筆硯破蠻征。
虜是功名，乞畫厲青涇州，毋使君

寒影亂翻秦嶺月，晚行高處隴山雲。

同中有客能傳馬，異日從公乞一辭。

與元府園亭雜詠

甚美堂

渾渾棟宇盛，宵軒窻開高。深泉地稱可，大張宴席府事如。少休茲馬會佳客。

武陵軒

水從前崑來，轉入後溪去。中間載酒下，各到客前住。醉後皆恍然，再來無覓處。

綠景亭

竹間有幽亭，所宜惟暑飲。骨陰隔炎日，四坐塵綠錦。過午不可留，單輪覺微稟。

激盪亭

高輪轉深淵，下瀉石塘口。臨之設軒檻，清絕更無有。愛此山中來，應須坐良久。

凝雲榭

朝雲南山吐暮雲，北山翁來往高榭中。留者頗堆積，坐客如久之去，須襟袖濕。

照筠壇

積土削爲壇，陰然在深竹中。惟一詩石獨坐擁寒玉，勿謂人少知此境不容俗。

桂石堂

嘗聞陽朔山萬尺，從地起孤峯。立處下此石無乃似愛爾，常獨來一日須三四。

四照亭

巒嶺附梁山，汀洲隨漢水。秋容上屏障，左右二百里。此景誰能論，殘霞獨憑几。

垂蘿亭

長蘿託高林，糖膠收煙霧。垂蔓已百尺，更引欲何處。願小放餘條，恐傷君所附。

盤雲塢

幾曲上層城，盤盤次文石。愛之有佳趣，不倦躬晚策。禽蟲應見疑，日遇此狂客。

北軒

天上之貴神，所居皆在北。有軒正相望，慢慢取陰劬。余常過，則起不敢茲小息。

恭軒

北城云最高，上復有喬木。垂蘿密如帳，中乃管小屋。時引方外人，百憂銷一局。

山堂

何以山名堂層石作崖巖余本崑穴士每往不
欲逐公吏呈俗書邈來愧冠冕

靜庵

知動以爲幻既知卽非靜名庵以靜者無乃自
起爭爲語庵中人勿以靜爲病

丹淵集卷十四終

丹淵集卷十五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十五

宋 蜀文 同輿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 蔡

吳 吳一標 建先

詩六十三首

將赴洋州書東谷舊隱

晚客無一來獨步入東谷園林已成就此景頗
不俗落落巖游松脩脩澗邊竹爽氣逼襟袖清
如新出浴寒泉激亂石磊磊激瓊玉荒溪淇餘
澗滿地苔蘚綠珍禽靜相倚毛羽華且纒高下
相和鳴不去若馴伏幽花雜紅紫點滴亂盈目
坐久微風來時聞散餘馥往年讀書處宛爾舊
茅屋雖然小破壞脩整可數木開門拂軒窻無
限起蝙蝠縱橫列蟲網不免自掃撲壁間細書
字多是親寫錄當時苦謀身如此用意毒千今
三十年才抵羊髀熟一從入仕路行步每踏跋
所畏惟簡書其甘者藜藿中間何大幸致身在

三三五

天祿無狀陪俊游倪首常自慙連章乞外補得郡悉鄉曲雖名二千石敢自許碌碌朝廷設新法布作天下福或慮多垢玩訓戒稍嚴肅刺史當是時能不為驅督行之以中道勉副議者欲刻薄素所憎忍復用刑獄進身豈不願實懼有陰戮昨從漢中歸於此度炎煥親朋日相會分義愈敦篤便欲從之游投簪解朝服退自數年計伏臘殊未足還當武康去就養若難營食雖士之常於我何迫處軍瓢若自具尚可繼前闕奈何食口衆不比回也獨東方千餘騎遵從催我速行復登長途覲展心甚縮編明豈俗士幸此有松菊

崔觀詩 大中縣人

崔觀者高士梁州城回人讀書不求官但與耕稼親夫婦既已老左右無子孫一日召奴婢盡以田宅均俾之各為業不用來相聞遂去隱南山雜跡麋鹿群約曰或過汝所給為我陳有時攜其妻來至諸人門乃與具酒食嘯詠相歡欣

山南鄭餘慶碎之為叅軍見趣使就職漫不知更文已復許謝事但謂長者云補闕王直方本觀之比鄭文宗時上書召見蒙咨詢薦觀有高行用可追至浮詔投起居郎袁斜走蕭輪辭疾不肯至高風槩秋旻我昨過其縣裴回想芳塵訪問諸故老寂無祠與墳斯人久不競薄夫何由敦此縣漢唐時諸公揚清芬刻詩子堅廟來者期不泯

寄題閬州開元寺澤師竹軒

澤師種竹三十年竹成滿院生綠煙蒼龍子孫太繁盛分領眷屬來渭川藏風蓄雨陰殿壁不敢輒近寒森然香飛常入佛座上葉落不到經窻前芟除掃掠淨如洗欄外不許行狂鞭澤師瘦健如老鶴壞衲幾尺披左肩手持數珠讀梵夾狀貌兀若矯與鑄朝旋景繞在其下不肯出院求齋錢古人亦有愛竹者豈得似師心意專我亦平生苦如此兼解略把筆畀傳逢師正謂同所好但恨尚有區中綠何時相對月明下坐

微清影談幽禪

寄題密州蘇學士快哉亭太史云此城

之西北送客處也

出城送客客未來主人到此先徘徊地臨灑水
極清曠每為送客雙限開客來既坐歌管作紅
袖勸酒無停盃主人自醒客已醉門外落日驪
駒催揖客上馬退岸情未忍便擁千騎回蒲襟
高與扇軒檻野闊風長真快哉

獨遊

孤亭入陰森竹迳北松塢高林動清吹猶滴前
夕雨解衣此危坐左右一不許性本不奈雜况
復茲寡侶孤懷託寥曠世慮絕參伍幽花爲誰
笑獨鳥只自語身閑得天全一息了萬古忽往
而忽來其誰知蹻蹻

夏日湖亭試筆

亭臺清涼水竹準愛此來避蚊與蠅蓮花窺人
類楚女野鳥彈舌如胡僧旋來開卷坐松陰却
把釣竿公石稜二年何幸爾足樂懸報上恩無

所能

楊山人草堂

九龍山人文父後心閉身健兩誰如玉函經外
傳奇訣畫戟門前創隱居入鼎靈丹黃似橋隔
墻凡境臭如帟何時再到高栢下倚徧清陰聽
道書

詠鳧

雙雙紋羽弄清漪全得天真似爾稀萬頃滄波
供口腹一采寒日曬毛衣兩歸別島嘔啞語風
度前灘翁呷飛好向中流最深處等閑休要上
漁磯

弄珠亭春望

岸柳舞毵毵春醲物象酣煙雲分極浦舟楫聚
回潭上水魚千萬眠沙鴈兩三遙懷無可奈長
是寄城南

新晴望北山

西風吹北山晚日曬新雨嵐光發巖岫草木紛
可數翠壁倚萬丈白雲橫一縷待訪冷霞人斯

游欲誰與

城南江館

漢江之北迂軒宇頗高爽西南正空闊時此託
遐想誰家有竹石更可悅新賞待學袁愍孫乘
興欲直往

屬疾梧軒

高梧覆新葉蒲院發華滋白日一何永清陰閑
自移暖蟲垂到地晴鳥語多時病肘倚枯几泊
然忘所思

北園避熱

綠繞度回塘紆餘轉短牆引筇聊散誕入竹得
清涼正午禽虫淨初晴果木香移床就高處更
欲解衣裳

施公潭

盤巖復轉溪磴道入雲微斷嶽雙屏立垂泉一
劔飛浮空交彩翠凝遠亂珠殘啼穴飢鹿出翹
灘宿鷺歸寒光清徹骨晚氣潤沾衣東谷牛羊
下搖鞭去夕暉

罷郡

自問爾何事端然信方策本是狙狙人強爲簪
組客何堂補萬分徒自勞七尺還如裴昭明罷
郡歸無宅

送文鑄師游襄陽鹿門

師今鹿門去正此冒炎曠野店乞晨饌亂山吟
古詩問程行幾日覽景立多時我有懷賢意憑
看墜淚碑

夏日南園

陰陰喬木下翠影若雲浮滿地紫桑椹數枝黃
栗留迎風湖上去避日竹間遊定作今宵雨繞
牆啼曉鳩

北樓晚晴望秦嶺

秦嶺巉巖列萬峰晚嵐渾欲滴晴空如何學得
崔重易吟嘯終南明月中

柳枝

墻宇周回院落深日光風色淨陰陰柔條一似
孫荆玉帖地反屐衝寶簪

送王存之

野水水生薄似綿短亭梅發大於錢想君歸到
江陽日欲話今時已去年

放言

禪海之外既爾知自問何苦安喧卑胡不往見
蒙叡士看卷聽鼓食合喇

寄襄城宰

灑灑清波瀉石門茂林高嶽夾煙昏何當畫舫
載明月共醉江心白玉盆物五斗詩淵清可愛
故云江中消大白石
穴鼓然如
盆可鼓

穴鼓然如
盆可鼓

贈竹貧富谷

我昔初來見爾時充稍學業病襍禪根護荀
今成立好在清風十萬枝

竹谷

我實仙坡百世孫二年生長感君恩近聞官浦
將歸去更望臨時莫洗園

守居園池雜題三十首

湖橋

飛橋架橫湖偃若長虹臥自問一日中往來凡
幾過

橫湖

長湖直東西漾漾承守寢一望見荷花天機織
雲錦

書軒

清泉繞庭除綠篠映軒檻坐此何可為惟宜弄
鈔槧

水池

日暮池已冰翩翩下鳥驚不怕池中寒便於冰
上宿

竹塢

文石間蒼苔相引入深塢莫撼青琅玕無時露
如雨

菡萏軒

朝陽媚秋漪菡萏隔深竹誰開翠錦障無限點
銀燭

茶蘼洞

柔條綴繁英，權架若深洞。是處欲清香，憑風爲持送。

算管谷

千輿翠羽蓋，萬綺綠沈槍。定有葛陂種，不知何處藏。

金橙迳

金橙實佳果，不爲土人重。上苑聞未多，誰能爲移種。

荻浦

枯荻饒霜風，暮寒聲索索。無限有微禽，捉之宿如客。

藜嶼

孤嶼紅蕖深，清波照寒影。時有雙鷺爲飛來，作佳景。

望雲樓

巴山樓之東，秦嶺樓之北。樓上捲簾時，蒲樓雲一色。

待月臺

城端築層臺，木杪轉深路。常此候明月，上到天心去。

二樂榭

晏山孰云靜，漢水亦非動。二見因妄生，仁智何常用。

天漢臺

北岸亭館衆，最先登此臺。臺高望群峰，萬里雲崔嵬。

吏隱亭

竹籬如雞栖，茅屋類蝸殼。靜几默如禪，往來人不覺。

霜筠亭

危亭入幽深，正在脩臺裏。坐久寒逼人，暫來須索起。

灑泉亭

逕源分灑水，袞袞出亭下。橫湖能許深，日夜見傾瀉。

無言亭

難此設燭床頗稱我衰墮公事凡少休須來默
然坐

露香亭

宿露深曉花婀娜清香登隨風入懷袖累日不
消歇

涵虛亭

石磴抱城回入竹見虛檻前望佳景多倚玳聊
此暫

溪光亭

橫湖夾餘波澹澹瀉寒溜日影上高林清光動
牕牖

過溪亭

小竹過清溪有亭纒四柱地僻少人行翩翩下
鷗鷺

禊亭

懸流効曲水上已娛嘉有飲罷已陳迹那復山
陰人

南園

農桑乘曉日凌亂如碧油紫樾熟未熟但聞黃
栗留

北園

春風有多少盡入使君家當與那人樂蒲團
李花

寒蘆港

落月照水湖曠氣何太爽兩岸雲煙昏鳥鷗出
深港

野人廬

蕭條野人廬籬巷雜蓬葦每一過衡門歸心爲
之起

披錦亭

繁紅昏若雲密綠疊如浪青帝下尋春滿園開
步障

此君庵

叢筠裏圓欄淨影碧如水誰識愛君心過橋先
到此

湖上衆禽盡以俗呼爲題 五首

淘河

群魚見新晴萬鬣戲清泚忽爾下淘河驚回入水底

連點七

翩翩彼珍禽金羽耀寒日飛落灘上水對人連點七

拖白練

盤石坐深林不欲人求見隔岸誰品絃數聲拖白練

泥滑滑

春日正晴明蒲團花盛發勸爾竹木雞莫啼泥滑滑

提葫蘆

花開已堪摘酒熟正好沽山禽會人意勸我提葫蘆

詠蓮

全紅開似鏡半綠卷如盃誰爲回風力清香滿面來

題友人書齋新壁

彩棍縱橫設雕厨次第開須防何法盛直入此

張淨琬

飄騎極豪侈後房多艷姬可憐張淨琬不識半

待雪

向晚欲雪天氣陰木葉亂飛雜歸禽城頭促倚待飄灑東北萬里皆雲林

丹淵集卷十五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湖集卷十六

宋 蜀 文 同與可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詩四十七首

送提刑司動

同昔分符守興元公始杖節來武信因而出入
在門下未有三日不親近臺移希疎獄獄少憲
穿清風蒲增份乘閉每許陪後乘好寺名園遍
遊盍惟携茶具賞幽絕新勝珍園曾不吝或因
議事閱書畫止用小肴并淡醢清歡雅興自無
厭妓樂喧煩誰願進開張曾懷脫焉檢顏色何
嘗形喜慍使威飲響官况樂管過二年如一瞬
後同先蒲去浩上數月復來爲屬郡再將厚蔭
蒙舊物掩蔽不才寬責問同常自念性偏僻凡
取文游最精慎雖然衆中事况愛仁者與親餘
不認生平所得無幾人既已得之心自信公家

兄弟何磊落一一光華如美理顧同質狀似頑
石鞞造其間襲沮澗令昆強季沒已又公稱康
莊馳驅駿朝廷要人辦繁劇昨下詔書催入覲
連城衆口惜公去不問觀始與君亂煙灑漢污
曉光薄雲下裏斜寒力峻嗟同不得送行旆回
視腰間綰雙印瀛城西北有危樓徒望高鴻寄
長韻

翡翠

清晨有珍禽翩翩下魚菜其形不盈握毛羽鮮
且光天人裁碧霞爲爾縫衣裳晶英炫我目非
世之青黃愛之坐良久常恐臂爾翔忽然投清
漪得食如針鋒如是者三四厭厭已一脫既飽
且自嬉灑身度回塘飛鳴逐佳匹相和音琅琅
是時鳧與鴈狼藉島嶼旁清腹饜腥粉紛曬
晴陽蒼鴛最羸惡首大脚脰長入水捕地鯉淤
泥亦啣將想其見爾時一啄亦爾傷其心肯謂
爾被體疑華章勸爾慎所止好醜難同鄉清溪
多鱖鮮亦足充爾膺江海深且闊所獲未可量

爾當事深刷帝固參鸞鳳

平阿馬上依韻和圓甫已下共五首

江山相引轉平阜滿馬詩情擁敵袍鳴鶴不知誰使恁飛爲何謂爾能高品頭亂木森如戟瀾下繁雲涌似濤才到郵亭便沈思向來佳景待吾吾

過朝天嶺

雙壁相參萬木深馬前猿鳥亦難尋雲容杳杳斷鴻意風色蕭蕭行客心山若畫屏隨映勢水如衣帶轉巖陰生平來往成何事且倚釣欄擁鼻吟

晚泊金牛

一襟初覺曉霜清短鞵垂頭任馬行斜日欽回疎木影急風收斷落泉聲望窮好景番番別題徧新詩闕闕猶終是教人伏潘令許多才調賦西征

金牛相別呈誠之

出則相與望橫參露浥燥頭冷逼簪驛在金堆

隨澗遠路經銅冶入煙深過橋住馬應回首上嶺聞猿想動心勝事真過文酒樂此時銷得各沉吟

大桃途次見菊

英英寒菊犯清霜來伴山中草木黃不趁盛時隨衆卉自甘深處作孤芳其他爛熳非真色惟此氤氳是正香却念白衣誰送酒蒲籬高與憶吾鄉

弄珠亭下柳

江柳早春前濛濛弄紫煙未容長作帶已見亂飛綿遠外分晴島深中泊暮舡惟應漢水色柰爾一年年

弄珠亭春日閑望

弄珠亭上客來想弄珠人野草迷晴岸垂楊暗晚津天涯羈旅地村落寂寥春何處曠然更扁舟下釣綸

寄子駿運使時按西嶺

西嶺已領下嶮道入屏顏使騎到荒驛野禽啼

亂山間民青露裏訪古白雲間幾日南城路新
詩滿袖還

奇景橋提刑

江由崑嶮地萬木與雲齊再節山中宿思歸夜
半啼麝香窪野草虎跡滑春泥到此須憑酒何
人手可携

公館

公館晝沈沈煙雲晚作陰琴軒冰沼淨書閣火
爐深默坐自有得閑行誰可尋還應上高閣看
雪一千岑

襄院

襄院得洋川勞生只自憐文移供盡日心力付
流年咄咄空書字便便聲書眠其如昏嫁在了
卽賦歸田

欲雪

山城蔽層陰晚照空外滅天低雲氣暖此意欲
作雪歸鳴煙慘澹斷鴈風蕭屑樽酒聊自持同
誰感時節

晴山

東北橫群峰新過夜來雨扶空立屏障浩翠小
萬古豈無短齒展攜手誰我侶欲往殊未能

補無隔未句

臨漢亭

危亭俯絕岸漢水望天表迤源瀉金穴高浪漣
朱鳥紆餘轉荆楚萬里合浩渺誰知嶧塚下樛
然如帶小

雪中二章奇景橋提刑

城頭高榭陔嶙峋坐看江郊灑玉塵恨不同來
對清絕擬將佳景待何人

晚雪湖上寄景喬

朔風吹雲滿橫湖衆鳥歸栖日欲脯獨坐水軒
人不到蒲林如挂曉禽圖

禽圖景喬所
畫之內畫也

齊宮

玉龍噴霧君霏霏鈿枕珠余照百枝自與待書
人一處此中全不管岷之

詠柳二首

風外挂簾誇輓甚雨中盤砌恣長何一般草木
綠何事聽唱驪駒爾最多

其二

絲蛾綠條立春後金蛹抱花寒食前行人折罷
自欲去更曾長稍留客鞭

郡齋水閣閑書 六言

湖上

湖上樓舍泛之橋邊細柳垂垂日午亭中無事
使君來此吟詩

獨坐

不報門前賓客已收業上文書獨坐水邊林下
宛如故里閑居

湖橋

湖橋北頰花塢水閣西頭竹村霏霏薄霧紅暖
漠漠輕煙翠昏

推琴

點點新萍帖水濛濛亂絮發風盡日推琴默坐
有人池上亭中

靜觀

十許紋魚弄水一雙花鴨眠沙靜觀只恐驚去
無語憑欄日斜

亭館

亭館脩脩度日園林寂寂經春且避新筭諗客
莫掃殘花悶人

流水

四首秦僧絕論一篇楚客離騷讀罷却彈流水
先生此興尤高

報國

報國無忘竭節居官勿用論功莫問誣謚趨樂
不煩咄咄書空

閑道

閑道幸非曲士讀書甘作陳人爲文自怪逆俗
好畫誰知入神

相如

相如何必稱病靖節矣須臾官就下其誰不許
如愚是處皆安

彭澤

彭澤先生未去武陵太守常貧上官幸且容已
下鬼休來笑人

憑几

列傳曰逢佳士群書時得微言自對古人憑几
不煩俗客登門

衰後

衰後常親藥餌憂來頗憶林泉身坐謝莊小閣
心游沈約東田

自悟

自悟空王理勝因知辯士辭窮但了一忘六解
休論四異三同

鷺鷥

避雨竹間點點迎風柳下翻翻靜依寒麥如畫
獨立晴沙可憐

蓮子

綠實填房未滿黃茸繞殼方開爲問因誰勸酒
一時齊倒金盃

采蓮

岸曠客來橋上濺裙人在湖中柱揖蘭橈甚處
蓮花荷葉無窮

翡翠

見諸長喙須避得少纖鱗便飛爲報休來近岸
有人愛汝毛衣

朱槿

合露方矜香最搖風旋見離披湖上先生笑汝
朝開暮落何爲

青鶴

常惡靜時是鷺不驚飽處鰕魚與吾閑正相似
問爾樂復何如

車軒

平湖靜處朱閣垂柳深中畫橋隱几香煙露濕
小竿衣帶風颺

偶書

積去食由莫問鳥來搜肉休知物須以信相感
事忌於心有爲

北岸

幽蘭紅葉影上圓庵綠篠陰中門外何人會畫

故來寫作屏風

自詠

看畫亭中默坐吟詩岸上微行人謂偷閑太守

自呼癡瘖先生

再贈鷲鷲

頭若瓊鈎淡曲散如碧管深翹湖上水含無數

其誰似汝風標

閑書

逐出堪差子海歸來可重淵明試問七松處士

何如五柳先生

丹淵集卷十六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十七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祭

吳 吳一標 建先

詩五十二首

往年寄子平

往年記得歸在京日日訪子來西城雖然對坐
兩寂寞亦有大笑時相轟顧子心力苦未老猶
美故態如狂生書卷盡壁忒掀倒脫帽襪帶墮
縱橫誼詠歌詩晞文字蕩突不管鄰人驚更呼
老卒立臺下使抱短簫吹月明清歡居此僅數
月夜夜放去常三更別來七年在鄉里已忝三
度移雙旌今茲惛惛意思倦加以跼踖疾病嬰
每思此樂一絕後更不逢人如夜行

贈日新禪師

巖巖祝融峯窳窳懶瓚巖師也西南人嘗居彼
曉曉十年不下山煙雲爛衣衫借問爾何爲法

味見愈饒妾萌將軋然即以惠刃艾既久開門
戶不須更封緘龍神護水餅鬼物扶經由疊足
坐蒼石放身依古杉一日望劔門歸心管如帆
過我畫戟前清晨投短街欣然揖師坐末語已
不凡再勅自不破誰敢分酸鹹大朴本無痕巧
者強削剝師如捉蠹拂定不空誦誦

送實命判同年

水霜滿清漢此地送君歸天涯作遠別懷抱殊
依依短亭臨瀟水楊柳長條稀道傍有寒梅幽
香撲人衣折以持贈君愛之含春暉酒罷不可
留晚鴻隨馬飛

拙詩六韻奉寄興州分判誠之蒲兄

武興山水郡左右有佳處仙巖蟬兩設柯買二
佛字玉一柱神坑孕金磔宜口靈寶淺瓊乳
乳在石窟寺不辨文字古碑王人好事者
乃我詩酒侶安得陪後乘放蕩此歷觀

依韻和蒲誠之春日卽事

輕煙漠漠雨斜斜無事常教放兩衙問客江邊

求好石倩人山裏覓奇花新蔬究究生晴圃淡
溜消消出暖沙入夏盆盤須准備繞繞親灌卻
平瓜

和提刑子功喜雨

時雨已可喜况當春發生入地如流膏浸灌萬
物萌真宰每自惜總澤復却晴常時稍霑濕庶
粟亦已榮昨宵忽盛下攔宇翻瓶壘高原與庫
陸且可一尺盈尋觀太陽起紅光吐咩嶽萬里
洗氛濁四顧蒼煙平羣農悉就野上下羅晨耕
父老荷鋤鍾林間笑相迎盡言此美澤天意恤
下吐麻麥固已定預見禾黍成且幸賦輸辦敢
望求他歲次第還與官口復甘別營願常獲豐
稔自覺所取輕言罷乃散去溝壠紛縱橫使者
有職事其喜誰與并高齋聽滌滌不寐達五更
豈不省文移賴此一夕傾天明作浩歌滿總編
和聲

謝夏文州寄金線狹

天地生奇獸朝廷寵近臣覆鞍須用此投網爲

何人梨栗思雖厚雲山夢想頻煩君遠相惠時
爲一沾巾

依韻和子駿雪山圖

一甲溪山六幅中其間雪意與雲容君應記得
飛仙下殿馭亭前此數峯

此樂

吏散收簿書公館如山君歸來換野服携策游
焉如園亭極瀟灑陰森脩竹下拂石坐終日徒
倚不知夜山月照我明林風吹我清口誦太古
文往來池上行露下覺微涼南窓歸就枕心閑
神自安達旦得睡寢亂曰嬾守公何爲日日常
若斯爲言我自爾此樂非汝知

百舌鳥

衆禽乘春喉吻生滿林無限啼新晴南園花木
正繁盛小小大大皆來鳴藏枝映葉復誰使不
肯停住常嚶嚶就中百舌最無謂滿口學盡羣
鳥聲自無一語出於已徒爾嘲哢誇橫朝朝
泊我高柳上叫破一窻殘月明幽人穩睡正酣

美無計可奈遭爾驚少年挾彈彼誰者安得爲
我來五夏

莫掃花

莫掃花從教花滿地縱然堆積亦何嘗留之且
重東君意君不見昨朝枝上正芳菲今日庭前
已憔悴中間得好能幾時用此請君窮物理一
榮一謝兩皆空若了非真本自同但對落英開
酒盞每年如此任春風

詠竹 一字至十字成章

竹竹森寒潔綠湘江澗渭水曲帷幔翠錦戈矛
蒼玉心虛異衆草節勁踰凡木化龍枝入仙陂
呼鳳律鳴神谷月娥巾披靜冉冉風生笙竽清
款款林間飲酒碎影搖罇石上團圓基輕陰覆局
屈大夫逐去徒悅椒蘭陶先生歸來但尋松菊
若論檀樂之操無敵於君欲圖滿灘之姿莫賢
於僕

詠石

石石陰黑陽向岸胚胚山骨帶天地鏗鏘鬼神

刻畫鯤鯢張怒眼虎兇交鬪額敵如温玉聲清
洗似精鋼色碧花邊硃兩盡奇品林下磔然無
俗格冰霜慘冽堅操不移塵土昏冥孤標自隔
堯旣獨立見到侍中家磊落羣居在牛丞相宅
昔時大士常命汝曰聽徒今日襄翁且對君爲
佳客

深渡

前日寒食在綿州牡丹盛開海棠落今已逾旬
過深渡山桃一枝橫曉閣此花平川最爲早何
乃於此才破萼化工豈爾用功偏蓋爾所生居
絕整一年春事但自了勿較後先嗟寂寞

嘉川

嘉川之西過新棧幾里朱欄繞青壁我行落月
尚在水水影照人襟袖白繁英雜綴脩蔓上綠
錦纈帶垂百尺清香滿馬去未休頰爾春風慰
行客

青島

青島客館之東軒前對長江隔層嶂欲危一徑

八林外竹柵茅簷儼相向愛其生事亦自足牛
羊縱橫雞犬放安得與爾號比鄰爲作野歌供
吹唱

木瓜園

驅馬下高崗吟鞭只自揚溪山過新齋草木發
清香浩蕩來江關策紆去棧長春風去欲盡樽
酒嘆何嘗

長舉

山色滿西閣到江知幾層峯巒李成似瀾谷范
寬能關外晴煙落深中晚靄凝無田畫奇絕已
下更重登

水碓

激水爲碓嘉陵民稱高穴深良苦辛十里之間
凡共此家人麵出無虛人彼貯居險所產薄世
世食此江之濱朝廷遣使與水利嗟爾平輪與
側輪

長舉驛樓

爽氣浮空紫翠濃隔江無限有奇峯君如要識

營丘畫請省東頭第五重

正月八日映中新花

深碧長條淺紫芽，曉叢無散傲霜華。只應耻在

江梅後，未着葉時先放花。

贈淘金叟

滙石林沙不自勞，挾光挑屑甚么麼。世間有宋

能勝儼比爾元來得校多。

過青泥

鐵山正月雪交加，欲探東風未有涯。纔過青泥

春便好，水邊林下見梅花。

過大散寄子駿

纔過嘉陵心自喜，歸來一夜寫君書。明朝便送

曾冰底，定有西行雙鯉魚。

飛仙石溪

愛此潺湲任潑衣，獨尋幽石坐多時。日斜徒御

應相笑，底事教公上馬遲。

籌筆請峯

君看籌筆驛江邊，翠壁蒼岩屋起畫煙。正是峽中

住絕處，土人休用作會田。

柳池贈丁細

場屋聲名四十年，五車書誤一囊錢。老來山驛

爲監吏，相對春風但惘然。

偶題

鬢雲雙墜給明珠，窄窄羅裙短短襦。閑把花枝

起新樣，滿調金粉畫文輸。

天漢橋

風吹兩岸菰蒲乾，日灑一汀鳧鷖寒。夜深霜月

照湖水，須上此橋憑畫欄。

望雲樓

南山北嶺遠如層，朝雲暮雨濃若蒸。樓高百尺

見萬里，更有底事須來登。

漁泉亭

竹列蒼戟枝，除稠亭開翠幃。窓戶幽下分瀟水

入渠口，正坐小塌臨清流。

此君庵

斑斑墮籜開新筠，粉光璀璨香氤氳。我常愛君

此點坐勝見無限尋常人

二樂榭

曼山北來聳峨峨漢水東下流滔滔開軒直可望百里最愛此榭凌雲高

沒郎亭

鑿城爲洞深且長沁壕開逕爾復荒有亭如許入蒙密誰比次山稱沒郎

油虛亭

雲外架峯簷際橫竹間飛泉窓下鳴欲往二樂卽歇此何懷已自如冰清

茵蔯亭

日高過竹湖水光風長入座荷花香交紅映綠滿渠下各有意態隨低昂

貫嘗谷

池通一谷波溶溶竹合兩岸煙濛濛寺幽直去景漸野宛邈不似在塵中

王氏北溪

石龜州北墓峯起一去距城無十里煙風秀氣

護巖扃松菊清香泛溪水輕裘肥馬正榮耀春
韭秋菘任凋毀待將底物勒移文谷口濃雲白
如紙

雋老水壘

之人物海後所尚亦瀟灑不承春秋學乃好水
墨畫營溪吾鄉里有綢滑如研君凡幾多筆爲
我禿數把

李堅甫淨居雜題一十三首并序

堅甫旣得請太平官遂於長安里第營
治亭館爲逍遙種種之樂已而作詩十
三篇遠來見寄且使余亦爲之余愛其
趣尚清遠因以累句附其所題之未越
非精工聊以寒命云爾

何事當清世歸來詠考槃近聞新任處不似在
長安

右辭居

米鹽辭劇務官觀得清貧自取閑官樂爭教俗
客知

右靜叟

將何爲幽意有此古桐聲爲問好彈處誰來聽

辨行

右琴室

身閑無可奈惟此度晨昏與客正爭局聞誰休

叩門

右琴室

纖細羅几格無限有奇書想在中間坐潭如額

琴魚

及菘山別錄

右書齋

試品齋中畫曾無第二流頑礪與亂條應挂在

當頭

二畫余之筆因戲及之

右畫齋

日光明駘蕩天氣暖氳氳草木徧庭檻清香朝

暮閣

右春軒

清颺動蕭瑟翠樾減姿姿却愛夜來月滿窓寒影多

右秋軒

鐵石枝梢勁冰霜節目圓淨搖風冉冉閑映月

娟娟

右竹軒

翠羽攢何密青几綴宮繁誰知人與木俱是太

清孫

右檜軒

寒溜日涓涓紫紵小檜前不知明月下誰與美

潺湲

右水亭

未老先求退題庵乃自呼有才須進用能保此

名無

右退庵

淨君都葺了餘地蓋斯堂不用栽萱草無愛可

得忘

右北堂

丹淵集卷十七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湖集卷十八

宋 蜀文同與可撰

明 吳毛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詩五十六首

晉銘

長安需碑者遺我古鼎銘不知其所來有眼實
未經凡百十九字詭怪摹物形縱橫下點畫不
類子與丁試考諸傳說其源已冥冥宣王石鼓
文氣韻殊飄零始皇燹山碑骨骸何玲瓏我恐
鬼哭時正爲此物靈安得不死神提去詢大庭
爲我譯其辭讀之駭群聽

秦詔

山流濯幽阮銅篆發古耀我行奉天縣叟以百
錢贖讀之迨二世元年所刻詔謂法度量者盡
始皇帝造辭止曰皇帝久遠若爲道乃命斯去
疾具述紀其右文章既精簡字畫亦佳妙亥爾

何等入敢作萬世調其爲者非是所累繞一廟
區區頌微末回首皆可弔郡兵厭寶玉得此只
揮掉灑流落荒壤千載尼潛與乃知天宇內事
有不可料此物今何爲惟助觀者笑

問陳彥升充古瓦硯

魏主用死力構彼銅雀臺當時臺上瓦百澄爲
一坯燒成比堅玉翠甲橫崔嵬西陵既歸後此
地日以摧後歷典午朝群雄力相壓茲臺既已
傾此瓦只自堆歲久岸谷變埋沒深蒿萊初誰
得耕人刺之研松煤其理密且潤端歎真可嗚
彥深所有者一一皆珍材自言欲構時經歲無
一枚琴紋與錫花此乃如瓊瑰前日秘閣下重
匣手自開示我者佳絕恰用一樸裁形模甚古
野用可資怪魁歸來作詩乞願致無違回

謝楊侍講惠端溪紫石硯

學文二十年語氣殊未成所以文房中四譜無
一精豈不願收貯恐竊好事名自愧中槁然敢
假外物榮前日下秘閣謁公來西城公常願過

厚待以爲墨卿廷之吐佳論出口無雜聲語次
座上物現有紫石英云在常使得渠常美其評
因取手自封見投囑所擊倉皇捧以拜其喜懷
抱盈歸來示家人衆目歎且驚言僉我所有瓦
礫而理瓊貴價市珍煉風前試寒泓磨知密理
潤點覺浮光清洗濯鑑面臺彈扣牙音鏗遂剪
十幾巾加以重篋盛客來有欲觀稍俗不敢呈
願傳之子孫更重金滿簾作詩敘嘉貺慙比毫
毛輕

西岡僦居

出官在秦蜀始末凡十年所治得公宇靡不完
且堅中堂與挾廊角翼相鈞聯領屬僅十口出
處皆安便冬夏惡風日侵薄會無緣今年歸中
都職事叨磨銓未免僦屋住敢謂須華鮮西岡
頗幽僻愛此遠市屋問得王氏居十楹月四千
牀榻業几外空處無一椽區潤及井甃坼壁皆
相連經庫須俛首過隘常側肩所謂十口者日
繞螭鼓旋前時大暑中幾不禁裨廷鬱若烏釜

炊局如狂行學走過亂蟻飛蚊刺群蟬今日
幸過之復長明日然喜見白露節相賀肌肉全
如何下滄雨曉夕常綿綿瓦破樓欄柱階墻
垣穿惟供改席坐豈暇安枕屢中屢止數步深
已可載船盡室徒跣行一起復一類京師費耗
地居止實重遷條料計月入外得無義錢却思
已過分僅免親犁田自望於古人若地而升天
小廬焦生高陋甚頗子賢引之論要幸吾迫宜
此焉捨勝比鄰者樂矣無畏煙

閩鄉值風

烈風吹華陰古槐若長呼高沙起黃曠四望如
一鋪上馬低便面據鞍兀長途日晚過潼關行
客亦已疎守吏索姓名沸亂如虫蛆兩目不可
開說之使自晝夜至閩鄉縣值僕相欬欬困定
卽洗溼泥土捫短鬚草草具盤飧寒落飯與蔬
恨無妻少府爲膾黃河魚

積雨

京師值積雨洋渚皆滿城况當洩决時左右羅

深院有客南河居旦夕隄上行病僕挾鷹馬十步八九傾職事有出入長抱落膽驚都人素蒙怒小官常見輕排闥要穩道欲避不敢爭試欲效呵止園目根姓名往往被濺污直落舌與睛歸來事洗濯袍袴紛縱橫仰首問天公春澤當早晴幸有好日月何惜施光明

大熱遇散關因寄里中友人

六月日正午大暑若沸鑊時行古關道十步九立脚煙雲炙盡散樹木墮欲落喉鼻喘不接齒舌津屢涸槽血債破領鞅汗馬濡臍幽坑因猿狖密奔渴鳥雀至此因自謂胡爲就名縛所利緣底物奔走肩炎惡塵心日夜迫欲住不能略因念吾故園左右悉林薄昔我未第時此有文酒樂長松借高蔭飛瀑與清濯層崖對僧詠大石引客酌畏景雖赫然無由此流燥于今只夢想欲往途路邈所效殊未立期歸尚誰約徒爾發短歌西首謝巖壑

問景遜借梅聖俞詩卷

前日讀子詩快我煩病軀若坐大暑中瓊盃飲琳腴辭嚴意清絕敢謂人所無子乃不自高尚爾專聖俞爲我誦佳句實亦郊島徒遜云有家藏兩軸如椽蔗我方嗜此學常恨失所趨願子少假之使之識夷途

秋居覺景因感所事

閑居閑窮巷拙者誠所宜掩書坐前楹默與天理期是時新雨收物物含秋姿疎簷正殘日曲几方涼颺群雀下空碧逐逐顧且隨微蟲出幽隙繞繞行復飛疎草挺堅勁不命草木衰叢蘭吐芬芳豈畏霜露知觀此動與植一一全天資因念物稟生有性各異持夫人爲靈者仁義實所尸胡爲智巧役所有日夜隙不能保其元妄事紛擾爲汲汲以就死所耗無幾置運本旣不完何用冠且衣余因激所遇攬筆成此詩庶哉學者心讀已而悟茲

彥思示望南山詩因答

余於蛟雍間屢走官道上終南百里近不得過

馬訪徒常飲雙眼引首且夕望群巒突天起氣勢頗豪王余名愛山者所見亦無量萬華最魁傑詩之豈曾讓至此覺才弱不敢輒名狀世謂秦土強捨是孰爲壯彥思奇偉士雅志同所尚近自山中來滿幅以詩貶凡是山勝絕鈞冒付心匠驅驅以大語句度實奔放豁若展圖畫壁紙千萬嶺讀之未云徹早自肝膽喪試欲効其說無迹可依傍坐見山所有已若一携杖何嘗俯清澗解帶濯塵埃掉手入巖谷琴檜樂幽曠浩漭八極大真心恣飄颻此意殊未諧臨風一悽愴

朝中條

荆山赴大華百萬如走駝筋尾不相殊前後翻海波既至摧而蹲仰首爭列羅大華勢愈尊引手欲下摩中條從北來亦願依魏峨豈知隊伍弱只類馬與羸奔騰氣力盡群伏飲大河飲已只南望爰然將奈何

寄題威勝軍守居高明榭

石侯守銅鞮暑居念煩愀營基切城角列礎出樹杪密橫四野外轉目可俱了長風落齊極萬里吹縹緲主人白羽扇日日上清曉琴檜滿佳侶以樂軍事少晴煙抹闌闌暮角送禽鳥語客莫遑歸前林月將皎

仙禽送景遷赴階州監稅

蕭蕭彼靈羽英英下瑤臺揚翹俗采暗振響仙籟回凡鳥只欲避衆人亦驚猜羅以萬目網難以雙翼摧千載困塵土一身伏蒿萊晦色不敢耀藏音豈能衰飢腸金屑實渴吻瓊漿開俊首事澡刷一飛遊九垓

送呂希彥司門通判河陽

行父須生公相家修潔不類在統綺豈惟浩蕩愛古學實亦縱橫曉時事孟州之民爾何幸一旦得此賢半刺定知未幾政清簡日日案頭詩滿紙河陽花開酒休託太行雲飛樓好倚若因行縣至盤谷爲訪其間隱君子

送周介之學士通判定州

紫垣之東蕃辭宇合四翼
天家積圖史編簡何
萬億介之才藝選此地
典文墨縱橫四部內
騁驟千古力又爲光祿
校頌倦承明直嘗言石渠
樹五見美春色前自啓君
相得請均外職翩然
駕別乘去矣大河北

又

河北扼虜要定武承其咽
分道消勁兵望之爲
中權朝廷倚注地擇用
須材賢黠獫狁所聞射
獵不敢邊茲焉勢愈重
豈謂甲馬然將軍廟堂
老御史蓬瀛仙合謀運
潛略勝氣堅古燕惟當
陪綬帶壺觴鈴閣前

送柳才金判秦州

翩翩河東孫豪邁有祖德
二十補楚椽能用口
破賊歸來入京寺不借
推挽力驕夸固其宜了
不見顏色題更蓋本乘
入幕乃屈職淮西號劇
府君也茲歛異朝廷選
材吏聞下前日勅奉詔
者云誰此章君可塞

送張宗益工部知相州

學術深沉久未施
晚登臺省世方知
詩章好奏周文廟
字法宜磨魏武碑
禁掖便當提大筆
名藩翰自擁高麾
應憐共試金城者
答颯渾如鄭辭之

送王恪司門知絳州

絳守園池天下誇
絕述有記詞聲牙
蒼官青士左右樹
神君仙人高下花
遠水依然尚鈞帶
舊門想已無鞦韆
自憐俗狀不能到
此去羨君專宴街

送蒲霖中含致仕歸園中

急趨長拜倦勞勞
自笑風埃蒲綠袍
官味十年如水薄
歸心一日共雲高
毫釐已悟蝸爭角
文彩須知鳳得毛
且喜還家收拾在
錦屏山下舊東臯

送劉立之著作歸長安因赴安定知縣

西郊晴霧曉霏霏
回首京塵一拂衣
上國莫嗟爲客久
高堂初喜改官歸
洛城氣候花纔動
灑水風光絮恰飛
恨不同遊曲江岸
與將歌酒泥

春暉

送張正夫監簿歸漢州

知已非不遇其如才命違宦名疑在夢親疎只
徒歸道路盤危棧家山指落暉好將綿竹頭重
拂入關衣公門客
表不出官

新霜

新霜著庭樹葉下如猛劍蕭然物容改有若懼
凌控砌下丹橘落墻邊紫桐破精神光竹勁健沮
喪柳怯憊覽景惜向暮感時驚怒過勝事實可
樂閑愁本堪嗟何當共佳客對此酌香糯

答馬子山節推見寄

會陪參畫從案牘文雅當時最盛傳玉桂好風
橫飲釐翠濟明月漾吟船石渠金馬余何者綠
水紅蓮子尚然好養江邊鴻漸翼詔書非久下

苗川

紅樹

萬葉驚風盡卷收獨餘紅樹擬禁秋已疑斷燒
生前樹更共殘霞入遠樓楓岸最深霜未落柿

園渾變雨初休勸君莫上青山道粧點行人分
外愁

彥思惠楹梓因謝

秦中物專美楹梓為嘉菓南枝種府署高樹立
婀娜秋來放新實照日垂萬顆中滋甘醴醴外
飾素茸畏彥思楹展露滴合持贈我復復以佳
句再拜極所荷珍之不敢盡玩已即深鎖茲焉
遂名產沙苑忽么麼

彥思有北樓見寄之作依韻和答

我教守居城上樓最宜登覽群物秋層層高寒
礙翠嶺來檻直出橫清流煙中島嶼遠歷歷風
外巖壑寒颼颼主人好事安意樂日夕幸此忘
幽憂

閑居秋日書事

秋雨晚蕭蕭端居閑寂家雀餓爭朽穗蠅病落
寒條雲過茶煙沒風歸硯水搖惟當詎圖史閑
日底能消

寄題湖州沈秀才天隱樓

自念久不偶，歸老東南州。地名水精宮，家有天隱樓。收捲勢利心，欲與汗漫遊。出處固以義，無爲子光羞。

酬仲幾秦州道上見寄

送子入秦處，紛紛黃葉間。孤舟渡野水，疋馬轉遙山。明月每夜望清風，何日還新詩。慰牢落爲一破愁顏。

入谷馬上四首

宛轉入深谷，一林遠一丘。搖鞭弄新霽，把筆韻高秋。翠嶺雲長合，寒潭煙自浮。因成憶猿鶴，聊此爲遲留。

其二

亂竹圍清密，垂蘿蔭屈盤。晴林風色淡，晚水日光寒。樹石因誰好，烟雲只自漫。群峯若相待，滿眼碧巉巖。

其三

北谷氣象佳，有景乃天設。峯巒牙虧，漱湍瀨相綰。結珍條拂垂，袂芳草留去轍。自顧塵滿屨，安

能住深絕

其四

群山護秦隴，轉去轉幽深。嵐氣重壓眼，秋光清徹心。凭鞍吟絕壁，解帶坐高林。愛此崑崙好，臨流洗俗襟。

將至隴城縣

數日山林間，鬼眼復傾耳。煩襟一以換，飄若方外士。今朝出谷口，已覺俗慮起。可惜身上衣，斑斑蓬塵滓。回首林下游，何年赤松子。

宿雲屏山寺

翠嶺聳雲端，巉巖走復蟠。客從塵外入，僧向畫中看。月上千巔碧，風生萬木寒。平明惜歸去，猶待一澗欄。

寒食

蜀客寓秦城，寒威怯夜生。火床功甚小，酒榼力何輕。月外天無色，霜中地有聲。王章龍具薄，數徹郡樓更。

寄彥思時在長安言遊終南

日日望車馬君當何日還談諧思衰羨篇什愛
關關大道風埃惡長河水雪頑相招早來此擬
欲問南山

寄景通

別後西城上來須到日矚目迎秦塞馬心過龍
山雲寡合無如我高懷少似君相思只相望徒
爾託云云

聽天台處士彈琴

處士得琴要誰師自然爲言秋思好因聽夜
聲圓耳出滌哇外心搖寂寞前廣陵君且止不
欲慢商絃

鳴玉亭籌筆之南

層崖高百尺亭卽層崖下飛泉若環珮萬縷當
簷馮坐可脫赤熱聽宜徹清夜亭前樹膚利爲
繫行人馬

思歸鳥左右掩作

峽中足啼鳥醜雛不可會其道思歸者雄鳴卽
雌對前雲漸起後山月已背行人畏聞汝一

聲一心碎

夜發散關

風吹古關口萬木響如裂凄涼異鄉客騎馬聞
下月板道霜鑿鑿石梁溪咽咽怪來曉寒重柳
愛山頭雪

宿山寺

高峯浮雲際古寺高峯上秋來已滿洒雨後益
清曠坐隨明月轉吟伴寒蛩響待曉出松關幽
襟謝嘉貺

中秋月二首

隔林澗澗生寒浪倚漢岩岩數亂峯記得舊山
會此夕碧崑千尺坐高松

又

望外物容澄似水生中秋力棄如刀此身直視
乘雙翼飛上三峯第一高

二里溪濯足

暑氣沉晚樹晴光滿遙川下馬古道樹濯足清
溪邊勝事樂水石幽懷託雲煙還來振衣起回

首徒也然

稠桑見荆山

萬物鬱蒼蓋盤雲氣勢雄縱橫誰畫筆屈折自
屏風倒樹出斷外亂雲生掩中無由更停馬此
意恨如蓬

白鶴寺北軒圍碁

祗園隱城角開軒極幽邃日影轉不到居常抱
秋氣余茲度炎煥一局忘萬事擾擾門外人誰
知此中意

太常致齋爾書寺壁

晚日微明美雨餘竹陰桐影共蕭疎
中庭坐讀畫扶桑大帝書

景遜以詩招碁因答

待闋官期遠僑居客思多許時閑日月願與局

中碁

初入二里

樹色交山色蟬聲雜水聲客懷殊不似信馬此
間行

又送劉著作

北地戎馬後凋殘今幾年邊民此天幸縣令若
君賢况自儲蓄久定知摩撫全好須圖善政能
爲作詩傳

送張僕翁歸整屋二首

一覺落天夢送吟招隱詩携家異鄉去變服散
人爲郡場雲開後圭峯月上時清秋此高興翠
酒問同誰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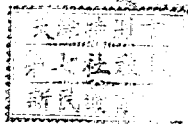
山曲水曲處其間皆美田夫君別桑梓此地卜
林泉壯歲可立事明時方尚賢何當再就詔便
恐說終焉

丹淵集卷十八終



丹淵集

二



藏書圖記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十九

宋 蜀文 同與可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裕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畫厨雜詠

宋復古度支晚川晴雪

景色變雲林寒光混煙水造山定何處渺濛繞

可指

早秋山水硯屏

晚靄隔遠岫秋容入平林方素僅盈尺品谷能

評深

冠君玉郎中大嶓

嶓性最難圖生意在盤繞伊人得之妙郭索不

能已

小嶓

骨甲與支節解絡充精研手足雖爾多能使如

一錢

黃筌鷓鴣

短羽已滿襟弱脰方劣及母也向何處開口猶

仰食

滕昌祐芙蓉

雙幹發寒葩一枿立紋羽欲品精妙人君當二

三數

毛老鬪牛

牛牛爾何爭於此較鬪怒長鞭鬪兒童大炬走

翁媪蒼稜八九子駭立各四顧何時解角歸牙

舍江村暮

鄧隱老木寒牛

蒼崖稜骨草辛綿巨木牛死生枯筮羸牛日曉

已嚼草稚子天寒猶打錢

許道寧寒林

許生雖學李營丘墨路縱橫多自出交柯揮霍

裴曼劍亂髮淋漓張曉筆

易元吉抱檉猿

老檉抱擁腫金猊立鬚鬚當年隴山道似此見

危層

引子章

蒼蒼引黃塵雙耳誰驚立高原想新霽町疇見
行迹

崔白敗荷折葦寒鷺

疎葦雨中老亂荷霜外高多情惟白鳥常此伴
蕭條

孫太古辟支迦佛

調御出火起正念薩埵捧香生信心一士之意
在筆外彼太古者何情深

許中正捕龍雷

彼龍胡為被天譴不肯為天行雨澤天救雷公
恣搜索龍藏何所忽爾獲提之滿空若曳帛霓
風電火相卷射雷張兩翅但拍拍首尾挽之足
雙蹂龍力與雷固不敵雷轉威怒龍覆魄須臾
定見肝胃拆萬力千氣凡幾畫斯人斯品入神
格

范寬雪中孤峯

大雪濕天表孤峯入雲端何人向漁艇擁褐對
嶢峴

晚秋煙波

直於一丈素寫盡千里景雲山杳杳已成秋煙
水溲溲方入暝君應無心得此畫我豈有言能
兩詠

春山

岡原草木秀溪谷雲霞媚君筆誰所傳獨解吐
和氣

秋山

孤峰露蒼骨疎木聳堅幹高堂挂虛壁爽氣來
不斷

梁信羯鼓小圖

高梧間垂楊玉宇極清遠三郎當殿坐左右擁
佳麗穩檢近香案躡蹠吐碧穗寶几承畫控竊
紛文綵袂花奴卷雙袖佷立前奏技君王頤之
咲軒庶動和氣誰謂一尺素寫過天上意聽者
定何如觀之猶解穢明皇嘗言花奴
羯鼓可解琴穢

蒲生鍾離

寒風酸號月慘苦。梟飛狐鳴滿墟墓。叢棘亂磔
鬚野霧古社禿。剝倒枯樹下有三鬼相嘯聚。
初行誰家作。疰疰痛熱腫痒快。嘔吐塞噎咽喉。
脹臍肚呼巫召。現使呪詛翁驚。忙設賽具茅
盤草。缸置五路飯。孟炙串狼籍。布相共收歛。各
執去方此危。坐歎且嘯怒。爾相視生畏。怖有神
傑然。駕巨犢。前訶後擁。役二豎。此神噉鬼充。且
暮其腹尚餒色。蹊怒鬼逸見之。悉失措。窟匿不
暇。相告論酒。傾肉落雜。穢汗魄。醜飛。身復仆。
一入木底。只四據。一尚把盞。愕巨額。一自隱蔽。
振耽覩。神用氣攝。縛束固前死。入吻無十步計。
之嚼喘。或味飲蒲生。胡爲適爾。遇盡之蒲卷。無
一誤筆墨。醜怪實可懼。持以贈余。子何故。搗手
不取一錢賂。他日乞詩者。九屢試爲言之。寫其
故。

折楊柳

垂楊百尺臨池水。風定煙濃盤不起。欲折長條

寄遠行想到君邊已憔悴

丹淵集卷十九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

宋 蜀文 同與可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 建先

挽詩

仁宗皇帝挽詩十首 弁狀

同前在草土伏閉

大行皇帝奄棄天下號慕摧咽無以

勝處竊念同本遠方巖野之人偶用

詞業以干仕進

大行皇帝親考其藝賜之科第尋得

召試揮真館閣憐其親老又與便地

俾得榮祿以給供養不幸前歲遽罹

家禍解官去職持服鄉里居常自謂

同也何人草茅之姿螻蟻之命叨被

恩澤如此深厚但恨未有死所不能

上報萬一昨者大諱之日以故不得

隨從列辟朝夕哭臨臣子之心實為

大痛伏見山陵擇日在近同歲病初

起復不能奔走旬旬執役斤土荷鍤

負舂以先徒衆謹齋戒撰成

永昭陵挽詩十首繕寫其一軸非所

以盡五內崩裂之意聊以助天下昆

蟲鳥獸悲陰哀踰之一聲云

緒業承三聖規模盛一朝廷周禮樂庠序漢

文章殊俗皆歸往蒸民盡樂康帝功如此大宜

享壽無疆

右一

徇速承王後聰明復辟初恩波同海浸刑網比

天疎屢有搜賢詔曾無諫獵書惟餘封禪事應

恨缺蒲車

右二

求治親垂詔觀文自著圖何曾憑喜怒未省赦

譏諛塵世留徽號煙霄返舊都悠悠增笑驗難

問鬼史區

右三

寶輅嬉遊少珠宮藝學優仙毫媚風帛麻深煥
星鈞天極推神層兵防演秘謀騰流今已矣長
共教林秋

右四

政殿谷丞爾經筵引俊髦未嘗耽逸樂終是邁
焦勞歸路三山遠遺臺萬古高小臣無分去定
擁墮再統

右五

神輿猶烘樂奕榮已寶米留恩均器服下詔約
山陵影殿處綸几皇堂掩漆燈蕭蕭拍城下空
有暮雲凝

右六

浮世期云盡清都位欲傳秉珪徒請命脫躡遂
登仙遺澤流天下重光照極前幾時來甲觀更
待一千年

右七

被袞纓憑几躋堦忽受同哀文鋪帝業證冊謀

仁功竭履趨群后號咷動兩宮銘旌未華淪萬
里參悲風

右八

幡翼離三殿蕭笳接兩都堯祖如考妣禹葬省
人徒豈金遊詔石應同去謁湖愁聞下竹使海
外走哀符

右九

史祝周壇日人憂祀國時飲池無善效頰水有
遺辭仙仗朝三后蕃儀集四夷從今河與浴長
馮鳳臺悲

右十

正肅吳公挽詩

虎節歸兵日麟符命使年帝將還二府人已哭
三川清議誰違者高風自凜然佳城空萬古一
墳掩寒煙

右一

鼎重文章重夢龍德業尊簡編成故事寧褒與
長存風旋飄寒陌霜茄咽晚原誰人碑有道德

不愧斯言

右二

張中允先生挽詩三首

善頌堂中容華嚴會裏人生爲天所祐沒與佛
相親祖送逾千兩哀號動四隣宜祠瑞筠社永
配蜀江神

右一

鄉校杏樞範闈門慕典刑愛有高士傳欲註淨
名經素節標家牒芬情勒冢銘近誰瞻碧落應
見少微星

右二

文行俱高妙聲名五十秋君恩來草澤子舍上
瀛洲有相身須盡無誰淚不流庭前雲蓋石長
伴影堂愁

右三

張思孺秘校挽詩二首

昔在天彭郡倚居過一冬感君常見訪無日不
相從遠寺携碁局高亭把酒鍾誰知三載後孤

家列新松

右一

人前常奉詫張也好堂堂處衆謙和甚居官志
力強當時君壯健在座我蒼浪今日翻相哭無
言問彼蒼

右二

呂惠穆挽詩四首

文靖登庸久朝廷政教隆相門無或議子舍有
如公恩澤非微幸官榮悉治功至今清論在常
滿縮紳中

右一

帝御皇圖後公居右府時開陳諸議論感發止
嗟咨自此傾宸眷方將正宰司胡爲便淪謝天
意固難知

右二

憶在南印日家君此忽亡公時帥本道力爲濟
歸喪賤息將何報深恩不可忘如今每念及惟
有淚浪浪

右三

自出公門下常蒙禮意勤相看如子姓交政爲
郎君每望中書入俄驚遠計聞何時高冢上永
日哭寒雲

右四

張林宗司勳挽詩三首

司勳自夔州遷判移梓州路提刑召爲
開封府判官出知華州至華二日而死
巫峽乘輅去涪江擁節還方來赴京兆又出領
潼關鞏肉川冷瘦頰毛案牘斑音容今遂已清
血爲公浩

右一

候騎排弓熊牙門換戟衣使塵方報入神樞已
云歸關吏驚來往鄉人歎是非生平幽石在誰
爲刻珠幾

右二

素節鄉評重清芬世聞傳謝家兒姝盛穆宅弟
兄賢展矣茲良士嗟乎不永年西風奇哀調願

爲唱新阡

右三

張道宗比部挽詩三首

比部有學術司勳第也自省判爲廣西
轉運使聞兄死華州一哭而死

學宮詞章妙才高志力強帝方知可用官欲漸
難量始得西原使獲於右省即念公今止此無
語問蒼蒼

右一

見說聞西計危勝已似刀撫膺成一慟復輿送
三號舊館州名桂新居里曰蒿九泉休負恨蘭
玉滿兒曹

右二

憶在南岐日于今十二年宦途聊避迨賓館重
留連正喜謀黃唄俄驚葵園田無由執行繡徒
爾淚如泉

右三

石左叅挽詞二首

世澤傳流範戎翰演秘謀雄藩未賜節大壑忽
移舟謝氏胡床在羊公羽扇收光華歸今子何
恨掩泉丘

右一

昔年陪宴上婚臺一聽新歌一舉杯此會如今
嗟已矣擬將何調寄餘哀

右二

丹淵集卷二十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一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 同 參

吳 吳一標 建先

雜著

黃氏易圖後題

易以數變以管攝天下之事物橫該直涉窮崇
擴遠幽么隱奧無所不及古之人得一緒而力
引之舒演盤約以系其說滂洋混漾而初若有
以可紀者究其推合遷就往往於端末亦自整
今之所謂京房之學者是已房既受術於焦延
壽延壽嘗謂房必以吾道亡其身後果然豈以
其自置太奢而尚鑿者歟取六十卦更直日事
候一歲風雨寒溫以効其裁休獨以坎離震兌
號方伯監司以分至專王之氣主之其事疑強
配不精解勤且勤矣然後人臨文所感奈何故
吾庶先之論由此而興矣庶先少遊四方博學

善辯議湛思無不曉貫因悟周流六虛之說遂以完合京之罅漏散八卦所重之畫均諸消息而著之圖焉終始出入無一謬誤如瓊之聚斗如輻之擁轂循睨俛指不失倫類復撰明衍行圖卦氣三篇以正諸家之未至以辨傳記所以昧沒之意磨神睛補鬼髓庶先之深功厚力也欲視於世求此題述試爲道其大氏世之君子考其圖閱其書者瞭然若粉墨界畫不待講解而其法自得此吾所以不復區區也熙寧己酉孟冬望日墨若堂書

張景儒先公手澤題後

提刑司勳景儒嘗以其先正尚書公手書十九帖示其乃公之守成都時通洛中之家問也厚紙細字勻圓滿幅行楷相密淨無改竄讀之其間雖與其家人語言然未嘗不以己之治蜀求宜于遠人及戒告其子使居官當務以清慎端絮與人恭順爲意者世之人徒知公生平立朝以風節修謹爲名臣且未知公於其閨門不以

私志國不以下廢禮亦如是之至也賢人君子修身治心正家以至于任天下之事豈有內外大小之異耶其誠固以一矣其今見之於公也景儒公之第三子自幼以孝友聞于人凡公之寸簡尺札盡能收拾哀聚躬自綴緝標爲大軸此其尤完者也景儒謂某曰是不獨自愛以爲歲時霜露之思蓋將傳諸後世子孫使之知前人所爲一切不簡矣知信昭之是無忘乃祖之懿範矣因捧之愴恨良久其遂借去展玩累日乃曰昔蒙家僕其父集未始一日離於身孔休源每見其親所寫書輒哀慟流涕景儒高行斯人之徒歟其有開畫扇而追悼持遺劔而祭奠者固未若景儒之所藏真蹟燦然終身常在乎其目矣於其將還謹題於後

魯肅簡公尺牘題後

余過城因問魯肅簡公向時爲縣之遺蹟有言演覺寺愛山亭之榜公親筆也因往觀焉徘徊其下凜然若在其左右歎息良久願慕不忍去

寺僧可吟復出公書凡六紙煙昏雨濺幾至腐爛乃公去縣後與甘泉經邑真琛二上人之手書天禧初仁宗爲皇太子公自秘書丞以右正言召改戶部員外郎爲論德仁宗既卽位公遂參預大政公生平以剛重潔直聞天下故被選爲調護之職當時士論無不相慶以謂用人蓋無誰可踰於公者今觀其字畫與其所以爲書究其留意於舊故周旋委折諄諄訪問無一事不至者噫誠忠厚惇實之正人端士也世何有哉今夫人少相與從遊平居勢相若則嘗欲合兩心以爲一文內于腹中一日起所利僅爭頃步之差則闊視遠走亟往先就之既得乃反面不復相誰何很驚恣肆軒然自以我正當如此甚者交相詆毀或盡力排逐置死地嘗試呂視公彼何等人耶雖然彼二上人者能以道行取重於公信亦非秦秦浮屠氏之徒耳因囑可吟令完綴緘鑄之勿妄巨示人會進士李宏隨計入京可吟委之裝背襪軸俾稱其事宏歸携以

過余且求余跋其後庶傳之永久也無疑熙寧九年丙辰七月癸酉洋州守君灑泉亭記

八師經題後

佛書載地獄事謂與人間造罪業而死入此者大小相較各以苦惱報無毫髮差謬者具言所以爲報之狀種種怪異初若不可信然往往呈露以警動世俗是果然矣吾友直閣呂縉叔叙八師經述陳氏子事蹟甚詳密乃言其自見聞也如此縉叔性堅正其語且不妄予遂得此本持歸蜀願鏤板以傳布庶當世有乖高暴疾務爲不逞者雖曰已幸免國刑迨天禍完皮革呂就死亦使其知幽陰之中法今棲楚慘害不可得而苟脫矣且恐懼故或能易心改行以自贖首乃此經今人歸依之明效大驗也榜嚴道人繼舒師善化人者人大信之可主此事付此經

白後院圖贊

白後院圖蓬山太守安子野之見寄也子野言世傳此本甚古識者謂陸探微

之筆郡有畫工善模搭今試使爲此謾
持去敢求評之余愛其凡用意處非尋
常畫入之所能及此雖不逮前人而與
刑在矣乃作贊以示子野至陽之精動
而爲物豪健越猛力不可屈伊惟後視
質狀乞乞西海之中洲名黎窟厥生其
間萬里中國請試言之大畧詞曰

肩尻抗衝鬣尾蓬勃口哆舌掉耳衝目突竄海
鉞蛟捎空碎鵠虎豹飲髓犀象嚙骨腓胃膾編
不敢前掉忽時驚奔天出地沒有皓然者來何
歲月陸生探微寫以奇筆筋緊肉怒常憂竊養
後人傳摹粗得髣髴有客好事遠以書達掛之
高堂氣象酋罕每至昏夜鬼神窸窣瞥然觀之
寒發毛髮世有此類其勇莫越爲之贊云大愧
異評

覺濟大師真贊 并序

成都府大慈寺有高行僧曰覺濟大師
繼舒者以其年某月某日歿于其室其

學人文照其弟子居逸等議葬之於彭
州九龍縣選勝地而塔焉既已又繪其
像於塔中而恭事之請于常所與往來
者文同爲真贊同爲贊之其詞曰

有上品人學大雄氏了一切法到三摩地自領
秘囑震首西南化同毗耶現比優曇偈導演教
危歷四紀計所悟入屈忘其指在在處處瞻承
光聲歸如羣流望海以傾貴主欽依重侯諦仰
寵服恩名取昇天上乃數須盡示滅浮提孰窮
其端住東院西丹景山前大乘寺側藏固遺體
表崇高級是咨妙繪圖寫清真儀形則然不知
者神

恠石銘 并序

尋侯友仲立漢學制度宏侈爲一蜀之
冠當時不知何所得巨石置講堂之後
質狀恠偉勢若飛動昔孟氏借鶯花園
所蓄者皆聲武軍節度使願璣所進相
旣而縛是物亦散落民間余在成都往

往見於好事者園館凡自譚許來者一
一皆具款款此非耳而其完厚環詭上
下可愛雖到茂灌牛奇章號爲好事諒
亦未嘗見此者也治平丙午秋余視羣
進士試於此日暮環繞其下歎惜之不
足乃爲之銘其辭曰

廣漢學官後有奇石礪硯一抱嶽峯九尺怒蜃
驤首狂龍轉脊擎空將醜壓地欲圻神乳滯腹
老苔漬頰堅包勁脊潤吐活脉誇殺羽人詠窮
墨客敢告存護千古怪碧

盧杞傳題後

盧杞少時已險澁無正行藉父奕清各人不識
其醜爲號州刺史號有官籍三千杞因奏言籍
患民甚德宗爲徙沙苑杞復言彼亦陛下百姓
莫如食之便德宗喜曰杞守此而憂它宰相材
也乃賜豬猶民立召杞爲御史中丞遷大夫遂
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異乎哉杞也士大夫立朝
能自以其才結上知而都貴位者於古幾耶蓋

常有所因于人然後可以脫塵泥而薄雲霄矣
彼因之者或未有以能厭於中雖非已所願求
而它自欲以已爲其重行之至此尚宜遠巡顧
慮擇去就以避天下之大論一失之已爲當時
所謂君子賢人者姍笑不存錄所服塗地矣自
昔帝王命相以夢以下以自識其器業以得之
於左右正人端士以深知其又負于海內之望
者既審矣乃置之巖廊之上朝夕與之講議所
以安養元元之治動神幾宣靈謀崇固萬世大
業而共饗無疆之休烈乃當然爾今杞皆不然
獨以豬爲謀而遂至於宰制天下士民之命毀
國章貽主禍頽替壞爛顛覆狼藉如此豈上天
以時將溷亂擾攘不可支持而生杞與國俾造
此紛紛者耶無乃先以其兆示人謂杞體雖人
而行禽獸故使由畜產以進者耶何其本末輕
賤陋惡若此之甚也天意若曰杞狼豚穢殘類
豬故以豬登其身噫杞可賤矣然天之所以命
人而作監於其後者亦已惟矣

李允尚書謚議

尚書恬簡和裕廉明敏給幼而警悟有成人之志壯且該洽中求士之選兩贊府事再浍邑政居爲僚友之嚮服去得吏民之懷仰常致顯積用傳清議道才美者公常在焉慶曆中魚周詢爲御史中丞好善樂義賞拔賢俊乃獨表公求以自副公居臺侃侃其著風力事畧細故言存大體上常納其中啓人不知其外述會廣言路尋當諫職遇有所發彊且不避屢詆重戚謂辱於要位深排貴寺盡奪其寵勢當時衆論于今在耳旣膺延閣之命頻委名藩之寄佩越印守抗符建廣牙握孟節旋旋自鄧典憲在洛泊然知止還政就第其有斷積訟止暴役活冤命辨寤獄公之在官常所從事行已至是與人何愧以書而沒世亦鮮儼易名之典禮具于國謹按謚法曰履正志和曰莊公之居職乃心夙夜義不勢屈名非詐取考合懿行宜與此對請謚公曰莊謹議

素靈宮醮詞

某年月日具官某今差某官奏香果醪饌攝行清醮于大聖金闕真元帝君某伏奉十月二十一日敕書致祭者皇帝因星文謁見肆赦天下蓋慮方宇之內物有不得其所而冤憤上激以成茲變者夙夕警懼無或處寧以至避正殿撤常曆而深自損抑寅畏天戒欽修聖德如此之至也復命守臣於其境內神靈之所宅皆俾虔恪供事以道上如此孜孜之意庶期消伏災沴以召休應帝君昔嘗顯章威靈儼禦元惡棲真秘奧光景如在其謹如皇帝詔旨上薦圭潔伏望下從人欲垂享精愿攘氛萃祉保衛方國某無任虔叩激切屏營之至頓首頓首謹詞

丹淵集卷二十一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洞集卷二十二

宋 蜀 文 同與可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奉

吳 吳一標建先

記

成都府玉局觀新建五符幢記

事有絳干荒忽茫昧之中繇曠古及下世無俗
書以傳凡智解扶濟不能究度至詆忌敵人令
弗通思慮所該外物語者率謂在喬同誕非經
見乃用擯笑不講錄是皆蒙塞自淺豈家然竟
盡大方之理者歟其有導神幾宣靈謀混淪焉
行于亡形以鎮養乎元元使怪厲不作消被摧
砂不得橫俾以肆其姦是術也凡王侯保土社
比羣品當知禱服而尊高之渠可變忽耶其所
謂蓋太上洞真靈寶五老赤書云按元始至真
肇探於太樸之先娛神火庭尋詳曲折煥譯妙
勢爲天臭實告瑞發應秀映靈都神杖封固長

依哇息大道君王帝諸真懇請恭受及復難逃
傾倒切至始賜於譚敷請紫微居齋九旬後肯
付昇然猶戒禁勿得布下是天所貴重若此不
記從何初運漏墜人世有聖研極鑄削詭識
其倪緒取安諸隅廣寓秦寧傳云東京完水壽
時正一道陵患魘魅恣雜關人鬼使異行植幢
嶠山誓刻嚴毒自是判然幽明不蔽至黃唐文
欽重瑒置昭慶道祠歲久歸然頗剝爛幾泐無
所考宋五世天子英文明睿陸用賢峻命侍臣
趙公廿鎮蜀公致治未替民物宜願賜潤孔時
川臨生林蒼饒毅登體腹温飮蓄訛勅疫淪伏
不起寇兵再消寂無纖諱頌公平循聲辭邑邑
公固以爲未然復訪悠遠安保方域俾無虞疾
之深計顯効休功件已設施事可託神亦圖崇
修原椽陳汝玉學廣知博古公具前躬舉秘符
解銀論辯公得且喜告下趣輯廻相玉局衍基
潔爲靈場築垣繕宮就完種勝初伐石西山嶺
地深宵材洪執鉅輓致致力工徒慙嗟求策迷

所一昔暴降滂發漂硯下礪出道平夷遂可獲
行既至正晝商雲叢飛滂然下覆天光明麗景
氣晏悅曉謫高真颺若來况都人觀繞驚歎喜
蹈回頸望公視若父母云護我等亭育撫肅心
精神虔祈報昭露明日投匠矩尺鵲爲舩幹恭
肖神畫鏡勒其上科禁周具供所祈納大坤之
維求末蒙祐噫大霄妙章上靈秘篆何此羣兆
幸焉親覲常爲投依以挹厥休千萬億年公惠
無泯一日公戒部吏文同使紀其事同謹再拜
撰辭以獻復類而爲詩以與蜀人使長言之無
窮其辭曰於未物前有氣混茫橫無端崖混莽
汪洋中函神胞孕此威章靈聲决分飄青陸黃
布照大空流精發光乃時玉符獲于元皇自然
秘文盤葩屈芒支交歧聯蜿紆結張皇執焉噫
練千洞陽瑩煥九霄瑞應蔚彰書簡刻金輝燭
垠煌大陽靈洞倪仰是惟時時諸真殞命以竊
請皇容觀祈必願償命入太空九光華虜擴開
金局動次靈囊戒勿下傳上館乃當何切墜流

降莫五方完志未朝幼猶肆狂虎冠道師得焉
其詳植石墓形大嚼之傍陰怪靈驚掃滅伏藏
後多歷年復治于唐迄今巍如鐘磬芳亡治平
之君堯舜禹湯詔用趙公付之蜀疆公來民宜
蓄暴响危太和熏蒸百體具康肌夙夙履果
衍穰境珍苞蒲獄朽析揚沸舌頌公壽福熾昌
願公光華袞衣繡裳移蜀之爲天下以涉公聞
曰噫是志曷荒有及後人乃利也長或告真文
本先圓蒼可圖營之福招禍禳流陰西南被賴
無央公喜越爲日不暇違牙譙西隅王宇是望
高宮異如綵枿繪梁覆檀其間岬然百常先時
堪輿與公効祥木膝雲幪異執爾量蜀人其承
求隔管殃公德之深萬世曷忘杪哉末今峴碑
陝棠

利州綿谷縣羊樓谷仙洞記

熙寧庚戌春余遷朝過利州通判寇誣茶甫爲
余言近季按朝天驛人云去此七八里巖谷中
有神仙常出見洞口因往觀之自龍洞開具舟

西下過小峽有山崑然崛起萬仞翠壁如削中
闢大門可五六丈時正晴日光下照有一童子
先出次有一人白衣皂巾曳杖垂長髯襟帶隨
風翩然往來下視久之左右數青衣從行有物
若雞犬若虎若鹿者先後之又有執扇與徽者
隱隱若繪畫甚可愛人之長者裁尺餘舉止詳
緩如人行二十里許乃不見問其下居民云相
傳五代時土人有王姓者種山下壘室欲覆於
此因遣婦去求水婦汲遠路有病僧創穢其蒲
身腥腐不可近輒前索飲婦惡之且懼未始見
弛擔走僧遠就器飲殆半遂去婦不能易之隱
其事置木田上其家人無長少一來飲盡之婦
以故獨不露口晚又俾婦致饋既至其所得僧
飲餘水者盡飛入此洞婦既不見但號哭奔走
譖語跳盪如狂人忽聞在洞中呼婦者婦仰應
不得去悞恨至死自後堯童牧叟常憤見不以
爲異近年每至天色開霽則出出必盡日就中
山間花木盛發時出尤屢冠乃取畫圖示予余

曰嘗讀封禪記見符符中利州路轉運使李
允元奏綿谷內山洞中有神仙見自言嘗
往見凡三數人或立或行衣褶皆有異光至日
暮方沒蓋此地爾因求其圖之別本以歸王子
秋余移守興元有新府從事賈君瑄自南榮訪
余於陵陽見圖屏上乃言其向官洋川時常與
太常博士陸不考較進士於寧武亦聞之歸日
與丕詰洞下同立良久其見果不妄指圖之洞
壑巒巒豁谷磴道曲折出沒一一盡如此俞侯
之彥座中遂卷圖去命工摹之且俾余次其事
列之圖上余爲記此九月二十三日記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敷行無演
在焉爲余言其城有胡氏者名劍字倚天國初
時號爲高賢修積善行嘗奉事異僧四王羅漢
者置寺住之後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
天不願仕辭之在京師出入起居與西還之期
王日日預言於其家已而究驗盡合無少差者

初倚天去彭在道中以至都下人往往見道人
被襖褊狀貌怪偉常在倚天左右忽問他有不
能見之者以語倚天倚天但笑而不答自知王
之於此陰護持之爾術士嘗言倚天壽不滿四
十倚天過華山謁希夷陳先生先生甚喜久留
其居爲造藥一鼎使携歸餌之後教以度世延
年之法倚天既歸如其訣行且久其身朽然若
將翩翩隨風而起云鄉人異之一日有晨叩其
關者遣視之不見其人但以杖十七莖倚門而
去倚天收之卒不知其所以致之者自後胡氏
之門愈盛逮今累世矣倚天至七十八歲乃卒
余因與演詣其家觀其所謂杖與藥者杖非世
間所有之木色紺紫堅潤可愛藥大如彈丸赤
黃有光隱雜寶其中重若金玉余歎曰倚天人
不能知其所以然者陰行甚密矣所以三異人
者常相與逢遇如此警動之倚天雖已去世亦
自與斯人游風塵外爾豈俗士哉其孫靖爲進
士端厚淹粹爲鄉里所稱余因謂無演曰靖佳

士也於以見胡氏子孫承藉其祖之光靈慶嗣
綿綿無有窮極者已無演曰然是可記也自余
未與元靖道人千里致書且求記其事余爲記
之

彭州張氏畫記

蜀自唐二帝西幸當時隨駕以畫待詔者皆奇
工故成都諸郡寺宇所存諸佛菩薩羅漢等像
之處雖天下能號爲古蹟多者盡無如此地所
有矣後歷二僞至國初其淵源未甚遠故稱繪
事之精者猶班班可見近世所習淺陋寂然不
聞其人此亡宅蓋苟於所利而不自取重其所
爲之技爾獨天彭張氏能嗣守道人之學用筆
設色氣韻標置未嘗輒自奔放惟一謹於良法
不爲世俗之心所怵誠可尚也予寓彭累月居
甚閒暇日與承天僧敏行游凡出於張氏之手
者觀賞殆徧信乎他人之不能相與較其後先
矣敏行乃其俗裔也俊慧通博亦善於此聞予
嘉歎其父祖之所爲磨石請予道所以然熙寧

六年中秋日記

成都府楞嚴院畫六祖記

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歸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不妄與人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相上下常呼之曰詩伯可脫蜀僧復通吾儒書學者從質其義日滿座下虜形垢面破衣敗屨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能如是者俗年六十示戒於大悲之甘露道場慶曆五年乙酉五月九日也前時畫頌其案中得八萬錢護其所常在來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餘止此爾其爲我命奇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釋迦殿雖然用此被唾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祓除諸妄而泯相忘心我爲是功德之意也道人諾之會廣漢劉允文有名於時遂召使圖其事采飾殊絕鋪置有序叩問傳付密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文照信法死之勝緣而畫評之善師者也予舊與

惟中討論五經大義甚重之畫此時予亦觀允文下筆後十七年予自秘閣校理乞侍親得相於臨邛郡道人使予記諸石嘉祐六年辛丑五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

雲夢記

興元府唐安寺戒壇院六臂大悲觀世音菩薩者乃通判軍府事太子中舍盧洪徽之之夫人長安縣君朱氏之所完飾也初夫人自熙寧年庚戌歲狀若娠者凡五年不得免夫人日夕恐懼世所謂祈禳禱禱之事與夫但有可以爲崇救之術者無少時不孜孜於此逮癸丑冬徽之移官至自關中一夕夫人忽夢遊一大寺經行殿廊下見壞像偃於壁金彩晦剥手足損墮夫人佇立嗟悼者久之有叟皓然來旁謂夫人曰此功德凡歷百千萬人所視其間未嘗有一人肯爲修之者夫人對曰見不幸累年姪子在胞善惡殊未辨願欲莊嚴此像庶憑藉威力使早得就瘳免茲憂惱可乎叟曰爾果如是自獲靈

報遂覺用言于微之然但莫知其於何所而能見也十二月余與微之至寺為懿德皇后忌因過此院見舊塑一軀頽委于曲室余方召主者譴責之微之遽曰是若洪之室人向所夢之者具道其一一撤之歸語其夫人夫人曰儻似是我遂來觀之曰果然也乃擇日移置前廡命工如事潔被垢全補綴諸缺更日未久物物嚴備相好圓滿百福端麗邦人競集團繞讚歎後夜夫人復夢叟持藥一匕付之曰可煮此飲遂如其言裁下啞良久嘔出大小黑白者無算復血如煤几數外驚寤流汗漬浹舉體窅然如甕重墜翌日撤之亟詣余以喜告余曰固有之矣嘗聞是大士者昔于無數恒河沙劫時在觀世音如來所聞證妙法獲二殊勝上與十方諸佛同慈力下與一切衆生同悲仰以無作妙力施諸無畏觀其音聲下救諸苦自非誠懇堅固信嚮深切詎能如此感格妙慧以取勝樂者耶以夫人精意愿篤勤服佛事匪惟今日魔蟲妖惡欲

害於已者即時散滅抑亦自此以往當獲福德智慧之吉祥者無疑矣噫彼世之昏頑庸戾心生懈慢者來觀聖像得不起信心而反善道歎自利利他斯莫大之因緣耳微之俾余次其事刻石置之側熙寧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十五日丁丑記

捕魚圖記

王摩詰有捕魚圖其本在今劉寧州家寧州善自畫又世為顯官故多蓄古之名蹟嘗為余言此圖立意取景他人不能到於所藏中此最為絕出余每念其品題之高但未得一見以厭所聞長安崔伯憲得其摹本因借而熟視之大抵以橫素作巨軸畫其中皆水下密雲為深冬氣象水中之物有曰鳥者二曰岸者一曰洲者又一洲之外餘皆有樹樹之端挺寒矯或羣或特者十有五船之大小者有六其四比縣之架輓轆者四稼而網者二船之上曰蓬棧檣楫餅盃籠杓者十有七人凡二十而少二婦女一男子

之三轉軸者八持竿者三附火者一背而炊者一側而汲者一倚而若窺者一執而若餉者一釣而俛者一拖而播者一然而用筆使墨窮精極巧無一事可指以爲不當於是處亦奇工也噫此傳爲者尚若此不知藏于寧州者其論說佳妙又何如爾聞有郭煥者善搨寫余亦令爲之郭之平畫有尺寸其可愛與余爲此尤盡其所學其樹石則出於余之手也劉名繼勳爲左藏庫使知寧州嘉祐丁酉二月十日新平官舍記

丹淵集卷二十二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三

宋 蜀文 同與可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奉

吳 吳一標建先

記

梓州中江縣樂園堂記

客有言於余曰天下郡縣之政其守令或謂有難乎其力者氣俗狃狀好犯幾禁之使然乎何獨常措其地而固名之也余曰不然是其謬泥迂曲不達其體而後獲此之論也夫民之所以資而生者將以自贍其欲其勢不能無動以役其所任之智既爾則情貌矯謫初若不可知其是非利害之形煥然常自兩立矣孰者或違聖賢所正之道與國家所制之令者哉我凡以其取聽於己者以義而枉直之無濟以私所以理斷矣郡縣有大小其事有煩約之異才者臨之一術也雖民訟雜集吏書擁進其於區處但

財勞指顧耳曰難者何耶昧者不能故有人情
狡詭不可論契要深濫不可辨之說是則天下
郡縣常容有不可調一之治者矣豈其然乎中
江爲梓之三萬戶縣生齒旣衆分地旣隘其爭
鬪之辯侵越之訴奮已遽作紛午交銜鞭之庭
而械之獄者亡虛日矣所決一未厭其願則號
冤唱屈奔走跳盪于勸農使前者絕復續焉士
大夫以無可奈何而適爲之今者何嘗不莖名
而起畏茲有年矣河南廖君自福昌移治于此
聞之所以爲政之大氏也無急擊無緩縱禁以
櫛之結以鱗之摩撫柔愿規厲陶突善端幾
觀聽而盡民自戒告無敢欺濇曾未逾歲已底
無事噫才者也君亦自顧如此宜順是以就燕
佚之高乃營聽事之西爲堂四百椽萃昔經史
以朝夕訓育子弟爲園五十步時植蔭木以時
節笑會賓友深虛曠潔雅若世外他日寫書畫
圖抵余使名而記之余因爲文道其所以爲是
之意復以其堂命之曰樂閑以君之政治之閑

而於此爲樂也君學精而才長貌溫而氣嚴襟
矩風尚淹重宏遠如使其立行道之地發首德
之府蹈切烈之途闢名聲之場可量也哉簿書
之期會土木之興作於君未故也豈煩余之多
言乎治平元年五月日記

梓州中江縣新堤記

縣爲江所環固名之其源蓋出于綿之龍安鹿
爬山初若二帶其深財漸車至神泉始與諸谷
漢水會爲一西至于羅江南至于陽平匯東南
復吞旁流迺浩漾爲洪波浮于縣之西郊歷坤
隅勢下頗壯猛南注折而東斗且闕遂廢擊左
岸土穉善崩歲歲內蝕若剝以刃若掃以帚邑
人惴恐弗安厥君治平二年春河內虞君子孟
爲之今將解去尚訪遺敵及此卽行視歎曰是
將禍于後者夫吾不爲地陂而民魚有日矣於
是料材課工趣之成期補完墊漏填築堅垣以
循沿而推軋之其夏大雨澤潦屢集至此力不
勝迺透迤行復走故道積填累塗隱爲金堤

望之岌然直偃橫斷初民來觀萬首如蟻朋行
旅聚譁譟踴躍誦今德老禪一口且曰秦之
冰唐之兼瓊膏以水利遺蜀民民至于今神祀
之今吾厚君珍水害於吾邑吾邑之人又將何
以報之哉謹當戒告子孫卽其地以祠世世不
敢忘也君聞之笑曰過矣此非所以盡吾之所
爲者曷足以云爾之德耶貢士賈汝奇等二百
人逡然進而言曰夫古之賢者凡是建立豈與
夫乘其利者必固徼其所以見思者耶蓋仁惠
決人其久愈深雖欲已之自不能矣竊謂君之
懿迹與古何愧當附之金石以信于萬年君又
笑曰過矣愚何敢當此願毋言謹以謝諸君汝
奇等退以圖以書請余求文其言具如此余受
之曰是可紀也迺爲論次其所以云隄凡大小
五其長共百三十七丈高一丈廣倍其高用人
三萬計日四十五隄旣成無有一人議之曰不
可者噫如君者賢今矣

梓州未泰縣重建北橋記

上卽位之明年未泰縣重建北橋旣成其令郭
君經與其佐史君潤辭有請于邑人文同曰經
潤辭不佞竊廩食於此伏自念終無以施短才
立異効鄉者議與斯民與是役以利其往來此
前人憚勞異議又而不克爲之者工今休矣聞
諸左右約諸所以調用民實不艱其供而成謂
其且當然者經潤辭輒不愧宜其文紀其上敢
以累執事庶因之以傳乎亡窮經潤辭幸矣同
曰唯唯二君之治端幹明以繁使人謹已聞之
長老舊無有也均繇賦乎訴訟它人蓋亦有能
之者夫何足書是舉也同嘗觀二君之爲乃有
志於行愛惠之深者勞躬率心旦夕歐勵暴外
風露曾不以懈勤王事恤民隱古之賢吏凡不
過此是可書爾二君雖不見屬同亦將件次休
績揭諸華表之末以視于後人况二君所以來
之意誠且愿耶謹不避讓爲之詞云維縣爲梓
之所領西上府治蓋百有三十里叢岡沓嶺圍
聚邑屋曠畛感陋號最險下然實旅還過此焉

要隙大氏閩中清化始寧符陽諸郡所仰二川
產殖繒錦泉紵苻若刺繡鏤刻髹治之物與所
市易牛羸羊豕絲繭椒蜜之貨日夜旁午絡繹
亡負贏揭抗蹄裂局如水上下故北出之道跼
躡相織近郭有澗自東迤西橫匯曲夾峭絕傾
斷自昔經制有橋甚偉以利其涉逾五十祀至
和甲午夏濬淫溢遠豁逆談噎瀟不寫鑄極隄
豈叙礎崩納角楹翹虛羣版散墮日歇月隘以
至大歷庸吏數易一不省問人擠溝馬還潭圃
則有矣維汾陽君爲今之二年慈惠宣浹民實
信賴諸敝已抹回力圖此因倡于衆曰是橋廢
圯爾所痾悼予其爾復謂予何者萬口一和今
謀我協不煩今指頌進諸辦材糧交委日謁就
事於是集斤鋸會錘錘治木伐石均功投巧維
武昌軍適調此尉喜相厥役與今息藻昏昶臨
視稿餼豐美作息時節咸樂其用無少倦旣始
癸卯仲冬之丁未末訖甲辰孟春之壬子輿棧
朽壘一已絕手觀其橫虛亘遠妖矯虹截鉅載

鉤攢攢扶瑣綰覺直如削堅鞏如鑄崖廉禱緻
阿榮跛踈滯瀨塘激無以泐其固風日椒暴無
以波其壯百數十年之利過莫知爾旣而行者
止居者起田野毗隸閭閻買僧提引穉幼扶翼
耆耄臨行散走環擁登降睨高窺深歎息欣喜
如是累日始肯罷靜爰有杖者倚柱而歌曰昔
政之鄙寢以毀兮今治之賢條以全兮興事以
時罔齋谷兮取用有度胡怨怒兮無貲之仁濟
斯民兮不朽之利安此地兮同旣爲貳君委以
論謀以詳言之矣復取杖者之歌系于後刻石
道下以末行人之思治平元年二月一日記

東橋記

縣旣宮於羣山其修隴林麓逶迤曼衍分勢而
住爭會于左鯨偃蓋卧尾吻相屬駱溝澗谷蟠
縮破斷蓋荒源野溜瀉湧涼激夏澤秋潦相倚
爲暴故東郊之地少夷陸矣距市門百舉趾衝
道橫裂岸土脆墮舊架短朽庫劣淋下歲累民
一再易登搖塌漏過者歎憐如是不知凡幾百

年人無謀之比橋成之明日其令經府潤辭又相與議曰此既爾舍彼謂何營之像飾冠弁而不顧其被之壞蟻豈威容哉材糗羨靡幸可并就遂移工爲之廣陘四楹咄嗟以具無慮治木百章礪石百礪覆瓦五千枚剖竹三百个役匠四百指費曰三千刻無橫欲無管使而告罷矣噫二君者孰爲其端然負此千室之邑耶發已之仁與民之利實亦盡其所職矣同復從而文之以道建置之始曰經者字義府姓郭氏野人曰潤辭者字堅叔姓史氏野人曰同者字與可姓文氏縣人

成都府運判廳議恩堂記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細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爲不當然遂起衆論矣區宇之大吾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員萬里旁裁直製界爲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爲名者常慎選注往服其職底財賦察僚吏宣布威惠顛假之柄其所與蓋已重矣惟劍南西川

原整演沃吐庶豐穀金縉紵絮天灑地發裝餽日報丹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幾所謂之半縣官倚之固以爲寶數珍藏云其所謂佐者既非覲覲循系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止亦當崇大闕顯與主者儀形無缺始云其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管一切置之事廢既復亦踐襲往制回曲卑狹不足以視清曠講燕休餘其翕然蔽沒蓬蘞舊所泄者未遑營之職方員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願將濟之貳實以才擢既至攷究內外靜煩省劇隱諺革候濬利宜章列城信長俯伏觀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襮矣龍閣直學士趙公肯總外計其已詳比今復校節臨鎮于是聞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規斥其地塹爲一園集材於羨命工於陳合諸慮慮授以程品築墜址植巨屨曾不累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廡延廡衛欄擁衛扃戶通聚若翔而尚塔將塔

而復振奇鬱秀嶽發遠思于其上鮮蔭珍木悅
真賞于其下寬宏可以鵬賓侶靖密可以籌金
穀壯哉推乎誠大邦之崇構而外臺之偉觀也
既落之侯謂廣漢郡尉文同曰是乃昔之所可
指處今已化爲佳境爾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
以屬于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爲
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楊長沙叙戴氏常皆
部吏也同今奉侯命而記此職正宜矣其敢以
不敏辭乃次其畧刻置字下以夸示未久然懸
不文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記

綿州通判廳伐木堂記

巴西郡處二蜀之會人饒地腴賦貨繁茂官於
是者力勤于它應兩道使傳之出入領八邑民
居之利病二千石既主辦于上事以熱至則爲
之商輕重夾可否爲其丞者最繁一府之煩畧
孫體均勢平上下易交有從事可以持耒使比
麻較語以相辨白研理之極得平而後去有椽
屬可以覆詠競議法律恬妥詳緩鋪述枉正不

用惴懾以畫意見丞才如彊明則攬衆說之是
以與厥長相名而行故無有不可外人之善議
官政者或齟齬踴躍高簡自用不以誠盡下則
庶務放紛所趨背盤以至民輸免吏肆姦涓減
麗緻廢亂條紀是則聽斷裁撥猶且未給又豈
暇更營館舍悅書史以僣取佐郡之樂者哉故
于駿來是州而得以爲伐木堂也聽事之東舊
有奕宇庫陋偏仄鬱而不舒于駿至未幾而宿
積久敞切理以解紛亂梳栝內外次序君餘間
迺撤匱篋出簡冊以治素學顧此地謀高新之
會羣材溢山流積岸下移運楡樺以足其用增
引欹裂改負陳靈凡成屋大小共若干楹軒廳
虛明几案新潔視公事已此焉且暮于駿治易
有聞當世不以其能自爲夸高尚取詩人以道
德相切正之義榜名其楹朋友故舊有來過者
必引納於是講究不倦迺知于駿非但如眾人
者欒觀宇設亭榭以侈已之燕逸蓋將於此窮
爻考辭磨瀝心髓以會三聖人之意爾堂成明

年俾同爲之記子駿姓鮮于氏名侂閩中人著
易斷

彭州末昌縣治已堂記

常人患負已之所有而不能自增廣之猶田焉
雖美沃腴殖殖藉蕃猥然弗時芟燔亦已見其
報之滅裂如也其有糾鈐故高懼忽整墮務以
不足耻其躬營營焉日求所以勝于心泮愈堅
而彌愈銛者非賢者誰其能之狄道李子忠性
明徹而才果利厥聲鏗然懽于縉紳崇卿巨侯
交啓薦辟今尚令于末昌也其處之譬僮之視
梧園而丁之睨狹竟假施其功而肆其力坎
既至未幾乃構堂于其所居之西北隅闢二室
敞一軒曰棠曰晦曰默總而名之曰治已脩筠
珍幹羅立瓊旌寒溜袞袞乘行沼瀟茂樾清鶯
旦夕滿坐子忠公事旣休即來其圃其所以題
之曰治已者有肯夫楊雄曰治已以仲尼曾參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忠其尚以我之所
得者爲未厭將酣飲而飽餒乎旣蒙且晦而又

默於此期深探而極取之乎噫內以忠而盡平
心外以恕而接乎物如是豈獨行於世而無所
悔也愚將見其騰于天而沒于淵橫軼于四海
之外孰有一議而缺於已者耶子忠之賢七十
子之徒也見屬記之摘爲道此熙寧二年十一
月十五日記

武信杜氏南園記

慶曆中武信始奉詔立學郡人杜氏方將教其
子航乃合其州邑士人之議聞府具書召子領
其事予旣至暇日多游息于杜氏城南園亭嘗
是時其處所始經度編列排置未若完具然已
見其氣象雄侈縱衡高庫次第甚設私自念在
蜀土田險隘民屋繁會得平地若頃許愛惜摩
撫分溝裂畦種種蒔植于其間冀四時牟利出
沒相屬號爲中人生涯者百二三爾是能捐倚
城腴田萬金爲游觀燕佚之所將誰肯然耶杜
氏嘗亦指而謂予曰有一子其材性以嗜學家
亦幸歲入有羨可卒就其業後時欲於此飾宸

館於此敞書室於此開講堂於此開射圃使四方名人聞士或至卽合此相與朝夕講肄評議將瞻拾之無厭或異日渠能挾藝業取科級歸以會郡官鄉人嘉辰令節于是爲一日之娛以榮其私此區區也予心尚之後予從官關中相去逮十年其子果登嘉祐二年進士客凡有至自武信者語次杜氏園亭必曰夥是甲蜀矣岑蔚幽邃明露宣豁有取必得心適意會實佳境也復見府中羣公燕集之詠大誇花木之麗池觀之美予既恨不能再至周覽勝絕且曰夫世人欲治一物計一事求所以卒償其志願者未始不齟齬而難合也多矣大抵患力有所不足而不克成或至有可成而患不能久見以如其所素望若杜氏之爲此也可謂兼得之矣始也教其子以儒術吏事求應有司之合法今已見其一上入等而再官有名矣始也披荆荆莽草朽削歲以栽築基級今已見其巍軒夏宇華胥而明煥矣始也折本而種擇技而附今已見華

擘擘而實豐繁矣始也瘞蘭於町疃孳於徑今已見蕭然爲長林而竦然爲高林矣杜氏復未老輕速強健家事一切委其季不間日爲其子營飭所以延候賓友之事於此始也雖役智慮而勞指畫今已見其外足自慰而中無所歉矣予故曰杜氏之爲此也可謂兼得之矣會其子用薦者得令綿之龍安躬來求記爲道其所以然

衆會鎮南橋記

士志於學而底其道之深也凡所錯事於理莫不順而於物未嘗有以不合相蓋正性以復渾融粹熟經營指顧一繇於仁義耳中山鮮于端夫濬茂而好善正重而有謀方朝廷初有抱罕之地端夫首以才選貳其治虜管澤城欲肆其醜者甚力端夫先身麾士衆乘陣分制祭具隨從之虜度不可角遁去已而正總守事勢益專諸羌畏攝不敢動創心羣疑釋然而安垓塞不舉渠荅不設致諸其隣仰首取法是功業者最

焯焯矣大既處之若無事惟其小者願咄嗟而有所不宜耶坐累家居杆杆然不自廢猶視其所以賞為者為之衆會鎮端夫別集在焉南出有道素號湫底甌窪不夷病諸往來歲久矣無能慮者時或積雨綿日赤垣散潰傾膠覆甃軒沒股咽噎隔不吐曠為汗塗端夫昔已深惻治且未暇殆今視之猶爾讓將橋焉其李師皇聞而說之願亦輸其家貲以佐厥役架材通溝琢石補道長袤高廣完好堅直回流變壤坦若無礙閭里毫倪過者歌德端夫以書聞余求紀歲月余愛端夫好學而信道以資其長才自從宦四方有惠利於人者莫不先之天子亦知其可用屢被旌典委以疆場之任洮西大劫世實知之矣竊嘗揆其美志其所以方厭然者必將犁結囉之田奴耶律之種乃事始止耳豈茲瑣瑣可盡端夫之所為哉故書此示其里人俾勿壞斯後世有以原其所先

丹淵集卷二十三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四

宋 蜀 文 同與可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纂

吳 吳一標建先

記

靜難軍靈峯寺新閣記

嘉祐元年同佐靜難暮是時邊警不動歲殺屢熟居惟奉詔書謹約束之外無一事可領但構引僚友窮高遠探古舊發為詠歌以度閑日紫微山靈峰寺者凡出必造焉寺居城中據山之險有閣北嚮下臨闌闌官居民宇池園觀樹間市喧合坊陌斜委平坐俯矚無不盡在外之高原大野環擁趨集周之城隍漢之壁壘唐之丘壠婁京毀落咸會目下當時猶恨其主者用智未深不能飛楹走欄直跨斬絕若是則左九嶷右崦嵫不起席上皆得髣髴每一來此雖隳黑尚不恐去自被召供職秘館或佳辰令節未嘗

不懷念向時相從於是之樂五年冬奉使歸蜀以故復至此郡授館之後接賓客奉燕飲日日不暇已復遠去卒不能一到此寺但往來馬上據鞍仰首憶前事感故迹而已時太守都官郎中解公指之而謂同曰是昔君侯之所常遊者惜其未甚顯快不稱其地今將授以規制而改新之君侯宜以文紀其上他人不知詳矣同曰是素所喜命安政辭六年四月公以書來謂同閣已成磨石久矣將受代須得記乃幸同把書東望注想良久心與境絕莫得名狀竊謂公之清修雅潔凡有建置蓋出俗外爲是閣也必能瓊宏偉壯卓立特出踳躅高虛執力走動東泉之幽曠南園之邃密西莊之冶麗北湖之清勝宜然四面低色飲氣伏不肯於其下矣同繫官在遠不能陪賞從之未與公燕賞使遠近景物後來所得者無由採摭以就鄙詞之壯觀聊執筆以應前日之命儻後日幸見尚遺略者期爲公以他文補之五月初一日記

邛州鳳凰山新禪院記

臨邛郡西北皆大山所叢衍迤旁薄深蹙遠走直注大渡隈迴轡詔暫如雲煙涌如波濤晴光陰嵐明昧一屬其間孤峯峩然傑立豪峙首領臨惜此伽藍遂入民籍乃以狀聞于大帥端明殿學士宋公祁願日本郡白鶴山中谿禪師淳用主之公隆法擲善樂受乃請盡舉其地以昇於師師梵行高特有聲南土持大法眼回購鄉社迅機敏語導接無倦拂蒙去節領會者衆受山之日遠近白黑咸此赴助景氣明霽崑崙軒豁若有神物踴躍衛護磔鼓之會遂不虛日禪悅法樂皆自滿慰方便之化城解脫之道場於是乎在師以余昔從事此郡嘗歷覽勝境今復倅州事具曉本末謂記此者真余之詳畧狀焉辭所懇精至因語之曰道以人存地由法盛增福持慧圖爲永傳師固已知之矣余何暇味哉其或叙山之靈勝述累世傳山之人紀師爲第一代任持此畧備矣嘉祐六年五月十五日

記

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

蘇玉壘南下過笮迤西循皂江左折越大平渡行深入曲無慮六十里至茂之汶川有地曰柘平羣山却立大陸初露畦麻瞻稻香遠空濶披壩帶麓壤土鮮潤景物瓌麗人物純篤就其佳處有院曰羅漢昔有頭陀德欽戒操甚嚴歲臘居久其徒委散是身獨在常懼其所將底墮落願擇高行屬巨香火得永康軍大中祥符寺僧義海者付之至惟簡師凡五世也惟簡性顛潔所趣端慎守僧律作佛事癯形晦面不避風雨遠近四眾咸宗仰之既至此地乃圖崇飾伐木鑄崖大輶材礎構廣厦設尊像備秘典納淨侶凡所欲有一一完具始逾一紀功力方絕以名上列乃錫金號庭堂虛敞檐宇飄動丹明碧照續繡崑崙誠歸嚮之福地而莊嚴之道場也惟簡余之邑人遠來求紀其事間嘗謂余曰青城諸峯惟大良最爲高厚然丈人上清之望者乃

世俗之所能見爾如吾所居正向其面脈絡表裏披歛出沒澗壑鈞蔓密嶺屈折高林巨樾巍崩險頂晨霞夕靄染漬輝耀滿澤涼激舍虫喧響一日萬狀無有窮極覓眼傾耳不知厭倦此方外清絕之境世間奇偉之觀而惟簡輒擅有之山林之人所獲多矣安得君之車馬一至其地且幸吾言之不誣余聽其說袞袞令人喜聞回視此身若處泥滓何時濯洗以從師微兀於其間哉因命筆綴次其事使歸瑑諸崑山遂以爲記云熙寧二年十月十五日記

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宇記

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治平二年夏四月被詔守蜀明年春三月上已來遊學射山至民樂也故事有張栢子者嘗居此學道以是日得帝詔駕赤文於菟衡雲衢和天關以去後凡其時兩蜀之人如以戒令約不赴而有所誅責者奔走會其上詣通真觀禱其神從道士受秘籙以歸一年禍福率指此日情異恭之所招致也自昔語

如此人益起信遠今遠近以期而致者愈無數成都燕集用一春爲常三日不修已云遠甚然各有定處惟此山之會最極盛太守與其屬侯城目出鍾鼓旗旛綿三十里無少缺都人士女放珠貝服繪錦漢纈崑麓映照原野浩如翻江擘如凝霞上下立列窮極繁麗徜徉徙倚直暮而入公既至喜遊人之遷然復愛其地距城不一舍而孤嶺橫出夷陸景氣殊曠絕但謂官室獨與物不比稱明日召知縣事李君弼賢語之曰此隸治下載譜籍寔號勝處而模矩制量諸不如所說奈何議者其咎將付之于守宰欺予與君其欲對人不愧中在謀其完矣遂授之宜所目當然者君曰公所命弼賢能爲之乃調匠度材悉以良法不煩公不傷私未逾時而已云事畢矣爲三清殿爲張先生祠堂爲道官齋館爲燕宇便室與凡所以可爲之屋者一一無不有亡慮三十楹開哈延連輝顯華耶于雲際動于林表誠棲真之秘夏而合宴之佳觀也

自是日有來者嗟頌願賜聚吻而談曰此地不知化爲榛墟者凡幾年一日爲賢者所經慮及舊而揭新之詎偶然耶豈神靈所居不可廢待其人而後俾興之耶不然何歷歲滋久而無一有所同者耶蓋屬之於我公也蓋延其傳以附地志公因使同文之爲紀其禰四年正月初五日記

衢州龍丘縣重脩徐偃王廟記

惟天之性人以仁其端本完重植深而培固凡所以設于事爲顛沛及復非目衆被利則未嘗以妄施或罹遇不幸至委國動民猶不俾一命自我以死而獨目身負之者既沒其精魂更億萬年亦不泯然與膚骸漫漬隨土壤化去必將憑依其地吐餐靈氣關陰陽主水旱導宣天心以蒙福于一方有人焉偃王是已衢州龍丘縣有王廟退之嘗爲之碑言王事至悉此不復書自唐元和時其裔孫放爲州刺史卽其居修大之今數百祀不知凡幾易至此近歲凶沴忽作

他走茂效遠近赴嚮必以王得歸背雅齒拜列庭下祝語未既祥報已集田吐野婦歲飢稔食不信殫殍泰然自處蓋嘗語王以爲一天云而

棟宇增級久廢不治塞摧侈糊貌衙蒙沒失於靖密與事不對進士毛維周等視此懼悼咸謂非稱循不脩飾民恭以情誠薄禮備積煨王鑿乃相與具材選工改化舊制天落地湧內外輝潔民之心由是益虔而王之威神愈爲崇嚴矣維周因龍圖閣直學士趙公并遠來句文刻目示後同不能免因爲紀其大畧又繫以辭使祀者歌之以答王之休烈其辭曰

穆旣不道今王爲民而遠驅國優身殞今其靈徘徊而游於吾衢王之去此今歲凡會其幾元名與日新兮悅然若王之常存惟皇之生元元今獨厚王其旨仁死不俾磨今顯以福尸于斯民皇命王之甚重今王亦報以其職水以之賜今早以之澤民被札壽今王心以偶裁言樓却今休嘉翁習性醇醲看藪今潔豐飲羣誠

今端莊外與物稱今進于王堂奉祀以時今王德敢忘王其安此今天地與長

嘉州平羌縣新脩夫子廟記

項川道士李有慶過叩訪余謂余曰漢嘉屬邑曰平羌者其令尉相與增脩夫子廟成欲君侯之文以紀歲月且未敢使有慶侯君侯可否應之曰予何者敢當此雖然二君與余無一日之舊不以屬他人而獨見諉於余意特厚或辭焉缺其望矣但昧知其所以廢起之由爲此復何讓道士曰聞之其先有屋數椽惟春秋二丁其令始一過其園爲行釋奠禮者旣出乃閤戶不復顧風揭雨灌虺鼠鏘漬液爛頽壓墟落如也嘉祐元年令始平馮君玠創殿一區搆夫子像圖十哲於壁後吳君升卿用安靜操薦者治此景君思誼以才侯子試吏爲之佐二君幹敏而文智參謀同臬地繩其復圖補完縣之秀民呂堯等趨善向教就集厥事願進材用文章委箇起五年季冬之甲子訖六年仲春之癸亥不

費公不暴私凡若干楹內外悉具虛敞深靖崇
庫有制著移連連魏燕秦藏俎豆儲典籍名
良師延美士於是邑人之佳子弟抱書楚楚來
立門下願藏業于其間者二君咸與之進勤教
不倦其大抵如此余曰是能爾耶賢哉其爲也
今天仕進者不自計其中之所有而所治才福
辟則嗟悔怨懟一切放墮不事事或倚上官視
聽不相及恣用貪狼推制其下以厭已之欲是
此等天下常不少矣今二君所涖之邑在蜀無
與較其小而能先務教本以篤其俗使詩書禮
樂之術日薰染其耳目是知爲政之大端也
書期會之末略解事者皆能之豈足爲二君美
哉道士待余文持去故述其所言然甚略是年
五月十日記

邛州永福院新修桂華閣記

唐經絕五代易蠶爲旦暮建知祥將蜀幸中原
紛潰途反側不脩職貢輒竊號井底旣苟且上
下日驚恐延死命豈復議與費舍訓厲賢俊雖

秀穎布列亦自然樸緩無理致暗翳昏鄙坤文
乃落真主出羣僞繫首闕下四海一治風教宣
泐字育涵煦剗濯錫錢章聖朝典禮大具陛下
御世光耀益烈邛爲要州地物繁縟俚師陋士
亦備文采章逢彬蔚實愈他郡天禧初計君用
章始繇鄉書奏賦高第是後累詔翻翻繼起至
嘉祐某年凡得若干人未安浮圖遵古好從吾
人遊嚮學樂善因建大閣飾素壁咸爲厥象罔
不惟肖榜甲相序簪笏易聯映端儼矜肅若集朝
會郡人仰止悉自規教曰子曰弟勉策脯慕上
人此舉爲勸實傳余意迺後來不可禦梓匠增
制續工肆巧常願與上人從事上人宜勿用廣
多爲厭壬寅六月十日記

自然水石記

陵陽守居負山悉石西左砌層崖餘地丈許平
夷可屋因植四楹面午橫楣闢幽軒正對大林
高株缺間視遠峰若畫工引淡墨作巒嶺巖巖
時與煙雲相蔽虧愛此有佳趣復靜密公事少

休卽至宴坐伏息日計數取多乃去外俗不得
知旁類巨矴如瘡宜鏡刻遂磨治將紀建置歲
月沃水盪拭見黝理若髮狀傾灘平波瀾漫航
迤復疊先後倫次窪淵聲浪左右役目自非天
寫神摹人巧孰能爲是必由融結固已有堅包
厚藏待子始祭章物蓋顯晦信在時人理疑亦
然苟達此與知命何遠雖爾既有形必復壞倘
後人加護則傳久未易泐因書側示方來期與
子志當所尚且俾爲仁壽異聞

丹淵集卷二十四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五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序

御賜飛白書序

仁宗皇帝飛白書乃聖人不可窮之大藝而無
所儼之絕學者也法傳之於天義授之於神淵
情睿思下寓毫墨揮灑變動函負藏畜齊陰陽
之功合造化之巧宜乎世人莫得窺其至精極
妙之端涯者已若夫皇居與球貴室珎刻有容
摹肖時亦飄墜其能於此以幸而獲之者自將
別爲秘裏盡略他玩流昇後嗣傳于無極而况
密繇嚴從躬被龍錫將宜何如以奉其休崇者
哉嘉祐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帝召侍臣二十有
八人觀書于龍圖天章閣又幸寶文閣是日上
親御寶跡縱寫華楮貂璫遠薦簪笏環視雲飛

霧散之狀龍驤風矯之勢震聲駘眩流動衆目
既而遂命以書分賜左右太子賓客韋公禹錫
時預此集乃蒙帝子之殊渥焉懷歸有光展對
猶濕觀其點分重角下壓秦寶蓋立主植高掩
周瑞仰惟祥符之書氏陽之詔始可相與配其
瑰麗而並其崇嚴者歟熙寧五年十月其孫文
紀爲陵州貴平縣令襲衍後積載以臨治願將
刊鑲布示于遠謀奉堅琰留宣德廟見求短引
以著其下懿哉侈君之賜揚祖之美乃文紀爲
人臣子之道於是乎至矣故爲題此初八日謹
序

拈古頌序

甚哉物之勝于人也又矣萬利舞于前其心未
嘗不艷然願得悉厭於己者所欲一動厥本遂
失而不可求既爾將何護持而復能固之者邪
彼根種絕下迷謬悟塞入類既淺餘習未斷者
故不足與道此嗟夫世之術智巧挾姦妄假名
教冒資級養已謂無輩視衆若不覲者尚亦唯

肝憫敬不自省覺其神已爲有力者奪去淪虛
浮空餘止腐殼猶務以氣自侈變改形狀標立
高遠誇稱庸惑殊不知一息絕續百骸附則
隨業散墮灑諫基趣沈幽沒冥無可洗脫奈何
日日戴此重障了不明悟此尤爲最可憐者也
嗚呼幻美溺人之深也如此其有能于其中視
之謂非已之常所能有故不仰其毒若水之不
能濡膏之不能塗者間有人焉資政殿大學士
趙公以台鼎之重再尹於蜀蜀之人三十年中
凡五見公矣求公之迹終未能得或曰公之位
既愈高而其色若愈下謙靜恬懿無一易德者
何耶曰是亡他也脩真達元總了妄法物有不
能勝之者矣所以常據三旌之榮樂萬鍾之厚
固如飄風值劍暫有一映彼又豈能轉之如俳
兒賴娟執綸曳僂俛仰顯則誼詼伏罷一由於
他人所役邪公旣以無事爲治其下亦各以無
事安其職化旣成矣因茲會古人禪門語錄之
深隱者拈而頌之凡百篇揭月昏衢擊寔與麟

賢者曠者悉使覺知仁人之言所利信博一得
求得公之志歎嘉祐紀禪師出入公之門下香
山如蒲從白傳之遊圭峯宗密接裴相之論得
公所述願布行之寫錄云初屬予爲序因爲道
公之髮髯云時熙寧七年甲寅五月戊子日謹
序

射中金錢序

學以正治心心以明養精神以妙應物是三者
常相爲用然後始能就乎可致之事蓋發乎其
內而不失其成于外者繇素具此爾古之君子
於射事尤所重擇侯選士莫不先之豈非謂其
善知夫此理者歟提刑度支張公文章政事之
外弓矢之學號爲精絕求之縉紳實鮮其類近
嘗以金錢置之畫帖之上以壓其的用明其中
之審與僚友競勝約先取以爲樂公徐立諦視
一發而遂獲之正投其虛鏃若手貫坐客欬色
相拱而顧左右驚聳都人歎詫皆曰昔人以楊
葉術已戟支伏泉者旣大且近何足夸侈之甚

彼有餘拙公因作詩以志其事大尹而下咸屬
和焉馳寄於同使序其略同曰世常謂夫射而
能居所中之多者豈天性之本然在乎習之之
久而後能也如志不自懈日事於其中無賢不
肖者一皆底乎其善矣豈他術耶噫非也是不
知夫所謂三者常相爲用之理也彼知之者則
不然取於精微付之於手指之間省度而釋惟
意所在未有不如其所欲者矣齊工之于削輪
郢匠之于斲堊與公之於今日之事其道一也
彼習之之久而能之者未矣哉熙寧六年正月
甲子謹序

種柳詩序

樂蟠地切邊其土燥澀磽確雖春陽震憤剖發
以導仁氣亦疎散不演潤凡草樹託殖生意結
結無人許長大柯幹局然皮葉磔然抱節起連
不中材用豈和理近戎落不密決抑西北性慘
冽曷齒與中州相絕至是耶楊君灑巨川爲合
之明年暇日乘高窺臨笑此童禿曰宜物之術

人常與天地相比擬寧有施力頗致不可欺遂種柳殆千根表絡諸道既自指閱各任其地闌迤灌浸期以必活生脉通定一無覆者春條森森夏陰團團禽弄螭鳴蒼野蒼茂於是彼人乃能識榮落以記時節行者得休陰無懼喝之爾變此川谷一若開鑄巨川爲政之大抵也乃作三詩記其事且欲俾後人相增成和者連章以至大軸巨川携入都下示余屬以序予曰事有利於用求成於本無或不謂爲難旣成而嗣守之能不毀乃難矣蓋人皆喜善自己出若名于他則萬計沮礙無少假貸者十常八九今巨川督此亦已勤矣來者能爲撫摩而不撫薪之是亦賢君子之所爲也詩將刻石於縣故余因以告後人云嘉祐庚子人日安靜文同序

賞梅唱和詩序

蜀之梅與海棠在衆葩中最爲高第他雖號有處珠瑣陋辱瘠苦不可與爲類者然海棠用治麗妖富偏擅民家取悅羣目無所選擇梅獨以

靜艷寒香占深林出幽境當萬木未競華侈之時寥寥孤芳閑澹閒潔真爲恬美清曠之士之所矜賞故其第又自高也成都鈴轄東街園有素芳亭亭下有梅因名之慶曆中四方館使太原王公護兵此邦是花正穠盛公命府尹程公而下七人飲亭上第賦詩道其美石刻存焉後二十年太原公之子道恭醉之用閣門使繼領此職其花依然尚如當時之繁醇之復會其師龍圖趙公扞閣道運使史館榮公諱仲思同僚左藏武侯永孚及之運判職方霍侯交敦誠於此繼集而又詩之語精意新聰照牙映落墨未燥衆吻爭習他日醉之錄以示同俾載厥事同日異乎哉彼梅者生于深崑遂谷之中又居西南絕遠群陋之國幸一得其所託遂爲王公大人所愛惜而詠歌之以傳乎無窮信夫天之生物滿盈于地中者徒芸芸耳豈能令之各善効其所負以取貴於一時耶蓋須待人而然後其名始有所成矣噫果如是則成之力其勝愈

於生之者耶一人之功殆高茲天耶同嘗於此
爲識者議之因序賞稱唱和詩故復云

樗蒲格序

李習之有五木經余常愛其叙所以爲樗蒲之
用者知未皆具然其戲最古世之人罕有能作
之者故曰木曰馬曰關曰矢之類雕鏤彩飾短
長鉅細會莫識其制度矣忠牧夏公守幽暇日
出其家所藏先帝之賜者爲其僚屬講而行之
於是盡曉習之之說也如此獨所異者盧曰雉
犢關塞塔禿撮梟之外復加進退二采蓋使其
投無一或虛者焉又以禿爲黑以梟爲雞者疑
語近爾按馬融張華皆云老子入胡爲此戲楚
辭有呼白之語周史載擲盧之事藏質劉毅何
尚之高光宗之徒皆以是而立善名也乃知士
君子者亦無害留意于此彼王或王洪之墨蹟
鮑泉蕭望之泥嗜掠惡取禍固宜所鄙焉嘉祐
二年丁酉仲冬月十有三日新平官舍序

費先生詩集序

嘉祐癸卯春東平先生以古律五七言詩共六
帙因其甥朱景副書爲示且屬余以序置其首
余熟讀者累日甚愛之余居常敢言唐人風調
涉五代衰季已淪委而不振及見先生之所爲
信道音餘響又浮大空至治世而復下今又軋
然發于先生之筆古爾按先生閩中人少舉進
士自勝冠走四方游名公鉅卿之門命旣不偶
退返林壑盡諱其他能而一從事于此凡四十
年探深摘幽愈老益工大抵氣和平而意精新
使人嗜之而不厭也近世文士以篇什自名者
甚衆如使先生之言雜行于其中彼將左右顧
揖相推以爲先余恐先生得所譽者固多傲然
而獨居其前矣是可傳布於天下也

郭令送行詩序

汾陽郭君以成都府節度推官治永泰既二年
凡內外職事官得以言舉善於爲政者共若干
人以狀稱其治其將代也凡遠近士大夫喜以
文章道人之美者共若干人以詩贈其行大抵

君之爲令之術以廉以恕以不自懈以終始之若一也故吏不得肆其暴而民皆曰是未嘗擾於我者如是安得稱其治者不文章而贈其行者不累篇耶其詩君次第爲一編持以示余俾余題其首將布之余爲之云云

丹淵集卷二十五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六

宋 蜀文 同與可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 建先

序

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臣當更其所以宜往者名氏陳于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以稱其任惟上之所擇者上疑神久之且曰今海內之蕃域號爲至重者塞莫若吾之全蜀壤土衍沃民俗豐夥外之則八國種莖賴之以緩輻內之則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得人而重固異他所須智略沈辯威惠肅給厭輿論之所與慰遐氓之所欲者始爲其人矣我有着哲宛在東土是嘗屢以仁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其民懷服其信厚速今未聞有輟敢一日忘去者此將煩之再泚于彼其謂往制無或循襲丞相奏

被上旨乃曰聖慮所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
遺并絡遠人蒙慶不勝至幸於是以前政殿大
學士召公於管丘大施過國詔趣見上衆悉謂
公輔臣必以遠解既對便坐獨奉天語雍容啓
問移漏累刻惟以願得亟裝出都門并驛隔治
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訖不以私請自免以
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馳使勞諭眷委之厚無
與爲較先是公二紀之中四臨於蜀蜀人既聞
公來身譁於道女謹於窻皆曰我之七筋安於
食而枕竿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困於我公矣
公既至簡條目去苛暴刷條梗垢磨盪昏昏羣
疑革而冰消大棲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岷之
下晏然已爲樂園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
感物患乎有心有心則接于物也泥而不轉臨
理貴乎無欲無欲則燭於理也明而不闇泯諸
妄慮照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有所謂齟齬而
難致者哉蓋公素事於此以爲身術故入居鼎
廟出殿巨屏曾不以內外曰輕重而一以於其

所無事者爲政治之本凡取知于君而獲愛於
民者其將繇此者歟同常欲有所論議以紀公
之休懿會赴官與元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
詩一篇俾同爲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復用公
於蜀與公之所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
詩自韓魏公而下凡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元
日謹序

送張學士知嘉州序

熙寧六年秋吾友張益孺自太常禮院求爲嘉
州既得或謂余曰益孺少有才名向嘗以辭章
冠國學多士遂優中科等自召試入館凡若干
年其踐歷亦已深矣方朝廷急用賢者之時如
益孺不補外被寵擢列華貫且暮期爾何遽求
去以自緩邪余曰豈其然哉夫士之所以恃而
立于世者固在乎知此道而已矣命既存乎我
其所以用舍之者繫人之能否爾惟能常安於
中以俟時之所進退自信乃篤也或撓已以求
合之雖上竊寵榮以夸糴未俗其爲賢者一付

清談味然已爲賤丈夫矣益孺脩正端潔治已
有法度今欲使爲賤丈夫者之行其肯邪况漢
嘉西南之美郡益孺以二千石於此待嚴君且
夕之膳其爲人子豈不榮且樂歟以此較彼益
孺所獲其少歟彼將奚爲哉初出都朝中士大
夫亦有以益孺之行爲可賀者皆以詩餞之凡
若干首益孺視事之明日卽走書與元求余爲
之序將刻之石故爲言此八年上元甚美堂書

送朱郎中詩序

熙寧三年庚戌三月癸丑同自蜀還臺宿臨潼
華清道館朱康叔引名見訪康叔昔守閩中以
治稱同未嘗識之而嘗相通書也遇於此尤自
喜問其所以西行之因康叔歎然謂同曰不肯
不幸少與母氏相失及今五十年矣自省事始
能得有告之者然終不能得知其所以歸速冠
游宦四方雖身居于此而其心未始離少時不
營營於彼期于母氏之見也去歲在廣德一日
若有所感者遂解官決欲走天下冀萬一或遇

之嘗先出由谷上雍宜有得道其迹彷彿殊可
信乃斷葷血食刺臂鑲板寫佛書量散於所
經由道區區祈徹母氏之聽聞至此累日又言
儻在金州者明日且復如南矣言罷涕泣嗚嗚
是時同亦新免制杖聞之摧咽不自勝起撫康
叔曰君尚有母求繫我無之奈何相與歔歔父
之夜分散去同輾轉至曉不得寐因口占百字
詩送康叔謂其精愿如此不獲之神理味矣明
朝上馬校之而別至京未幾聞長安大尹錢公
明逸表康叔于朝曰朱某婦業官本繇尋其母
今旣得之馮翊矣宜還之舊林且褒寵之以勸
激天下當時士大夫相送過譙然駭異稱嘆謂
非世之所有在昔亦無幾矣其秋康叔侍太夫
入入都都人逐板輿前後擁觀至所居問巷談
說并踏嗟咨至有感慨墮淚而不能自語者如
是閱月而後已上嘉賞特召見復其官又封賜
其母長安縣太君康叔請願且俸河中庶近母
前所在慰之詔許於是好事者爭賦詩以贈行

凡若干篇五年同守睦州康叔之子雒縣尉賈之遣使致書授之大輔于前此詩也且曰大人肯求祖母時其端涯絕未知而公與之詩謂必得後果然瞻之將欲益以諸公所爲刻傳之幸公復序之使明白同既已高康叔之懿行又愛其子能章大其父之命名故爲之云云以警當世之薄俗以貽史氏之願作佳傳者康叔名壽昌今爲駕部郎中壬子中元平雲閣序

送敏行無演序

余於莊周書讀之有年矣愛其善譬高辯一盡乎天下事物有名相者性分之理輒嘗謂曰是雖有好爲橫議之士於此固亦無地可以容其言矣後得僧肇法師四絕論因悟不遷不具之旨與無知無名之義漸簡邪惑直領妙慧回視向之所嗜逍運齊物之說何其詭說者哉其有高不可躡而深不可汲者竊常思之講師無演自成都來爲余設滅緣之梯引除妄之縷使余旁羊恣肆造詣無極悅仰一息空色皆盡斯無

演之力於余大矣顧余所獲者何等物耶一日無演忽語余以西還之期挽袂以留屢不能得遂書此以贈別且自見也熙寧十六年癸丑季冬甲申書

送通判張總之都官赴關序

服道之深者其心必渾融淵虛寬廓夷易乘負確固動不回辟據通顯處屈約視之槩然弗沮乎中安所自存以充其元焉近世養士不以三代之法成就之使其知此術者甚鮮同嘗用是以考質士大夫之所爲謂清河張侯總之者斯人歟總之仁以治已誠以接物自登科凡三十年而官不過員外郎位才止治中從事不競勢不倚俗外泊而內靜色恬而氣和其辯論正而達其文章博而粹無躁志無慙語愉如也同往年拜總之於成都及來南關復得預總之職事反覆參視無有缺缺誠士者之刑範而吏者之文墨耳今解秩獨關彼能以賢才而報國者云誰如欲爲朝廷求所以有益於時者用總之

則名知人矣

道士袁惟正字行之序

道士袁君閩中人也其所住觀與余永泰山居相距才百里予昔在鄉里時已聞袁君能用六十四卦推五行配六神使七十二教言人禍福已發未兆之應一一若目見然竟未識袁君之面也後余典校中秘書幸與士大夫遊近日往往有爲予言道士自蜀來者善以爻象消息休咎嘗與某人占某事某事約時指日無不如其說郭景純管公明之流也予雖舊聞袁君之術甚精而未敢以是必爲袁君以對之爾暇日納涼於城南道宇有道士出西廡下高櫛廣額狀貌怪偉蕭予以入坐堂上予因問其所從來曰來自蜀問何以居此曰往年嘗以占驗得權貴人意遂喜以紫服奏我館我於是問其術誰師而如此曰自居蜀時已得異人授秘記後復走天下東南西北殆遍聞某所有某人善此術者雖數千里必往咨焉質吾所學而遂無疑凡今

所言若牛亦虱雖見則洞然矣問其姓曰袁氏乃予昔在鄉里時所聞與毗士大夫爲予言者袁君是矣遂與之往還一日詣予言諸友皆以字相稱我獨無敢以字請予曰惟正者君名歟夫正者道之所由立也凡在天地間涉形迹該事爲者莫不保之以全其用者也或失之則傾側邪辟靡雜乖整於不善無不至矣今君方以是術有名于時爲人信嚮如能正以行之守之以固不爲利欲撓其心若莊遵季主之所爲君之道高矣宜以行之爲字袁君踞而言曰方外之人未聞此語幸而君子字我又因而規我敢不佩服以終世書以贈之嘉祐五年庚子元日謹序

夏侉字德卿序

古者諸侯有德天子必賞之以樂有樂必飾之以舞有舞必差之以行綴其制蓋自六佾而下佾列也列行綴也夫欲識治民之勞逸者必以行綴遠近而考察焉故曰觀其舞知其德會稽

夏君生於黜貴之家能以驕蹇自汚而學問無厭其名僧有意歟其將暴厥所脩以進於位而爲生民之利歟其欲謀致華顯光大以祈有德者之賞歟是必耻其行道也不充而受賜也不修爾問字於余余以德卿呼之緣其義而就其業也君能勉之歟如能使吾言不費則君之見報者

丹淵集卷二十六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七

宋 蜀文 同與可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建先

表

賀斬儂智高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狀已斬儂智高訖蕩除妖氛天地以肅竊撲兇醜寔深甚安凡在聽聞孰不惟快臣某誠慶誠忭伏惟 皇帝陛下機與神密道如天高威靈風雷慈惠雲雨罔以內外盡陶醇醲物之生成皆荷覆育宜無獷悍之俗上躋寬仁之尊而儂智高者生於窮涯累者蓋氣善教不率在謀自將嘯聚九真之徒跳梁五管之地尾掉蜂蝎張豺狼警駭我民人搖撼我州邑 陛下震動英武鋪宣睿謀著迂材臣略舉銳士大號鎮壓羣頑遁逃奔流它方寄託微命然且質其親愛許以來馴何梟性之

不移但徑蹀之自遠憶彼蕃服憚于皇家茲而
弗容衆所共憤乃盡誅其殘孽仍遠告於中區
掀揚燈燭艾刈繁穢是宜兼以母弟尸諸市朝
大正嚴科了無遺種傳命下諭有生咸知四夷
之魂盡飛萬國之手皆舞茲焉溢滅永矣恬寧
臣限守邊州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瞻天望聖
喜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聖體康復表

臣某言今月日本州進奏官任中立狀報 聖
體康復於二月二十三日御延和殿親見羣臣
者嚮以皇躬忽嬰美疾勿藥有喜大易載無妄
之文自得爲功內經明適性之說仰聆安豫俯
積欣歛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
帝陛下乘熙明之期荷富盛之業抑畏萬務焦
勞一心無逸豫以爲懷有憂勤而自戒悼乎若
海嶺之大揚若奉祖宗之休乃身水淵所事霄
肝屬履三陽之候偶差六辨之和而九廟護持
萬靈綏祐僅逾旬浹已復恬寧親臨中宸燕見

庶列氛復蕩滌妖所以廓清靈翳欽戴日月所
以光耀輿情既悉黨議相驩況今遐邇又安左
右賢哲願裁思慮游神清燕之深庶召嘉祥享
國庇鴻之永臣幸逢聖旦忝受邦恩限此守藩
無由詣闕臣無任瞻天望聖喜忭激切之至謹
奉表稱賀以聞

賀乾元節表

臣某言臣切以統當大火聖人乘而上臨月在
正陽真主稟而下降寰宇遇乎嘉節黎庶閭乎
盛時和聲激揚協氣允衍臣某誠歡誠忭頓首
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合天地之粹憑祖宗之
休誕靈中區撫衆率土繼世而治歷年以深仁
恩滂洋德教釀厚願羣萌常願於崇報盡聚美
難酬於極會唯逢慶辰乃祝睿筭巍然而峙者
山嶽浩然而流者江河齊同久長無有窮盡臣
被惠累世叨榮遠藩限守符章阻陪班列遙望
天闕臣無任頌神瞻聖踴躍忭蹈之至謹奉表
稱賀以聞

賀恭謝禮畢表

臣某言今月十二日大慶殿恭謝禮畢大赦天下者講盛大之儀三靈集祐沛厯鴻之澤萬寓家休銅隱歡聲之馳熏蒸和氣之發浩若九土熙然一春臣某誠歡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紹會千齡之期乘臨百世之統崇立禮樂而標于永古輝明制度而盛于前朝念天地生成之深必謹精純之饗惟祖宗功德之茂當崇配侑之文爰詠季商遂就吉卯具稷容於廣殿協大報於圓丘邦 浸融國典充備顧惟已事公此推恩思與元元之繁共均簡簡之況號今迅而風下仁慈滂而雨流臣幸遇昌辰屬臨遠郡即時分告縣邑輒呼軍民宣揚聖謨曉諭上德傾帑藏之厚賜捷控牢之衆幸坊歌巷謠耄舞稚賄悉能祝 陛下享無疆之壽願陛下下隆不拔之基羣口皆然累日後已臣限以職事不獲陪賀闕廷無任喜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明堂禮畢表

臣某言伏觀今月二十日赦書到州祀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臣已於當時呼集官吏軍民宣讀曉諭仍下所屬縣鎮施行訖者禮行路寢講昭曠之文詔下中區霑汪洋之澤頌聲飽滿叶氣熏蒸天子饗之儀史臣書盛德之事一朝鉅典萬世洪猷臣某誠歡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慕嗣慶基修崇徽屋度越虞華之孝增高商乙之仁以謂展三載之精禋存五聖之舊矩顧惟 仁廟之世嘗奉合宮之祠念將循仍俾罔譌隆以示降神之重以彰配帝之嚴精虔致誠靖謐終事將均禧於四海爰發號于九關蓋拓滌瑕赦過宥罪陳祖久債潛烈幽功咸在此時盡蒙其惠乾坤泰定日月清明諸產昭蘇太蘇充浹臣方當盛旦出守遐州雖不能陪在位以駿奔實亦幸與斯民而宣布臣無任瞻天望聖歡忭踴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同天節表

臣某言伏以月正乎陽體六爻之剛德日盈其數具五位之生成聖人所以出而爲乎大君上帝所以命而撫乎下土嘉辰在且綿萬皆歡臣某誠慶誠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文備堯明智兼湯勇無治不究有爲必成自履廣居益新大業立帝王之紀將欲度三皇之先齊天地之休豈止饗億年之久常臨大寶永覆羣生臣久去明廷叨君遠服屬索采組是爲有守之官仰薦壽賜徒祝無涯之筭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同天節表

臣某言臣聞天之所以生聖人蓋表章於後世國之所以得明主期保佑於斯民乃 宋重熙惟皇嗣守在傳而盛德天縱居尊而睿謨日新故得荒忽之遐辟陋之衆沫游帝澤重灼皇明逢慶節以在茲載歡聲而無已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繼堪輿之大紹宗

祚之休上帝鑒觀羣靈擁衛是故月臨千已六陽儲純粹之精日決於旬五緯合生成之數誕彌聖質對越昌期所以靜淵疏通剛健中正齊堯等禹軼漢踰唐文淳武嚴惠敏威肅雖然舉四海之內願報於帝力極萬寶之重豈酬於化功惟於降聖之辰共祝同天之壽臣幸陞仕版竊玷儒林屬紆郡綬於遐垠阻綴朝裾於廣域願言致頌與世同辭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正旦表

臣某言天道運四時之功惟春曰首王者布萬方之政以歲爲端大和發揚庶彙蕃蕪羣靈儲甚盛之祉兆姓禱無窮之休至尊乘之諸福備矣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稟五精之粹會一氣之元襲九廟之不祥荷八殞之大統日躋乃聖天祐其仁諒臨御於三朝固昌延於億載臣方當盛且出領退州阻陪漢會之朝徒祝堯封之壽遙瞻象闕限守魚符臣

無任望天祝聖激切屏管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冬至表

臣某言天地既復示一陽生物之端帝王其乘
賽萬壽集躬之慶惟是樞內外之臣庶於以禱
邦家之福禧盛德溥將綿區永賴臣某誠歡誠
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荷堯典之寶錄
承宗祐之神基睿謨益新聖度愈遠皇明徹乎
幽隱惠澤浸乎洪纖遇此昌辰備諸景貺臣蒙
恩守郡待罪踰年拜綵仗之前阻聯華貫望商
雲之下徒想清光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管
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為楊侍讀謝官表

臣某言才短而治劇務或解去則甚安學荒而
為近臣若忝肩則誠愧讓避不獲兢危以居臣
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竊念臣素無它能本自
孤立天授介狹世名拙方偶塵宦遊誤應官使
約已道豈敢謀身而自營納名於忠常懇報

國之未効命與躋蹟職多曠累惟賴聖神之知
屢寬寵軼之責嚮蒙杖拭使辦爰煩召至外臺
入陪會省簿領倥偬財賦浩穰顧區撥以非能
慮譴斥而不暇止幸蒲歲將從外官甘終散僚
分絕榮路伏遇 皇帝陛下補飾治道興崇化
原簡求多聞登采衆善演導聖智鋪宣神猷天
閣之嚴署才臣而訪問書殿之秘列儒官而講
陳此之清聯當以碩望況今者倚在列吉髦盈
庭宜親過才用副嘉選或下授於辱鄙實有辜
於選掄然臣少雖從師久已廢業性弗解而自
蔽心不磨而愈昏古今之宜究極而未至典籍
之奧討論而莫精將何以上補宸聰遠答天眷
重煩綸綍難避於新恩退伏縑緡復尋於舊學
庶盡一節少裨萬分臣無任感荷慚恐激切屏
管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丹淵集卷二十七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八

宋 蜀文 同與可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奉

吳 吳一標 達先

表

謝就差知興元府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日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伏蒙聖慈以臣陳乞特除授臣知興元府仍放朝辭者便私之請輒昧死以上聞從欲之仁遂推恩而下及臣何為者幸至是裁舉千里之大而使之撫綏顧一介之輕而敢不動瘁望過心悻感深涕泣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念臣誤緣科名竊違館閣是正謬謬學問淺而未精講磨本元才識短而多泥居中無補請外尤煩禱蒙朝廷俾守仁壽當奉行條詔之始固勿憚薄書之勞踰年於茲庶事頗集殆將滿歲當趨還朝因念骨肉衆多道途緬邈加有為累之婚嫁殊

無可仰之耕桑何所賣琅邪之田徒爾索長安之米以再求僻郡少緩私門豈謂伏遇 皇帝

陛下照以天光函之海量俯矜愚妄特道諫夷丞下武都之書使綉南鄭之綬矧茲善地實曰

鄰鄉川陸寬平魚稻豐美願惟多士有願往而不能豈爾賜臣或陳請而遂得被恩若此圖報

用何止俛交官即赴新治誓盡么糜之一節庶願汪濊之萬分但竭愚衷敢誣天鑒臣無任感

神荷聖忭蹈欣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興元府謝上任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興元軍府事臣已於三月十八日上任訖前俾為州愧無善狀今叨易地竊荷優恩退視滄海之材薦常汪濊之澤授其不稱常荷為虞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稟才不高涉學甚淺偶歷仕路輒玷儒林曾無可觀謬被朝綬獨有甚幸屢親藩條方解組於陸山之陽復移庵於漢水之上逾旬

至止盡至安然竊親風物之宜實與鄉關之近庶事易輯羣情相通顧雖屏庸粗可臨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全大勝之德運無私之仁遂使孤生亦膺遠寄臣謹當竭已思慮求民隱微諭陛下愛人之心行陛下考古之政不敢立異自微虛名惟知盡忠庶酬大惠朝夕於是死生以之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洋州謝到任表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洋州軍州事已於十月十三日上任訖解麾漢水之陽卒無善狀剖竹洋川之上重沐殊恩嚮靈惠衷常虞德責忽污康聽遽賜矜從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念臣生西南僻陋之邦本草莽孤寒之士守章句之學曾未達於淵源登詞賦之科幸且緣於階漸期行所願不負於官粗知廉耻立身之大端素識忠義報國之名節以至四參郡事三佩守符曾亡糺疵上抵明憲惟憂所得過分

不敢別有妄營止求便處屢瀆嚴哀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憐其雖愚而未至無狀許以堅請而尚令有爲惟洋號曰小州在蜀最稱善地所樂有江山之勝其養得魚稻之饒疆界甚遠而民人樸淳陳訴不繁而獄犴希少比之前治事不及於一分在於愚臣心實知其萬幸惟勤夙夜以布教條事有未便則裁而失中民或不然則諭以循理誓殫精力仰答鴻私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陵州謝上任表

臣某言臣伏奉勅差知陵州軍州事已於三月五日赴任訖竊以陵州在崎嶇山谷之中城壘邑屋與巒嶺澗壑相爲上下所領縣四戶口裁三萬稅錢止千三百縑租不滿萬石土田瘠鹵民頗善耕稼然其性椎質各守護本業不喜作訴訟爲之長吏者但能奉諭朝廷所以愛養遠民之意外惟輯簿書趨期會而已如是亦可謂之善辨夫職業者而臣此時輒當斯任豈不爲

至幸哉臣誠喜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顛蒙淺陋素無才術但偶以辭律獲中科選既而用此復列館閣惟是稟賦孱薄動涉艱梗凡自近歲已來愈罹患難連綿家嗣幾瀕於死纔得舊官復以罪失臣常自念生平蹤跡如此而欲久居圖書之府重費太官之膳苟福不稱是必轉爲咎悔臣竊者所以懇求補外願以所學施於有政冀獲萬一上圖補報煩煩千叩不避誅戮伏蒙 皇帝陛下天地父母涵容養育察見幽隱遂賜矜恤不惜千里遣臣試守此州最爲僻陋殊無將迎之勞加復其民素號易治臣之得此誠極優幸若夫均稅賦簡徭役撫惇獨明寃滯臣巨夕區區所以留意於其間者願持此効仰答恩賜策駑礪鈍不知止息臣無任喜懼交集誠懼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復官表

臣某言其今月一日進奏院遞到勅牒官誥各一道伏蒙聖恩以祀明堂禮畢特授臣尚書祠

部員外郎者議禮不當奪官至輕固宜終身不復舊秩豈謂今日再蒙新恩緣聖主講右介之洪儀致愚臣歸左曹之末屬被命忝躋撫躬憂惶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出身寒微受性迂闊偶從鄉版復隸朝紳迹甚羈孤勢無援助加以讀書不能究其根本臨事所以失其源流當獲罪之時人皆謂其未減在布慶之後天難酬其大均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執道之公御臣以一昔之行罰蓋懲其疏略之非今也推恩式示其昭酒之用臣愈當循省敢息操修惟勤討論庶備驅使恭摯節節圖報鴻私臣無任感恩荷德喜懼交集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轉官表

臣某言九月十六日進奏院遞到勅牒官誥各一道伏蒙聖恩特授臣度支員外郎仍加輕車都尉者錄此微勤進之榮秩念無最績徒被優恩欽閱訓辭交橫感涕自顧漂零之賤常霑優渥之華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出西

南僻陋之邦本田穰孤寒之士偶緣文藝誤中
科名二紀歷於仕途一生困於末路若絕陘之
擊較屢挽而莫前如隋岸之積沙將通而輒塞
所以爲大常博士自首至尾也僅十年轉祠部
員郎既得復失也凡三次寒難若此窮薄使然
退常自循本因無狀用何才業稱是寵靈得是
班聯已過涯分屬展年之甫滿會奏課以當選
伏遇 皇帝陛下發天地之德而溥生開日月
之光而徧照枯根腐柢煦以陽和削隙窮涯破
其昏蔽是使吏闡之曩品亦升計省之中行臣
敢不恪奉官箴究行民政誓殫愚効仰報鴻私
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
以聞

謝賜曆日表 熙寧五年

臣某言本州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
賜臣熙寧五年曆日一卷者切以王者求天之
端用正厥事聖人合時之序乃饒其神是故凡
當改歲之初必布授人之法以頒宣於列郡以

揭示於羣氓使之奉行罔或遺廢臣某誠惶誠
感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仰規洪宰俯育
黎元深詔疇人精窮統母撰定歲律編爲國章
賜諸守土之臣諭彼食毛之俗使之知氣朔
晚識功緒之後先順本陰陽調爲玉燭臣謹當
被受敢怠施行捧戴之初忝躍無已臣無任佩
恩服德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曆日表 熙寧七年

臣某言都進奏院遞到宣一道伏蒙聖恩賜臣
熙寧七年曆日一卷者竊以天道運動而生時
所以合靈文於睿蓋王者遵承而布政所以定
實曆於清臺步日月盈縮之纏均節候早晚之
序以示萬寓以明兆民付諸守臣謹是發憲臣
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揔元
立極執象求端御六氣以宣和撫五辰而在右
於是訂考靈曜之說正斗位以無差造攝提格
之書成歲功而有緒編研甚密推測尤精臣於
此時寵被其賜謹當仰虔君惠俯親農期俟

嘉生庶迎協氣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曆日表 熙寧九年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通到宣一道賜臣歷寧九年曆日一本者上天運至神均陰陽之氣而序成四立之功者謂之時聖人命有司推分至之度而編爲一棊之事者謂之曆大抵皆因萬民資用而立本蓋慮忽有一物過差而失宜故每於首歲而成書必布之諸夏而垂法君心溥愛民意交歡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體合道淵用符天緯謂度類生而有理當謹候於陽秋謂黎元泯泯而無知必先明於氣朔遂俾清臺而鈎校實如靈憲之精微是則卦氣効而無災沴之虞月令正而合發歛之節盡躋庶俗皆底大和臣守寺半符叨承中旨謹當宣布不敢廢違臣無解荷恩詔喜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爲林大卿轉官表

臣某言正月八日進奏院通到詔勅謀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光祿卿仍放朝謝者詔下九關實從於簡顧職通三義遠屬於孤平被寵有殊反身無所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切念臣早編任籍又玷榮階積處艱煩相傾庸愧不圖有諂之賤自企公忠之爲盡蒙宸襟深體恩節用絕衆後進由上知出付巨藩入均會省權寄之重者三路嘗備選求宦游之貴者九卿屢叨除委上課雖否取尤則微退念所蒙每虞不稱敢期省錄復用褒遷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象天高明與日臨照羣露旁薄光輝顯融顧惟衰暮亦在存錄念以父業加之至恩品序清崇倫以領大官之任朝言溫厚勉其紹先子之休拜命云初懷懷茲甚以何才効可答深仁臣方佩守符遠臨邊屏紕練輯臺武撫綏遐毗以赫揚陛下之威靈以宣決陛下之慈愛竭臣短力擬主西憂盡已之謀畢生以報巨無任感恩佩德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爲夏官莊邠州上任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就差知邠州已於十月四日到任訖領戎轄於維陽愧無善狀易守塵於邠土逖沐殊恩拜命之優省躬而畏臣某誠誠感頓首頓首切念臣材甚樛鬱器非通閎徒以偶逢辰之榮叨延世之幸因玷官簿遂塵使階凡名刺頰亦談掄委然而宣罷輓之力雖勉而不前慕殊尤之功以愚而莫致宜投散地尚昇雄濟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大和決人廣度容物禮遇先臣之厚屢流弱嗣之深再使臨民用觀爲政臣器雖至淺心亦自明敢不履蹈水淵佩服繩墨撫養百姓訓齊三軍願竭涓埃之勤庶酬天地之造臣無任感天荷聖喜懼交集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轉官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進奏院通到勅牒官告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司封員外郎仍加上輕車都尉散官賜如故者分三郡之符懸無後効

考四年之積濫進前行被命優華撫躬惶悚中謝伏念臣本生寒賤之族幸遇明昌之辰官叨清曹職冒秘閣賚廩祿已逾於二紀隸朝紳亦預於五選耻從它求榮自上賜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廓大度以御世操兼術而取人是致庸虛復膺叙轉敢不益循涯分更勵廉隅上堅報國之心下固立身之節忠義大者死生以之臣無任銜恩荷德喜懼交集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陳眉公先生訂正并淵集卷二十九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 同 參

吳 吳一標 建先

啓

謝吳龍圖啓

某啓近者伏蒙知府龍圖諫議爲某發章薦於朝廷乞召還書殿以備諮訪者聞命彷徨撫躬戰慄伏念某材惟朽下性實稊疏稟之自然確不能變然而纒於爲學之始便識立身之端唾晉語詭憎惡詭激惟嗜古人曰仁義者節請已不隨世俗謂富貴者移于心所以自從登科已至游宦二紀於此一節不回雖然官升朝省又輒而難遷職隸館閣一置而不問中間累經患難固亦自安困窮私念旣無援助於當途常謂莫如退縮於散地向竊請郡聊圖庇身豈謂孤迹之有依獲在穢陰之所覆每自戒飭庶逃譏

詞伏惟某官學洞聖賢之深器懷公相之重臺謙風采至今凜然藩鎮威名所治肅若其如好引後輩曲揚小才忘長醜於流離米下體於葑菲謂某自登門館已歷歲時知其亡它僣以甚奪今茲守土復在提封考其効官之方參以行已之事雖亡善狀可免嚴科遂抗薦章特形褒語蒙見輓之若是在論酬而謂何謹當愈勵清修益勤素行所貴異日獲在拱鈞之前不後它人亦預巧陶之末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奉啓謝不宣謹啓

謝運判韓都官啓

某啓近者伏承某官特爲某發狀保薦聞於朝廷者及視請已止如常人念無它才取重賢者聞命之始撫躬若驚竊念某本出孤寒素無才譽自常審已不敢求人獨於執事之門闈向在京師而出入所以南陽丞相嘗爲發章北門主人久與同事至蒙存錄尤恤單平豈期今守於偏州復幸託居於大庇蓋藏其短已荷殊恩升

薦於朝甚出過望何於已而萬幸惟受眷於一門感發于中言出不妄止勤薄効上答深知謹奉啓謝不宜謹啓

謝運使韓少卿啓

某啓近者伏承運使少卿發狀論薦乞朝廷召某任使者顧此無狀聞之若驚將何營爲可用報稱伏念某本無藝業偶竊科名復幸散材更塵文苑稟資純綬臨事迂疎用既無堪援亦甚寡然而耻謀優佚願試繁難向請外官蒙除此郡政多廢墮事狂因循凡謂綱條諸無件目加以地產豐夥俗習僭豪疆尺相高孤弱無告某止能爲明枉直聊正典章惟存至誠豈有它術伏遇運使少卿選從中辰委付外臺旌別羣僚臨按一道振收蒙鄙曲爲薦揚取困轅問奪燧竈下施之寶校飾以珍徽俾騰長途使備雅樂存憐若此感激無涯惟務操修庶酬知遇平情無任佩荷深切之至謹奉啓稱謝不宜謹啓

謝成都知府啓

某啓解麾漢水之陽愧無善狀剖竹洋川之上重沐殊恩退惟謏薄之姿薦託醇醲之蔭已頒條教謹佩篤規切念某性本推儲學無根據謨中大常之異等獲陪總府之英游蹤跡甚孤襟懷絕寡常務以繩墨而勵已豈暇學脂韋而事人衆皆矜之盡謂其不肖獨無愧者自知其當然況其幸之已多於所請而常得矧茲刺史之職任實曰難才惟是上官之保存方能免過此者伏遇某官以高才與學而陞法從以奇謀妙略而居要權總鈴兩道之兵符提按諸城之吏瓊向嘗備吏已荷庇饒今復爲州又煩提教屬守符之所系伏冀庇以無由歧引崇嚴下情無任喜懼交集之極謹奉啓謝不宜謹啓

謝中書啓

某啓郡易其名罷當選館詔會所表許復爲州從人欲之便安何君恩之寬大重煩宰制竊負兢榮某已於三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訖伏念某門地至寒資材甚淺宦途最品儒館陳人學每

強而不高命初稟而且薄從仕二紀懼憂百端居嘗自知分蓋如此鄉因乞守於鄰近會未滿期而地遷既屬減休之員責虞轉徙之患遂陳悃俯仰資朝廷敢期下貸徵求再蒙寵寄此蓋伏遇某官以經術講大政以器識觀羣材輯和衆功製治元化所以陶鈞之下無坯壞之差夫墨之前盡輪轅之適用巧所及雖微必收故茲屏庸亦被綸委敢不飲食王事寤寐政經對諸吏民之言論以君相之意凡云釐政止在於寬庶知爲國之仁少報代天之惠某無任感荷激切之至謹奉啓謝不宣謹啓

謝文潞公啓

某頓首上季夏極熱伏惟樞密太師侍中台候萬福同達雖門館茲已逾年想望恩闕豈忘夢寐自顧寒賤之品不敢非時奏記貴平掌縣令到州伏蒙侍中存錄孤生特頒手誨丁寧告諭若語子姓奔騰浩蕩揮灑累幅開緘之初勢欲飛騰伏誦數過暖如布帛出詫僚友盡恨不爲

已物歸示妻孥皆云便是家寶台躔引照部室生輝昔人有受細林之言而退書諸紳復山陰之字而別爲一泰豈與不肖今日所得相比儼哉佩服嘉說榮望已足珠璣滿斗實輕此惠未言藏去以傳世衍同無任忭蹈激切之至謹奉啓謝不宣謹啓

別紙

某出入門下殆三十年賦命薄淺牽挽不上侍中每伶孤寒顧遇不替凡列左右溫慰如同所恨窘迫急於救贖不得居官輦下日趨恩屏得郡於此至爲牢落山谷之中殊無氣味飲食之物藥劑之品悉仰它處速不能得已過五十漸入衰病生平苦學自知無用閑方僻所且冒祿食貧亦自愧矣侍中常賜存卹敢此具道某上覆

謝王尚書啓

某啓某近至幕府少謝尚書爲辦東行之惠以某之散冗以尚書之貴重其謁見接遇之禮止

當一賜之坐一召之食則其體宜矣而尚書厚自損抑絕去崖岸延引勞問言親溫悅遊騎燕席皆許參侍有所過慢一用想悉此尚書立德之隆取義之重爲之而可也其如某之負抱靜無所有使之將何以報尚書如是存眷者耶某此者幸得試職文館尚書將旦夕召用歌勲頌業輝耀尚書之休懿者某僅能爲之是亦可以對今日所蒙之萬分爾漸遠軒屏某無任瞻系激切之至謹奉啓謝于泥威重伏增恐懼不宣謹啓

謝提刑謝司封啓

某啓某近者竊聞某官以其備吏於所部之下矜其亡狀之迹不能激昂奮迅自求所以比數於人亦已久矣故深欲車推而綆汲之使不至留礙沈瀟乃持其姓名覲有聞於朝廷之上而且謂其亦可以施用於當時者某蒙德之厚將何所有以謝公如此之覲於門下者哉某不勝喜懼交集彷徨展轉之至伏念某出於孤賤資

品殆不能及於中人學進士本無望遂至於顯榮止欲求升斗之粟尺寸之帛以免夫終歲饑寒之患不幸天與之性使之簡介而專僻於人事殊不通曉常自顧其中枵然無它奇才以求知於人歛嗚嗟長固未嘗敢輒一開口問寵官要人丐少餘論執之以爲進取之階從讀書應舉及第守官以至遷改資序召試貼職皆以在上者之人見愛謂其所行道途後日當必至其所至之地乃相與極力牽挽僅能致如此之今日雖然所獲能幾而已似夫不可當得十年之中罹禍難被困苦蓋濱於顛隕屢陪之危者實屢矣昨蒙除恩粗得試守此郡正謂君明公提拔之下殊不敢儕於隸人有斯須自便之解循大端略冗目擊豪彙撫柔良如是焉而已矣且欲勉在賢人君子之側不使少有罷輒不識之過以取煩於芘賴或至於不可留以爲民之師帥又懼取煩於啓上而斥去之豈謂某官以核博之量通察之明警相官屬內辨良苦必以某

底裏權綬甘守頑菟偃然自治以安不肖垂哀
下閱將酒濯而熏被之使焯然發光焰出文采
從學士大夫之後無或少愧其被賜厚矣言之
無由以殫其爲感之心矣其知所以日念報稱
於左右者惟當飭羈勒驟鑣施鞭策就康莊
而以事夫駸駸不已者焉有阻邁瞻貴增懸慕
謹具啓謝謹啓

謝張度支啓

某啓近者伏承某官遠馳翰軒下歷敝邑傾壑
之始人皆憚於嚴明按視以來衆盡蒙於寬假
官吏識提綱之體兵民忘持斧之疑才賢所臨
風誼斯在竊惟布郡國之政皆以分朝廷之憂
然於察廉必用照恕有智力雖短而顧無貪冒
之惡有措置或爽而能盡公忠之心至如決罰
徵涉於笞杖之差區撥略失於開移之緩整比
未稱占對稍愆此乃衆人常情庶事末節若次
第皆指以爲罪則煩碎下無其所安須存其權
使盡乃術伏惟某官治已以禮示人不疑通達

以該乎物情文雅以飾乎吏事凡閱諸目生求
大端但觀爲治者何如其人曾莫更問其至小
之過深副上詔大權奉心某退自省循實案存
錄惟堅其守用塞所知卑情無任感歎激切之
至謹奉啓謝不宣謹啟

謝張提刑啓

某啓近者伏審提刑郎中不以某無狀特論薦
於朝廷者承命悚愧處之不遑竊念某生於遠
方世事畎畝稟賦不厚詩無所長只好讀書幸
輒登第間關二紀患難百端雖通籍朝闈隸名
儒館而自顧不肖常甘退藏向得此州實滿素
望舉勤飾拙僅以逾年至於簿書紛叢獄犴煩
瑣丁寧區撥就曲辨明惟屈姦頑撫字惺弱未
嘗一日敢懈於公謀免過尤恐負除委心勞如
此才短奈何豈無不然上達有位伏惟提刑郎
中取人無備接下以寬不職之愆過蒙覆護非
次之舉復爲翦揚荷所眷存敢忘報稱惟期勉
慙用答獎知限守塵符阻趨牆關某無任感佩

慚忤激切之至謹奉啓謝不宜謹啓

謝田京待制啓

某昨昨侍燕坐親承誨言心相矜存意在推挽荷德之重撫躬而榮竊念某稟生甚微爲學差晚勉道不至強文非高偶慶賢科遂去民籍一命佐府止安勤愚三年歸銓幸免愆曠比調藩候之募獲依臺使之麻赴官末期託跡于是此者伏遇都運待制持斧按部驅車過州例參奉名進拜崇來接以溫裕已被寵華之深憐其單平復形恩意之厚退念所守何堪其承再惟願蒙本喜論謀公有奇節時方盛傳止能竭暨儻章句之微撫賢者忠義之實會以逸事張之累篇或禱之於樂工或附之於史氏歷世茲永大名其新惟持此懷庶答乃惠

謝都運傳諫議啓

某啓伏蒙聖恩授前件官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赴上訖莫府承察已編吏瑣嚴臺取庇謹佩官箴省已枵身側身悚視伏念某其地遐

絕託宗衰寒易業耘交爾術鉛槧專尚以學矣追源流偶程其文謬玷科選既策足以從仕途刻心而首公願殫勤愚懼稱恩遇向宦西樞幸逃過尤此官南函誓謹名節然而賦守推滯云爲拙業深蒙賢明大與寬假伏遇某官德厚而戴才高且通接物於誠待人以恕西道藉用簡君相之憂列城承流奪士民之望其幸以眇迹道于洪庥常祈台光有照陳滿止營寸効仰報全仁某無任喜懼激切之至謹具啓謝與犯崇重伏增戰越不宜謹啓

轉官啓

某啓考績中臺叨奏成於吏効引名便殿獲序進於朝倫服寵命以優榮揆孤衷而悚越切原夫歷代之典最重者太常之司有虞之隆兼禮樂者秩宗之任惟周之盛次天地者春官之聯其後取名各殊定品尤貴於以表國家盛大之義謂其練朝廷沿革之文既爲之卿也總正其端原又設之丞也飲助其區處苟非達聖作明

述之與辨功成治定之宜識無不通才有可議
則何以繁隸此局濫塵厥官就失慎於選掄是
輕家於稱誦如其者出在遠蜀生於窮閭自會
高已選而未嘗服官因文物之盛而輒自嚮學
性齷狹以非穎文支離而不工偶叨薦書獲寔
仕版資佐兩郡周回十年上官交章謂其可以
任使本部按詔乃曰當乎叙遷有特所得之科
名爲引久行之恩例銓啓上列宸音下俞超居
衆前使異乎選速趨雲陛之對親邇天言之臨
錫之恩章命以通籍乃署此職以榮其躬何不
肖之賤生受常存之要秩迺幸孰與其緣有來
此蓋伏遇某官平誠接人用恕及物凡在顧矚
悉生輝華剔鏤滂液而冀成美材鏗鏘堅頑而
便就利器茲所蒙被實由翦揚退惟屣屣相識
依嚮某敢不夙夜自敕起居弗寧率道而行狗
公以處責少收於治最勉後報於恩仁心所記
藏者焉簡漏早情無任感荷激切之至謹奉啓
謝不宜謹啓

上知府吳龍圖啓

某啓仲夏毒熱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即日
其蒙恩伏念某連去左右倏焉三月嚮慕旌榮
發于夢寐候問之簡念常愧仄實謂明公愛恕
臨下須煩寵答所以用此有如惰略仰計崇臺
曾莫垂責伏惟鎮撫方面安靜如堵賜雨時節
稼穡登穡善長伸展姦豪屏縮治蜀之績轉聞
久矣惟虞典席之缺卽下鋒車之召西南民吏
求借不得某出入門下十年于此被顧良厚實
越倫量今復試守支郡接依使芘蒙賴台照日
晞光餘敢不夙夜思懋厥職上報大君之殊惠
次酬明公之優眷符守所拘阻趨嚴屏乞上爲
宗社精調寢饋某卑情無任系戀之至謹奉啓
上聞台候不宜謹啓

賀昭文文相公啓

某此者伏審昭文相公寵被明詔召還宰席朝
野之士揖拜相賀誠以相公器度識略實冠流
品洞明前世經權之會探究當今治忽之體用

之於文則修舊起廢而倫理備施之於武則翦
暴除亂而姦克息有惠利以濟民之骨髓有勳
烈以載國之旂常窮涯缺隅孰不瞻系而一旦
在外頻年不歸雖有美化止及乎一方實使重
望又虛於四海皇上懷眷舊德企渴嘉論亟下
宸旨以促其入追復正治易如指顧方今四夷
未甚率服百姓未甚富庶陰陽未甚調泰稼穡
未甚蕃衍相公登庸羣議欣洽感動和氣煙霏
雲浮惠惠悠悠痍疢皆愈太平之遇期在旦夕
天下幸甚其草荷存顧無所報効側聞休命跳
地而舞伏限官守所拘不獲奔請左右其無任
喜躍之至謹奉啓賀不宣謹啓

獻文字啓

某啓某荒閭鈍訥幸庇迹於麾下以某嘗用文
字進取科級以某官有重名于當世復仗使節
臨按其上固宜整緝舊學蚤先諸人以獻左右
爲下吏導名姓於上官之禮然猶省慮付審欲
往而復卻者二年于茲矣無他實謂本期用此

以求一顧之惠或懼惡其無雜著亂聽覽及獲
授棄之辱職是故嘿然者久焉今歲官滿有旨
召試在幽蒙委局事甚簡賅亦強自搜剔營新
補故聯比級次以備其事雖日無取詎敢藏匿
今輒繕寫古今雜著共二編上塵台几裁制之
暇願賜披閱可進可止唯俟嚴教于渾威重無
任戰慄之極不宣謹啓

丹淵集卷二十九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

蜀文同與可撰

吳毛晉子晉

蜀李應魁務滋同奉

吳一標建先

啓

謝趙龍圖舉自代

右某啓近見本州進奏官報狀竊承知府龍圖
舉某自代者心隨鶩飛汗與愧落自己已不稱人
其謂何伏念其氣識甚家材品至下新質碎陋
逢辰盛明起地讀書變家登第袞袞從官斤斤
勳躬唯循廉隅敢越涯分進諫儒館蓋綠科名
累遷即曹實用恩例會不佞就重防詆訶高舉
前入下遠浮俗半通五兩得毋自安數粒一枝
居無別望幸官鄉郡竊比使塵事親之心大恐
不至好古之道深虞宋淳豈謂某官愛其所存
忘是不肖因遠羨秋遂啓中宸謂某竭力慈闈
行者鄉里玩心聖壺眷高俯流退謂不如引而

自代某愚何者公意乃然大雅所爲固云謙抑
小人當是能不悚兢念蒙此章將底云報唯當
益謹素節上酬深知限守詔條阻趨屐戟引領
門下無任感佩激切之至

謝館職

伏蒙聖恩授充前件職者程文禁林幸被詔寵
列職秘館諤叨恩榮度裏梓屏撫已慙懼伏念
某出自遠蜀生於窮閭逢時之文從事于學性
自樸鄙才非淹長陰磨簡編力不逮古探綴辭
語強無由高名聞寂家跡緒奇蹇退守舊業田
園首荒進干榮途道地愈遠嚮繇選藝同里偶
塵薦書外名殿廷誤中科級是後更在兩郡行
周十年近緣公章入改朝序尚茲僭妄敢爾僥
希攀援前人引列著令愚悃上達宸音下俞委
之者儒較以舊學企取者衆獨知寂浪泊試淵
題加多穴思小巫未進靈氣已銷大匠在前汗
顏不止飛景將入蕪音僅成機杼不工痕斑回
滿張當奏齊常待報聞敢期清流亦用微品竊

謂圖書之府英雋所躋于似而居有視其尚靜
惟之致良有所階此蓋伏遇某官獎育微才推
揚介善言辨滅石人爲重輕眷茲單平陰所提
振是致情品亦升華階惟精乃心以辦厥職庶
剛已目無玷思陶卑情無任感荷激切之至

謝提刑度支

近見本州進奏官報狀伏蒙提刑度支舉某不
次擢用者無狀之人本自甘於散外不嘗之舉
期特昇於褒陞被眷優隆省裏愧負伏念某生
地至遠如人且微起家學文擢第從政殊無才
術之可用但守勤愚而自將圖書之淵謬陪於
俊茂禮樂之府竊玷於班聯居常懷慙敢自謀
進嚮以親聞之便得茲鄉郡之歸職事沈迷靡
食尸素幸諸公之在上顧匪人而若存無責其
濼重爲之地此者豈謂某官大與此類陰相薦
論謂宜召還不次擢用施此矜疎屬之屏庸慮
聞于他或議其過斯蓋某官常賜延納屢交語
言察某之性惟鈍而少文揆某之心欽默而畏

動持此之見抗然以言况如某之所爲實在時
而不肖既不能激昂以取夫榮耀又不能潛伏
以休于幽深徒容其身以累於世然而伯陽所
尚者知止仲尼之衷者有常仰惟高明用此采
錄敢不益敦素節勉尚清修惟堅所爲以俟其
報

謝運判舉陞陟

伏審運判職方同罪保舉某不次陞擢者聞命
之初撫躬而愧竊念某生無肖似起自單平偶
然讀書遂爾登第止知公忠清慎曰泄官之本
不能矯曲檢媚効隨時之爲用諸公之薦而升
朝闈蒙先帝之召而人文館常淡厥進以安其
愚兢兢自持默然無競向求鄉郡視寢親聞得
芘公庥已深天幸運判職方一見如舊二年于
茲故常掩覆其不能未始督責其無狀已荷寬
假敢期薦諭茲佩德之至深復何言而可謝唯
潛愚節上答已知卑情無任云云

謝成都府尹并三司因權用刑

近奉臺移俾承郡乏已茲蒞政常爾兢兢伏念
某學術非深才具至短其資選懦所向拙方爲
治中之官殊恐不職行太守之事固非其宜然
一犯之中三來於此事體素習民情相諳雖
若偶人之臨猶爲編戶之信止循舊貫敢立奇
名但勤學製之工庶免代傷之醜惟煩厚庇以
保孤蹤引企門闌其無任系戀云云

謝府尹并二司 因唐勸交子

竊者領帥府之召置校財簿之虛盈留理幕中
將遊一暮之滿出入門何嘗三日之疎戚未嘗
上官之嚴文儀簡屬吏之禮會無督責常與撫
存凡燕游之地許其來從有詞章之事多以見
屬仰被慰錄他無間言某自知非木石之頑公
垂眷有丘山之重事已還治心焉綺仁前此達
雜實深感愴此蓋某官神襟浩粹德量濶宏扶
持草茅踐去崖岸周旋接下不以勢力而自高
款曲推誠蓋存信厚以相待遂使庸妄居嘗傾
依里族就一昔之行門闌若千里之遠惟勤職

業以答愛忘康伏在秋嚴漸逼伏乞上爲宗社
精調寢與某卑情無任云云

謝夏舍死

右某鶴聞禮節之行敢用竿隨之獻以道榮幸
得依美庶豈期照行忽賜選答顧此孱陋當之
棟兢此蓋知府大博蚤相矜憐厚自謙抑禮劬
於下情感于中卽歛迹以瞻依但盈懷而聳躍
卑情無任佩荷之至

謝宋國博

伏承某官寵被宸恩榮闈郡治側聞休命竊扞
鄙踪將馳慶屐以謝此覆或領珍贖何勝悚兢
伏惟通判殿丞資猷敏明操履沉厚又從仕治
夙著官稱嚮疇邑課之殊茲貳藩係之重車音
未及與意相歡某幸以增材獲依巨蔭臨風以
企與日爲深卑情無任感荷并躍之至

謝慶州熊推官

右某伏審較能省節養畫戎藩修禮未皇飛文
見及蒙此厚眷惕然鄙踪伏以推官秘暢儒術

通明吏事疆敏登伏士論尚淹賓筵暑事云初先書以既過相存錄深用感銘未遂瞻依所期將護謹奉狀賀兼謝

謝寧州雅屯田

右某忝名鄉關幸密壤土蓋用晚末未由趨瞻常傳風徽自益景慕向題輿之道此獲欽板以拜前傾聞話言慰滿志願邇消辰而署職先屈禮以飛文過為謙冲重俾慚慙恭以通判屯田履尚端潔襟期粹和待人以誠納已於道居賚貳之秩尚鬱於美才用薦論之章即陞於清賈某所系賤局甚遙高軒深希保調用對旌寵卑情無任企望之至

謝夏官死

右某伏審顯奉宸綸榮持郡節凡叨巨蔭舉集雖悚恭惟知府官死太博世襲公忠天資毅勇才明以斷德厚而溫履更軍律之雄進領使權之重時惟景服上所眷求護苑丘之兵已聞取入布幽國之政實自遷行茲承治裝匪速戒道

同幸以蒙懷獲居庇存瞻越有期企望以俟某無任系望欣躍激切之至

謝三泉知縣贊善狀

右某此者祇膺朝檢移領郡章已試薄才輒臨庶務方馳誠而往謝忽遣介以見存伏惟某官出忠孝之家稟禮義之教夙成懿德休有令名尚縮邑符回淹輿論下眷僻藩之守特修鄉士之歡佩荷惟深紀銘曷盡謹奉狀謝

謝諸郡

右某忝奉邦恩俾臨郡治消辰以吉視事云初退省已以無堪實懷慙而其厚心之所恃賢者相係幸託庇於鄰城敢晞風於懿範某官志勤育德義切成人儻拙政之有聞願表言而見教感所磨礪存諸錢銘尚遠瞻趨徒深跋引

謝韓少卿

伏審榮奉制音寵移禮命郡縣聞此吏民驩然恭惟慶慰伏以運使少卿性稟淳明才周敏給自歷揚於美任皆風著於休庸有忠績上簡於

帝心有惠術下充於民望蜀之列部太平被於
矜存邦之要樞未幾闈於召用西南爲地漕運
須人豈無餘敝之未安卽見良謀之盡講某猥
臨支郡託在洪床雖勉居於千里之封實微幸
於二天之庇限若守印阻謁使旌引望車塵敢
通郵訊云云

回蜀州王郎中

親老待養求侍於慈闈君仁推恩許臨於鄉郡
至官以近屬事之叢常欲爲諸公之書謝所不
逮卒未有少特之暇致之無由靜念稽違深懷
悚敬敢期存齒之厚特往封騰之先乃眷甚隆
其謙益至伏惟某官全守正重端持公忠自歷
榮涂皆揚顯譽而能敦獎士之節厲樂人之風
雖此么辱亦蒙顧與布詞以麗將意其勤荷德
殊優爲顏已厚正嬰官守之冗阻奉賓從之遊
引首使塵無任企向云

回嘉守楊郎中

向者某官持節爲州驅車過郡獲瞻符采甚慰

久傾之勤款奉燕談益資宴見之陋遂爾去德
缺然爲書祝禮之疎獲躬而愧邇承撰日榮此
臨官將効馳誠先蒙賜教厚自降接雅存謙尊
某官冲量粹溫令猷淹茂文章貴係香組名家
茲假長才屈爲遠守方成踰月之政已布載涂
之謹伏冀勉輔生經寵綬多福

回郭國博德容啓

伏審被中宸之恩進上庠之秩聞命將慶貽書
忽先蒙禮見存換表且愧某官稟才端厚挺質
粹溫早歷榮階游著休績茲膺帝渥實獎年勞
未獲瞻依豈勝係戀

回彭守鮑郎中啓

伏審某官被命作藩消辰視事將馳慶幅先啓
華函雅意謙冲鄙懷慚懼某官寬裕宏偉端方
勁嚴養著殊能薦揚騰仕惟天彭之古郡乃井
絡之名區民俗淳和壤土饒沃訴訟甚簡幾全
於鞠屏教化易行豈煩於餘刃將囑善課卽見
褒遷咫尺擅圻聯遠風度敢祈葆毓以慰傾瞻

回茂州吳郎中啓 卯州

聞風僑矣奏記缺然嚮服才猷徒傾於翹館翰
馳懇素莫置於行郵使由奧屏之來惠有榮由
之及布詞且麗將意甚勤某官學有本元術兼
權立向繇劇邑選委遐藩蓋憑緩輯之才果布
循良之政卽程懿績就服褒恩某仰德雖深造
官有制未請會晤管稽瞻疑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一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泰

吳 吳一標 建先

謝提刑張郎中

伏審提刑郎中奉被榮恩按平祥憲西南列部
上下文權伏惟某官器度淹闊資猷敏給奧學
洞群經之本高才通庶政之宜家傳文章世仰
方格豈獨推於人型固自結於主知朝廷之慮
者實在乎遠方郡縣之失者恐失乎中典當從
獻正乃屬賢明嘉命初聞輿情已愜某幸茲守
郡獲在提封顧最陋之微材託均獲之厚蔭限
拘左印阻詣前旌

謝韓運判

右某近蒙高軒遠按下郡地既僻陋事皆因循
某向此臨叩比裁閱月雖常整頓尚未安完以
至簿書迷甲癸之行倉庾亂新陳之次運判都

官持心近厚，善意見存，和顏相臨，溫語下逮，謙訶免於群撻，駭拊追於諸骨，重煩文移，動與教示，某下茲試守，竊已蒙休，始常懷罷，曠之虞，終實荷蓋，裁之賜，感銘斯極，陞履無忘。

謝提刑張郎中復官

右某近服新恩，再居舊秩，曲臺議禮，既失於討論，重屋奉祠，亦需於敘用，久負寡聞之耻，忽叨洪沛之榮，受命云初，又身無所蓋，此官几經於三拜，故爲謝慙，致於一辭，豈謂提刑郎中，猥賜存憐，重垂優借，念歸華省，謂所行之例，當然喜動，沖襟，見相愛之情，如此，敢期部使，深顧州僚，謙固已而有之，禮待人而厚矣，心之所感，言不能殫，限領符，阻越賓闕。

謝梓州知府大監

右某伏審知府大監，榮持使節，出纒，濟條爰自下車，逮茲閱月，政已成於樂易，頌皆播於中和，九重擇人，一境蒙福，恭惟知府大監，德由世積，學有師傳，性厚以通，才高而敏，既揚仕籍，該練

政經所臨之地，則民實宜焉，凡建之功，則上皆信矣，泌陽美績，與古相參，蒲坂休聲，至今爲盛，惟是左川之重，寔爲全蜀之雄，聊藉撫綏，庶安遐遠，即聞迅召，別委曩權，某占藉提封，領麾僻郡，文移冗密，訊記稽違，當道議訶，但深心茹，篋未伸於邑子，心常系於邦侯，限佩守符，阻越賓闕，某無任登慕，激切之至。

謝鳳州都監供奉狀

右某去國十年，守蜀三郡，居常渴德，坐失爲書，此奉疾郵之來，忽承累幅之惠，過蒙存錄，深首悚惶，伏惟都監，供奉才辯而文性，和以毅，回聞註誤，偶滯，騫翹，穎昭，洒之，旣明，當選，掄之，甚適，勉期善養，用對優恩，瞻晤未皇，企延徒切，謹奉狀謝。

謝西鄉西縣中含狀

右某近被中除，復還前列，豈謂眷存之厚，特形展賀之深感，佩良多，搆裁罔既，謹奉狀謝。

謝提刑學士

右某近者伏蒙某官特遣風節來按偏州登道
崎嶇春泥險滑屢涉郵亭之遠頗為車騎之勞
然幸瞻依實屢廢弛况茲編陋久日因循雖自
勉於刺裁但未安於稱媿此者某官究詳所治
弊抑其嚴尚相嗟憐不賜譴責豈惟無狀獨承
故舊之矜存以至群僚亦有依棲之榮賴拜違
未幾系總良深限守郡城阻邁臺府卑情無任
感佩之至

謝運使按巡狀

右某近頃使斧連按州麾簿領猥叢綱條恭弛
重勞檢詰悉免譏訶豈惟不肖之蒙休抑亦群
僚之甚幸此蓋運使少卿寬於臨下誠以接人
念其間有所未周蓋於理實亦可恕使新後効
與響威高軒遠選長途正熾計神明之所佑
想福履之尤佳某限守鄴符阻越賓蘭其諸感
佩莫盡宣言謹素狀起居兼謝謹錄狀上

謝運使司封

右某啓近者伏承運使司封為某發狀言於朝

廷乞賜召選者無用之才本自流落不譽之舉
遽辱薦揚伏念其性樸不文孤平少與初登仕
版便圖行已之見聞屢析藩符專務克民之利
病頗聞治狀未至乖方用此克衆人之見譏因
而獲上官之垂眷伏惟運使司封學問深博資
猷敏明以忠直自信而曾不他求其職任所來
而皆因上選按臨本道旌別屬僚豈期擢散之
頌委亦玷袞袞之華牆蓋庸美之使凡見善而
必收而庸常之人宜何事而可報惟堅素節以
副清言荷德非輕引詞安盡下情無任喜懼激
切之至謹奉啓謝不宣謹啓

謝成都運判太傅狀

右某伏審被宸宸之褒章領漕臺之副節嶠嶺
之下豈獨幸提封之吏民涪江以東實大慰同
黨之親友用才而當聞命音歡伏惟運判太傅
蚤有令名共推遠器學問淹博才謀敏明歸按
新書已馳平允之譽上陳美績果委將輪之權
恩除初行眾望殊快何未遺於鄙樸忽先辱於

音題佩服謙辭銘臆未皇瞻晤徒切傾依謹奉狀賀兼謝謹錄狀上

謝成都端明因上任

蒙恩授上件差遣已於今日赴上訖親老切於侍膳累求便官君恩許其還鄉得佐支郡茲服嚴命已臨賤司伏念某生也至愚學焉甚陋偶時之盛從事以文謬緣賢科竊迹秘府衡嘗途外官之請專用持先子之憂一居家山四改歲序有母八十重違於慈闈去國三千難歸於儒館敢圖就養輒以抗聞人賤言傲天高聽中旨敦迫群章薦論既而遷臺復稱叩關屬聖君之孝治體人子之勤誠會此空官俾之承乏今侍親與之至即書吏版之中伏遇某官德量粹淵端誠愛怒兼持重節效按諸城退省備庸實繁比類唯全素守以迨嚴詞

謝王薄任過夫

伏審向者召以一封之車試於四禁之地蔚矣奏成篇之上霧鳥蒙旒渥之榮光輝朝廷聳動

鄉里伏惟某官詞章宏蕩學術深明久馳不偶之稱忽應特招之選果升官牒甚慰重情不遺鄙僕之微先賜臧勝之重私心至喜厚意難忘

謝移厨三本

伏蒙某官特枉使牙遠移公無仰荷眷存之厚敢忘首荷之深即俟趨依併伸悃悃

伏蒙某官慰道途之勞垂有譯之賜下露僕乘益感肺懷

伏蒙某官遠枉使厨薦臨客傳感領重意銘兼鄙懷

謝知興元府

右某落闈七月二十日進奏院遞到勅牒一道蒙恩就差某知興元府候成資日赴任者某最輸私悃上賈公朝音驛既行實懷憂於重謫詔輪忽下果見繫於愚誠不圖鬼瑣之才薦委藩宣之任叨天若此為地有緣此蓋伏蒙某官累德寬容遇物愛恕所部之吏勿盡責其無能不才之人亦蒙休而自免所以拙者為郡庇之逾

年曾無譏劾之聞復有薦論之重寔由履護致被靈靈謹當愈勵操修庶符補塞限製守疲阻謁使旌卑情云云

回邛州劉駕部

近貢柔函已通燕几念封圻之咫尺承晤語以差池仰德之深與日而永府吏至止勝音見瀕荷眷錄之殊尤增佩銘之刻香竊惟尊履常擁神休其官游歷榮涂皆聞懿績比愛西南之服已彰畏愛之能即玷寵優更膺華擢某向叨交政敢貢願言

回新知郡韓郎中

漢州

伏念三泉之別一紀于茲抗俗走塵屬間關於末路拳鱗附翼致契闊於高風屢嬰出處之煩久廢起居之間瞻企晤語情勞款悰某官上奉宸衷遠持使節鎮臨要部綏撫遐疇驛信先馳輿情甚愜某便安親養佐貳藩條未皇裁書以上瀆賢明先厚賜教而俯慰蒙陞荷眷之渥銘懷巨深伏計涓時日之良整徒御之盛然行遠

道方在清秋更希僂冒之勤少謹寢興之節頓依匪邀并蹈殊增

回綿州知郡

膺右掖之制守左綿之符已涓良辰方布政當駐蹕於劇郡屬公檄於邛州不時為書以賀觀事正深懇悃忽受謙題仰佩眷存寔銘感戴某官員才敏給寫晉清浮自揚歷於仕塗悉著明於治迹邇承宣化盛已傳誥某以賤局所拘不獲云云

回漢州四縣官

持懇聞上請官便親尋蒙詔章許倅郡事冒據貳車之委懇當縣邑之先吏指繼來書音見屬相存者過所示肅冲某官業履有聞才術兼茂乃心當國其志在民尚巨吏衡之拘猶為縣道之屈匪人甚幸賢者在茲交期有涯瞻會伊邇

回綿倅萬職方

此者猥膺宸綍叨佐郡符垂組過家誠當於素志侍親從政尤慰於私衷竊尋忝幸之殊榮出

綸揚之始屬着他故未輸短懷豈期眷冲先墜
音訊某官曲教惠好高喻襟期馳位步以及門
義歸欵密制微躬而戴德心切銘藏拜賜猶賒
奇神爲祝云云

丹淵集卷三十一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二

宋 蜀文 同裏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奉

吳 吳一標 建先

啓

賀延州經略待制

右某伏審榮奉制由進陞延閣竊惟建廣內清
切之地於此藏真皇制作之文厥初命官最號
感選自匪稱職寧容濫居恭以經畧待制全文
武之才洞天人之學嘉言讜論簡汰清衷密畫
沉謀震懾醜落爰登禁近之職實副詳求之心
某久荷眷存遠形抃躍未由瞻俯徒切傾瞻云

賀運使學士

術業通明器宇凝厚優游華貫馳騁重名忠義
有先正之風才謀當廟堂之眷眷居諫首言聳
動於本朝今總漕權課殊尤於道左

賀成都知府資政

右某伏審換平京之使節分右屬之戎符英落
騷邊敢煩於我武朝廷命帥無易於公賢豈惟
紆北關宵衣之憂實以免西州塗地之患列郡
仰止聞風靡然恭惟判府安撫資政宗廟至鑪
明堂柱石高文大冊蚤冠擢於賢科奧學淵謀
夙參陪於國論出入更乎二府休戚繫於一身
雖均外官常簡中眷屬坤維之絕徼有汶嶺之
孤城妖寇跳梁重搖遠俗銳兵期撲富委宗工
卽聞區處之行旋見蕩除之報西南所慮指顧
而平某假守偏州隸員屬部限契短絃阻拜高
牙某無任引系激切歡飲之至謹奉狀賀謹錄
狀上

賀提轉冬至

右某伏以氣應黃宮灰飛提室義經示卦復其
見天地之心呂令謹時靜以待陰陽之定賢明
所履福祿其宜伏惟運使郎中道義深淳文章
粹美宜爾付絲綸之任尚茲持金穀之權行業

有聞神靈是佑諒乘佳節克揮殊祥某限以官
守所拘不獲請前爲壽云

賀利州知郡虞部啓

右某伏審重膺堂帖榮易落符願惟才力之高
實協與言之允恭以知郡虞部文章俊蔚忠孝
名家揚歷仕途宣昭政績出於廟廟之論授以
襟喉之邦僉言得人誰復置議某嚮官漢上已
忝降封今守洋中又同當道先煩惠教過沐鴻
謙未遂瞻依徒深企詠云

賀正隣郡知通啓

右某伏念五始端元三朝表正陽和發歲已彰
生物之仁賢德乘辰茂集履祥之吉伏惟某官
清淳稟質寬裕凝懷自陞顯仕之塗昔者且民
之積歷夫令序受此殊休某限寓它藩復拘遠
道不獲請前爲壽但增祝頌之至謹奉狀賀謹
錄狀上

賀冬隣郡知通遲提勾啓

右某伏以七日有期一陽云復信動於內物由

以生賢德所乘福履增裕恭惟某官立誠中正
抱質清淳才大業隆天相神佑諒涉佳辰之吉
必膺繁祉之休坐遠門闈無任虔祝之至謹奉
狀賀

賀正益梓提轉知府啓

右某伏以一氣逾時三陽履且歲元肇正曆紀
惟新推德為生靈蒙於幽隱儲仁曰福先相於
賢明恭惟某官端莊敏文敦厚寬懿挺此秀時
之具布為康世之才意誠行故司多存仁起諒
接清持金穀之惟且實頌童諒接成部知府職
刊斯之幼還常左諒接最著履上象崇中之維
古即齊受立之權諒接最著履上象崇中之維
命物諒接天之新元必受國之重詔羣情仰
祝比屋同躋其限守遠官阻臨高屏其諸頌詠
但此傾軀

賀興元府通判禮上啓

右某伏審攷擇剛辰揚臨美任恭惟慶慰伏以
通判秘丞東南秀氣詩禮名家參都務於蓬山
已彰善積武藩餘於漢水猶荆宏才其幸守降

疆遠依巨陰畏舉組紱阻造階除卑情無任喜
抃之至

賀提轉知倅

某啓元正今序伏惟某官秉此三陽之候倍迎
百福之休其限以守符不獲詣左右為賀下情
但深祝頌之至云

賀蓬州勸簽判

其接鸞鶴之羣昔預九霄之侶遷鶴鴻之列今
同一道之官至此歷年自知敝倦役於多事殊
失首題遽蒙啓訊之先悅發愧尤之甚敦隆其
好度越濟流無似當之不遑深矣某官同年才
猷敏邵文藻追華四世三公遠襲慶源之大一
日子里早聞今春之驪著籍朝闈會謀郡幕方
在急賢之會即膺舉德之求其限守藩符阻趨
賓蘭云

賀東川知府朱少卿

伏承踴拜恩章出臨藩鎮涓辰布治與察更新
伏惟慶慰恭以其官德重行方識周才首贊朝

倫之風望續政理之本原棘位辨名中矣九列之峻竹符分寄外殿一方之雄邊舉化條散為民福某叨從別乘竊迹隣邦惟是先施得依大庇屬居官之有制願授講以無階瞻引旌麾機

搖魂幹云

賀利州王郎中狀

右某近蒙高旌前過敝邑迎候之禮一愧空無遜違以來久失裁謝此者伏審榮臨會府盛布寬條吏民歡呼道路傳播恭惟某官學有本末政知後先比郡登稱游揚正甚外臺薦辟施設尤殊即聞美課之陞行有褒恩之及其限將爭絃阻集實階引領崇閣云

賀提刑司勳狀

美序

右某伏審被明廷之詔旨按當道之刑書佳音布聞羣論欣極惟是中梁之舊域曾經太守之行春里巷相驪吏民胥慶矧茲蒙顧之舊蓋用朴懷之深伏惟某官博學精醇負才敏給持誠恕厚泣事通詳稽夫正信之才委以平亭之職

提封之下治廡所存某嚮詣賓階接辭已幸今居使詔承教當先日佇郵音前臨馬首卑情無任云

賀巴州知郡郎中狀

右某伏審宸綸就鈔郡組襄帷入境撫几臨民嚮轅濟條來參漕柄殊尤之績已當考最之書顯要之涂即應陟明之典云

賀提刑度支轉官啓

右某伏審提刑度支榮膺顯制龍進名曹凡託按臨之休舉增慶朴之劇矧蒙厚眷賞倍常情恭惟某官器業自將風力兼茂充中以道炳外其文登在妙齡已著翹然之譽薦躋廳仕衆推卓爾之才上心簡求衆論諧慳石川重委方倚屬於謙疑左省莫遷復延登於主計用雖未既恩蓋非常即聞奏課之尤當有任能之召某幸稜美蔭良動權壞所限佩守符之微無由趨使節之下引領臺府云

賀趙龍圖上任啓

伏審某官涓選良辰視臨美政居麻者眾竊幸焉深恭惟某官道貫一儀才周萬變高猷映世亮節端朝會遇聖神之知躋陞侍從之列蜀所巨鎮益云要藩上欲用公詔類爲守最席如缺玩印而有求鋒車下臨趨節而先起前是數相一新稚臺之膳大布慈和之政隣城仰式它道胥俾伏惟某官貨稟端淳才猷敏邵仕榮揚歷官最殊尤獨題漢水之興佳聲未泯今剖巴江之竹善舉先馳方裂素以通誠忽感郵而賜教眷存所厚佩服良深云

賀洪稚知縣陳秘丞狀

右其往年南岐榮治之下獲誦雄編去歲東蜀旅郵之中復傾高論心常景伏迹但駭乖而况處鄉關甚密之鄰預勝藉同升之契故當無遂廢之書簡所恨有相違之宦途向者抗牘而遷請小塵幸此蒙恩而歸守支郡遠承占問之及良荷記存之深某官同年文章高於衆人詎行比於前輩治一同一之地難乎盡及驥之才居四

徹之山宜矣任和鈔之職卽聞美召行踐華途未遠奉左右以周旋實亦望東南而旋倚願勳善養俯慰虔祈何由瞻依用究悃悃

賀運判都官啓

盛世雄英華門嗣慶委香深湛之學亟陞高妙皆從此途某茲處未儻自慙冗器日期大用願託巧陶所限繫題輿之微無由伏齋几之下云

賀正東川朱少卿

一氣通時三陽履旦歲元肇正曆紀惟新推德爲生畫象於幽隱諸仁曰福先相於賢明恭惟某官端莊敏文敦慮寬懿挺此秀時之具布爲康世之才猷行攸司多存仁恕神明所佑卽俾休祥諒接天之新元必擁國之厚寵羣情仰祝比屋同辭某限守遠官阻臨高屏其諸頌詠但此傾翹

賀懷安知軍轉官

伏審近蒙均恩榮進中秋伏惟慰慶恭以某官

挺質高英持才敏明稟賢門登任聖世尚屈
臨於遠國卽召置於華途此而榮遷漸以要用
某幸薛善部阻拜崇堦春輝正深道味益勝云
云

回漢州郡中

近奉宸命就遷州寄遠然拜命惕若兢懷某迨
蒙朝廷假守仁壽謂僻陋至微之郡宜迂疎不
肖之人逮至此時云爲多故文移益集事目交
紛行雖躬親處實迷誤無懼仰樓蓮之暇有喧
囂仇怨之煩已幸報成猶虞罪去念將滿歲當
趣還朝轉徙有道涂之憂偏及隸昏錄之累敢
持愚懇泝扣嚴聰奏願既行抵虞於重譴詔輸
忽下尋被於鴻恩以李固解綬之鄉爲阮成出
麾之地求雖有自得豈無緣某官素與鄉評陰
加士論常見匪瑕之美曲揚剖垢之光遂使尋
庸獲叨除委更煩慶問之賜益荷朋遊之深細
味奸詞銘藏陋牘未皇展晤徒切翹凝

回漢州知郡

伏審近奉宸綸再留使節藉乃厚德慰諸羣心
豈惟增閭里之光抑亦重朋遊之喜某官託委
粹茂賦量淹宏以儒學踐魏科以吏事陞峻秩
遷鄉爲郡布政宜人是故河內父老願借於寇
恂准平吏民爭乞於侯朝九重是與千里相歡
方議馳書忽蒙賜誨仰承眷錄深負感藏

丹淵集卷三十二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三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 同 叅

吳 吳一 標 建先

先狀

成都新尹趙龍圖先狀

伏審某官進登延閣之華出守右川之重蒙休
者聚籍幸焉深恭惟某官性靈道冲體茲坤直
端方勁潔博裕寬闊究學淵淳成文雅健事親
以孝而行筮壘俗納已於道而名高當時優游
仕榮增衍賢美嚮自亨衢振采禁路升華奉白
簡以繩愆朝倫以肅伏青蒲而納誨帝念其嘉
以至總金幣佐會省之繁調芻糗賜朔陞之給
皆察茂績實稔休聲蜀為遠邦邑曰巨鎮其政
繫於國體所寄繼于上心地望素隆華權時重
將委任於守土實艱難於擇人付畀或差經營
且力會此及瓜之代久煩玩印之求作牧以行

非公其可是用褒陞通職慰龍遐民已聞高牙
漸出危樛木牛舊地重識孔明竹馬前人再迎
郭伋某傾佞有素汨沒無庸忝佐偏州幸當洪
陸歡欣錫鐘倍萬于他云云

漢牧先狀

某自遠標符僅周歲序瞻懷靡極歧引為勞頓
惟書問之疎實繫事為之冗御承與止裏集嘉
休此者某管祿養親列情于上尋膺宸檢獲貳
簿條得遂依仁豈勝為幸已計出都之日即開
赴治之期瞻拜有涯欣猷是切

成都韓端明先狀

某近奉恩除幸叨職委顧惟支郡託在洪庠拜
命之初撫躬以抒其鬱終親制屢抗愚衷所聽
云高斯誠未允某官內存愛怒深軫孤平謂宜
還官使得就養張蒙奏列盡道哀窮今此陶甄
實由薦藉已戒出都之日即詣趨府之期將侍
崇嚴併陳悃悃

清憲先狀

此者某拜恩天朝守職郡特親以便撫已為榮某擢起憂廬召還秘館常念慈聞之養屢所厭處之私愚恒盡傾聖心下側許歸省里得佐偏州類茲職守之微獲在接臨之下惟天與幸有地庇身已戒輕裝即趨賤局瞻依其適善林無涯

運使蘇刑部先狀

伏審某官榮服命書移領使節提封舊俗參語以交歡屬部下僚撫躬而自慶竊承行府已涉近疆僱肩勤劬起居休讓恭惟其官探道與秘業文精深藏以在身施之行事用無不效竊故常尤按三尺之書一無寬議調九年之食頽倚辦才所至也人皆賴之其功焉上實知矣猶煩遠使將漸邇臣且屬號財賦之撓於國當調度之半有藉供億必繁強明智敏所臨課力惟最兼以重柄委之外臺民之利害得以與除吏之善惡因而無勤高車在道列部傾風其奉親還鄉俸職屬郡比受按司之檄此警利局之符有

幸旆京得依庇護即趨近甸引拜旌旌

運使廣文先狀 梓州

竊伏下風講聞高誼自為晚輩未嘗獲對於聆言徒仰盛名不敢輒通於音問此者伏審某官以才能之重受神聖之知蜀有兩川梓為一道財賦之衍常供邊場之求郡邑之繁須慰吏民之望執膺上春念謂老成高車未來列部相慶某庶族下邑居官鄰城企澗節之華願瞻風而實切守倅車之賤願通詞以無由聊導懇誠少塵几格云云

提刑宋郎中先狀

伏審某官更應南國按憲西蜀邸訊初論輿情已矚蓋重名之火馳宜遠人之甚慰恭惟某官器略宏遠材資粹方蚤歷榮途盛者敏節料條易避參脩三尺之書飛輓均輸佐調九年之食休有不續簡于上心此者出為外臺專按一道中典之重方委平亭列部至繁盡歸廉糾此之要劇宜以通明其昔在上都幸親高誼今居支

郡獲庇洪麻閣命之初抃懷增劇 云云

李殿丞權交代先狀

衛由貴治嘗挹高風遠聞踰時候問無所此者
某叨膺宸檢分守郡條矧漕臺之借才屈明府
而承乏獲交善矩且慰愚衷未遑馳書先辱賜
教仰佩推褒之重實懷悚愧之深即遂披贈預
增喜躍

湖州提轉先狀 鼎赴湖州

忝膺宸粹薦昇藩條顧惟無似之姿謬此惟良
之寄撫衷自省竊幸焉深伏念某單涼遠人漂
泊孤宦賦命瀟瀟與時闊跡故常守於外官驟
屢更於數郡雖茂殊尤之効僅逃殿劣之譏三
館既還豈消埃之云補一塵重請得江海之子
宣此者伏遇某官被眷九重理財一道布惟新
之政惠養民疇按所部之城澄清察吏秉剛方
之節威惠風行特察舉之權否臧洞照幸將蹇
跡仰記殊休某已謀便道之行即次提封之下
有期瞻倚無量欣歛

丹穎集卷
三十三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四

宋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

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文同者

明 海虞毛 晉子晉 全校
長洲吳一標建先

奏狀

奏為乞修洋州城并添兵狀

右臣切見本州守治之所正居漢水之上川陸
平行廣袤千里東北諸山盤帶聯屬徑路盤屈
隙穴深遠上通荆楚旁出岐雍其中所產濟人
急用之助品目甚眾旦夕靡輦道路不絕聞巷
井邑百貨填委實四方商賈貿易畢至之地云
被秦蜀有足仰者漢唐之際已名重郡然而至
今有所不能稱是者城池庫漫全不如事不知
幾年滅裂為此苦累土窳若鼠蟻缺漏頽落
殆不可睹竊庸取罪常在跳越倉庫所寄僅同
空曠臣自至此即謀增葺慮無兵夫不能施手
每一慮至沉喏終日伏以國家設州郡列官府

具儲蓄養士卒大抵本以爲民故如此其備也夫何此州當襟喉要害之處而顧無壁壘環衛之防以保護之譬之於人也筋骨雖云完固而皮韋日已爛墮將何以爲負恃而能使其中央且又那一體既廢事不宜矣伏望朝廷慰念黎庶軫恤遐遠特中旨許令修築度其工力了不至大糜使郡國制度無有一物廢闕亦有備無患之深計也臣又竊見管內三縣疆境絕爲曠闊高山深林蔓衍重複直與巴達金風永興鳳翔等處脣齒相密其遠者有至五六百里近者亦不下三四百里中間有如子午駱谷之類斜通直達徑路不少私商暗旅出入如織遺姦隱罪萃爲淵數崑谷之民屢懷畏事迫於衆勢遂爾棄業所居幽僻人不敢問旣因全無防守所以難爲檢過臣愚常此過慮忽爾驚駭駭妄肆發焉散走巢窟出白爲暴呼集除殲形影不及亦須數日爲之擾擾往日光化軍近年虜州叛賊悉趨此路謀行於蜀是時西南郡邑聞風

震聳賴以朝廷威靈元元之幸而卒以就敗然而此州旣爲凶盜累伺其隙是後恬然不爲之備至今者昨宿吏語談及此則無不人人咨嗟嘆惋是知如此與他州別郡封壤接壤監隄奔衝之處平時常宜預設保禦之方其或事有萬一臨時取具必然手足錯亂不相揅應前無兵而後無城未免一方人心不得不使之且夕恐懼而莫如之何也已臣今欲乞朝廷特賜詳酌更添置武寧一指揮或且先於諸處那屯三五百人常令住此不許差出以備緩急驅使如此則上可以紓朝廷之憂下可以慰百姓之望臣職任守土理當建述此二事者伏望睿慈不罪其狂瞽而留意焉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奏爲乞改陵州州名狀

右臣自到本州求州之所以得名之由據地志云自秦至齊本犍爲與蜀二郡之地在梁犍爲懷仁郡西魏時始改爲陵州因境內有陵井故

名馬陵并始後漢張陵開興因陵名遂以名并後復因并名以名其州隋避易爲隆山郡唐又以爲仁壽郡至乾元中復以爲陵州遂因仍至今矣按陵本沛人世有別傳載其異事者尤多臣不敢以聞然觀其爲井之功實亦非常人所能建置此州之民既賴之以爲生復畏之以爲神凡過其祠廟及道其所以昔日爲井之事皆標然加肅不敢少懈如在其上與其前後若是之恭也國家亦殊仰其所利以賡給諸郡凡三載郊禮頒賞軍校一切皆於此取之是所謂有功於國而有利及民者也但今以其名配井與州而使其下負薪芻採瓢囊者無男子婦人稚幼耆老之屬日日道其名于萬在口臣愚竊謂州取其名於國體固無嫌若屬之斯民臣恐於義或有未安者已臣聞晉羊祜開府南夏惠流百姓後人諱其名爲改戶曹爲辭曹王舒除會稽內史舒言其父名會求換他郡朝議以字同音異不許舒云音雖異而字同乃特命以會爲

鄆授之唐陽城號卓行商山道中有驛曰陽城元稹過其處易之爲避賢孟浩然獨能詩襄陽有浩然亭鄭誠爲刺史更其題曰孟亭此意皆謂賢者之名當與隱避不欲使其下常斥之也載在簡牒以爲佳論讀者皆謂當時所舉宜矣今陵方之數子其功利蓋亦施于無窮有足尚者累世矣贈實有封號朝廷亦嘗因其他郡道蹟建宮養徒俾崇奉之是則豈有國家所以存錄能立豐功厚利之人而此州之民素蒙其休顧顧然無一忌憚咸得以名而稱之哉雖然千有餘年其民侮慢輕賈如此至於聖世始欲然若有感發陰期秘數無乃將有所待者耶伏遇皇帝陛下光明盛大之德紹華固綿長之運廟考古道尊尚賢哲舊者修之廢者起之合理當義無不條舉此者伏望聖慈垂仁降惠上嘉古昔山藏海納恣臣僭易下省臣章倂遂愚情特開宸旨別賜州號庶使此方之人存上下尊卑之體已往之靈受光華不顯之賜百王未正之

與千載不行之事自陛下今日正之行之爾豈獨光昭史策彰示萬世亦以知陛下不棄下臣之言而特明前人之德矣干冒宸扆俯伏待罪臣無任狂越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爲乞置興元府府學教授狀

右臣自到本府遂詣學舍點檢見其處所褊狹僻在城下屋宇卑陋殆不可入其中生徒小大裁數人而已臣因詢問僚屬并徧訪左右所以如此不振之由皆言本府自唐末以來益無諸科修學及第之人從前每有科場皆是外州軍進士暫來就此假籍寄應縱獲薦到省皆下第無成遂各歸還本貫不復住此修習所以其民便謂讀書無効更不從學近歲府縣雖稍有士人應舉終是素無師範所肄之業多不能上合新格臣初觀本府山川人物土風次第與東西二川大抵相類彼處雖至小州郡進士常不下三百人而本府已屋富盛人民繁庶若此豈

無秀異可教之士以備官使但自來上下因循相與廢墮使朝廷風教獨不濡浹寥寥然一方遂絕文采深可歎也臣伏見本府司理叅軍潘行自熙寧三年到任乃權府學教授行能爲之講說經藝教其對答大義誘掖後進孜孜不倦日授月試皆有條緒近日府縣子弟翕然盡願入學至於外郡士人間之亦漸有來者以此見人之趨嚮善道悉由勸獎調勵儻得其心有所服自然不可制禁而卒至成業矣行今來舉主考第益已該磨勘來年正月滿當解罷臣竊慮行去之後俾他官承乏科學者之所悅從未必有能如行者臣兼體問得本路興洋利文龍等州雖有進士徒具名爾其人亦嘗自患所居僻陋難得師友臣欲望朝廷勘會本府并前件五州自來實係少有舉人修學及第之處乞賜詳酌特置學官就與行改轉使正充本府府學教授所貢一府五州之人悉得就近修學不三二年當盡變此俗燦然與天下士人相伴矣臣職

在守土所治之下或有可請不敢自默臣無任
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爲乞修興元府城及添兵狀

右臣竊見本府自三代已來號爲巨鎮疆理所
屬正當秦蜀出入之會下夔斜臨漢沔平陸延
袤凡數百里壤土濱沃堰埭蒸布桑麻秬稻之
富引莖不及西南逾棧道抵劍門下趨成都岐
雍諸山遶迤東北深蟠遠峙孕畜雲雨僻道百
出相拱加輻逵通樊鄧旁接秦隴實邊有無者
望利而入舊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於此今復
弛禁一切不問故四方來者頗自占業殊習異
尚雜處間里天下物貨種列於市金繒漆臬衣
被他所近歲洮河所仰茶產鉅意公糶私販釐
貢不絕誠山西浩穰之粵區而朝廷所宜留意
之劇地也然而事有未稱體有未備者城與兵
而已矣城嘗度之其縱廣亡慮二十里庫薄毀
陷久不營葺姦窺盜越易如短屏兵雖合聚群
戍所數裁滿五百罷病孱弱下車者半分隸他

經常非此有近復調赴文州今所留者甫二百
餘人爾况一城之中民屋錯比連甍接宇可數
萬計生齒雜處填斤坊閭臣常自顧亡狀誤蒙
朝廷采重委符守班條之暇諍慮及此輒謂
以如是不甚堅完之城與如是不甚齊一之兵
欲控制遐遠影援邊徼保護井邑衆庶防固宮
府儲峙若止用此且恐專於臨特萬一有不副
國家所以設城置兵之本意也臣每一念此食
輟輟而寢去枕者屢矣伏惟陛下自踐祥已未
于今七年曷嘗不一日孜孜安養元元者爲政
理之急未治者旣治之矣已治者復爲之立不
可廢壞之法補缺養漏大小咸輒下聽不俛有
宜則應臣是以敢待二者之說仰干宸扆伏望
陛下不以臣疏賤而幸錄其言願賜參可下詔
有司遂俾如事修築雉堞增屯營伍以赫靈臺
以壯制度沮邪謀定衆志安固基本萬世不動
亦所謂先定應猝豫俗不虞之善計者也臣職
在守土諸無報稱惟是所見不敢噤嘿臣無任

借易委越惶恐激切屏管之至謹具狀奏聞伏
候勅旨

奉為乞差知洋州一次狀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知陵州得一年十箇月後
因改州為監復蒙就差知興元府今到任已及
一年五箇月臣昨在陵州推行新法並成偷緒
僅免敗闕自至興元府凡幹當過諸般後來續
降指揮等事亦無曠廢盡為兩路按察臣僚薦
舉以臣頗為辦職今來臣替期非遠切慮朝廷
不久差官代臣赴闕臣日夕惟念般罕私計實
以家貧累重食口稍衆分減寄寓頗難區處臣
此者愚妄輒親八路新勅盡許指射連併差道
臣知洋州一次情願閉居待闕况臣出於吟訟
相詰民間細務幸臣未甚衰暮之時少願傾竭
犬馬疲瘁之力夙夜勉勵所屬僚吏宣布陛下
德澤於一方百姓以圖上報國家所以養育賤
臣無涯之惠臣自知才智淺短不可更倚他使
惟是一郡之政猶能奉行陛下條詔不致違失

伏惟陛下哀憐特賜天地生成之恩俯從私願
臣惟願忠義以蒼萬一千貫天威臣無任伏地
待罪惶恐激切屏管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
候勅旨

奏為乞免陵州并納柴狀

右謹具如前臣自至當州訪問得所以為其民
之深害久而不能去者惟管內仁壽等四縣百
姓每歲輸陵并監煎鹽木柴共計三十八萬四
千二百餘束也當時立法但以五等人戶每稅
錢上以二文一分科令納柴一束故其等高者
不下千束雖下戶亦三二十束矣其柴若常時
私下貨賣自可每束直三四十文足錢官中贏
亦以其不易每束更支鹽六兩後來常見其虧
損百姓不復支鹽却改每束與錢七文五分
是官中大約破九文已來貼折民下三四十文
柴一束矣其百姓所得者貼錢悉為出勞引攬
之人諸頭銷使尋亦隨手散盡又官中科配盡
須要納乾柴其百姓自一夏已來以蠶麥務忙

不暇更豫先營置放令乾燥皆於二稅欲起之時若本家田內所產之少則須望林回買生濕雜木剪截齎擊上州赴場送納依自來體例類以兩束折納一束是三四十文一束之柴又只止得四文有餘矣加此倍之則近納七八十萬束生濕柴也偏州小縣盡是山坡田土瘠薄別無他產而每年於二稅送納足昂斛斗并科買紅花紫草出助後還青苗之外又復有此七八十萬束木柴之役比之他州此方之民實被其苦臣子細體問得二十三年已前本州止有官井數處所銷柴菲苦不甚費其價亦不至高大自許人開作卓筒之後部下至今已及數百井故栽種林木不能供得公私採斫以至山谷重禿極望如脂縱有餘葉纔及丈尺已爲刀斧所環爭相削伐去輪官矣人既匱極草木亦不得盡其生意又緣當州地皆險惡徑路狹隘磴道齟齬不通輦運臣嘗屢至納柴之處見所輸之民無老與幼皆悉荷負有縣界闕遠奔走百里

之外陟歷深阻忽值霜雪風雨衝冒寒滑加以期限相逼勢不能止攀緣傾越飲食失所以至肩踵皸裂衣裳穿露身體腫疔瘡都無人色呼嗟之聲充溢遠近自冬及春正是他處百姓皆能有所休息之時而斯民重困狼狽如此臣常惜太平之世而尚有此無聊之人其繁衆所共知但謂官自前轡已來無術可以捋得此者若非朝廷博究民間疾苦欲盡釐改使之蘇息其患終無有日休已者矣焚極必復今正其會臣伏親詔勅遣使專務與民興除利害諸色場務令人占買以寬分外陪費臣今管見輒謂官中雖有陵井止能供得成都府一路州軍公使軍食等鹽外餘無略有所獲雖言招召客人將絲綢展博其本監日煎鹽色皆是先已支通諸州軍每年所定合銷綱數更無贏餘見在以僭客入入中臣愚欲乞朝廷特下指揮令本路轉運提刑司一就出賣酒坊體例先爲相度擊劃諸州軍公使并軍食等鹽乞不於本監支給召

人員樸上件陵井監官中自可端然收納英利臣當試約之除餘利可以需及買樸人外依阜筒小井課利用五分折納錢糧官中並無糜費歲可獲一萬三千八百餘疋稍昂并見大錢七千二百餘貫及免得酬與監中主當公人等一十一處場務及監內諸般銷費共一萬八百餘貫其餘外州軍般鹽綱後酬獎尚不在其數內如此則七八十萬束之柴能管於民者盡去而五六萬貫之錢能利於國者盡得矣豈不稱朝廷愛養元元之意哉臣忝被國恩來守茲土斯民之病職當救療亦欲少以惠慮上報朝廷道臣爲此千里之民長吏之意爾臣之所見止爲四縣百姓有此積久輪柴之弊未嘗有人爲之言者臣今既知矣豈敢緘默實恐上負委寄循滿而去尸此祿食非素心也所有本監委曲事狀如蒙朝廷允臣所奏下本路相度臣自一一纖悉窮究利害本末供報今不敢以叢脞煩碎之事畫一條陳上瀆聖覽臣無任誠懇迫切恐

懼彷徨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爲乞差京朝官知井研縣事

伏見管內井研縣去州治百里地勢深險最號僻澗在昔至爲山中小邑於今已謂要劇索治之處蓋自慶曆已來始因土人鑿地植竹爲之卓筒并以取鹹泉甯鍊鹽色後來其民盡能此法爲者甚衆遂與官中略出少月課乃倚之爲姦恣用鵠豸農粵山澤之利以供侈靡之費訪聞家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穴亦不減七八畧時朝廷嘗亦知其如此創置無已深慮寢久事有不便遂下本路轉運司止絕不許容開造今本縣界內已僅及百家其所謂卓筒井者以其臨時易爲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實多少數目每一家須沒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別縣浮浪無根着之徒抵罪遁逃變易名姓盡來就此傭身賃力平居無事則俯伏低折與主人管作一不如意則遞相扇誘群黨譁謗索工直徑趨求去聚壩落入鎮

市飲博教盜靡所不至已復又投一處習以爲業切緣井戶各須藉人驅使雖知其如此積積實亦無術可制但務姑息滋其狡暴况復更與嘉州井梓州路榮州體境甚密彼處亦皆有似此阜簡鹽井者頗多相去盡不遠三二十里連溪接谷龜居離火又不知與彼二州者工匠移人合爲幾千萬人矣幸今累歲豐稔無少閒隙縱有強猶自安飽暖萬一或恐遭羅款早民下聚食此輩當不肯更顧一役之利必能相與唱和跳梁山谷間化爲盜賊耳當是時彼井研者區區小縣一二選人爲之令佐將何以禦之哉此臣所以日夜置心於其間不能少忘者矣臣愚不避誅責欲乞朝廷指揮下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相度許令二司今後於京朝官中舉清穰明斷有吏幹之人爲知縣仍乞令陵嘉榮等三州各出三五十人兵士俾兼領之所貴藉此威靈厭伏其衆自然群小之心有所畏服此亦所謂戒不虞防未然之一慮也臣才術淺陋擬

蒙任使一州利害臣宜知悉凡有所見不當自隱伏望聖慈下未愚論特賜詳酌施行臣無任妄越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爲乞鑄陵州團練使印狀

右謹具知前臣勘會本州舊爲軍事問其父老云自淳化中因草寇擾蜀凶焰熾猛劍南列郡不隨其燄而爲之燼者十繞二三陵其一也當時實以知軍州事張置能率其衆共力禦之旣爲完城遂不汗賊朝廷嘉獎故特以團練之額褒名其州雖然但未暇賜印因循至今臣伏見天下團練州軍凡有移牒相關至此考其印文皆有使篆獨惟當州尚無此者稽諸故事疑有所闕臣不言上事如未條伏望聖朝念茲常典久爲廢墜欲乞指揮有司創鑄頒付行用庶使威靈充浹文采完具增光備州善守之實垂慰斯民效順之望于萬宸衷臣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五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祭

吳 吳一標建先

文

奉詔禱雨祭中梁山

某年月日朝廷以久旱不雨詔守臣各於其境
內躬自精禱者其謹詣中梁山致祭于其神曰
自王畿以至于天下郡國自去冬以至于今秋
虐魃肆厲雲茲黎首雨不時降庶種萎殄大田
耗取衆用糴食流庸載道靡所歸止天子盡然
震懼夙夜動閱抑等損制深自刻約致款上下
久莫之應側省何咎心焉如灼走使方內靡神
不來誠亦至矣而卒未蒙報尚謂名山靈祠有
或滯畧俯已博達庶宜來相迺專詔守臣即訪
所治有紀在典躬薦明饗惟神肇自融結途司
梁漢慨然巨鍾遐邇尊聖旁開澗谷遠抱林藪

風雷激首雲霧蒸吐歲或愆早有取必得今天
子臨制海縣無不總統如神之宅是曰王土神
亦自當竭歷供事以上紆天子之憂往額上帝
均辦厥職普泆膏澤救止天命是則神之所以
奉上帝輔天子愛百姓之休功茂德恢宏遠
不獨區區限此一方也神之聰明必能體天子
如此之意守土者安敢更用燿言以瀆左右哉

祭諸靈祠文

上以比年以來天地變怪聞於郡國亦云屢矣
故嘗恐懼修省勵德勤政求所以可當神靈之
心庶下祥應以安黎首而乖舛繆盞未能闕弭
今復星文謫見有駭觀聽是用博及幽隱廣軍
赦宥沉寃抑憤咸與昭滌冀蒙休嘉上答明誕
乃俾天下守土之臣導上意之專潔致明祀於
管內之靈祠期體端誠共底消復其所日恭事
修職於神之左右惟神聽之

代趙龍圖祭孫觀文文

惟公稟氣之英號時之傑爰始筮仕遂高懿烈

才望日偉謹然衆舌踐履郡邑隨所施設人無
不宜暨否信悅服采烏臺愈見風節神年在首
所觸必血權巨覆朝勢炙手熱公嘗寒之消釋
如雪傾邪落膽修獄自滌皇皇當午凜凜在列
上以公賢超公要切出領榆關營戎正穴齊輯
士卒整若刀截坐作進退韓旨彭詠制服夏虜
帖不敢發西南擇侯易公之轍公以家禍解組
被絀水放三年僅將毀滅起臨彭門威惠俱敬
乃徙天水中道賜鉞是時嶺蠻凶焰橫發延災
邑廣千里一夔公搃萬旅兵林馬鐵以氣而壓
未陣先奪首懸奔遁如雀得鴈歸仁之功與古
相亂來正極有神武機鑄惟公之謀未嘗以殺
去守東南有州控越厥敝久積根于祝髮公去
大本止留牙藥至今其徒不復少猶旋移青社
遠揮東渤大鹵更虜蓋防虜結功高德重有忌
而許還政就第屢逐歲月符離宴居自閉如訥
曾無一言以歎窮達上始卽位思用苟筮詔追
公起賴公才哲褒寵之優盡還印綬負我慶土

以安倪抗高奴謀帥欲望虜窟僉謂公宜大牙
乘揚行次雲陽六氣所沮座上卽時譴已云厥
遂至大故隆棟斯折國家在石一旦而破上甚
嗟惋臨訶以恒贈數加厚列座于八嗚呼哀哉
某早荷記存推揚獎掖復許陪覲肺腑之未此
義至重乞非比埒聞計之日肝胃摧裂引首東
望徒深涕壺限領西州川涂阻絕不得詣前撫
棺一別聊陳薄奠郵意傾竭魂兮聰明監此昇
抽

祭提刑邢度支文

於嗟乎公世之完人敦惠和懿清莊敏文自儀
于朝寢位才華塗美貫匪微是與昔在憲府
風規首首因遷而行海上爲州尋來其朋處地
皆岐獨公西南港留俯滙曾未出語歎老嗟卑
乃中于于一致險夷簡潔飭身慈仁范職列部
依縉亡寃有德何天之明矣此人理付公以疾
途折不起嗚呼哀哉昔至持節今歸蓋棺行路
嗟泣摧心落肝况同於公取願敦厚其所痛悼

惟神可究公有幼嗣必昌後時同報公心會魚
此移公樞東轅來經郡下薄禮則設哀誠詔寫

祭提刑李子忠太博文

蒙狄道之景耀兮寢惠慶之華滋發秀敏於齡
齡兮聘蔚然之麗辭中藝等以册采兮治所止
而民宜群章交目啓辟兮顯懿騰而上知越自
邑以振擢兮一諉之以新規飾且權而厭下兮
俾分提於憲司擔眾議以獨前兮極日夜而處
之役天倪且造處兮出萬緒于一絲雖食寢而
靡皇兮失按實之以時勉營劬以斬報兮曾莫
碩夫自持於有隙而得乘兮途劇瀆而藹鬱蓋
外狀而內澗兮繇伏職而至斯噫捐已之甚重
兮將收彼之織釐惜乃事之未立兮但久瘞十
有為散利目以萬牘兮後疇合乎其難嗟靈之
少與年兮麤財鈞而不訾天胡然而遽奪兮使
夫志之已而惟愚叨此名牒兮獲周旋乎累眷
今竊吏於所部兮差取庇而在茲竊羣然以承
諱兮涕淚紛乎滿頤願一麾之有守兮阻詣哭

于稿惟徒不腆且將奠兮聊倚壁而託悲幸靈
輅之未駕兮願歆此而後脂

祭張時仲文

某向聞時仲以親老得此豈惟自喜於拙者有
所蒙賴他人亦交善見慶謂得如時仲者為僚
相與營治事無不輯矣計日望來屈指無幾而
候吏忽報時仲以疾尚留越宿遽聞以時仲不
起驚嗟久之涕淚俱落因念昔者嘗同師席義
均友悌後皆從宦聞問不失每一逢遇傾倒肝
鬪留連終日各不忍去而況被牒共治一郡私
心常謂幸寔天與壹期相去兩舍之地止有三
日之約而遂成終天之隔嗚呼哀哉太夫人年
已九十稱善至此反令哭于天道何耶嗚呼哀
哉某承計之辰願一拊柩還視守甲去不能得
彷徨西望神魂飛散徒馳薄奠以將此意時仲
知之耶魂必有靈當歆之也

先府君焚黃祭文

年月日男具官同與岡周等謹致祭于先考寺

丞之靈朝廷目同被先考慈訓之深得入官升
朝序故因三年之郊再進先考之秩位于棘寺
天語下諭爛然盈軸今涓選良日詣墓次稷之
如儀先考至明伏賜登頒

祭梓潼神文

惟神聰明正直受祀茲土彰靈異蜀人畏仰
其此奉明詔出守仁壽千里之地某寔掌之惟
是撫柔良抑強悍宣教化齊風俗行二年之政
成一方之善刺史之職事也非素具才術豈能
致此某性識淺陋昧於吏理臨蒞施設恐不如
事負德於上貽禍於下某於夙夜常所懔懔願
神陰啓默導時賜警拂心慮口述無使諄諄如
是則朝廷之所以遣某於陵而陵之人所以望
某爲治之意某之飲食起居莫不望其應於神
之左右也

祈雨文五首

玉女

惟神稟大霄清眞之靈而天下所謂溪谷淵泉

者神寔主之惟是玉井之勝蹟殊利郡志所載
皆神之化力使然既目是惠養於一方其爲福
於斯民也厚矣乃今其地苦此旱熯神頗忍視
之哉業陰漬潤頃刻萬里在神之翩然飛空勅
諸群龍也監此丹素願神行之

蓉聖夫人

惟夫人昔嘗許法師求護此一境矣今陽氣驕
旱多稼將落夫人眷屬善作雷雨苟未稟誓言
願救此民命是則夫人享是邦之人祭祀也與
天地同極亦持此以見法師無魏矣

天王

惟北方爲萬物所以終始之地天中貴神多臨
嚮之而王鎮奠其鄉最稱威勝天下城隍靈祠
王像生民瞻仰恃以求福今茲炎燠實害多稼
王於雲雨爲力易馬願社民欲聊煩指頌

法師

惟法師受元一正氣躬佩秘籙凡於下民有敢
爲之戕害者法師威神所加必底乎殄此州之

人家法師之靈貺者十餘年矣今早將有墜雷
此歲稼法師嗟靈於刀噴雨於水詎惜俄頃之
力哉願一視其槁然賜之洒濯

諸神祠

惟神受陵人之祀者久矣陵人仰戴神之威惠
未嘗敢一日忘之神之所目視陵人之如此歸
禱賞念有以對其奉祀之意今民田正仰膏雨
而風乾日裂於此為患陵人旦夕望神拯活之
心豈止如窮鱗之臥涸轍渴獸之走焦原者哉
俾靈靈矣諒神之易為力者焉

謝雨文

向以時雨愆候秋種不入守土者甚懼斯民罹
艱食之禍徧走靈祠望所以施一溉之惠以救
恤之惟神助天養育惻然下憫洒澆甘澗區墟
霑足禾麻菽稻蕃茂滋長蒙神之祐念無以報
修此薄奉蓋惟常禮願神慰監一賜臨饗

丹淵集卷第三十五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六

宋 蜀文 同與可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奉

吳 吳一標 建先

墓誌

屯田郎中石君墓誌銘

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朝奉郎守尚書郎
中知遼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緡
魚袋借紫石公以疾卒於公館其子蒼舒奉衛
騎車還長安卜日既訖元年八月庚申葬于萬
年縣鳴嶺鎮之某村蒼舒以同管遊於其父子
之間以疏龐公之高行凡六七致而不倦其辭
愈勤而愈哀將求同之文實公之所藏同自視
尋納何以盡公之休懿然豈忍不受其子之倦
倦勉為次之公諱某字君瑜世居關中曾祖某
祖某生五代荒季之末雖食之粟遺適自高父
某景封太常博士母李氏封清河縣君太博既

生子國初聞其父祖說前朝穢漬攘劫之亂謂
今有天子在反除灑潔被一布沐浴鋪張建置
文采爛蔚鞏毅之下士民恬安於是遂攜家以
東公因生於京師占籍祥符縣公少舉進士錄
開封府存景祐元年一中上第調孟州河陰縣
主簿縣縣汙渠之咽歲驅兵夫十萬餘斫折實
滅堅留捷以瀉其流絕衆波直王城會長淮通
東南之漕給中都事務嚴劇大農每歲度諸
郡之穀峙於縣以稟其用所領內者非精捷有
智數則禍其難而使令謾誣受賕矣公始任卽
當此衆未信其能評之他負孳入公制以術部
後先無相躐才鋒森然批斷翦翦無一粒宿于
外日日用此道蓋誑誦之遂著石矣再授扶溝
縣主簿王畿之吏大抵尚因循好取譽民狂悍
猾務不直以亂治亡所尊畏侮慢驕狠或時執
上官短長側睨若相角急則投筭甯德登聞鼓
矣公至不能耐一切根排剷剷絕以國律無所
借宥久之惡少相教救避去曰是不如他人慎

無犯人卽整汝肉矣一邑欲手翕息不敢議公
令嘗問語公謂襄內之治難以比諸外當少寬
取無事以去不爾忽矣慮中其苛安可悔公曰
用法有內外之異非朝廷所以待天下之意也
愚職在奉助惟知以徇公爲稱不知其餘矣事
在龜齡令輒入告公獨處之益辨內史鄭文肅
公聞而喜謂其僚曰石君新進乃能如此後日
有勢位何施而不宜優詞荐之改大理寺丞知
虹縣虹屬宿當江淮楚泗之會俗尚雜惡昧利
而嗜訟令始至先以事釣之旣得乃緣其間巧
刻放橫肆已所欲以求縣如其意後窮報暴其
情反詰之伏出卽飛不穩語攬啤旅吠中外誼
諸往往爲立獄令不勝願被謫若此者屢矣公
初來謁守守視公少年易之撼以虹治留公假
州局公曰奉詔書不敢私自免試往臨之苟有
可以上關願府無見與相庇賴事不枝柱政無
難爲矣守領之曰然旣至嚴肅閉默不露缺憾
慶泉莫測其端涯但密記姦築疏捕幾羣白府

逐他所自是一境平靜且善譽聞富人責租使其奴歐通者疾之公曰奴罪當然教之者王耳弁錄之主權匿不出捕急其徒計賂人代馬至廷下公曰是富人耶衣冠則爾其質乃賤諒祖視之慮華黻眷果其家役僕也杖去直得其王而坐之自是疆宗大姓俯首躡地果不敢鼓譟謂神爲公矣亡命多聚居辟隙書則人夜相結爲盜推剽寇效入舟楫大浪吞不得其所之巡微曰且苦求問莫獲民苦此公爲立法以閭里編戶什伍相保信一敗並繫無貸悉感懼相伺察訖公去無人遺一金至今長老道公卽歎息矣遷殿中丞移綿州羅江縣蜀人柔良畏事索摩撫公身躬虹治一用清簡未逾時縣事已告無所設簿書燦然械杻積蠹無下徒吏偃偃門宇終日居甍不識追胥之擾盡力田事新營舍聚良子弟置師教之親爲講說義訓使循服其父兄感泣入謝相與謀寫公之狀于浮屠示世世無忘公成都士人盛甲天下其學術文章平日

常相高不肯下服文路公鎮蜀當貢士先時考官重其人人亦多豫以他事解不得已爲之須束輻真大深險之目以苦之幸入等少不毀已舊常若此路公元慎之歷計部吏舉無如公者請公起公未行衆已曰其人矣及取士名出日皆人常所願其得之者下帖然無一語明年登第十不遺一二聞者無不嘉其精工還朝以太常博士通判許州尋改承興軍公雖佐者然獻齒疆輟輒蒼吞密啓府寔賴之有拊盜屢抵法黥竄嶠外者數矣每迓其家隱區落深窟間出用兇力爲人患人不敢正視孽久益劇後捕得法當流海上獄入公建設安撫使誅之安撫使怒贈公曰過判欲使我提法殺人耶公端色緩起曰愚非敢以刺骨事公者但陛下用公鎮京兆豈特區區若他郡吏守二尺軍大小一委公以便宜殺一巨姦安知不治公之民數十百乎公在此渠敢曠公治奈何安撫使悟從公議明日一府謹諫皆曰非貳軍不宥惡盜曷日以滋

矣。吹屯田員外郎大裕加都官員外郎遷職方員外郎。三白渠穿涇屬之渭。延袤二百里。溉田無慮數千頃。衣食億萬。長安華原。倚以爲命。國家爲設官專總其事。每秋稼罷。鳩役護閘及壞。通湯無害。一不如制。塞關潰壞。乃不霑足。民遂竊決。爭以死。縣有司情。忍不慮力矣。楊宣。謫公辟。公知渠事。公自谷口行視。且曰。涇流本無窮。率嘗不能目饒者。用之乖方也。役作公督利夫。二萬築堰岸上。植表鐫溝。枝分股注。舊歲一過。猶不給。自公監。乃二過有厭矣。六縣之土。蒙被。灌沃禾黍。登倍易民之訟。以爲謔。歌距今不衰矣。遷屯田郎中。知慶成軍。丁太夫人憂。服除。賜緋衣銀魚。知遼州。遼鄙小所治。當陞。隄前人忽之不事事。吏頑。悉民貧。有欲訴者。亡地益。嘗僞公爲之籍記簿。調賦役。塲濯而李。餉之宛。轉旬月。成就人咸安之詔。求舉堪清。要吏梁丞。相爲大鹵。嚴哨少合。特取公應書進之。宰相方將汲用。而公遂病。至不起。享年五十二。嗚呼。公少好

學博覽兼記其誤述有尺度名聲鑄然爲人器宇。儼蕩疎眉。廣口。望之魁嵬。偉人也。吾大節善論議。於世務纖悉無不該究。聽之灼灼。皆可立施用者。與人款曲。接以恩意。無一不相能。故死之日。上下咸嗟悼之。娶李氏。封南陽縣君。知書史。爲婦姑。頭步以禮。閨惟矩範。鄰里矜法。自公死。不復御文繡。日蔬食。誦佛書。治家嚴。囑訓子孫。益不容自放。男一人。蒼舒。傷慧修。與雜習。可喜。攻詞章。善草隸。前爲高陵縣主簿。諸公譽之。女一人。適大理評事。裴正。民柔淑。婉嫺。克專儀法。孫若干人。公有文集。凡十卷。所以爲銘。銘曰。石以譽源。康叔有孫。靖伯之支。疇爲純臣。漢蒼恂恂。萬石一門。昶魏守萊。東陵始遷。至禮過江。從官晉元。仲覽于唐。所秩亦尊。後頗班班。雖晦有人。公世關中。孝謹所蕃。起虛其燐。將焔以敏。服采吏塗。懋然厥聞。宜積勳勳。

勢久且蟠 群輩交加 進天之關

濟試于州 朱遼兩麟 治君驚昂

胥昨樸潭 公為轉齊 宜有畢完

求賢下書 外委要官 太原得公

亟喜以論 上將實之 崇資顯班

厄乘其期 中書以淪 人嗟謂天

執云而神 公胡不留 德俾在民

昔擴東征 今極西還 御釜之隣

鳴犢之原 山蟠水紆 問龜其言

此地吉良 可棧公魂 公其來安

以俟後昆

屯田郎中閻君墓志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太原人五世祖某嘗為唐安
郡從事因家焉會祖某有異行鄉鄰稱慕陳文
忠公咸平中仗使節慰撫二蜀蒐獵幽隱表言
其高朝廷下果帛褒寵之祖某安善固節不樂
仕進考某贈屯田郎中妣封旌德縣太君郎中
既嗣累世今德之後薰濡染漬刻意於學酬嘗

興冊鎮倒熱爛尤喜左氏春秋最為學者左右
采獲持去精義以下其他醇厚化中順賊起郡
邑大授郎中盡委去費囊橐家所有書居二江
野外與曲賊不能到處穴地藏之曰貨財吾不
屑此書如為兵火蹂躪後求無有也事平出之
使子弟日夜講解誦習要之為名儒故有如公
者子馬公天聖五年郡舉進士南宮類其所程
文奏入高等覆試廷下唱第或得同學究出身
公進撫陞權辭不願就願復諫他日薦書意甚
切上使中貴人呂溫語諭之乃已調佐永興軍
醴泉縣間益自勉造為詞章送鏗至簿廳以起
於是中八年進士乙科授本軍推官論代丁旌
德憂外除補涇州幕用舉者改著作佐郎知彭
州濠陽縣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監在京左廂店
宅務以郎中喪去職終制授屯田員外郎通判
定州今丞相昌黎韓公時為經畧使判府軍事
一切委公凡有可目古義裝潤表疏使理趣較
明有條紀不難論者非目公無誰為之丞相視

公禮特厚轉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御史闕詔
近臣上有行誼者補之今孫少傅并爲中丞巨
公名聞衆憚公端勁難操遂執仇議以罷拜職
方員外郎知開封府縣縣治臺京城之半事目
苛冗復爲彊家巨宗佩貴杖姦侵撓紀律鑄折
下戶鋼理專利以君於已公至逾月皆懷慄自
約不敢引手探公緩急弄賤孤弱始得開蕩暗
噎吐爲和氣至今議者談治赤之最公先也巨
也田郎中知德州磁人銳緩少文公爲立學選
師曰教育之躬自臨視較試藝術旌引能者厲
飭不違故風尚譎然一變椎俗民既禮讓事亦
休簡未幾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臨川郡丞南
昌從事皆大君子翁尙藉勢力放肆貪暴前按
察者率皆顧忌遮護陽不省問公視事卽鈞治
之狀得聞上逐去由是列郡傾軫震揚食飲眠
寐不忘檢戒江南民雖嘗以訟自喜然有巨誣
誤入法者前人諱惡之樂嘗以例移管他處公
閱籍指辨蓋還之鄉袁州分宜縣具獄上兄弟

二人者斲家發柩取物敗其重意悉綴結會就
一與其弟本非矣弟疑駭庸庸已悉臣也公視
狀直曰兄乃賊弟何預爲是必有以力轉其情
者屬有司謹驗卒如公言各巨罪免群論稱嘆
謂公神明矣公行廬陵有婦人來自嶺南遺經
持尺紙詣公傳言夫死無所附願得適人以圖
北歸望公閱肯書此貴人無疑納我公謂曰若
主何在令自來婢去公曰外有人矣是將有利
其財而爲之謀以我爲信者默令捕之寔爲無
賴者誘給以親其所齎榮公致之獄追此伏罪
而遣長校護送婦人歸京虔州民私賀鹽以自
業世世習抵冒雖毒懲痛斷然不肯少悔者朝
廷旣亦以厚格當所獲故捕吏務多得其狀名
至死者取所嘗往往銀鍊平罪以當其所酬公
下論切戒謂不可復者比會信豐令嘗繫此等
囚逮二百八公引前一二簡詰獲犯實者五之
二自是鹽獄遂省至今人謳歌之嘉祐六年八
月二十七日公權虔守事且出聚僚吏區決如

平時罷歸食疾作藥不及下以辛年六十五也
公方重端樸簡介靜嘿自讀書便好追訂古聖
賢所日立言示後世之意其爲文章浩蕩闓頤
騰高踴遠解理析義夷易明白西南士人宗師
之其講讓世故開列政要原所以治亂之端與
夫所以致之之由如誦說可聽以紀性孝友事
親生死無少怠養亡命諸孤恩意益厚如已子
善草諫得法然甚惜不支寫以與人於世少合
几取交於人必始卒用信無以寒熱易其守韓
丞相最爲知公方將薦用公而公遽亡矣嗚呼
其命也耶公先娶勾氏早世再娶李氏贈司空
若拙之孫太子洗馬綽之女柔懿恭惠治內有
法封同安縣君先公而卒男三人曰高爰曰真
爰並補太廟齋郎曰孟爰舉進士皆被慈訓教
厲素業非所以隕墜公之所植者女一人嫁前
進士毛世勛以治平元年十一月某日塋於晉
原縣白馬鄉飛兒里之先塋於其塋也韓丞相
目詩悼之真爰以同管論文於公之左右來求

銘爲之銘曰

溯古之深 蹈道之高 極其端涯
靜不以勞 偉然充中 仁磨義軌
孰司其關 久不使發 有地十州
既嘗少施 曾不滂洋 大故目隨
孰謂乎公 而遽及此 天其昌之
有書有子

丹淵集卷三十六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七

宋 蜀文 同與可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龍 務液同參

吳 吳一 標建先

墓誌

都官員外郎錢君墓誌銘

亡友去私謹表姓錢氏懷安軍金堂縣人生七
年而孤其世父良絕器之教養若已子去私性
淳篤寔言笑嗜學諸兒挽引與戲不過畧就其
處已復還几案對簡冊爾嘗讀詩書終卷不
亂既冠文章道誼鴻麗通博命然聞兩蜀間士
大夫爭求交之慶眉初舉開封府進士試廷下
不中遂歸曰吾術其未至耶郊居外人事盡取
所有書日夜孜孜騰高入深哀孳剔扶無所不
得以爲其所有猶曰未也是歲秋賦尙不肯應
書太守集賢林侯槃方起之且緩期以待去私
爲出並諸生試侯取去私爲第一人明年遂中

甲科調江陵節度推官老姦風黠不敢侮妾特
故相劉公沆臨府剛嚴峭勁少所推借嘗謂去
私曰君始仕而論事多與法合豈少習之耶去
私言是安假習法與人情何嘗甚相遠若處之
平心自可決不疑矣公是之他日見其所爲文
歎曰君事業有如此簿書豈可久相仍哉薦之
再授京兆府掌書記晏元獻最愛去私嘗召與
語終日文潞公來雍以宿佐自隨朝廷改去私
定國軍幕潞公留之屢試以難劇皆辦稱其才
文章獎奏遷著作郎知河南府登封縣縣有嵩
陽書院師席久倚生徒盡散落去私盡料邑人
子弟之良者遣往教之四方之士來者皆留其
中嵩陽之學至今爲盛蓋去私至後始能如此
京洛之民歛墮事末利不重墾稼去私爲遍詣
田間相視指度溝泉壠壤藝食桑稻以法授其
民飽煖之頌許之人轉流而占籍者歲歲益
嵩少天下山水最佳絕處巒嶺間谷幽深遠
道祠佛宇布若聯畷前朝高爽傲逸之士遺迹

如昨今秘書監劉公几與去私爲泉石之友間常步入以極其勝連月忘返而縣無廢事遷秘書丞簽書興州判官廳公事州在崎嶇山壑之中民吏推質諸不如事向官此者但務一切去私爲其登比次娼條理巨細無有違失與遂名治郡至今襲用其術改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賜服五品鳳翔盤屋縣丞遷澤置馬務監牧使舉去私主之兼知縣事縣介岐雍土田沃民高貲常以雄橫相鎮迨素號難治去私一以至誠治之久而其下不敢以毫髮不可事傲倖於去私治平刺陝西義勇其法不問衣冠與下戶皆籍人其駭恐去私爲白府免不聽移書轉運使爲奏朝廷從之衆始安嘗有兩詞請去私辨宥有給其所不直者厚納其金陽爲將以言於去私所易其獄去私理之自如其人出逼客復取金去私知但默笑待客如平時外人益信去私之公且謂去私仁人長者而指客不若大疑閭巷籍籍交口頌罵客竟以羞死改都官員外

郎今韓大參爲三司使奏去私通判其府事未報而去私卒治平三年六月十七日也享年五十三去私爲人情地夷曠無有徑路而所與之遊者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而去私胷中辨其所以爲賢不肖者寔皎然爾事世父孝謹尤篤嘗以其所當遷官具情巨聞上且曰臣伯良有大恩於臣願求授之天子嘉焉命遂下慶給之慶盡分致其族以至及其故舊所不能自濟者其於自奉裁足而已器服完好散置几格人所欲得隨其取去未嘗有一言之吝其臨政明敏愛恕不務巧刻辯詰訟訟儻無深非重過皆議解使去初若寬簡不斷然而淹久浸漉於人盡愜其所素意蓋本不欲相疵痕而後可使復爲完好者也故每去人必思之罷登封累年嘗復過之邑人扶老提稚相與出郊候拜留連不忍輒去左右送之復如此既死二曲人有訟不符其所伸者知其無可奈何則必請去私殯室瀝酒燒幣號泣告訴具道其所以如此不能復見

去私爲其區處之者及覆丁寧而後去此古人得循吏之稱班於簡冊者未必有能過於此官意尤泊然不顧計劉丞相晏元獻文潞公最爲知去私者是數公其力備各施於去私則可以度越倫輩爲顯官貴人而去私未嘗輒一開口以希其有所進授人語之去私終不爲易其所存同嘗巨長期遠約待去私者久矣且不謂遽然至於如此嗚呼哀哉去私曾祖諱贊祖諱精父諱昭贈職方員外郎世世皆用儒學偏於蜀以春秋名其家母王氏贈遷居縣太君夫人耿氏純靜端素儀度可法自歸去私相與營飭家事外齊內明資去私於學以至得第從官在雍嬰疾遂去世再娶江氏刑部郎中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林復之女封長安縣君賢而有文去私沒後家甚貧長安安之不戚戚惟督諸子爲學期以復興門戶爲意男六人端甫端夫端履端衡端誠端懿女四人長適進士侯去非餘尚幼去私有文集二十卷大抵淳重明白長於議

論以熙寧四年二月丙寅葬于整屋縣仙遊鄉黃龍原耿夫人稱焉端甫昆仲以同於其父交遊爲最深者來哭求銘同辭之非矣旣泣且銘之曰

嗚呼去私其可謂當世之淑人君子者也寬裕和懿才明敏給政事文學皆有能譽而其官其善兩不能獲夫天之報効於人所以必然用善惡之行者同嘗論之精且密矣今於去私又使人置疑於其間也竟何如哉去私所有已不自媿於人其子孫復能嗣其業當有復能與大之者嗚呼去私想固無恨矣銘去私之墓者同也去私聞之乎嗚呼哀哉

屯田員外郎羅君基誌銘

治平二年九月十日職方員外郎羅君登諸同於成都回車館手授其交進士張簡所爲其先君行狀一通且曰登將以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先人于晉原文井鄉富饒里伏念先人爲人終身之大端於世可無愧非以文字載而藏諸墓

則恐不知於後人登罪逆愈深矣敢以此累左
右顧及其衷諾之同屢以不敏讓不得退而被
其狀以書其辭云君諱致恭字奉之其先蒙於
三國時自襄陽來爲廣漢太守其子憲後有功
於晉室封西鄂侯諡曰烈子襲復守廣漢兄之
子尚又爲益州刺史值特權據遂家于蜀厥後
累世不顯至君之高曾皆居於邛之安仁自大
父始遷于益之雙流君既生七年而孤與母蘭
依外氏于唐安由是爲其郡人順賊叛唐安先
遭兵君始九歲其外兄圖太古攜君遁逃伏匿
草野賊誅太古收斂其所藏書與君日夜講讀
君能暗誦尚書自堯典至秦誓一起不絕太古
每稱愛之授以左氏春秋盡通其學君復以其
所能勉勵太古之子顯故有文行爲西南名人
君事母孝閭里以爲法初徙唐安也雙流有良
田三百畝毋以君幼且屬其親旬氏者主之旬
氏無賴以酒壞其產又反君母之所託比君冠
一腓亦無有也君問求不得遂絕口不道人語

之君曰始謀欲其爲吾幹視此田者乃吾母之
不疑其爲人而護之耳今其既有人有異吾母
之所不疑吾將爭之詎不傷吾母之心乎吾不
爲矣義者深歎之性剛嚴惡人之不以正直奉
其身尤諱方外怪妄之說與夫鬼神荒惑之事
有語者輒折之不少容故鄉里禪焉築室北城
外使子弟學求名儒爲之師友自身督其業日
考其進否焉勸沮景祐中職方君一舉中進士
第郡人爭欲以文學大其門戶者以君爲之標
榜焉君以慶曆元年三月二十日以疾卒于家
享年五十九累以子官贈屯田員外郎曾祖諱
穀祖諱遵道父諱顯君之配曰樊氏封長壽縣
君君生男二人長職方君也行誼粹敏居官入
德之次日懿爲學有守女二人一適四門助教
張中正一適進士樊厚早世孫四人曰貽孫彭
孫壽孫宜孫銘白

君裔本顯頤後以國得姓三世守蜀一絕不
續幾千載無聞人君少時艱難遺盛明始以

文謂子弟子已任漸顯君亦躬受其榮自此
復綿綿以興矣嗚呼君無恨也

咸陽主簿任君墓誌銘

君諱其字其性沈敏儻神端厚自人橫舍逢好
學凡五經未十歲悉通誦造詞章謹嚴如其爲
人兩舉進士皆首送治平二年與其弟更俱中
第兩臺調主京兆府咸陽簿縣居要劇凡西北
使車兵籍往來之所求索者日月不廢領戶復
繁夥以曲直來廷下所取裁辦之者且暮相繼
綉君始至會今尉敏能獨當其事巨細區處各
中其會殊不若以經營而累其中者上官咸咨
之君嘗期更共舉賢良方正會得符從崇義谷
稔幸以暇習科業晝夜不自休重就因得疾求
歸筑城中開元佛寺萬藥進不効乃革召其宰
論之曰是理吾固已知之矣唯文母官塞上遠
不得一談此爲恨持入于地下無窮矣言訖乃
告盡享年三十六治平二年六月初八日也秦
蜀之人聞者皆震然涕洟談其爲人娶雍氏生

男子二人一忠愍年十一歲一小字遺慶君沒
一月始生女子四人許嫁廖氏黃氏王氏一方
三歲有文集二十卷皆講道濟時之術又必備
者君之先本長安萬年人十二代祖瑩自江州
移閬州刺史卒以世亂不歸乃家新井縣八代
祖曉與其兄疇唐元和中繼登進士既貴遂改
所居鄉里爲二龍鄉三溪爲桂枝村七代祖椿
徙梓州郫縣木瓜莊今爲郫人曾祖某不仕祖
某贈尚書職方員外郎父某屯田郎中通判原
州毋其縣君雍氏初君赴官從郎中至岐留五
日別去上馬屢顧大泣且戀戀郎中心異之謂
與常殊也後一年郎中表致政得請還里中乃
與其柩歸始悟其長辭已去年矣於是以其年
某月某日葬於鹽亭縣石閣里西山祖夫人之
塋次郎中以某知君俾其誌君墓銘曰
於惟彥安來將胡爲志大莫充才不以施三
紀遽去巖驚電馳吾從而文以未爾悲後萬
千年讀之者誰

殿中丞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真其上世長安社陵人曾祖知權唐
廣明中與公孫俗者同以醫侍僖宗幸成都後
以劔南山水佳秀愛之乃留君遂爲普安郡人
祖昭少有懿行家饒財里人多從之假貸又而
有不能自償者見其人愈怒以好語計終不可
責則盡取其券投諸火不復問衆咸德之父震
性端重喜立風節太平興國詔書頌下善士爲
鄉里所稱者將官之守臣以震聞旣至闕下辭
不願仕以歸識者谷其高然好學不倦自六經
歷夜史以至曲說小傳皆手寫極精楷校對無
少謬日夜督君從事其中君沈敏強博無所不
覽凡見古人行事卓然有在人所以不能爲之
者未嘗不拊已嗟誦賞激再三起而琬之於屏
壁懸戶日自省闕又以教子孫復爲其親友良
子弟說是人者所立有如此但人自不能勉爾
勉之何獨其人耶嘗曰予不能仕矣有子行君
能使爲之兩蜀文士無不延致俾其子與之遊

行遂善其學慶曆中一上中進士今爲都官員
外郎君凡從其子官率以忠義仁恕教其爲政
故行所至以治稱君力矣君生平爽健少疾嘉
祐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同州之官舍忽告病漸
革以至不起太子賓客趙公良規時將州素與
君往來甚厚聞君卒走臨君喪哭之慟爲文祭
之極哀州人無少長皆下泣曰善人死矣享年
七十四君先娶公孫氏乃其先所與同入蜀名
俗者之後先卒贈榮陽縣太君再娶何氏君亡
未幾亦卒贈新安縣太君行以治平四年五月
十三日葬君於華州華陰縣保德鄉仙谷口之
北二里二夫人者從焉君以子恩爲大理評事
致任再贈殿中丞一子中都君行也二女長適
綿州進士蒲檢次適閬州進士蒲臯孫若干人
中都君與同有間里之舊同常愛中都君之爲
人和粹溫厚見屬銘其父之墓不敢辭爲之銘
銘曰

祖蔣之父蔣之子獲之而君撫其資以自燕

嬉以享乎壽祺以太華之陰而爲之歸茲世之所希兮

丹淵集卷三十七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八

宋 獨文 同與可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獨 李應魁 務滋 同泰

吳 吳一標 建先

墓誌

試秘書省校書郎趙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十三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知成都府天水趙公墓之子新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杭州於潛縣事監西京糧料院名峴字景山以疾卒于洛陽之官舍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載其柩歸衢州葬於某縣某鄉某里某原龍圖公一日召其部吏廣漢郡尉文某語之曰余之子不幸蚤棄世余常觀其所爲宜有以舒發流聞于後者今已矣使其志不克就嗚呼余識子且舊子可爲余誌其墓同被命唯唯退自念同文字襟澁何足以綴緝於潛君之美行告于無窮然辱龍圖公眷愛之重當勉

強無以辭乃按於潛君之叔著作佐郎楊之狀云君之生風度疎秀寡言笑既毀齒性益聰悟讀書畫字無一日不加進龍圖公友愛羣弟多稱之官每退食即便舍相與磨講道誼爲文章而君常入諸父行謹謹就業未始略遊嬉不滿其所程淳粹和厚無毫髮兒姪之過一家欣愛之年十六舉進士不中歸自閑嘿愈奮厲增力極取游太學事先生胡梭授諸經鈎探捷抉造詣深隱集謨辭語精簡渾重援獨常稱之同舍生三十人君最少動有儀法衆以君不敢燕惰廢所事兩就天府貢禮部輒落龍圖公爲益州路轉運使用衿身授君太廟齋郎嘉祐中錄試嘉慶院復得是時場屋方議以策論取士天下豪俊並挾藝京師無一人肯自以爲吾不如其人而願下之者南宮主司皆禁林鉅公亦審慎戒飭以待多士既試文卷全入悉高譚劇辨磊磊可畏而東次其可以應當世之所宜用者上之以君當泰名第六於是都下烜然馳聲稱遂

遂聞龍圖公猶在臺諫論事不少辯權貴風威逼人海內駭伏人至是得君名皆曰趙氏復有此子矣中第御前調憲州司理參軍或謂曰君盛年有令譽從宦邊藩榮途自此遠矣君曰雖然吾安念此吾親之側無它兄弟以侍且旦暮去左右豈所云樂耶因留不之官今皇帝改元之二年春龍圖公自河北都轉運使移成都朝廷以君爲縣令假局河南府且使視其家未治事得疾藥不効寢章母夫人在旁日夜憂泣無所問計君徐起安坐怡顏色如平時曰死生固有定期自昔人誰逃者願毋自苦恐耿耿祇以累阿婆因索紙爲書將留訣成都裁數行復裂之此又重吾大人之傷也遂投筆以卒時年三十一噫君之事其止此耶君旣爲名臣子早以文行知於人死之日中外士大夫與其所往還及龍圖公嘗所臨之吏民無不嗟悼以泣且祭夫天地鬼神以禱福者善惡而施之者於君殊未爲可諒矣君博學善辯論雅善鼓琴平居

入辭室爲雍容閑澹之音以揄揚其和易之性聞之者皆泊然忘世慮擾其中好黃帝書曉診法用藥品之所以能爲功與病之可治不治之狀嘗被嚴疾懼其親爲憂陰自療之至愈不以告有文數十篇語氣浩蕩皆可與當時號能爲詞章者較上下餘未就君之先本會稽人上有官于衡州者因留不去今家焉曾祖諱某廬州廬江縣尉善吟詩其語清深險峭不類近世作者有集行人間人爭誦之祖諱某廣州南海縣主簿贈給事中君娶時氏生女子四人長十三歲餘尚幼男子一人名河北即始三歲毋安定郡君徐氏見君物故聞君語一悟遂自解不邑邑銘曰

惟君之生 蹈慶之基 憑堅乘完

執擘以危 爰初橫經 在勤弗嬉

道妙聖真 取深其師 乃試天官

汪洋發詞 下勤諸公 爭收鏡持

籍名於高 盛譽四馳 獲第八銓

行獄是司 曰吾之親 有子止斯

敢名宦游 去左右爲 遂留其旁

氣下聲怡 餘力於行 學問愈滋

帝用成都 疏恩淋漓 君君洛陽

塵事以尸 乃進爾資 乃便爾私

會不文焉 得疾莫醫 遂至奄然

羣啼衆嘯 於嗟乎君 命曷若茲

回誼之亡 君齒與差 何天於賢

不假以耆 紛紜安庸 善或介眉

當在其嬰 百福承之 太未之墟

蒼兆繫繫 君歸其丘 列祖是毗

山磨水湫 名豈卽衰 刻詞茫茫

以慰永思

梓州處士張公墓誌

有篤行君子姓張氏名溫其字希澤居梓州城

中六十五年治平改元正月日以疾終于家間

巷田野之人凡見聞其所以爲人者皆涕泣相

弔曰天胡爲而遽奪若人之壽耶如是者累月

矣希澤少喜儒術經傳百家曲學小說無不盡讀既讀無不盡曉其大抵舉進士不中乃放肆自得與世俗俛仰浩然若不可以法制收斂之者在明悟內行孝謹知是身不足以爲己有故投之於自然之域而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謂疎人疾苦其惠利爲無涯故顛覆醫藝而大究其精巧父母死日夜膜拜西方聖人自闕十二分教者數過以圖報問極至老無少倦赴人病急難風雨道途之阻未嘗輒以辭旣而不復計校其所以爲謝死之日使人攀慕哀戚者以此好飲酒至頽倒而語言不亂善談諧臺臺可聽人多記去以娛其坐賓與人交終身常恐有毫髮之缺而不得其歡心也人或非意侵之曾不以恨至曾中遇之如平時其人久亦自悔年未三十喪其配遂終身不娶慶曆中余始自禾黍來應舉是時郡中諸君未甚謙余然槩以疏外闕之希澤一見余於稠人遂引其友陳頤信臣請余於邸退相謂曰吾輩有子常患無良師友

以磨切之者今見其人矣於是二人者各遺其子以從余遊待余二十年日日益恭希澤初得疾余持服里居遣人候之希澤報曰我無狀子最爲知我者今病革不復見子願得子之文以記我死死瞑目矣旣死其子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里余方在京師不得哭送轎車之後又不得以文與俱纏於幽壤誠所恨矣歸而其子擇交以其先人嘗見累於余也叙其理命屢以抵余且曰陳學希古先生旣已誌先人之墓矣其所以謂之表者非君也其誰爲之余乃且矣希澤之生平如此復系以辭而哀之云
宣元而弗駁又輔以學性其渾矣檢諸身動不夫偷何疵谷之或履得於是陶然自賞可以謂之君子天胡以壽畀彼厚而獨當於此嗟乎希澤魂安所適今一世云已
秘書丞陳君墓誌銘
君諱叔獻字元之蜀州新津人其上世由潁川從僖宗入蜀因不歸籍此縣東北鳳皇岡有丘

墓千許世深林巨木蔚然有豪宗大姓氣象而自五代已降無仕者若生而從憲始讀書一歷目而遂貫於心不廢忘下筆走詞語駸駸不可止過其徒愈畏之中皇祐元年進士第爲萬州司戶參軍居官如故習老黯更不敢肆其巧忠守缺轉運使以君攝其事文之郡政大治人盡服察舉得令移柳縣柳湖南小邑民吏雜擾滕訴自日堆几案索裁決君始視事暇廷下忽取一人者鈞詰之本處民也寓於此凡二十年受賦出入鄉市搆兩訟以亂令治謂君新至故雜稠人觀君聽斷是否期中之得情如此且封聞之安撫使流它郡自是惡少相語以君爲神不知某用何術也獄辭遂省縣之粟移于衛往反數百里下戶不能獨去人有倍飲其酬爲輸之者往往遁避不可求遂至再納此弊尤甚君擇高貲附其直與并幹之故賦入辦先諸縣里民有各失一犢者踰年甲始獲於乙乙拒益堅詰縣辨君俾引其特使視犢躍就其乳乃還甲爭

遂定一邑嗟尚之馬氏僭竊多橫賦每丁歲有常率幾百年仁宗朝有詔一切除之而柳道衡永桂陽監不諭旨督欵尚急君建言轉運使悉免忘慮數萬萬而方二千里之民始得釋去重壓而舒四體矣羣口邑邑頌君不休同年陳啓期過縣聞之作詩與君有巨刃秋霜寒之句及罷民遮道涕挽極謝乃得行入朝授著作佐郎知綿州魏城縣遷秘書丞賜緋衣銀魚魏城之政大抵不甚乃而自占八邑之最歲滿以太夫人年高乞便地復得巴西縣未赴因臥疾寢寧元年七月某日遂卒于其家享年五十一君素羸瘠平時常喘喘畏風蕭然骨立若不能朝暮人也然臨事講利害決是非氣厲而語壯短長見前不可屈蓋剛果內蓄以學術輔之而吐理明白也性孝友事太夫人每懼以已疾爲憂常強飯設精神以立左右問之答亡恙太夫人乃喜婦二人貧且孀君指腴田二頃贖之終身以及其甥又爲經營其家使其族之狠忿暴戾

者不敢犯與人交簡介若不相密而遇有所急難。冒鋒刃入湯火肯爲也。死之日無誰不沾泣。初病華其弟叔達問所以欲爲。君曰。我何所言。但佩恨入地而不能泯滅者。使老母不及封而哭我矣。雖然。願得與可文納吾壙中。乃幸也。浚數行下氣。遂絕。曾祖某。祖某。考某。母唐氏。年八十。君娶葉氏。再娶周氏。男一人。君軫女一人。適太學進士勾龍垵。孫女二人。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叔達以君之見屬其書。遣介來道君之語。求銘。其墓同。乃君之同年進士與游甚熱。泣而銘之曰。

奄奄其息。今斲斲其形。人視之而不知其。中今但常情。其不能以久。生然其論議之。高兮。區處之明。蓋受於所稟。今而發於所。行胡不錫以永年。今中道以傾伊神理之。茫昧兮。善惡安足以講評。嗚呼。元之兮。吾何忍而此銘。

李公澤墓誌銘

君諱慎。從字公澤。曾祖諱某。父諱某。其先八世祖諱遠。本京兆府萬年縣人。廣明中。隨駕入。匿爲晉原。今後遂不去。家成都之溫江。今又遷焉。邠人至大父。始不仕。父贈太常少卿。母文氏。其縣君少卿有子五人。盡使學。進士教導有法。自成童。悉與它兒異。至有未勝冠而能中。其科等者。慎修慎交也。慎徵後。亦取皇祐元年高第。二已物。故惟慎。惟修。今爲都官郎中。君性精敏。自皆其氣骨已岌然。秀爽。讀書不廢。忘爲文辭。皆具曉大端。不煩其師。少卿厭世。諸兄旣從宦。弟幼。各未立。君視家事。缺然亡它。羸以待。供索。乃脫身治產。設次第。積居與時。遂未幾。號饒益。督其弟慎。用日夜從于學。不容墮游。嘗語之曰。爾勿與我事。凡婚嫁。一主於我。爾自動爾之所當爲。勿中休。給遠。資近。上下究足。無間言。慎思亦登皇祐五年進士。先卒。而君獨享優游之樂。於其里閭。爲善人。君子衆。雖慕慕之。而不可以刀致第。嗟容信嚮而退。自恨其不能如也。君復和

於君爲親且密知君最詳來求銘君之墓某泣而爲之銘銘曰

於乎公澤之爲人也外雖夷易而中甚端勁故其接乎物也以和而處乎事也以正惜其名位有遺其才謀而鄉黨止述其誼行胡爲善不得其酬今卒聞之以所命甫五十而遂沒今夫何遽哉乎不幸推其無所敢然今有後之感所以知其然今日元邛州處士郭君墓誌銘

於治事明審能厭人意也如此君平時嘗謂人云吾壽已自知不能久於世間之但笑不道其所以能得自知之者故於易老莊釋之書必重臺再三研玩其極深之論而有意於其間者焉某年某月忽得疾雖甚華而神意不亂治後事尤委曲至某日遂不起享年若干君娶申氏生五男曰某某妻王氏皆好學整飾不務教盪人皆曰公澤宜有後也三女長適何氏二許嫁某某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某原謂某

於君爲親且密知君最詳來求銘君之墓某泣而爲之銘銘曰

於乎公澤之爲人也外雖夷易而中甚端勁故其接乎物也以和而處乎事也以正惜其名位有遺其才謀而鄉黨止述其誼行胡爲善不得其酬今卒聞之以所命甫五十而遂沒今夫何遽哉乎不幸推其無所敢然今有後之感所以知其然今日元邛州處士郭君墓誌銘

余少時與郭周田蟠叟同學西州交游甚熟知其父處士者之爲人常愛之處士今旣死蟠叟求余銘其墓處士諱某字某自言本汾陽忠武之後子孫流落居蜀不知凡幾世占名于邛家素饒財處士少任俠儻過無吟域善格五意錢之戲每入市羣索朋來從隨上下酣飲謳歌器誦擊鞠美鷹大罷卽入隱坊與其徒投五木爭繒絲金貝一擲不慮遂推去不顧藉時亦勝人不曾爲寒士巧乞盡昇之不以爲已物故義聲

鉗然不瑣瑣治家事人語之處士曰爾焉知我
但我業此而所恃者我有子矣異日教之使立
千萬人上令號道義善文章者爭來推高之視
此詎不若爾曹占田藏鏹之無涯哉我豈欲效
里閭庸人旦暮謀餼經營後時不使寒餓計耶
於是出蟠叟令力學蟠叟才冠便知名四方所
友皆當世才傑處士之高識自此愈遠聞處士
晚好讀書尤於班馬二史爲精深與人議論牽
引證據甚可聽治平三年四月十一日忽被病
遂不起年七十五其配文氏生蟠叟後一年亦
卒年若干治平四年十月一日蟠叟葬之于臨
邛縣思君鄉曹義里息頭山蟠叟蓬頭屨足披
風露踐泥潦晝夜號哭負土爲墳凡三年遠近
觀者日來不絕數喟嗟悼而去銘曰
人生常患已之所欲樂爲而禮法從而擾
之惘然如囚曾不得恣肆而自嬉若處士
者少脫略而無羈敖盪一世而曾中不置
乎險夷以壽而返今羣口爲之齋谷發其

慶以昌後今其子垣之

榮州楊處士墓誌銘

君諱某字景榮州榮德人其上世官族見紫微
石公楊休龍圖李公綸爲其考虞部郎中見系
妣崇德縣君袁氏之墓銘君少敏惠嘗授經於
唐安羅勉先生通博善講議辯者不能敵晚工
於詩既久且精意詞高新無所得其迹於父母
昆弟一盡其孝友崇德病累亟君再剔禪肉以
饌進悉愈郎中好接賓客兩蜀聞人無不至門
下君善治產致資以贖給其用多寡稱之楊氏
所以義聲滿天下實由君振之也間嘗語羣弟
曰家事不可以累大人子其主之爾曹第力學
子將資爾異時求有以昌大門戶者是後屢有
繇郡舉試禮部而若冲者遂中其第今已入尚
書爲郎矣君性方廉重許諾視人有不類輒耻
遇之如一善可喜則獎勸稱進屢盡不已宗族
鄰里婚喪之用所不能足者君咸爲辦之賴遠
別業爲一郡之冠其林壑之秀澗谷之異園擁

列立若設圖畫君於其間築室百楹裒輯古今書史萬卷引內外良子弟數十人召着儒之有名業者教之其子約果登皇祐五年進士授遂州小溪縣主簿先君卒餘皆擬號稱佳士者君以至和二年九月十五日以疾不起享年若干娶王氏生男子五人綱約綱紀紘女子六人婿普州進士汝其資州資陽縣尉袁某進士勾某袁某張某著作佐郎知綿州魏城縣張某孫男十人某曾孫某君以嘉祐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葬於崇德縣榮川鄉南坦莊錡以書并狀拜道士李有慶來詣同山居始求錡君之墓同亦與錡議改爲之銘銘曰

古語有之 天道難論 吾今於君

以爲知言 種善殖德 所獲未蕃

中壽墜下 人聞而冤 何以慰君

有文諸孫

綿州李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某綿州巴西縣人曾祖某仕血乘

意其國不能以父復位下無所信道遂解官以去就閑居焉祖某善計策廣政末年兩川搶攘郡邑多寇盜能用之以庇護族黨獲亡恙鄉人以才豪名之父某博學有智思充泝於診劑人遠近賴其術而不夭枉者無幾數然未嘗勸之來以賄爲謝者有問之曰吾求以此德遺後人生先生途使被儒服先生少通敏才辯傾給自嚮師學專精講問一力不厭橫波絕浪大涉經史時出其語以筭坐客雖其朋流率無不下之者景祐初就進士舉試禮部既不得歎曰吾不能是矣吾有子宜其爲之於是歸教其子及里中良子弟晝夜相臨隨自不少懈不十年其子文藝益精凡兩借計吏一試大廷下途中皇祐五年第蜀人常謂先生意與物出入相應効乃如此性孝友家饒財不自靳嗇養同產常使厚於已歸二明於良家食盈所與視已子一槩獨不異寶元蜀旱大饑朝廷遣貴臣撫諭發私時合程者昇赤牒先生曰民困感上憂之若此豈

幸之以微身名時耶吾所蓄雖不能如其格忍
自閉以視元元捐瘠乎悉倒屣輸之官無德色
在位咸高之士有來綿者未授館悉先請先生
所先生從之游無間風雨相驩至去皆滿意不
戚戚故其好事之聲聞四方也以此所居西偏
構月軒常隱几其中端靜凝默人不知其所以
爲時復論譔有書號百一者九十卷大抵明古
意述世務自言此書百分塵有一能補於吾道
者乃名耳好吟詩速千餘篇語近而意高皆不
徒爲之者治平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卒于家
病已革尚能作詩以與其交親爲訣其日起索
冠帶坐求筆疏紙曰不爲不道不爲不正裁八
字氣漸短目瞑筆落遂化去一城之人無誰何
皆奔走哭臨相屬道上春秋六十有六矣娶文
氏生一男三女男誼伯爲秘書丞知邛州大邑
縣女適周氏范氏文氏周范二女先亡孫若干
人卜以某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某鄉某里祖塋
之東嗚呼同嘗憶去年六月自廣漢移守安嶽

道先生門下入拜先生於南堂先生與同語時
有不任被病恐不能久留於世之說同解之先
生笑曰事當然者何足異矣別未百日而秘丞
君遣使以狀來且謂同曰誼伯惡逆深重而遽
喪所天先人臨終攬誼伯手屬之曰吾死當使
普州誌吾墓幸矣慎無忘誼伯敢持遺訓以累
君誠死罪同讀已曰噫善人也今死矣其治命
尚能以予文爲求於予厚矣肯不爲之銘之歟
遂爲之銘銘曰

山蟠於離而水走乎乾之維中有墓今躋
而巍問焉居之者云誰成紀先生之所歸
先生之生今爲鄉里之所師宜其遺光餘
耀今愈華而不衰吾恐緇人三世之子孫
今望者趨之而過者拜之刻載善行無愧
辭嗚呼先生安所虧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九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孫滋同 奉

吳 吳一標 建先

墓誌

龍圖母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河東人鳳翔天興令贈太子中舍諱某之曾孫汾州介休令贈比部員外郎諱某之孫國子博士贈刑部侍郎諱某之子也母裴氏累封長壽縣大君比部既倦官未六十脫簪笄以去愛鄴杜美田望紫閣並圭峯築室灌園與其人上下擊鮮醪醇相招延爲林野之歡遠近附從之遠爲其土人侍郎雖宦遊四十年而資尚恬泊不競回視其先人之意亦自引避居故廬讀書吟詩教其子爲學公之昆弟時甚少已皆有才名傾動關陝識者悉曰母氏慶門也不在彼此矣公生而聰悟不煩師訓閱經

史造詞章能盡至其精工應天聖八年進士中其等調原州軍事推官州倚邊凡所處輕重案謀慮適當乃無事不爾或紛亂至有可以爲愛者殊與內郡政令不相若其將既用武人少曉此得公仗助裁講至去民夷帖帖無佞議轉運使李紘剛嚴介急遇其下未嘗相從答獨以公爲才能渭州酒稅常課屢缺紘怒至吏不職議逐去且薦公領之公至以已所入補前之不足至吏因免戾善罷公尚以其最得大理寺丞乃知京兆府樞密縣民橫猾好犯法號難治第一而公以易術治之民自信約不得妄入公之廷下遷殿中丞移知邛州蒲江縣蒲歲知黎州黎爲西南絕境越巖道瀆大渡連山如墻中斷一道州正扼其口乘高見邛部川聚落如偃掌上實朝廷所挂慮而擇人以爲守長之處詔書常以本道按察使視其部吏有長才善撫馭者薦充之故公得以行焉百蠻都王城歲駟馬過河抵公城中與中國相貿易摩撫有術則靡耳

柔服如人，一不厭其欲，則嗔呼搏拏，羣輩跳盪，周閱不能止此其常也。公既示以恩信，其羣桀不馴者，擒戮之，衆憚且愛。二年，無敢輒以強語附譯者。以及公轉太常博士，以待郎受去職服，除還本官，通判乾州林瑀守成州，放手受賕，不顧傍他，鎖囊鑊惡密，不可發包，拯爲轉運使，以威察自名，頗無如瑀何。然疾之甚，願必以誅死。請公攝其州，得狀卽寘之獄。公往見瑀，以數語伏其罪，不務奇中，而與法正相等。瑀無憾，衆咸允之。遷屯田員外郎，通判鳳州，改都官員外郎。移坊州，州自唐涉五代，節度使龐武暴橫，嘗用不法。下禍部邑，征稅關渡，多設虛筭，欲以殘虐。因仍至今，役鄉戶，使典領其人，得此卽破產。以至一縷盡輸之官，而未償者，公曰：「筭法也，吾豈忍若前人坐視之耶？」上章極言，請別立新課，以下採危亟，朝廷從之。坊人所以獲疽痛斷，瀆而肌肉完好者，公惠也未幾，召入爲侍御史，嘗賜對，便坐。公言帝王治國之本職，在專求公相，以

自羽翼社銜，范仲淹不幸早去，陛下左右自後所得，如衍仲淹者幾何人？雖有可用者，皆被散使在外，竊恐陛下風教自此無如先時。仁宗大悟，連復其所可用者，朝論翕然嘉之。二年，除三司監鐵判官，尋爲言事御史。明年，拜起居舍人，知諫院。淮南京西轉運使以賦外它錢貢上曰：「羨餘請不隸大農，給中上將議賞。」公曰：「是兩道比佗財用，尤爲不支，苟非誅取，恣橫安所出此如思之，是借吏手以推剝吾民之膚髓耳，不可遂罷。近歲士大夫多營占民田，以自膏潤，幸民向役出下，估盡所有，納之相向，無制而其請所以徃於官者，負愈重，去瘠取沃，錫靈益暴，公請限其頃畝，各以官品裁約之，議行上下，以便國朝任子之令。比前世最爲優典，凡得以官歲上其名者數百矣，入流既繁，仕路紛雜，公深疏其敝。章下，近臣會議類皆頌已，謂久公遠更之，不宜公持之益堅。道利害，上前卒得濟，無慮歲減三百員，其源少清，孤平者獲叙進公之建說有

大體可行之爲良法皆類此長壽從其少子官南岐且疾公亟請省視獲告日夜馳往至卽以居喪闋終制用前官充兩浙路轉運使未行改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邠州數月授直龍圖閣知梓州歲餘之內郡得涇州轉工部郎中移充成都府路轉運使拜刑部郎中蜀土饑饉諸產極富轉官之府庫日入歲受泉幣流溢公嘗謂戍兵日爾得賜帛與易之以錢也何利衆云帛亦貨諸市利莫如以錢便諸用外所售往往與官買不相直得錢且幸公曰吾慕顧者兩可矣用是凡得十數萬疋今上卽位大布恩賞事出不素它道悉配入民下且暮高直踴數倍百姓謹擾急欲求死而公部中以所嘗居者當之則里靜野無苛求猛督之駭事帖然濟矣永昭調用多自有司欲天下之財應所費疾若星火公以法撻蜀之積錢百萬袞袞相屬陸走三千里且暮副其急大計以辦已而公且違疾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公

性端重寬碩質狀嚴偉望之岌然使人肅恭戒飭不敢慢墮而與之語議雍容委靡色和而氣溫久不能舍而去之也其爲郡邑專務寔極隱微與人興起長利故所去未嘗無餘思居臺泰正者中外所望以爲言者用諫然不肯書奇論之瑣事以瀆上聽總大端發正論異君相默用之不設痕聲以夸露於已也旣而一落外官頻年不歸視當年朋流已翩翩上薄霄漢人悉以用公爲不當然而公亦自無一語爲戚戚先帝升遐日夕涕泣遂以病病遂以死而公嘗所蒞之郡邑與常所往來之人無不哀慟號咷云善人何負天天奪之也何遽而不少假矣公旣死朝廷遣其弟流乘驛迎其柩歸權厝於鄂縣以治平一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所附先侍郎之塋夫人王氏累封永安縣君男二人軻太廟齋郎十二歲輒試秘書省校書郎若干歲女一人若干歲沉以都官郎中爲陝西轉運判官好學有義行奉公之夫人與公之諸孤居長安事如

母教如已子念于公之存以某嘗獲遊於其伯仲之間來請銘銘曰

鐘東僉以忠殉難 後恐禍去丘爲民

積流兼崑入幽閩 宜發其裔洪以熾

惟公生實世所異 厥中端完外恢粹

學焉又充道少試 君家其休民被利

矜然權財用易既 卒以不幸譴衆欺

馳詞窮天浩無寄 其將與之比賢嗣

太子中舍王君基誌銘

治平二年三月二十日有以愛妻書而進立于庭下者問之曰長安王氏之僕來時主戒云汝亟往廣漢問所題官居納之自去彼凡十二日走四十驛而至此矣余曰事必有不可緩者命受其書視其所以遠來見諭之意曰希明不幸先人以去年三月十四日得疾棄諸孤于家今年某月某日欲舉其柩從祖母以塋于萬年縣龍首鄉鳳栖原之先塋竊念先人祿位不甚顯使志業不克燁燁于當時今已矣若非有以善

文載其事實諸續中以信于人以傳于後世爲人之子者之所爲心乎如聞執事常以文章論誤人父祖之生乎其子若孫得以實自以爲事父祖之道無忝矣希明雖未嘗一見左右敢遺僕持先人行狀以聞求教語以銘其墓使先人之靈不鬱鬱於地下希明死幸矣唯執事長憐之其詞始未懷楚讀之殆不忍聞其所以云云者余曰噫斯人也耶嘗憶皇祐初余在邗州暮時有以強幹爲轉運使所委往來邗蜀間辦公事者此君耳余蓋嘗識之令其死而其子勿不知余與其父有一日之素能踰重關越險棧於二千里外以是事見屬或拒之于情可乎乃爲緩次以慰其子云君諱紳字公儀其上世太原人唐末四官居閩中後復以官居長安三代矣君生十年以父蔭爲太廟齋郎自少喜讀書記問精博爲詞章有條理舉進士不第遂調鳳州梁泉縣主簿初仕已籍然以廉勤聞滿授漢州德陽縣主簿令老且憊都不省職事舉史駟恣

亂文法以欺狂吾民民不堪矣而君且至數日視案牒閱租賦徵徭役盡暴被隱悉伏其罪而一縣乃治轉運使張公揆明毅端肅少所推擇獨稱君才而數任之綿州百姓馮仁美兄弟訟田十年不能決公以此獄累君未決日其情得爭語遂息雖其本郡邑之吏嘗歷手者悉曰是善治此吾不及也公又俾其市五州絕戶遺田不數月獲錢四百萬內請庫而民恬然無驅脅之擾代歸授其州長豐令未幾以市田令轉大理評事知絳州正平縣會縣人行守事者有產占君籍中其鄰民張順探守意詣州言狀請可鑿渠以引其水溉吾村地若干頃甚便守從之下縣如其議君亟至守所建利害百一千前謂不可行守怒趣君去決令開渠君抱笏徐起顧守曰渠則不可開令頭可斷也旣而守亦悟遂使罷君歸一鄉之民擁馬首謝曰我輩非公壓抑且死矣願爲公刻石以示吾子孫俾知公爲其父母衣食之也累遷衛尉寺丞大理寺丞

知鳳翔岐山縣君之父度支嘗治此彼人德之遠矩餘範君一守無易故居四年而民不敢以不可治之事干君去之日老幼婦女皆奔走涕泣謂君何時復當此來也今上卽位轉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入朝授通判乾州事遠長安遂得疾不起享年四十一君性孝友事母兄有聞千里閭舍光門有大第乃唐官寺之遺址老林巨石氣勢甚古偃蹇崑崙羅立如畫亭觀臺榭號一城之甲名公巨卿才人豪士徃來過雍未嘗不下馬入門於覽嘆愛君少時與兄中隱若出入迎候游陪不厭人咸喜之君素博給好辯論尤不意狂詭而絕重氣節在岐山時有妄人鄒僅稱先生者自言八百餘歲歷游公卿之門好談人前世事立禍福以挫撼人人信畏之謂神人云不知凡幾年負此術行於世夫過縣謁君君與語察其怪謬詞下塵左右縛實獄問狀悉伏誣誕門外要官重臣交書下抹君置之一不省械送府恐懼以死訖無他異君故人國子

博士劉祺自蜀解官歸至縣寓僧舍且病其子
赴舉京師餽前後皆屏輿無一人可任事君親
為羹藥視食旦暮伺候且累日無少懈既卒凡
喪事一切具辦無有如其至親欲表其死者
之意聞者慕之君大氏所為類此亦足可紀也
曾祖彬贈光祿寺丞祖識贈刑部侍郎父演任
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母高氏封長
安縣君贈尚書令瓊之女見君死遂寢疾後一
年亦卒君娶舅氏引進使繼陸之女生五子曰
希明希傑希正希亮希益女三人銘曰

於乎公儀命誰君尸與其才良而不壽宜
人之于官其幾謂能如君之為死有可稱
身大位微奚足比方陵磨谷關銘發愈光

龍州助教郭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字伯龍其爲人也和裕淳懿吟岸曠
關兩蜀士大夫與四方從宦於西南者於伯龍
無有不識非伯龍之求之也而其人自以爲苟
不識伯龍則爲徒至于此矣蓋伯龍善與人交

又喜藏書書至萬餘卷騰寫校對盡爲佳本伯
龍無不讀人問之者伯龍無不知所以人多與
之遊伯龍亦未嘗輒厭見其入所以善譽聞於
天下將五十年景祐中被薦試尚書省不第遂
歸不復就舉成都學舍爲諸郡之冠聚生員常
數百十人伯龍典事其中凡三十年教導揖納
上下信愛事繼母朱氏至孝朱嘗病痺輿不立
伯龍訪諸術士力求已之遇隱者得火龍水虎
之法轉授其母行之遂起體輕如風享年八十
四而卒於兄弟尤友願不相恨間分隸貲產獨
占其至下者後雖有所不足亦自無營語之懼
有識義之治平詔求遺書伯龍所上凡千餘卷
盡秘府之未有者熙寧四年四月朝廷以伯龍
景祐進士恩授將仕郎守龍州助教一日忽召
其子大年等曰吾生平以儒術承家己而自知
於祿位固不可以強干所以不求宦速退居田
里今天子念吾之老特賜一命吾其遂止此乎
是年十月果以疾卒于家初一日也伯龍既爲

累世今族之後內外親戚交及甚盛凡遠近處
甲伯龍未始後他人而至者才智敏給善酒戲
辭吐如射坐客不能當至有叢吻急擊爭欲勝
之者伯龍左右酬對愈辯而愈精四坐笑伏歎
其俊銳死之日無不嗟悼之春秋六十四所著
書有勅南廣記四十卷毛詩統論二十卷歷代
沿革樂書十三卷曾祖某祖某考某皆不仕母
楊氏夫人字文氏乃蜀之大姓某之女年二十
一歸于伯龍閨閫儀範鄰里矜式相夫以義教
子以學正順慈嚴無有未至先伯龍卒生四子
大年大方大亨大受皆舉進士有名稱女二人
長適太常博士李彤封壽安縣君次適進士文
惟幾孫男八人女八人大年以六年二月十日
塋伯龍於華陽縣昇仙鄉俱利里先塋之次舉
夫人之妻封馬大年等以同爲姻家來求銘伯
龍之墓爲之銘曰

學無不深 行無不淑 天胡奪之
弗昇以祿 鸞羽鳳翼 歛不得張

有翺者微 高養遠翔 神道難知
人理亦悖 吾於伯龍 一付茫昧
所不已者 郁然清芬 更千萬年
有信此文

秘書丞馮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始平人在僖宗朝有官於蜀
者廣明之亂唐統系裂視世濁溺留避於此子
孫蕃衍有居于普者五世祖紹卿於五代時以
宗族門地推于一州高祖諱光偉佐東川節度
曾祖諱嶠祖諱元晏並潛隱不仕父諱某少舉
進士以苦學被病遂不願舊業專治養生之術
作詩百章道其事自號丹珠子年過八十無疾
而終子三人君其長也君生而穎慧不意他技
未冠求師於成都是時任外溫如李旼渭卿皆
以道義文章教授諸生君執業門下並爲其高
弟歸將試藝於其郡廷以千薦書而豪士惡子
競以財賂占壓業素不得一步進于其下乃退
而嘆曰是等也我安能與之以力相較耶於是

收歛退縮芟去任意僻居靜處討究羣策經深
史隱鉤擷藏諷馳詞吐論坐者常屈閭里訟訴
無先詣君所平決以至不復更由官治而兩講
解矣教諸子事業悉有端次慶曆中其子令中
歿外郎如曠用其法一舉中進士君曰是吾門
戶之大望自此子爾嘉祐初以子官授大理評
事致仕三遷爲秘書丞賜緋衣銀魚嘗卽其居
盛創亭字榜之曰榮恩自作記道其所以獲當
世爲人之甚幸者鄉人景慕之治平二年春中
都爲晉原宰君以雙輿就其養晉原之治高出一
道君實有所誨助間則吟詩飲酒日日不倦
一旦召中都語之曰官居之樂誠樂矣然而吾
之舊廬近常往來於吾懷也汝當具吾歸裝宜
無吾留十月促就道中都遂假轍侍還其家旣
至亟遽去曰汝速往無以吾累汝汝當愛民慎
毋吾愛也自是日召鄉里故舊聚飲歡歌歡歌
愈益精健諸子立左右忽顧之曰父母之年古
人謂可以喜懼者汝等當知之吾受祿養幾二

紀名復挂朝籍人能如吾者幾何此可喜也然
吾春秋已高汝能無所懼乎家人聞之錯愕皇
惑問何以及此體中有覺不如平時者何所但
僂首嘻笑不答又數日食飲漸不進求就枕眼
目良又以曠候其氣已不屬矣遂終焉十一月
十二日也享年七十五夫人趙氏同郡之甲族
婉懿有善譽宗黨模其閨法四封爲壽光縣君
生男六人三早夭次中都也次處曠用曠并舉
進士有文行聞其用流女五人適昌元解惟正
都官員外郎景思問郡人周著進士景恩永歸
思問者先卒後繼之以其娣封永壽縣君孫男
十人某某皆嚮習文藝孫女九人其十始嫁河
南趙仲遵其孤將以三年二月某日葬君於樂
至縣普安鄉之西山從先塋也中都與同有塋
屋之舊走僕請同求銘其墓爲之銘銘曰
孰不種善 君稷其多 奄然而歸
所少謂何 子官曰榮 學者愈侈
君所常望 又馮益偉 人生世中

起跋百端

如君初終

十八九完

老安先廬

淡集善兆

更萬千年

銘永其詔

丹淵集卷三十九終

丹淵集卷四十一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四十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奉

吳 吳一標建先

墓誌

任郎中夫人宋氏墓誌銘

宋夫人職方員外郎任叔師中之元配也父廣陵先生凡數女而夫人最爲先生之所愛蘭語寡語言居處有度不妄易尺寸家名高貴先生常管諸祭贈紫金大珠巧繡華織日爲妝置它皆以先得爲已物而夫人第拱手嘻笑若都不欲求之者先生竊視之歎曰是不可不以耦佳士故歸之師中既來事姑章接先後勤順柔婉有機法師中性儻邊眇字宏大好賓友每相聚集必辨具譚諱酣飲連日夜不管無有索足夫人愈敝僮婢色色給過無少厭它日問之已脫簪珥襍徒褻質酒肉供矣未嘗以爲言教諸子

二九三

與其學至夜分讀書聲未絕夫人亦不去房下時至勉勵之寓家祭之新息忽語其子曰吾書不能未異時藏吾於淮上汝等之孝也家人初甚怪之但不詰其何以出如此語已而果得疾遂瞑目終日而去春秋五十矣熙寧元年九月三十日也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之于光山光山縣千步村從其志也男四人大節大防女子四人長適高遇次適楊廉善一幼大節自蔡歸蜀見其父友文同伏地哭拜所訴不忍聞起即求同銘其墓乃銘之曰

異哉夫人生於肩之眉山而葬於光之光山也其間相濶五千里胡爲自彼而止此人事萬變孰可得而知之矣夫之官日高子之學日新後事如是之盛也豈不足下慰於夫人嗚呼哀哉

壽安縣太君何氏墓誌銘

秘書丞趙蒙將以熙寧九年正月癸酉葬其母夫人壽安縣太君以其狀來求余誌其墓余嘗

嘗學易於秘丞君之父秘丞君又嘗爲余僚於興元府之南鄭縣其爲舊如此當爲之書按夫人姓何氏咸安郡人少孤其母愛其敏惠有智思視遇過諸子鄉里大族有求姻之者毋悉置不答嘗謂人曰是女非得佳士誰可婦者有馬服先生者名某眉山儻邊任氣俠風舉高遠以文章道義游兩蜀聲稱煒然士人欲宗師之至遂母聞之名曰可妻也遂求以夫人歸之秘丞君生方數月馬服去客諸郡爲人挽留主師席凡不歸者十四年夫人依其弟右贊善大夫粹之家寒然專一室以居日夜候其子裁能道語言乃教之學書念文字旣冠道從師爲詞章後登嘉祐其年進士獨夫人訓導之力也馬服初無預焉馬服常曰吾子有母吾何憂贊善元悌順事夫人至謹凡家事一以諉夫人不問夫人爲之收拾藏貯歲時均節調用內外所給如一無半毫之私識者各以諭其家指夫人爲姆師焉贊善捐館貧甚會夫人從其子解官歸盡

傾其業裝弄如禮乃携其孤女撫視養育擇可
擇者嫁之區其稱足如已出者夫人性仁愛凡
左右使令常自視其飲食衣服俾各滿其所欲
無歎恨鞭朴未嘗施于家而圍庭凜然每戒其
子曰罪囚不幸觸憲網爾既治之刑常宜輕不
獨成爾善名慶當流於後世居處嚴潔四坐清
灑几榻帷帳屏障之類整潔次置無一塵之柄
所服不務華靡自非臨祭祀對賓客之外袿襖
襦袴皆補澣者家人每難進之夫人曰是物
但被體不至穿敝何在新麗粉飾之工可惜也
素安強雖春秋甚高而鍼纈不廢八年八月十
九日忽得疾卒於漢中所寓唐安佛舍男子三
人曰蒙秘丞君曰辛曰荀皆舉進士銘曰
於乎夫人柔婉靜默 午髮未弁
已聞懿德 出配有道 生子岌岌
教以詩書 日夜訓飭 居貧益堅
禮絕義墨 愈又不渝 鄉閭矜式
見子成名 至升闈籍 單凌琬封

香安有邑 金屑塗羅 華語五色
持此就地 何嫌於臆 八十一年
晚具五福 世亦鮮儂 可瞑去目
陳倉之山 有名雞嶺 問之青鳥
此云佳宅 宜爾子孫 世緒奕奕
告後以辭 錄之堅石
文安縣君劉氏墓誌銘
蜀有賢婦曰文安縣君劉氏者簡州陽安人著
作佐郎琚之女故太子中允許平施益之之夫
人也性巧慧志尚柔婉在家常以孝謹稱於其
親長嗜學書傳無有不經覽者於左氏春秋尤
能通論之中間事跡詞語紛端極涯開說講辯
名氏世族地里歲月條分緒解癸甲不亂自歸
許氏事上接下祥順友愛循蹈矩法益之資稟
曠濶磨湯崖矜常以醯飲放佚自喜夫人每乘
間引古之所以因是而取諸悔咎者揅論之益
之未嘗不憚然愧畏遂至於不復更敢爲此恐
或矣夫人之所陳者益之每語人曰予之所以

將放而復歛者謂何慮其聞於予之悃中也蓋使人聽其言惕然若嚴師良友在側動靜語默以教義諄諄警誨人者予過漸鮮有與助爾從知平定軍樂平縣未幾而益之卒夫人携諸孤奉輜車遷成都至則舊產已空蕭然無一椽之屋以居寄人舍下合聚閭巷親族良家兒女之推齒者授訓誡教書字逾十年獲所遺以給朝夕僅取足不啻於他所居左右之人凡過其門悉悅首速進不敢諠譁作高語大笑覆園于夫人清風滿家寒若霜雪督諸子學晝夜不廢改詰檢問使中程律一或不及譙勵不貸故其子天啓嘗預都府貢書古在高等夫人教之也自是夫人之微烈懿行愈聞于人萬口一詞謂絕倫類忽得疾於熙寧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卒于家享年四十八人無賢愚相與嗟悼有六男子曰某某某天啓娶閻氏太常博士灝之女天裏娶陳氏屯田員外郎昂之女餘未娶然皆俊美愿飭異時當盡能成立者天啓卜以某年十

一月四日葬夫人於華陽縣某鄉里海雲山之東原與益之之域同焉以同昔年嘗誌益之之墓遣天裏來陵陽以夫人之治命俾同亦爲夫人銘之乃爲之銘銘曰

猗猗夫人

夙懋迺德

歷求於宅

類者鮮克

既昇令淑

復輔以文

有蔚其章

蘭薰蔗芬

自居州閭

養善秘閣

化流郡閭

不戒亦式

顯懿旁衍

泉醜之師

十年其家

觀書誦詩

匿盜又捐

裁辨袿襦

踐履幽素

以儀自律

炯視諸藐

其孤而究

經耕史秘

待獲厥成

遠爾云亡

聞者愕眙

無誰不知

語卽涕淚

可會風節

詳而記諸

附史以篇

庸完國書

彼幽良人

一紀與別

東山之陽

遂此同穴

能事金石

其有子賢

爲次清休

刻之墓前

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許儀之母夫人姓楊氏彭州蒙陽人。世以大族。雅其邑。夫人柔懿端靖。自覯賁已。爲其內外戚屬。所稱。服年十九。歸太常博士許瞻。太博古籍成都之新繁。自得夫人。遂相與奉其母。來府中。就師友以學。太博性高爽。不惜所有。以交當時之賢。後朝夕會。講磨其所習。夫人常自臨。桂黼手和羹。爰以過給。賓客無一日不如事。且未嘗有倦執之色。事其姑尤孝。謹凡曰婦之淑節懿行。它不能行之者。夫人服之。爲終身太博以母老。職方君等皆漸長。乃謂夫人曰。新繁我舊業。鄉來此者。爲將營進。士求起家。今齟齬矣。命也。太夫人念故里。數子已可教。蓋歸以新吾之所爲乎。夫人喜。遂復還所。吾新繁督諸子學。愈勤而親見其子。爲尚書員外郎。用其思。進封長壽縣君。太博治家號嚴飭。夫人每以慈恕潤飾之。故相內斬然。若官府。繼繼可述。爲鄉里所矜尚。夫人好施舍。不嗜藏。蓋罔卷。煨

媪每告所之。未嘗不彌其求。予足且謝。其所以爲報者。後見夫人春秋高。潛相與語。出涕淚。視天。願夫人更逾百年。我曹常所欲。此積之其愛惠。待人也如此。夫人晚喜酒。然杯杓甚淺。但日日索當有。既飲色愈溫。而氣和。語言尤婉。綴故諸女暨衆婦。常好酌進之。乃歡素安。強忽得病。遂不効於藥。熙寧四年二月一日卒。于其第。享年八十一。職方君初以太博服。除赴闕。授通判綿州。以夫人之年。日夜西走。至家。夫人疾雖棘。見職方君歸。尚怡然起。與語若甚慰。其所以願見之者。後四日。乃啓手足矣。夫人生四男子。曰伸。曰儀。曰倫。曰偕。伸尚舉進士。偕七舉一試。殿庭下。倫治產。瞻其昆。其昆弟以學。二女子長適。勾叔良。次適周。惣皆服習夫人之訓。戒事親。從人。咸有佳譽。男孫五人。善之慶之餘。未名內外。女孫七人。以是年四月二十九日葬。夫人於萬善鄉。脩仁里。祔于太博之塋。職方君與同。爲有舊書來。俾同銘。夫人之墓。同不當拒。而當銘也。

乃爲銘之銘曰

猗歟夫人 有顯令德 修于其家

而外以則 女婦懿行 母姑嘉式

曰其宗姻 循蹈矩墨 慈柔恕惠

芬林閭閻 聽諸里閭 撫濟艱棘

積報在子 外科列職 暨登于朝

取寵自國 軸珥囊錦 金羅五色

天子命書 夫人封邑 富木長壽

錫昇以食 夫人承之 能自謙抑

惟衆所豔 蒙祉疇克 饗年滋高

獲疹遜巫 命屬以續 告不能息

聞之遠邇 孰罔不盡 彼繁之陽

在益以北 夫也良兆 同歸其域

粹次徽範 琅然秘刻 期千萬年

適名之泐

張夫人墓誌銘

夫人張氏其上世爲武信軍大姓少喪父以孝謹事母兄有聞里巷宗族凡稱道夫人者必曰

是性固所有不待訓戒而後能也年二十嫁始平先生希元希元有才名夫人既歸之人皆以嘉稱賀兩家然恨已失舅姑不得以潛隨從事希元舊結廬墓側夫人與同去不入城市凡十年撤統綺屏脂澤慘慘朝暮莫饋有法希元以經史教子弟夫人亦班班成誦之講解義訓無不通曉希元喜接士賓客日滿門下終歲未嘗獨執七筋以食夫人多自調絮和齊供僕無少倦至粹遠無有乃解裝構物以治其具惟恐一缺不能相屬者生四子正已正雅正卿皆不許視家事督之學常以願成汝父之志勵之故正符以春秋學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侍郎知梓州何公取其書聞朝廷正雅以明經正卿以進士爲都國所貢一門佳士鄉人仰伏夫人力也三女長適鄉貢進士王貢次適進士賈端次適前青石縣令陳公錫治平元年三月十日夫人以疾卒享年五十八以三年四月十四日葬于小溪縣永壽鄉鳳凰山之先塋曾祖德權祖昉

父奎皆不仕正符以余與其父子游見余哭且拜求銘夫人之墓余銘之曰
幽爾而爲女柔婉而爲婦慈嚴而爲母是皆
有令譽余豈愧銘其墓今

華陽縣君楊氏墓誌銘

宋治平二年十月二日故太原先生太子中舍致仕閻君諱路字蹈之之夫人以疾卒享年七十九明年正月十一日葬于普安鄉沙坎里與先生之穴同焉其子灝以同爲同年進士來求文誌其墓同故采其善狀以書夫人姓楊氏華陽人父諱元吉安道守節鄉里信慕有善人君子之稱夫人少孤外祖張崇文春卿構養於其家春卿爲孟昶時秀才通五經博極羣書鏗然有聲于當年昶歸朝春卿留蜀畏遠仕遂爲西南士人文章宗師既老無子止有女及夫人在左右恭愿柔懿動嚮禮法薰漬善術該涉文史徽德婉行聞之間里成都多蒙宗巨家有以嫁求姻接跡于門者春卿每拒之曰是女與孫循

服素儉甚已深矣蓋非可以侈麗華靡之好以化其所嗜者吾將求朴茂清粹嘉才美業之士以歸之且當其意爾後果以女妻國子助教周式而以夫人配先生者焉式講道著書爲詩書名儒先生履尚簡潔學問無厭常以易禮春秋左氏傳名其家居陋巷坐費舍教諸生與二子四時弦誦風雨不廢夫人亦以章句字畫訓誨諸女及里中內外親表之甥侄每佳時令節車文馬集衣冠擁會立候聽宇際釵巷曠招呼引帚裾次次羅列相內修弟子之禮爲經師教姆之賀如是者凡三十年遠近稱仰之先生素貧寒衣糲食困無有靡衍而夫人服敝惡享蠶淡怡如也雖華章美品之在側未嘗以我之無有耻之性孝且慈奉養舅姑無闕禮撫育諸叔一盡乎仁愛生二子且暮督其學長日溫景祐元年進士及第以職方員外郎通判戎州代歸逆江上至嘉州舟覆溺死次日灝中皇祐元年丙科遷秘書丞授雅州名山縣縣在屬嶺極嶺

之中林莽陰鬱風霧日發殊不與高年者起居相宜瀕重其行部刺史知之使假蜀之永康縣夫人至縣才七月病乃作瀕言之復得就樂成都九月二十四日至私第歷請諸醫卒不效遂啓手足矣夫人既知書達理道不若尋常婦人女子之所爲親見溫湛沒不救收泣杖淚一斷以命不復更嗟悼爲不可活之計被疾歸園兒女與語無戚感愛戀難舍之意此儻非盡通事物當爾之說難烈丈夫吾固知其未能必矣夫人以溫封華陽縣君四女適無錫唐萊崔庶幾劉釋孫二人仲儀仲建銘曰

惟夫人出甲族粵在少失所有祖外氏恤之獨養而教性渾淑鍼繆餘親簡牘配先生係邕鞋執簡範端且肅固容陋安水教以書史化邑屋生二子勤其讀並入仕及以祿夫人者備五福歎云蓋稟就木歲時吉問歷下彼東山地高陸從先生開陵谷刻銘章慰子哭

仁壽縣太君李氏埋銘

宋治平三年丙午春正月壬午太常博士宋璋與其弟璋葬其母夫人仁壽太君李氏於犀浦縣金砂下村從其父贈殿中丞諱某字易從之神城也夫人于元年閏五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享年七十有九惟其懿德徽行宜所以表之于墓者皆具於興元太守集賢校理楊君繪之文博士復俾其友廣漢郡尉秘閣校理文同謹歲月之實納殮中以告其後人同乃系以辭云

藏于此者誰歟是爲母歸而有令嘉之稱于其宗族鄉黨者成紀夫人爾後千萬年兀者夷缺者闕而塚者或不漫而泐也嗣人其知之矣噫此博士所以屬余渠渠者之志耶書以禮諸幽

丹淵集卷四十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拾遺上

宋 蜀文 同與可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獨 李應魁 務滋同恭

吳 吳一標 建先

詩

邛州賞豐亭並序

賞豐亭太守實公爲而名之也揆其蓋
意蓋賢者榜詩其上同忝赫大莫理亦
當有紀述遂爲此百五十言庶乎其間
然句斷甚俗而文辭不深者蓋欲使溝
壟之下耕夫餉婦讀易曉誦易記用而
歌太守之德也易傳爾故不懼人之指
笑而敢以獻云

人之劍亭意大率蘇已便夫何我公者所作異
他見臨邛郡東北井井畫羣甸其民喜施力無
歲不登衍公因到城上有此多綠羨而云彼嘉
教誠我民所擅如其毋用此豈不鄉土戀伊我

攷其衆胡爾懼流轉遂茲謀棟宇顯顯同一面
題爲賞豐字義不止管絃常時命條偕于時歌
管應高談託上瑞袞袞莫之倦擊酒揮大野指
顧於亦田夫各相語我輩誰曰賤太守亦爲我
今日又張謙

邛州倅廳三省堂

將欲言治人必先由正身身正人自治此化行
如神總總羣聖者論說尤諄諄後賢守爲法不
敢忘遠邇有欲著其跡更假他物伸或取几杖
明或用盤盂陳或則銘於座或則書於紳此皆
貧道者欲已日夕親涵泳既滋又盛德尤璘璘
魯侯相門子佩義而服仁來乘別駕與齒髮荷
青春開口議政事條件皆有倫春露與秋霜畏
愛其吏民尚懼有片缺不使其質純乃於廳事
側開軒承甲寅題曰三省堂大樽高榜新地古
物象野水竹清衣巾公暇每居此寂嘿如隱淪
冥心以自觀外揣復內循一有所不逮稍投無
纖塵既已自作詩文理相彬彬宛轉示明戒欲

使風俗淳愚重侯所存再拜無辭類待已固如此賢義君子邇常願此基構永不懼荆榛有壞則請修使之名不泯

題何靖山人隱居 蘇滄江人

錦屏山下何夫子鐵帶麻衣真古人苦學詩來偷鬢老藥爲儒後却家貧酒中酌月江村夜琴上彈風鶴寺春君已歸尋舊閑味肯騎肥馬入紅塵

右一

因循失計下青山却恨谿雲占斷閑黃卷聖賢忻對語青雲岐路祇低顏月墻槐影侵堦暗雨檻秋花蒲自斑自愛蕭條真吏隱心清不累有無間

題堯華寺

簿領迷人喜暫閑聊尋古寺陟孤巒栢藏一逕中間窄雲欽千峰四面竟遠目已將飛鳥過寸心更乞老僧安若爲借得禪房宿臥看龕燈一點殘

題鳳凰山後巖

此景又奇絕半空生曲榭蜀塵隨眼斷蕃雲滿襟寒澗下兩聲急巖頭雲色乾歸鞍休報晚吾待且盤桓

子瞻戲子由依韻奉和

子由在陳窮於丘正若淺港橫巨舟每朝升堂講書罷緊合兩眼深埋頭才名至高位至下此事自屬他人羞猶勝候候彼賢者手把翟籥隨羣優笈如老鶴立海上退避不與鷺鶴遊文章豈肯用一律獨取無間有神術所蓄未嘗賣已身槽槽恰如蜂聚蜜有時七日不火食支體雖羸心不屈陵陽謬守卑且勞馬前空媿持旌旄平生讀書若異語老大下筆侵難發貧且賤焉真可耻欲擇羣邪無尺筆安得來親絳帳旁日與諸生供唯唯須知道義故可棄莫問功名能得幾君子道遠不計程死而後已方成名千鈞一羽不須校女子小人知重輕

依韻和子瞻遊孤山

跨明越。壓蘇湖。錢塘風物天下無。玉峰孱顏石穿漏。雲海浩蕩潮喧呼。舊嘗持之詫吾季。季會擊爾去。相與娛。宦遊若不來。此都腰間絲組徒。云紆子瞻風味新結廬。日哦其間與不孤。平生美志自償足。休問蒲眼生蘆蒲。有物可比中郎夫。蜂螭朝生死於脯。公攘顯奪人能僂。驕稱無乃非良圖。子瞻之樂固有餘。辨說是非從魯。遂我今有索。君勿通。歸日好景爲我奉。

再和

問子瞻何江湖乃心。魏闕君豈無。胡爲放浪檢束外。日與隱者相招呼。藍輿往往從以琴。靈運石壁無。此娛窮深極險與未已。豈復更憚梯登。紆過客休誇。簡與廬天下。此景君勿孤。欲將文字寫物象。當截無限尋江蒲。登高能賦屬大夫。遊覽未厭嗟已。晡安得世上有絕筆。盡取君詩粧在圖。此身之外何。厥餘成然而寐。其覺遠請看湖上人。名通此子形相誰。解琴。

和陳基載大雨

點點雲如湧。淙淙雨若傾。驟翻銀漢濁。勻酒玉繩明。雷怒怒無停。勢風豪有逼。聲危樓已初。伏猶謂袂衣輕。

和張推官荔枝

長嗟珍菓滯遐方。好種華林奉帝王。夏竦蒲風羅秀色。曉梯乘露摘新香。潑霞乍染恣將變。烹玉纔疑恐更嘗。正在臨邛病瘡甚。忍蒙佳惠敢相忘。

贈李仲祥道士

不見先生已數年。相思惟是誦嘉篇。因來守郡空山裏。又喜通名畫戟前。抵掌劇談猶屢變。堆眉豪氣尚蜿蜒。延近聞買得鵝池住。且向人間作地仙。

賀陳基載重陽日

文酒尋常不厭求。坐中須得買長頭。幸逢九日稱佳節。宜對三嶠賞素秋。歲月但看隨葉落。利名當信與雲浮。憑君且學龍山飲。一醉能令萬事休。

齊張郎中

常愧無才動有權十年鄉里但留連
成成谷嶽人應笑學得文離自謂賢
三館舊遊層漢上一塵今守亂峰前
幸逢別駕如張軌免對蘇章說
二天

贈蘭溪先生 黃壽字君壽休或人

南柳黃夫子平生氣凛然吟詩舊有癖
寫字近方願可惜空山老須爲後世傳
蘭溪修禊禊否願續永和年

遊閑居院

東殿訪閑居臨行欲所須急沽龍口酒
忙打佛前魚

丹淵集卷拾遺上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拾遺下

宋 蜀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泰

吳 吳一標 建先

雜著

移蒲江縣學諸生文

人既生其五常之美已潛牙于其中渾渾融融
冥冥晦晦而罔克自章從之師所道有法髮駭
焉適柔良粹厚之區會眞參元而爲正人端士
矣反此固隔蔽其素所有也去而名鬼瑣兒桀
叢然于天地間口鼻耳目齒齒鬚髮徒人耳亡
他繇始習之是與否已諸生資朴淳茂歷監之
威可彫飾繪畫以爲令器今既學于元防當進
退勿怠以充溢乎所以願來之意元防貯儲其
深而宏于昔與之游備識之且不敢以誣諸生
諸生宜修心治身趨教荷誼毋甘浮淫毋生夸
驕毋輕語議毋妄施設毋尚褻狎毋念荒逸毋

聽讒嫉母起怨背則諸生於謀已也甚善予亦重諸生習之是必見諸生爲正人端士矣恭之哉時皇祐四年二月七日

書邛州天慶觀希夷先生詩後

希夷先生陳搏字圖南後晉天福中來遊蜀聞是州天師觀都威儀何昌一有道術善鎖鼻息飛精漠然一就枕輒越月始寤途留此學卒能行之後歸關中所修益高蛻老而嬰動如神人太宗朝嘗召入對問俞旨賜詩與號放居華山章靈暴奇又乃解去逮今海內愚者蚩稚具齒舌者灼灼能道先生之所爲先生本儒人既繇虛無凡作詩皆擺落世故披瀝前盲蹊穴易知每一篇墜塵中雖市人亦誦誦不休謂真闢秘區若可自到當時有贈昌一者親墨殿楹上後人已忍淪補刻之歷記多自丁酉說今也四年苦塗埃昏藏隱晦黑積政不問皇祐庚寅歲郡將博陵崔公制治之明年廷事簡休恬於放奇考志得此卽往臨視讀已歎云此非遠形

外器者言耶解名纓脫利拳扶人于夷曠之鉅達爾達者所存深如是哉惜其彫腐不能久傳寓於石其幾乎乃求摸之顧謂其幕中文同曰子可作系既其錄俾來者知所以然因而護持馳于仁窮亦我曹謀也同唯唯謹執筆願書其猶屬之末且拜公之所趣特高乎聞善而勿遺者萬萬矣中元日書

重序九皋集

大邑缺今余以郡從事來攝其治旣至樂其少訟而多暇獨未見有過從可延之與語議者問左右皆言靜林有老僧曰惟已戒業甚高凡士大夫之賢與其徒之名者多與之游無不誦詠以道其爲人在里閭一切皆歸尊之不敢息此疑可以當君子之求訪者遂召來果與它浮圖者異狀貌秀健襟宇恢擴辯論博給根固基厚信釋氏之門景星慶雲爾余大喜明日詣其所居一室寂然遠介江上幽澹虛潔整整可愛視其壁有畫儒者像榜云長秋山人胡昭甫字惟

岳真者旁有贊乃已師之辭講胡之美尤盛問之曰此已師師也嘗借孟朝渠爲進士有詩名于時不第已師得學四聲於其門下今不幸而其嗣泯絕已師既荷其教誘竊懼其爲鬼而死所食處故園之庶朝夕得以瞻慕而歲時得以獻享也余聞之益重其所存因而歎曰夫世之具儒衣冠而把吾孔氏之書卷者過耳歷目莫非皆仁義之說及於其所事師一反而不復更名之者多矣况肯有卹其沒後者耶已師乃學佛者斷念割愛實曰其事今反能如此宜乎吾心之信確確而愈堅因索其詩得七百首携歸諷讀累日溫純謹愿含蓄意思誠鍾磬埴堝之雅韻鸞鳳虎豹之奇采其春容彪炳不假於他而一出于自然矣余固願爲之序使行于世期覽之者知已師不獨號方袍而能爲辭章亦著其行義磊砢魁特而絕出于衆人爾已師字亞休姓仇氏識余時年七十五歲云皇祐癸巳下元夜三更香齋堂書此序

崇壽禪師塔銘

禪師俗姓仇氏名惟己字亞休卅州蒲頓人自趨尚便高遠不與鄉里諸兒同嬉戲惟是聞作佛事則汛灑供獻恭勤精慮不救之而自率常恐若不能如法者父母異之乃俾隸大邑靜林僧籍以仁普爲師年十六遂落髮二十受具戒未成都太慈寺聽講大乘諸經盡通曉與義後七年還舊居其所止悉荒落不治但腐椽破壁欹邪漏陳屋數間而已師恬然安一榻處其中無厭色鄉人有胡昭甫惟岳者高世之士善吟詩其最深處雖唐人蓋亦有未能到者師師之入室矣師嘗以詩見邑宰秘書丞滕喬喬一讀重之來謝師見庭廡壞裂殆不可坐起倡邑人爲修之未幾臺殿樓觀一一完具師之德業自此愈遠聞閭里之人皆欽禱之師是後不復他出掃靜室據古几宴坐一食遇物感興時亦作詩其句度夷澆清粹不若其徒之所爲者與人語和輒未嘗輒迂人出入縣中六十年

亦未嘗以愛惡置利害於其間衆皆稱之師素
堅強少疾狀貌修偉慈怒溫裕縣人無長少咸
願見之見必拜伏欣喜丁寧留連師誨諭慰滿
而後去一日忽召其弟子在前且曰人既生理
當有死死常事非異事吾無死生且久矣汝等
當體吾之所以無死生者慎勿戚戚如衆人乃
不累吾今日之所咐囑爾慕安等泣曰師胡爲
是言有何所緣耶師曰吾之神光一道去矣留
此無數刻汝當奉吾所戒曰惡不宜爲善不宜
失語已稱足跌坐疊手瞑目而逝搖挽不動疑
如塑刻享年八十六治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
也遠近緇素來赴哭者殆千人衆謂宜以師之
遺身建蘇塗而爲藏之使來者觀相起善友去
三毒回面正法不墮惡道亦師之不言之教也
慕安等遂從其謀風神凝然愈久不壞見者謹
畏如侍諸劍余往年嘗居郡幕識師甚熟後復
來權州事師則已化矣師曰枉道過邑詣師塔
下旋瞻瞻禮悲悼歎息雖然師之面目如生而

師之語言已不聞矣嗚呼熙寧五年余知陵州
師之孫基真來請余求文以銘師之塔余昔既
聞道於師也辭將云何乃銘之曰

是身如浮雲

倏生而忽滅

形質本何有

聚散俱爲幻

夫人而昧此

演起無量法

從一十百千

乃至萬億兆

譬如蠶吐絲

纏縛身自獄

既僕而復羽

孽種無由斷

出此而入彼

輪迴豈知覺

師有大智鏡

初誰爲磨拂

光明發虛空

淨無一塵染

大曜滿法界

欲照誰能執

收斂付諸匣

乃是所假者

示現于世人

師以願力故

師之所非相

眞實不思議

凡所見聞者

依以爲漸入

由此登佛地

其則固不遠

書以告諸後 咸願起正信

紉竹記

紉竹生于陵陽守居之北崖其始共本以出
土未幾而遽分其三裁三尺倮然無他枝乃枿
蓋其顛未脫轉時竭管之使然爾其一既獨盛
將挺起爲垂巖所軋力不得競乃求虛以伸所
趣軀穢無所容屈已自保生意愈艱蟠空綠陳
拳局以進伏礪礪蔽蒼歲會莫知其歷寒暑之
何許也余采藥過其下見之命聲馨一童奴撥
荒榛除腐蔓扶起而支持之則已堅彊僊寒宛
斂附地若不欲使人加哀憐於其不得途諸生
理者然觀其抱節也剛潔而隆高其布葉也瘦
瘠而修長是所謂戰風日傲冰霜凌突四時磨
鍊萬草之奇植也余歎視良久蒼蒼者進而言曰
是將以瑞而名之可乎曰瑞生于人所易見俾
得以致之此獨處窮僻非瑞也醫者進而言曰
是將以怪而名之可乎曰怪起於不常有物體
自効以見駭於世此因地而然非怪也然則何

名而可曰天之生物變換以生其各有所得失
之者莫不常繫乎其所託竹之爲物乃草木之
中甚賢者今此不幸不得其地以完其生上蔽
旁闕不使自通遂至於質狀如此然其天之所
與雖不能奮迅條達以盡其性而其所得短長
巨細之分當亦緣理而浸長之故其氣不能暢
及於其內而其勢所以促蹙於其外也且其所
以若是者夫豈得已哉今也就其所以不得已
者而名之曰紉庶使後之人知其得名之由以
不得已而取之也於是聲馨並進而言曰公名
之既闕命矣公平居常好戲爲此者蓋摹之以
示於人乎余許之使聲者發素馨者漬墨清曉
上平雲關爲濡毫而揮灑之自卯至辰而就乃
言此題其下庶寧壬子孟冬辛丑與可記

丹淵集拾遺卷跋

人知愛湖州之畫而不知愛其文非文有不工於其畫也人之所見之不至也且畫之奇怪本出于文章之餘而文之高古又出于其人之質樸本趣是豈有兩法哉湖州之文一出東坡兄弟皆敬而愛之前輩大老如文潯公亦爲之延譽司馬溫公則至于心服趙清獻公則至于歎服荆公蜀公又皆形之歌詠湖州之爲人可知矣湖州三仕於邛筆墨遺跡甚多後一百三十年誠之被命守邛凡故舊之相屬者必湖州墨林是求而不及其文焉則知湖州之文者能幾哉東坡嘗贊其墨竹曰其詩與文好者菴寮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又贊其飛白田始予見其詩與文又見其行草篆隸以爲止此矣復見其飛白則予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然則自當時知之者已寡况後世乎邛舊有湖州墨林堂誠之旣爲立祠堂上以致邛人不忘之意又刊其集以廣於世庶

幾因其文以知其人勁正豪邁不獨在于區區之疎篔怪木也雖然湖州之文散落不存者多矣石林先生云東坡伴杭輿可送以詩有此容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詩篇作世以爲知言而東坡亦嘗移書湖州趣其賦黃樓二者集中皆無之間有詩與坡往還者輒易其姓字如杭州鳳吟堂坡所作也則易以胡侯詩中凡及于瞻者率以子平易之蓋當時黨禍未解故其家從而冥易斯文厄至于如此可勝歎哉今但擬拾其遺亡數篇以附于後復有同志者或又能訪其遺餘尚可以續編云
慶元元年五月旣望曲沃宗誠之跋

丹湖集附錄諸公書翰詩文

明

蜀內江李應彪務滋甫纂
吳長洲吳一標建先甫校

小簡

司馬光

其再啓特承寵惠詩序石刻渺然想見與可蔗
韻游處之狀高遠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所不
能到其所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也其
再拜

小簡

趙抃

某別啓向以無旨况聞承未鄙謂過有稱肯副
之佳頌爲况讀復數四益用感慙其理明語快
到古作者第歎服而已何日珍陳懷瞻詠不宣
某臧拜

送典可通判邛州詩

范鎮

半刺爲官美臨印自古名何言提軾寵更待版
輿行仙藉新年貴負僚舊日榮壺漿故父老應
在半途迎

送知湖州

浙西古名城號稱水晶宮史君老手筆文字窺
化工江山又有待瑩潔如磨礪堂階走清渠
王鳴丁東臺觀面衆巖擁抱開屏風遙知到未
幾都下傳詩簡西南四座守一一獄戶空今行
定論最歸來掖垣中

送典可通判邛州

王安石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
王楊學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
巾選爲郎擁書天祿閣奇字校偏傍忽乘駟馬
車牛酒過故鄉時平無論檄不訪誓羅祥問君
行何爲闕離正繁霜中和助宣布循吏綴前芳
豈特爲親榮區區夸一鄉

送出守陵州

蘇軾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而况我友
似君者素節凜凜欺霜秋清詩健筆何足數道
選齊物道莊周李官道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
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君知
遠別懷袍惡時遣墨君解我愁

和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湖橋

朱欄畫柱照湖明，白鳥爲紗曳履行。橋下龜魚
晚無數識君，荇杖過橋聲。

橫橋

貪看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却天機
歸錦段，從教匹練寫秋光。

書軒

兩骨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庭下已生
畫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

冰池

不嫌冰雪透池看，誰似詩人巧耐寒。記取羲之
洗硯處，琉璃下黑蛟蟠。

竹塢

晚節先生道轉孤，歲寒惟有竹相娛。麤牙杜牧
眞堪笑，喚作軍中十萬夫。

荻浦

雨折霜乾不耐秋，白花黃葉使人愁。月明小艇

湖邊宿便是江南鸚鵡洲

夢嶼

秋歸南浦鷓鴣鳴，霜落橫湖沙水清。雨幽花
無限，思抱素寒蝶不勝情。

望雲樓

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出本無心
歸亦好，白雲還似望雲人。

天漢臺

漾水東流舊見經，銀潢左界上通靈。此臺試向
天文覓，閣道中間第幾星。

待月臺

月與高人本有期，桂簷低戶映蛾眉。只從昨夜
十分滿，漸覺冰輪出海遲。

二樂榭

此間真趣豈容談，二樂并君已是三。仁智更煩
詞妾見，坐令魯叟作瞿曇。來詩云二見因妄生

滌泉亭

聞道池亭勝兩川，應須爛醉蒼雲稠。勸君多揀

長腰米消破亭中萬斛泉

吏隱亭

縱橫憂患滿人間，頗怪先生日日閑。昨夜清風
眠北牖，朝來爽氣在西山。

霜筠亭

解箨新篁不自持，嬋娟已有歲寒姿。要看鴻雪
霜前意，須待秋風粉落時。

無言亭

慙慙猶首雜摩詰，敢問如何是法門。彈指未終
千偈了，何人還道本無言。

露香亭

亭下佳人錦繡衣，滿身瓔珞綴明璣。晚香消歇
無尋處，花已飄零露已晞。

由虛亭

水軒花榭兩爭妍，秋月春風各自偏。惟有此亭
無一物，坐觀萬景得天然。

溪光亭

老去湖波尚有情，却隨初日動蒼楹。溪光自古

無人畫，憑仗新詩與寫成。

過溪亭

身輕步穩去忘歸，四柱亭前野竹微。忽悟過溪
還一笑，水禽驚落翠毛衣。

披錦亭

煙紅露綠曉風香，燕舞鸞啼春日長。誰道使君
貧且老，猶屏錦帳咽笙簧。

稊亭

曲池流水細鱗鱗，高會傳觴似洛濱。紅粉翠蛾
應不要，畫船來往勝於人。

苗苗亭

日日移床趁下風，清香不盡思何窮。若爲化作
蓮千歲，巢向田田亂葉中。

茶簾河

長憶故山寒食夜，野茶簾發暗香來。分無素手
替羅罍，且折霜蕪浸玉醅。

箕營谷

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斲得窮。料得清貧

饒太守涓瀆千畝在胷中

寒蘆港

溶溶晴港漾春暉蘆葦生時柳絮飛遠自江南
風物否桃花流水鱖魚肥

野人廬

少年辛苦事犁鋤厭青山遠故居老覓華堂
無意味却須時到野人廬

此君庵

青與庵前抱節君與君到處合相親寫真雖是
丈夫子我亦真堂作記人

金橙徑

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
煙雨裏小船燒蕪擣香盞

南園

不種天桃與綠楊使君應欲候農桑春畦雨過
羅梳風夏堦風來餅餌香

北園

漢水巴山樂有餘一塵從此首歸塗北園草木

憑君問許我他年作主無

奧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鴉溪絹掃

取寒梢萬尺長次韻答之

爲愛鴉溪白鬢光掃殘雞距紫毫筆世間亦有

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

林子中以詩寄奧可及餘奧可既沒

斯人所甚厭投界每不受欲其少須由奪去惟恐

後云華尸此職無乃亦假守賦才有巨細無異斛

與斟胡不安其分但聽物所誘時來各飛動意合無

妍醜坐令雞栖車長載未伯厚平生無一旅既

死咤萬口自聞奧可亡胃臆生推阜懸知臨絕

意要我一執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構遺文

付來哲後事待諸友伶俜愁絕孤老病孟光偶

世人賤目見爭笑千金帝君詩與楚詞識者當

有取但如愛墨竹此難吾已久故人多厚祿能

復哀君否不見林與蘇饑寒自奔走

書奧可墨竹并序

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

三畫四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一見識吾妙處既沒七年觀其遺迹而

作是詩

筆與子皆逝詩今誰爲新空遺蓮斤質却爭斷絃人

題與可墨竹并序

故人文與可爲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

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今

作詩其側與可既沒八年而賦始還朝

見之乃賦一首

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

三昧時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舉世知珍之賞

會獨余最知音古難合奄忽不少待雖云死生

隔相見如夔夔

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

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

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子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耻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慕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慈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而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也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于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也

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不
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朽然遺形而不
言者似僕

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精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
詩不能盡溢而為畫變之而為畫有詩之餘其詩
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與可畫墨竹贊

風梢雨簞上傲冰電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為
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序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
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
皆迤不啻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

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
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笑之餘

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
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
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
多乎其畫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
月灑灑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
絲之縈柳絮絮乎其若流水之舞荇蕪也飄
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
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
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與可枯木贊

惟木在庭枯柯甚走窮猿投壁鷲雀入牖居者
蒲氏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後

與可畫竹木石贊 并引

友人文與可既沒十四年見其遺墨於
呂元鈞之家嗟歎之餘輒復贊之

竹寒而笑木瘠而壽石醜而文是為三益之友

餐乎其可接邈乎其不可圍我懷斯人烏乎其可復觀也

跋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練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即逡巡避去人就求其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道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爲已也獨不容有發者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然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熙寧庚戌七月二十一日子瞻書

跋與可絳竹

絳竹生于陵陽守居之北崖蓋歧竹也其一未脫籜爲鳩所傷其一困於嵌巖是以爲此狀也吾亡友文與可爲陵陽守見而異之以墨圖其形余得甚摹本以遺王冊官和未使刻之石以爲好事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

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如此云

跋趙帆屏風文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歎也

跋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真行劉貢甫謂之鸚哥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可謂秦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鸚鵡之于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張長史草書必埃醉或以爲奇醒即天真不全此乃長史未妙猶有醉醒之辨若逸少何嘗等於酒乎僕亦未免此事

書初無意於嘉乃嘉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怨怨不及草書此語非

是若怨怒不及乃是平時亦有意於學此鑿之極迷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怪者吾書雖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跋與可論草書後

與可云余學書凡十年終未得古人用筆相傳之法後因見道上鬪蛇遂得其妙乃知顛素之爲各有所悟然後至于如此耳

留意於物往往成趣昔人有好草書夜夢則見蛟龍糾結後數年或晝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真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一捧腹絕倒也

小簡八首

賦啓近承書誨喜聞等候益康勝見乞浙郡不知得否相次入文字乞宜與明若得與兄臨檉南行一段異事也中前桑榆之詞極爲工妙尋曾有書道此却是此書不達耶老兄詩筆當今

少儂惟劣弟或可以髣髴墨竹卽未敢云爾呵呵佳墨比望老兄分惠及棠來索大好禪機何處學得來大軸揮灑必已了專令人候請切告烏絲欄兩卷稍暇便寫去近見子由作墨竹賦意思蕭散不復在文字吟域中真可以配老筆也亦欲寫在絹卷上如何如何乍涼萬萬珍重

又

賦自密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復挈而東仕宦本不擇地然彭城於私計比河中爲便安耳今日公汴赴任與舍弟同行聞與可與之議姻極爲喜幸從來交契如此又復結此無窮之歡美事美事但寒門不稱計與可必不見鄙也臨行冗甚奉書殊不謹瑛到任別上問次

又

賦再拜姪女子獲執筭帚非獨渠厚幸而不肖獲交于左右者緣此愈親篤矣欣慰之懷殆不可言不敢復具啓狀必不見罪也聞舍弟談哲之賢公之子固應爾姪女子粗知書曉義理計

亦橋公家婦也更望訓誨其不逮也

又

軾啓疊辱來教承起居佳適聞中間復微恙且喜尋已平復賦比來亦多病漸老不耐小故意輒成疾不可不加以意護護也水後彌年勞役今復聞決口未可塞紛紛何時定乎奇和潞老詩甚精奇稍閑當亦作六言殆難繼也未緣會晤萬萬以時珍重

又

軾啓稍不馳問不審入冬尊體何如想舊疾盡去眠食益佳矣見秋榜知八郎已捷不勝欣懽惟十一郎偶失甚爲悵然然一跌豈廢千里想不以介意奇示碑刻作語古妙非世俗所能摹翳長句傷甚奇非獨文字甘降便當北面參問也近有一僧名道潛字參家杭人也時來相見詩句清絕可與林逋相上下而過了道義見之令人蕭然有一詩與之錄呈爲一笑也未由展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黃樓賦如已了望付去人如未幸留意

又

軾啓近通中辱書承非久到闕即日想已入覲矣無緣一見於邑可知苦寒尊候何似貴眷令子各安勝賦蒙庇粗遣秋來水災幾已爲魚必知之矣寄惠六言小集古人之作今世未省見老兄別後道德文章日進追配作者而少弟懶惰日退幸爲庸人他日何以見左右慙慙而已所要拙文實未有以應命又見兄之作但欲焚筆硯耳何敢自露兄淹外旣久雖與時闊疎而公議卓然當遂踐清近也歲行盡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軾啓鄙人選墨辱書教承尊候微違和尋已平愈然尚未甚美食又得蒲大書云尊貌頗清削伏料道氣久充微疾不能近然未免憂懣惟謹擇醫藥痛加調練莫須燃艾否賦近來亦自多病年老使然無足怪者蒙寄惠偃竹真可爲古

今之冠謹當綴黃素其後作十餘軸謹授此例不可過整所示當作歌詩題之賦作此乃莫大之幸日夜所願而不得者今後更不敢送浙物去矣老兄恐嚇之術一何疎哉想書大噱別後亦有拙詩百餘首方令人編錄以求斤斧後信寄去老兄感作尚恨見少當更蒙借示使劣弟稍稍長進此其爲賜又非須惠墨竹之比也元中奉啓不盡言

又

賦啓元迫稍疎上問伏想尊履佳勝承書領吳興衆議謂公當在近侍故不甚快然不自深爲左右賀也吳興山水清遠公雅量弘度在王謝間此授殆天意耳軾欲乞宣城若幸得之當與公爲降國真是一段奇事然事之如人意者亦自難遂從古以然公自南河赴任舟行艱澁何不自五丈河由曹鄴濟過我於徐自泗入淮子但恐五丈河無水不然者公必出此也且更熟籌之餘惟萬萬以時自重筆東奉啓殊不謹

石勿妄言亦可呼水精宮使此語可記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長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美壞人者其氣酸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畏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得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雅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

以觀其操崖石牽確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
驕不得志瘁瘁而不辱羣君不倚獨立不懼與
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
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
之衆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與可畫竹贊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
蚶以至于鋤拔千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
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
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
者急走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走鶻
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
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
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
有見於中而操之不準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
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予由爲墨竹賦以遠與
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
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

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邪予由未嘗畫也故得
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
畫竹初不自貴畫四方之人持纒素而請者足
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
爲戰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
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
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來之輟材當萃於予
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絨絹掃
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
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
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天竹哉余因
而賞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
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辨則辯矣然二百五十
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贊贊谷偃竹
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贊贊谷在
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贊贊谷其一
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救綠龍
料得濟倉機太守涓瀆千畝在有中與可是日

與其妻遊谷中燒肴晚食發雨得詩失笑噴飯
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與可沒于陳州
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晝見此竹廢卷
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
語而予亦載與可嗜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
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祭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
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
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
而填膺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
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
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丞匪徐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不可得而覲其可得而踈之耶嗚呼哀
哉孰能敦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
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
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

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計之三日夜不
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痛因帶之濡淚念有
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
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
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
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
乎嗚呼哀哉尚饗

黃州再祭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
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廣口秀眉忠信而
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嘗日聞道
德爲膏以自濯薰鑿學之多蔚如秋黃脫口成
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
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香令清深落其華
英昔執我黍今饌其饋啜濁歌呼得淳而熙天
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
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柔粉仁施草木信

及鷹鷹昂然來歸獨立無牽倪焉復去初無戚
欣大哉死生棲捨高燕君沒談笑大鈞徒勤喪
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
月有朝必曠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篇歸
安于墳嗚呼哀哉尚饗

與可學士墨君堂

蘇轍

虛堂竹叢間那復厭竹遠風庭響交受月扇散
爨亂尚恐晝掩闌輝娟不長見中堂開素壁蕭
颯起霜幹隨宜賦生意落筆皆秀雅根莖雜土
石枝葉互長短依依露下綠冉冉風中展開門
視叢薄與此終何辨

和與可洋州園亭三十韻

湖橋

湖南堂宇深湖北林亭遠不作過湖橋兩處那
相見

橫橋

湖裏種荷花湖邊種楊柳何處渡橋人問是人
問否

書軒

綠竹覆清渠塵心日月疎使君遺癖在古嬰讀
文書

冰池

水深冰亦厚凜蕩錦寒王好在水中魚何愁池
上鷺

竹塢

空陂放修竹蕭肅復真真莫除塢外笋從使入
園生

荻浦

離披寒露下蕭索微風觸摧拆有餘青從橫未
須束

蓼嶼

風高蓮欲衰霜重蓼初發會使此池中秋芳未
嘗歇

望雲樓

雲生如湧泉雲散如飄水百變一凭欄悠悠定
誰使

天漢臺

臺高天漢近，匹練掛林端。秋深霜露重，誰見落西山。

待月臺

夜色何蒼蒼，看月明久未上。不上倚城臺，無奈東南望。

二樂榭

動靜惟所遇，仁智亦偶然。誰見一物外，猶有天地全。

灑泉亭

泉來草木滋，泉去地塘滿。委曲到庭除，清冷備晨盥。

吏隱亭

隱居亦非難，欲少求易遂。有意未成歸，聊就茅齋試。

霜筠亭

林高日氣薄，竹色淨如水。寂歷斷人聲，特有鳴禽起。

無言亭

處世欲無言，事至或未可。惟有此亭空，燕坐聊從我。

露香亭

重露覆千花，繁香凝畦圃。不忍日將曛，散逐微風去。

涵虛亭

虛亭面踈篁，芳窠聚良莠。更與坐中人行事，望來處。

溪光亭

溪亭新雨餘，秋色明澗深。鳥渡夕陽中，魚行白石上。

過溪亭

溪淺復通橋，過者猶恨懶。懶有沙上鷗，常爲獨遊伴。

披錦亭

春晚百花齊，錦綉巧如織。細雨洗還明，輕風卷無迹。

樓亭

驚愕
腸流無定處客醉醒還酌毋令仰御歌空使人

苗蔭亭

開花濁水中抱柱一何素朱樞月明時清香爲
誰發

醴醪洞

倚倚翠蔓長藹藹繁香足綺席墮殘英芳罇漬
餘醴

貧富谷

誰言使君貧已用谷量竹盈谷萬萬竿何曾一
竿曲

寒蘆港

蘆深可藏人下有扁舟泊正似洞庭風日暮孤
帆落

野人廬

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試與叩柴荆言辭應
有味

北君卷

風稍遠林匝霜幹當窻靜遙知素壁卜醉墨森
相映

金樞逕

業如石楠堅實比霜栢大字逕得新包今公憶
鱸膾

南園

官是勸農官種桑亦其所安得陌上人隔葉攀
條語

北園

使君美且仁遍地種桃李豈獨放春花行看食
秋子

荅與可十首

遠遊旣爲東魯迂居又愛南山齒髮自知將老
心懷且欲偷安

舜井溢泥陌上歷山近在城頭羈旅三年忘云
故園何日歸休

野步西湖綠絳晴登北渚煙綿薄暈自可供腹

魚鱗何嘗要錢

飲酒方橋夜月釣魚盡妨秋風冉冉荷香不斷

悠悠水面無窮

雨過山光欲溜寒來水氣如蒸勝處何須吳越

隨方亦有遊朋

楊椎執戟雖久陶令歸田未能眼看雲山無奈

神傷簿領相仍

終歲常親鞭朴此生知負詩書欲尋舊學無處

時有故人起予

故人遠在江漢萬里時寄聲音聞道禪心寂寞

未廢詩人苦吟

佳句近參風雅微詞間發離騷竊欲比君唐信

莫年詩賦尤高

相思欲見無路滿秩西歸有時及君鈴閣少事

飲我松醪滿卮

送與可知湖州

遠持桑梓卯爰作溪山主深知爲郡樂但畏買
茶若來歸天祿閣坐守登聞鼓九重未明入百

辟盈庭舞城南獨歸卧心事誰當語舊聞吳興
勝試問天公取家貧家裝盡歲莫輕帆舉若溪
淨多石弁嶺瘦無土湖鵝雪冰綠山茶凝牛乳
香榎飯王粒鮮鮑鱠紅練官開水精漿人寄畫
屏住俗吏自難堪詩翁正當與從來思清絕况
乃病歎念團團肘後丹黃習中素高卧鎮夸
俗清談靜頰訴應笑杜紫微湖亭但狂顧

墨竹賦

與可以墨爲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
夫受命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
而萌芽夏而解弛散柯布葉遶冬而遂性剛潔
而疎直姿嫵媚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
之凌厲均一氣於草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
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今子研青松之煤運脫
兔之毫睥睨嗜嗜振洒縉緇須臾而成鬱乎蕭
騷曲直橫斜稜纖摩高竊造物之潛思賦生意
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听然而笑曰夫
予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予隱乎崇山之

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槩乎予心朝與竹乎爲游莫與竹乎爲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出倚倚其長森乎滿蒼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乎自持淒兮欲滴蟬鳴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而長嘯眇掩冉以終日笋含箨而將墜根得土而橫逸絕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藜蕩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牽壅荆棘生之蹇將抽而莫達紛旣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已病而增奇淒風號怒乎隙穴飛雪凝浮乎陂池悲衆木之無賴雖百圓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既寒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迨松柏以自偶竊仁人之所爲此則竹之所以爲竹也始也余見而悅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帛之在前勃然而興而脩竹森然雖天造之無朕亦何以異於茲焉容曰蓋予聞之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爲之者異爾况夫夫

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與可曰唯唯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恩豈無他人君則兼之君牧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女實行君次于陳往見姑嬪使者未反而君淪亡于何不淑以至于斯匪人所知神實爲之昔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劌柔而不屈發爲文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遠配古人翰墨之工世無操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疑神晚歲好道耽悅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革不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君神往身留遣使往奠涕泗橫流絳幘素車歸安放丘嗚呼哀哉尚饗

丹淵集附錄終

